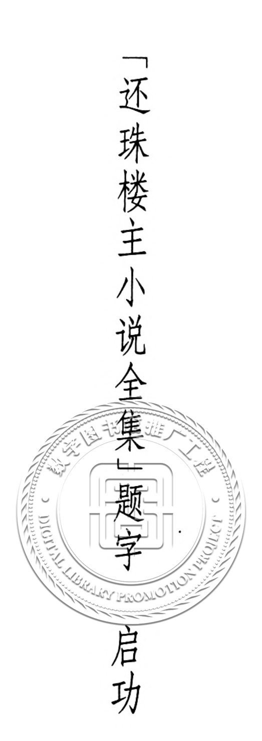

酒侠神医
還珠楼主小说全集
全集第39卷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還珠樓主小說全集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题字

启功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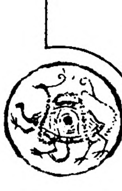
# 酒侠神医

# 拳王

# 白骷髅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目录

## 白骷髅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拳　王



## 酒侠神医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白骷髅

# 一

# 隐名恶盗白鹰子

这是一个寒冬的早晨，天色十分阴晦。虽在辰巳之交，那一轮寒日还未露面，大地上阴沉沉的，空中愁云漠漠。遥望天边，尘昏雾涌，一片混茫，只影绰绰隐现着几所村舍土墙，极少见到一个人影。道旁孤零零矗立着一株两三抱粗的古树，吃那阵阵朔风吹得呼呼乱响。地上尘沙被狂风卷起，满天飞舞，打在人的脸上，宛如中了一把碎铁沙，风力又猛，逼得人透不过气来。

当地原是一条官道，地名双沙口，虽是官驿大路，为了近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镇上共总不过数十户人家，居民多半穷苦，天又寒冷，一个个瑟缩在土墙茅舍之中，极少有人出外走动，十九关门闭户，看去全是一片荒凉景色。只镇东头有一招商客店，却是双门大开，人喊马嘶，显得十分热闹。为了天时太冷，风沙又猛，除却几个身有要事、心急赶路的客商已于黎明起身而外，余者都畏寒风之苦，想在店里住上一日，等到风住天晴再走，免得途中遇上雨雪，进退两难，那北方风力之猛也禁受不住。

店小二杨老幺，因店中住有一帮贩山货的老客，闲中无聊，天又酷冷，给了一点银钱，命他去往镇西打酒，买些牛肉烙饼和花

生豆干之类，回来围炉饮酒。老幺是个二十来岁少年，店主人是他姑夫，从小便在店中做事，人甚精明干练，一脸和气，见当日店中住有不少客人车马，店主进财，自己也有好些油水，心中高兴，接过银钱，兴匆匆由里院冒着寒风正往外跑。刚一转过后院甬道，猛觉面前人影一晃，知道跑得太急，迎面来人，这一下定要撞个满怀，刚“嗳”的一声，猛又觉胸前有一股风力微微一挡，耳听对面笑道：“你忙什么？”定睛一看，来人已然站住，正是近一月来寄住店中的一位熟客。

那人是个三四十岁的书生，貌相十分俊美，来时只带着一个小包和一口小箱子，行李无多，人甚大方，自称姓于名瑾，由洛阳来，在此等一至亲，一同去往北京访友。平日极少出门走动，人也规矩文雅。老幺笑问：“于相公有事唤我？马上就到。这等寒天，不在房中烤火，出来做什？留神要受寒呢。”于瑾笑答：“还不是一样的人么？怎的你们就不怕冷，单我这等娇法！”老幺笑答：“我们是粗人，如何能比相公？我还要替老客打酒，相公可有事么？”于瑾笑道：“我正有事找你，你把事情办完，到我房中，还有话说。”

老幺知道于瑾无事轻不离开房门一步，人最大方和气，忙答：“相公难得有事，只管吩咐。那班老客不是等用，好些吃的都要现制，不忙在此一时。相公办完了事，再去不迟。”于瑾遂把老幺唤到偏院所居房中，笑说：“事虽寻常，但我不愿外人知道，你却不可向人泄漏呢。”老幺连声应诺。于瑾遂由身旁取出一支竹箭交与老幺，说：“那至亲原从湖北赶来，计算途程，日内必到。恐其初来途径不熟，彼此相左，互相错过，可将此箭插向他来路道旁枯树之上。此是约定记号，一见自会寻来，但不可向人说起。”

老幺在店中多年，所识人多，先见于瑾，只当是个游幕文士，及至一住经月，日子一久，渐渐觉出所料不对，如是江湖上人，又不应那样文雅，独个儿住在荒村野店之中，深居简出，到夜就睡，

平日无事，只拿着两本书，看之不已，也无一个同伴来往。人更谦和，除那两本书十分珍贵，不许人伸手翻动而外，下余全好商量，始终看不出是何来路，心中已早生疑，只未向人提说过。见那竹箭长仅三寸，油光滑亮，上面刻着一朵梅花和两个不认得的篆字，知是江湖上人所用一种信号，心中一动，瞥见对方正睁着一双精光内蕴的炯炯双瞳注定自己，忙赔笑道："相公这事容易，不过此时尚早，连打尖时候尚还未到，如何会有客来？就这样插在树上，如被不知道的人无心取走，岂不可惜！"

于瑾笑答："这个无妨。今日天寒风大，不会有人去往树前走动。你将它插在靠里一面树缝之中，外人决看不出来，只不可对第二人说呢。"

老么忙答："相公放心，小人不敢。"随即往外走去，一出店门，觉着迎面寒风带着大股沙尘打到脸上，和刀割一样，风由衣领两袖间猛袭进来，当时透体冰凉，冷得乱抖。暗忖：这等奇冷，多少年来不曾遇到，路上行人已早绝迹，此时此地怎会有人投店？勉强冒着寒风，抢到树下，将箭插好，正要回身买酒，忽听远远车辆响动，回头一看，乃是一辆双套小轿车，冲风冒寒而来，已离身前不远，忙即赶去，想把来客接入店内，顺路去买酒食。那轿车驶行绝快，前头两马神骏非常，车沿上坐着一个身材瘦矮、身穿皮氅、头戴毡帽风镜的车夫，扬手一鞭，那马立时翻蹄亮掌，绝尘而驰，往前路跑了下去，晃眼间没入尘雾影里。方想：这等快马快车从来少见，按照路程，无论何方均不应在此时到达，这是哪里来的呢？边走边想，不觉到了卖酒之处。

那酒店只有两间客堂，内里住着家眷。外屋一列土台，上放木板，作为酒柜。外面生着一堆松柴牛粪，破裂的土墙上有一小洞，放着几把残缺不全的瓦壶。靠壁一个酒缸，上铺木板，此外还有三个旧方桌、六七条板凳，算是镇上殷实店户。为了天气太

寒，又生有一堆柴火。左近村民，是能喝两杯的，都在当地烤火饮酒，人已坐满。内有数人无处可坐，各寻了两块干柴垫在屁股底下，围火而坐，多在说苦叹穷，说："日子难过，捐税又重，何时才能转好！"那喝得半醉、激烈一点的，更在大声咒骂，出那满腹怨气。

老幺冒着寒风走来，刚一进门，便觉热气蒸腾，温暖如春，满屋酒香之外，更杂着不少怪味。土著的人十九相识，笑问店东："今日如何高朋满座，生意这等兴隆？"旁边一个半醉汉接口答道："老幺，你哪知道？这还不是没法子的事！近年到处荒旱，官府无能，只会要钱，差人一下乡，便吓得鸡飞狗跳墙，不卖儿女，就卖老婆，好容易挨过兵荒，又遇上一场大旱，好些人都逃荒走了。剩下我们这班人在此活受，哪里有钱吃酒！只为昨夜一场西北风，冷得浸骨，今早起来，实在冷得难受，仗着店主人好心肠，知道穷人苦处，实在冷得无法，来此赊些酒吃。本是我和张老爹起的头，言明开春，麦子如冻不死，有了收成，再还酒账。主人倒是慷慨，不但一口答应，还弄了好些吃的请客。不料善门难开，连平日不吃酒的，得信也赶了来，都是本地乡邻，表面上怎能分什厚薄，害得主人，连蒸带煮，全家忙了一大早，一个钱也未见到。事由我起，害了人家，心正烦呢，你偏说是生意兴隆。你仔细看看，除却新来二位远客，哪一个是肯出钱的！要照这样赊账，这店如何开法？"

老幺知道店主陈三本是外乡人，五年前孤身来此，因与招商店东相识，在镇上开一小酒铺，不久便把家眷接来，夫妻合力，买卖做得甚活，平日专卖过路商客。虽是荒村小铺，日常均有荤菜鸡肉出卖，价钱比别处贵，酒菜都好，人更豪爽好交，对于外来客商分毫不让，对于村民却是随随便便，有钱就收，没钱就欠，不还他也不相干，再欠仍是点头，一说即允。自说："平生好酒如命，

深知穷人饮酒的甘苦。好在人口不多，卖价又贵，穷人所欠的钱早打在富人的账上，还不还无什相干。”遇到村人有什急难之事，并还暗中周济。当地民风淳朴，因此全村的人个个都知他好。

发话醉汉名叫刘泰，乃附近村中土豪，天性吝啬，爱占便宜，知道陈三好说话，一面推说年景不好装穷，约了酒友来此赊酒。一面却说善门难开，大发牢骚，想讨主人的好。下余酒客听了，俱都不服，因对方有名的土豪地痞，仗着有点蛮力，强横霸道，口口声声咒骂贪官污吏，平日却与三班六房中人勾结，无事生非，受害的人甚多，全都敢怒而不敢言。老幺见他说话伤众，连本来想就便喝两杯解寒的兴致，也被打掉，微笑了笑，也未回答，装着客人等用酒肉，自向陈三买了一大壶酒和牛肉豆腐干等下酒之物，方要回去。

刘泰见老幺不曾答话，众人多半交头接耳，知是说他只许自己吃人，不许别人赊账，不禁恼羞成怒，倚着酒兴，大声说道：“其实，陈老三赊与他们也不相干。今日总算事由我起，到了明春，凡是欠你酒账的，如不本利交还，由我代你讨债，包你分文不短。请把新出锅的牛肉切一大盘来，吃完，明春一总算账。”话未说完，忽听一个哑声哑气的外路口音笑道：“原来还有包讨酒债的，怪不得主人这样慷慨。我今日刚巧带钱不多，烦劳店主人记上一笔，到了明春不还，由这人来讨，准保本利交还，再加一套牛打滚如何？”

老幺一听，便知刘泰仗着一点蛮力，又种着三百多亩旱田菜园，暗中勾结官差，倚势欺人，终日装穷，一毛不拔，今日也许碰到钉子上去。朝那发话之处一看，迎面一张小桌，板凳上面坐着五人，三个均是相识村民，只有两个生脸。发话的是个瘦子，戴着一顶毡帽，其貌不扬，同伴身材较高，像个文士。身旁各放着一个包裹，桌上所要酒食甚多，表面好似两个赶长路的，急切间看不出是什行当。瘦子一面说话，一面斜视刘泰，正在冷笑。

刘泰同坐酒伴姓张，乃本村惟一自耕自吃的小康之家，刘泰因当地只自己是首富，却向陈三赊酒，不好意思，拖他同来。张老人最本分忠厚，酒量颇好，虽不愿作那无耻之事，无奈平日受欺，不敢不听，只得随了同来，暗中告知陈三，酒账由他日后设法来还，只是不可泄漏。陈三只笑了一笑，也未答话，跟着，本村穷人全来赊酒。

刘泰觉着众人不能和他比，越看越有气，正想借题发挥，一听有人发话，语中有刺，不禁大怒，刚把两道浓眉一竖。张老恐怕惹事，连忙劝阻。旁坐瘦子已到了面前，笑嘻嘻说道：你是包讨烂账的么？我今日正好手中不便，想和主人赊账，又没那厚脸皮，请你代记一笔，明春去往老河口寻我讨要，休说本利全清，连你来往盘费，我都包给，你看如何？”

刘泰还未开口，张老人虽忠厚，幼年时曾经往来江汉一带贩卖货物，不似刘泰土包子，只在家乡欺压善良，又上了一点年纪，颇有经历，比较眼亮，早就觉出来意不善，连忙起身，赔笑答道：“此是小事一段，便主人陈三弟也极大方。尊客手中不便，由我会账便了。”

经此一来，刘泰本可就此下台，无如天性强横，自觉是个地头蛇，却被两个外乡人说了闲话，当着众人，不好意思，又见来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起了轻视之念，大喝：“张老爹莫管闲事！”在座酒客，本乡本土，有家有业，这厮外来野种，知他是谁！”末句话还未说完，瘦子突然把脸一沉，冷笑道：“你这鬼蛋，如何出口伤人！”话方出口，刘泰已纵身而起，朝瘦子扬手抓去。瘦子身形微闪，便自抓空，冷笑说道：“这里人多，如若讲打，到外面去！”同时，陈三也急慌慌赶了过来，横在二人中间，不住打拱作揖，连说好话。

刘泰见有人劝，越发胆壮气粗，追扑过去。瘦子自不肯让，正

往前迎。陈三恰巧往后一退，挡在二人中间，一个闪避不及，吃瘦子微微撞了一下，人和弹丸一般撞出七八尺远近，吃土墙一挡，叭的一声，满屋震动，屋顶泥沙纷落如雨，陈三已就势跌坐地上，呼痛不止。另一中年文士，忙赶过去将人扶起，又听陈三“嗳呀”了一声，众酒客当时一阵大乱。女主人是一三旬少妇，吓得直喊：“诸位快些劝住，打死人了！”

刘泰不料瘦子这大力气，陈三那么一个大人，才一近身，竟被撞出老远，最厉害是，抓人时陈三隔在当中，正由身旁弹出，自己人未抓中，反吃陈三的手甩中左肩，来势又猛又急，好似挨了一下铁棍，其痛彻骨，身子一歪，“嗳呀”一声，跌向地上，看出厉害，哪里还敢发狂？暗忖：这一下误伤，打得半身酸麻，如何能与敌人争斗？众目之下又无法下台，正待装着酒醉，赖地不起，瘦子已冷笑戟指喝道：“我不打躺下的，有本事滚起来！”

刘泰看出对方难惹，锐气已挫，半身酸痛，如何还能与人打架？对方偏在叫阵，无法下台，正自为难，瘦子同伴忽然走过，说道：“这类猪狗不如的地痞，和他有什话说！既是虎头蛇尾，由他去吧。”瘦子气道：“我最见不得这样土棍子！”说罢，抬腿一脚，把刘泰踢了一溜滚。刘泰觉着大腿上又似中了一下铁棍，疼得杀猪一般嚎叫起来，惟恐瘦子再踢二脚，心中发慌，强忍伤痛，连滚带爬往旁一躲，忘了身后那堆地火。

这一打架，火旁酒客已全惊避，刘泰这一腿扫向火上，衣裤立时点燃，带火枯枝四下飞射，连同火星热灰洒了一头，烧得满地打滚，神情越发狼狈，口呼饶命不止。文士打扮的一个埋怨道：“四哥就是这样疾恶，这类无知地痞，何值你我动手？各自饮完残酒，上路去吧。”说时，刘泰已被张老和众酒客将身上的火扑灭，扶了出去。

陈三也一扭一拐，哭丧着一个脸，爬了起来，一面请众酒客

归座，一面赔着笑脸，对那二人道："二位尊客，可还吃点什么热的？"文士笑道："我这位四哥脾气太暴，累你受伤，太对不起了。"陈三朝瘦子看了一眼，笑道："好在不是存心，只怪我运气不好，差一点没有送命，撞在墙上还是便宜。这位尊客力气真大，将我撞出那远，竟会不曾受伤，只后背心被土墙震了一下，稍微酸痛，并不妨事。"

瘦子误伤了人，只顾朝陈三上下打量，一言不发，也不道歉，随由身旁取出二十两银子，笑道："今日在座酒客，全都由我会账，下余与你压惊罢。"陈三先不肯收，说是太多。瘦子笑道："你开这酒店也非容易，无须客气，这算什么！人生何处不相逢呢。"陈三方始含笑收下，一面向众声言，说："二位尊客给钱太多，还有不少富余，诸位今日吃完，明日再说，只管尽量。"众人见瘦子那大本领，人又如此豪爽，纷纷称谢，恭维不迭。

当双方初动手时，老幺拿了酒瓶正要转身，因愤刘泰平日强横，立在一旁看热闹。见双方动手时，陈三本来横身相劝，不知怎的，忽然往后倒退了两步，瘦子只把手一扬，本朝刘泰扑去，吃陈三居中一拦，便即后退，恰又挡在中间，双方并未沾身，陈三竟会跌撞出去老远。最奇怪的是，陈三骤出不意，经此猛撞，面上却并无惊惧之容，直到撞向墙上，方始皱眉呼痛。刘泰先挨那一下，又似陈三故意就势打的，那两外客对于陈三又如此注意，越想越怪，暗忖：此人初来之时，曾往招商店投宿，和姑夫好似相识，不久便在此开店，把家眷接来，村中穷人差不多全受过他的好处，每节赊出去的酒账，不知有多少。对方不还，向例不要，就算平日卖价甚贵，也决不够填补，人更谦和大方得出奇，方才被瘦子撞了那一下，如换常人，必受重伤，他却安然无事。好些奇处，正想回去向店主暗中打听，忽听瘦子唤道："我弟兄几杯老酒，不成敬意，凡是在场的人，都须尽量，你点酒未吃，如何就走？"

老幺方说：“店中客人等用，尊客盛意心领，好在店主不是外人，去了再来，也是一样。”瘦的一个接口问道：“店主人也是你们这里土著么？”陈三在旁插口道：“虽非土著，在此开店也有十来年了。”老幺人甚机警，见瘦子目注陈三，口角间略带巧笑，意似不信，故作未闻，插口说道：“这位陈三哥，十年前由开封到此，投亲不遇，受了斜对门酒店中人的闲气，自己在此开了一家。因他酒好菜多，价钱虽贵，对于同村的人，向不计较，买卖越来越兴旺。不到两年，对门那家便关了张，剩他独家买卖，生意越发好了。

二客闻言，互相对看了一眼，面带惊疑之容，又叫老幺饮上两杯热酒再走。老幺觉出这两人决非寻常，一面谢诺，暗中查看，见二客随身包裹有半截竹箭外露，与于瑾方才插向树上的箭一样，也是刻着一朵梅花，两个篆字，心中一动，方要开口，继一想，这类江湖上人行踪诡秘，于相公只命插箭为记，未说别的，好在外面风大，人还未走，还是回店送信，等他自来，比较稳妥，遂问：“二客贵姓，何时起身？”

二客笑说：“还有同伴未到，暂时不走。”并问：“早来可有骑马女客经过？”老幺方答：“没有。”猛想起方才那辆轿车所驾双马，好些奇怪，因二客不说姓名，也未再提，匆匆吃了两杯酒，便道谢起身。回到店中，先向后院老客复命，跟着赶往西偏院。

进门见于瑾正在房中观书，神态安详，笑问：“可有什事？”老幺忙把前事说了，满拟对方闻言定必惊喜，谁知于瑾仍和平日一样，从容笑道：“多谢你费心，请你再跑一趟，往那枯树上看看，那支竹箭还在不在。”老幺笑答：“竹箭深插树缝之内，不会失落。外面路静人稀，天寒风大，并无车马行人经过，不会失落。”于瑾仍命去往树上查看，并说：“酒店两人并非同伴，也许无心巧合。我那故乡，这类竹箭甚多，不足为奇，有人询问，不可说我在此。”

随取了一块银子，命老幺买点酒吃。

老幺道谢接过，心想：方才只有一辆轿车经由树下扬鞭而过，毫未停留，断无被人取走之理，不过于相公为人甚好，那支竹箭必有原因，还是去看一下为是。及至走往树下一看，前插竹箭已然不见，先疑酒店二客那支竹箭与此相同，也许路过拔去，记得方才插箭之后，迎头遇见那辆轿车，对面驰过，跟着便去买酒，那两酒客已然先在，并未离座，如何取法？回到店前，又问同伴店伙："可曾见人走过？"同伴答以当日天气太冷，无事多在房中避风，又不到打尖住店时候，无人出外，不曾留意。想了又想，只有土豪刘泰路过取走比较近情，但是人已受伤，经人扶持同回，不特无心及此。藏处隐秘，也看不见，想想不对，忙往店中赶回。

刚一进门，于瑾似已前知，笑说："箭丢了吧？不必找了。酒店所遇二客，如来店中投宿，不问便罢，如若向你打听，可告以今早轿车之事。"并说："车夫在树上取下一物，像是一支竹箭，别的全不知道，更不要提我一字。"老幺闻言，记在心里。

果然不多一会，那两酒客便来投店。老幺受人之托，连忙迎上前去，引往另一偏院安置。二客见他殷勤，也颇喜欢，随说："天气寒冷，要在此住上两日才走。"跟着打听刘泰为人，家居何处。老幺料他不怀好意，心想，刘泰虽然可恶，毕竟本乡本土，便推说："刘泰酒后无德，并非十分恶人。"二客知他误会，微笑答道："你当我弟兄和这类无知鼠辈一般见识么？我且问你，这里附近不远有好些大村庄，近五年来可曾出过什事没有？"

老幺闻言，忽想起附近原有好几处村庄，均是聚族而居的富户，近四五年，不知何故，相继家败人亡，固然年景荒旱，兵乱之后民不聊生，地方穷苦，但这几家多是有名的绅宦富户，田业众多，决不致败得如此快法。最奇是无论男女主人，均得暴病而死，有时连亲人也全连上，过不数月便衰败下来，至少也把田产

丢掉大半。平时不甚留意，闻言立被提醒，越想越怪，便和二客说了。

二客又问:“每次大户死人，镇中有无形迹可疑之人来往?”老幺一时却想不起，因对方不曾打听于瑾，那支竹箭已然取出，放在桌上，与于瑾先前所交一般无二，二客不曾提到，未便询问，便退了出去。正由窗下走过，微闻瘦子说道:“这厮真个可恶！我看小哥哥这次出门已有两个多月，不知下落，莫要为了这厮，亲自出马。我们要办不好，却丢人呢。”底下的话也未听真。

一会，又来了几辆客车，有的路过打尖，有的便在店中避寒，想等天晴上路。全店一起住满，店伙俱都忙乱非常。外面北风怒号，尘沙蔽空，天低得快要压到头上。这班客商多是常时往来这条路的老客，知道陈三铺中酒菜味美，纷纷命人购买。

老幺一直忙到天黑，知道不会有客人投店，房已住满，店门也早关上，想起前事，欲往西偏院去向于瑾讨好。刚一进门，瞥见房中有一恶鬼影子闪动，窗门也正开着，不禁大惊，“嗳呀”一声，回头就跑，刚出院门，正喊“有鬼”，忽听于瑾房中呼唤，心神略定，回头一看，于瑾已由房中追出，看神气似要安息，正解纽扣，窗门还未关好，想起西偏院在厨房的后头，地最隐僻，恐惊客人，又疑自己眼花，先未明言。于瑾说:“方才房中炭味太重，觉着头昏，开了一会窗户。”问他为何这样大惊小怪。老幺含糊答应，随说经过。

于瑾闻言，微笑未答，老幺要走，又被唤住，笑问:“近年远近富户死人前后，可曾有人离开?”老幺闻言，忽想起陈三来了五年，每年春夏之交，必要回转湖北一次，说是回乡扫墓，而那几家富户正是这时暴毙，随口说了，正向于瑾说陈三为人如何好法。于瑾只把一双俊目微笑相看，听完，才低声嘱咐道:“你在此多年，见得人多，也算是个亮眼的了，怎连利害都不知道？方才你说的

那几句话，只要泄漏出去，立时便是杀身之祸，可知道么?”

老幺大惊问故。于瑾笑说：“暂时还难明言。你只对那自称陈三的酒店主人多留点心，好坏不提一字。今早有人问你，他来此住了几年，你那答话甚好。再见陈三，他如问你为何帮他说诳，你说因那两个酒客太凶，不像好人，不肯对他们说实话，也不可再提别的。尤其方才和我问答，说他回乡扫墓那句，最关重要，只一出口，凶多吉少。固然有人在此你还有救，不致这么凶险，到底谨慎些好。”

老幺闻言，好生惊惶，谢了指教，匆匆去往柜房交账，快要到达，忽见陈三满脸笑容，由房中走出，见面笑问：“老幺今日辛苦，此时无事，何不到我那里饮上几杯?今日无意中得罪了刘泰，恐他日后生事，我正托你姑夫照应呢。”说时，瞥见左侧暗影中黑影一闪，好似内院所住瘦子，陈三背朝侧面不曾看见，想起于瑾之言，方要推谢，不料陈三再四拉劝，双方平日交往甚熟，不便坚拒，只得同往。

到了陈三门前，陈三笑说：“屋里人不知有客要来，也许睡下，请你稍等一会。”老幺推说：“天已深夜，三嫂想必安卧，何苦惊动?明日扰你，不是一样?”话未说完，已被陈三将手腕拉住，当时觉着坚如钢铁，力大异常。情知强他不过，只得笑道：“三哥松手，依你就是。”陈三似已警觉，笑道：“我只向你打听几句话，就放你走。”说罢，用手指朝门上弹了两下。

老幺见里面静悄悄的，随听步履之声往里屋走进，行路甚急。待了一会，陈三二次叩门，才见陈妻披了一件旧棉袄，好似怕冷神气，将门开放，让进老幺，朝陈三埋怨道：“你怎去了这多时候?叫我担心。”陈三低喝：“少说闲话，各自睡去!”随朝陈妻打了一个手势。老幺进门前吃陈三一拉，手上好似上了一道铁箍，想起当日所闻所见，好生惊疑，仗着素来机警，仍和平日一样，进门

便装烤火，故作未见。

陈三取了一些酒肉，请其同饮，笑问："老弟你看我为人如何？"老幺受了高人指教，已看出对方不是善良人物，与平日所想迥然不同，至少也是一个隐姓埋名的黑道中人，早把主意打定，极口敷衍，恭维不已。

陈三等他把话说完，忽然轻悄悄走向门前，猛然推开一扇小窗，探头出去，两边看了一看，转向老幺盘问："早晨来的两酒客，到了店中可曾向你打听？说的什话？"老幺假说："我看这两个客人形迹可疑，早已留心，他也没说什话，只说天气太冷，要住两天才走。正赶今日客人太多，旧的不去，新的又来，房全住满，也无工夫和他闲谈，上完夜饭我就走了。"

陈三想了想，取出一锭银子，强令老幺收下，令其留意二客言行动静，有无别的同党，并说："我昔年有一对头，为了对方人多势盛，来此隐避，近日心绪不宁。那两个外客形迹可疑，恐是敌党，如蒙代为留意，当有重谢。方才曾向你姑夫拜托，有人打听，须说我在此开店已有十年之久。"另外又教了一套的话。老幺见他语声甚低，不时侧耳向外查听，陈妻也在里屋门前隐现，神情均颇紧张，料定陈三夫妻和今日来客均非好惹，连声应诺，故作喜极，接过银子，称谢起身。

陈三送到门外，老幺不听身后关门之声，恐其暗中尾随，快到店前，故意自言自语道："凭三哥这样好人，谁要和他过不去，我先和他拼命！"随听暗影中有人冷笑，风沙迷目，天又阴黑，看不出人在何处，心中一惊，见店门虚掩，尚未关闭，忙即跑进，心想，姑夫定知此事，此时全店中除打更的外均已入睡，正好向其探询。正往柜房跑进，忽听身后有人低语道："你作死么！"大惊回顾，正是二客中的瘦子，急切间没了主意，方一发怔，瘦子已近前低语道："各自回房安睡，免得自投死路。你姑夫决不会对你

说实话，他还要老命呢。”

老幺正不知如何答好，忽见一条黑影越过店门，凌空飞堕，对面一看，正是高的一个，见面便对瘦子道：“这断居然没有跟来，只恐母夜叉外，还有同党。”随拉老幺同去后院。老幺不知对方善恶用意，又不敢强，只得随同入内。

这时，天已交子，全店中人均已熄灯安眠。到了后院，高的一个不曾进屋，掩向一株老树之后。矮子进门，便命老幺：“快说实话，那酒店主人唤你前去做什？”老幺想起于瑾之言，自是忧疑，不敢开口，方一沉吟，瘦子笑道：“你当我是坏人么？再如不说实话，至多两日，命就保不住了。”老幺因见瘦子二目神光炯炯，隐蕴威棱，注定自己，想起日间打人之事，心中害怕，脱口答道：“尊客你叫我说什么呢？”瘦子说道：“我只问你，那酒店主人到底几时来的？方才唤你前去，所说何语？如若瞒我，自讨苦吃，休怪我们见死不救。”

老幺无奈，便把陈三开店年月经过，以及附近各村富户相继死亡破家之事全数说出。瘦子喜道：“果然是他。”随唤：“六弟回来。”待了好一回，高的一个方始走进，见面便埋怨道：“四哥为何如此大意！万一是他，今夜非来不可。”瘦子笑道：“我已问明，谁说不是！既然发现这断踪迹，除却一拼，那还有什话说！”随听窗外有人冷笑了一声。二客身旁原带有兵器，立时纵身飞出。老幺正自胆寒，想走不敢，忽听窗外有人低语道：“老幺还不回房去睡！这两人不会伤你，只留神那假名陈三的酒店主人便了。”

老幺听出好似于瑾口音，连忙追出，人已不见，次日起来，闻听人言，今早有人去往陈家买酒，陈三夫妻忽然失踪，不知去向，只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画着一个白老鹰，还有两行字迹，字甚潦草，上有“明春太室”等字，不知何意。再往后院一看，二客好似一夜未睡，问知陈三夫妻失踪，随由身畔取出一信，交与

老幺，说："日内如有人拿着一支竹箭来此，可将此信转交，命其急速来会。"说罢，算清店钱，又给了老幺几两银子，令其随时留意，昨夜之事千万泄漏不得，否则有害，随即起身。老幺先颇害怕，暗问于瑾昨夜可曾去往后院，于瑾不答，二客当日也自起身。过了两天，于瑾仍住店中未走，也无什事发生，只陈三夫妻一去不归。

店主王标是个老江湖，老幺早想探询陈三来历，因受于瑾之诫，不敢冒失。过了四日无事。这日黄昏前，见王标独坐柜房之中，面有愁容，近来所无，心疑于此有关，刚要走进，忽听鸾铃响动，一骑快马直往店前驰来，马背上坐着一个少年，约有十八九岁，下马便往柜房中走进。赶过一看，正是十年前被一老道士带走的表弟王三玉，多年未见，意欲往见，刚到门口，门已关上，因见三玉神色匆忙，好似有什急事情景，不禁起了疑心，便守在外面。正想等他开门出见，忽听王标在内唤道："老幺，你表弟路过这里，不能久停，我父子还有话说；你在外面等上一会，不要放人进来打岔。"

老幺听出语声发慌，暗忖：姑夫从十七岁起便在外面跑动，往来北五省一带，直到二十多岁方始回家，娶了两位姑母，在镇上开着一座客店，人最沉稳，家眷住在店后。以前只在家中纳福，连柜房也轻易不来，前半月忽然搬到柜房中住，说是恐人偷懒，管账先生忠厚，打算亲自照料些时再搬进去，但对店中之事并不见他过问，仍由管账的老张作主，不与外人多谈，有好几次进去看他，老是静坐炕上，低头寻思，似有心事神气。店中客多事忙，匆匆退出也未在意，这时想起姑夫财产颇多，衣食足有富余，用人得当，不须操心，两个大表弟已然成人，在洛阳城内开了一座铺子，买卖甚旺，小表弟虽被师父带走，久无音讯，听口气并未想念，何故近来愁眉不展？听于相公之言和连日所见所闻，陈三明

是一个隐名大盗，记得此人初来时，孤身一人，夜间投店，姑夫对于多年住店的老客，都由店伙和管账先生接待，向不露面，那日好似早就知道有人要来，连饭都未到里面吃。主客初见面时，看去并不相识，等几句话谈过，不特破例亲身接待，并代陈三在镇上寻房开店，无一事不为尽心。等到酒店开成，陈三把女的接来，双方忽又疏远起来，偶然来到店里，无心相遇，也只略微点头，说上两句闲话，淡淡走开，与初开店时迥不相同，对于前事也一字不提。这次陈三铺中来了两个怪客，当夜便来柜房与姑夫商计，双方交情又似亲密，几次想问陈三来历，均因想起二客和于相公的警告而止。幼时曾听父母说，姑夫从小好武，最是顽皮，为和土豪之子口角，将人打伤，连夜逃走，由此便无音信。等自己长大，姑夫忽然回转，除与原定的姑母成婚外，又带了一位姑母同回，说在外面经商，剩了点钱，打算还乡安度。可是初回来时，随身只有一个包裹，一口小箱，并无长物。隔了三年，说在山东开有一店，无意经营，欲往收回本钱买地，和二姑母去了半年，回来便极少出门走动。外边先娶的二姑母，说是人家孤女，也无内亲上门。先生二子，不满五岁便令习武，后因体力不济，不是学武材料，夫妻争执了一阵，便自作罢，送往洛阳去学买卖。问他何故，姑夫总说客店难开，必须会点武艺，遇事才能应付。并说前去外面经商，觉着镖行中武师最为体面，只一成名，到处都有照应，为此想令儿子习武。不料先生二子身体太弱，不是材料，第三表弟生后，刚满三岁，便看出是个好资质，偏又不令习武，先在乡塾中认字，直到这年，又出了一次门，回来不久，便拜一道人为师，随同远去。行时，老夫妻和表弟背人谈了一夜，姑母眼都哭肿，好似难舍难分，走后便不再提。回忆前情和对陈三经过，越想越觉可疑，姑夫以前形迹诡异，莫非也是陈三一流人物？便留了心，随手端了一条板凳，坐在门前留神偷听，遇有店伙过来便代支开。

老幺听了一阵，觉着语声轻微，一句也听不出，方想：管账老张也在屋内，怎不回避？忽见日前所遇二客又来住店，经别的店伙领进。过时，矮子把嘴一努，自往后院走去，心中一动，待要跟进，忽听身后低唤："老幺进来，我有话说。"回头一看，门已开放，正是姑夫王标，刚一进门，便被拉进里间，见表弟已生得一表人材，英气勃勃，和老张同在里间屋内，见面行礼。

三玉笑对王标道："表哥孤身一人，还未娶妻，外婆家只他一个独子。事虽过去，仍是不可大意，方才的话务要明言，免得闯出祸来。师父唤我有事，要先走了。"老幺听出话里有因，忙道："表弟多年不见，方才到家，如何又走？"三玉笑答："事非寻常，非走不可。你问爹爹自知，但不可向外泄漏，等到事完回来，再相见罢。"说罢告辞，匆匆往外走去。

# 二

## 大侠黑骷髅

老幺要送，王标伸手拦道："此时外面清静，你表弟来时无人知道，别人也认不出是他，你不要送，我还有话说呢。"

老幺刚一止步，王标便命老张去往外屋照料，随把老幺唤至身前，低声说道："你从小在我店中做事，平日也颇机警，如何不知利害？这里不久便有一场恶斗，哪一面的人都不好惹，我们躲都来不及，你如何这样大胆！休说多管闲事，只要说错一句话，便有性命之忧，这是儿戏的么！我本来难免受害，总算昔年见机得早，又听你二姑母之劝，隐居在此，才得保全。眼前虽有一点牵涉，一则与我无干，即便以前帮助恶人遮掩形述，也是受迫，出于无奈。再则你那二姑母聪明机警，早已料到今日之事，看出你小表弟资质还好，老早便用尽方法，使他拜在异人门下，已与那班英雄侠士发生渊源。我这多年来又知悔过安分，虽知可以无事，当你表弟未回之前，仍是担心，既恐来人误会，又恐那恶鬼强迫我和他走一条路。

"正在愁虑无法两全，今日玉儿忽然回来，才知这厮真个凶险，明知强敌寻到，不特不知悔祸，临去之时，又在附近村中伤了好

几条人命，并还留下柬帖向对方挑战，定在来年二月中旬，同往嵩山一决存亡。并说他已在此隐居，偶然出去走动，并不多伤人命，初意等到钱财积有成数，便即隐往江南，作一富翁了事。不料仇人一再不容，事隔五年，依旧寻上门来，现已决计相拼，不再退让，如有本领，便等明春相见。否则，他的踪迹，只在河南、两湖三省地界，每日必用人血喂他那柄宝刀，只管寻他，任凭对方人多势众，他夫妻二人定必到场等语，话甚凶狂。

“他对你已生疑心，按说三日之内必遭惨杀，临去以前，还曾向我露出口风，说你怎会代他遮掩？必已看出形迹。这些日来，我知这厮残忍无比，母老虎更是凶险，杀人如同剪草，时刻代你担心，不知怎的竟会无事。照他规条，所想杀的人，如在三日之内未遭毒手，或是有人出头作梗，无法杀害，除非日后再遇，与他为敌，或有冒犯之处，便算渡过一道死关，暂时可以无事。我明知你凶多吉少，无奈斗他不过，决非对手，如非初来之时我帮过他不少的忙，彼时曾有将来必报之言，我也未必能保，连情都无法代求。空自愁急，无计可施，今早见你无事，才放了心。

“先还不知你怎会脱险，后来仔细查问，才知日前店中住的两位异人，果是为他而来。这厮不是看出你有异人暗护，便是发现敌人太强，口说大话，还有顾忌。你虽无事，但恐对方疑我和他一党，将来难免牵累，心正焦急，你表弟恰在此时回来，才知店中来的异人不止两位，事情已经他师父代为关说，不致受累，才放了心。只不知另外几位是谁，虽有一人可疑，还拿不定。

“前走两位今日必回，见面之时，如若谈起，你不妨明言，说你表弟乃武当山白云观梁老道长关山门的弟子，一面留心他的口气神色。如其还好，可告以白骷髅中只剩白鹰子夫妇，内中一个为首的，因在五年前由秦岭逃走时，夜行深山之中遇见大雨，走迷了路，到一破庙暂避，不料庙内有一毒蟒藏在殿旁暗影之中。雷

雨太大，入门时不曾留意，又因敌人穷追，徒党死亡殆尽，只剩他和白鹰子夫妻三人，心中恨毒，只顾盘算报仇毒计，那蟒忽在暗影中窜起，一口咬紧肩膀。蟒虽杀死，蟒头仍然咬紧肩臂，费了好些心力，才得取下，强忍伤痛，行到中途，周身毒发，寸步难行。二同党看出人已无救，又嫌累赘，将他杀死，埋在百丈冈老松之下。

“这两狗男女，在五恶鬼中，比为首和第五的一个小教主还要阴险，自己隐藏在此，却令几个残余的心腹同党，分往西南诸省，用他们白骨信号符记，到处虚张声势，留下痕迹，引人惊疑，却不真个劫财害命，使敌人知他踪迹是在西南诸省。为首的一个尚在人间，比以前还要飘忽机警，行动神速不可捉摸，以为疑兵之计，平日由这几个党徒暗中送信。

“依他本心，原想在此隐伏数年，等待时机，把昔年受伤逃走的女教主寻到，他那吹弩毒针也全练成，然后号召徒党大举报仇。无奈天性凶残，又贪又狠，那小脚婆娘骷髅仙姑李金莲性更凶毒，以前杀惯了人，闲来手痒，又爱吃人心人脑，非此不能快意。为了老巢所藏金银堆积如山，均被中条诸侠拿去救了灾荒，想起心疼，怂恿男的，说这一带虽然临近官道，但是地方穷苦，仇敌都知我们享受已惯，踪迹必在西南诸省或是江南一带，隐藏待机，同党也必还有不少，何况我们符记信号又常在西南一带发现，决想不到会在这里隐身，稍微出手，决可无妨。年景虽然不好，左近城镇中还有好些老富户，每隔数月开上一两次斋，仍照以前杀鸡吓狗、阴阳两面方法，只把符记不用，苦主恐遭灭门之祸，自然不敢声张，官府如有耳闻，只消夜间前往稍微警告，也可无事，再像昔年盛况虽办不到，好歹也可积蓄一点。

“男的立被说动，始而每年只害一两家，自去年春起，河间府数百里方圆以内有钱人家，差不多已有多半遭殃。狗贼胆子也越

来越大，渐渐故态复萌，隔不多日便想杀人快意。先还专挑富家下手，近因年景更坏，有钱人家差不多已有一半以上被害，下余不是不知底细，便是出手不顺，犯了他门中的忌讳，临时中止，女的又喜吃人脑，于是贫富不分，一体下手。近两月来，至多三数日，必要出去一趟，每次出手，多是白天假装生病，女的先行，天明前起身，深夜回转。他夫妻脚程极快，一夜往返数百里不算回事，表面上不曾离开，人却被他们害了不少。尤其每年春天，推说回家祭祖，一去多日，害人更多。

“因其行路如飞，每到一处，只抢一家，天性多疑，虽喜杀人，却有不少忌讳，除有几家富户无故撞见凶神，家败人亡而外，余者当时并不一定全遭毒手，不过他一出马，照例是要见红，手法又极残忍阴毒。苦主全家见此凶残和他那一身惊人本领，保得性命的人已是万幸，哪里还敢违抗，向外泄漏！官府多半事前受有警告，被他镇住，苦主不敢出头，正合心意，自更不敢多事。

“这一半年来，我见狗贼伤人太多，早就料有今日，总算他们照例不吃窝边草，又因以前道路不同，不曾迫我入伙，还算运气。想起他初来时，我怕他凶威，事前又将面具当面揭下，只要说一不字，全家便有性命之忧，不敢违抗，将其留下。因恐强我入伙，终日愁虑，茶饭难安，后才看出对方看我不起，无事从不往还，方始放了点心。近来见他越闹越凶，恐受连累，几次想往武当山，令玉儿向梁道长告密，均恐被其看破，未敢妄动。他那对头仍寻到此地。这班异人侠士，久有耳闻，但未见过。你再见时，探那口气如好，速对我说，我还有话想告知他们呢。”

老幺听出陈三外号恶鬼，忽想起那日于相公房中所见鬼影，脱口说道：“原来这厮外号恶鬼，莫怪打扮像个黑骷髅呢。那日我往西偏院，他不知何故会在房内出现，此时于相公正脱衣服要睡，听我惊呼，追出询问。同在房内，于相公竟未惊觉，莫非这厮还会

邪法不成?"王标闻言大惊道:"他夫妇人皮骷髅面具只一戴上,便非杀人不可,怎会被人看见?店中又无凶杀之事,快把详情说出,好作准备。"老幺大惊,便把前事说了。

王标一听,老幺所见乃是一个通身漆黑、头似骷髅的怪人,再一盘问当夜所见所闻,忽然惊喜交集,略一寻思,悄声说道:"这位大侠在我店中多日,我竟未看出分毫形迹。这太好了,怪不得你未遭毒手呢。"老幺问故。王标笑道:"这两起人,一善一恶,都戴一张人皮面具,但有黑白之分。恶的以前为首盗党共是五人,每出行劫杀人,必戴这种骷髅面具,但均白色,夜行衣上绘有白骨。这面却只一位隐名大侠,也戴人皮面具,颜色却是黑的。听你一说,我近日疑团已打破了好些。当听你说于相公文雅大方,此后对他务要格外恭敬,称呼照常,不问你话,不许开口,问时据实回答,不可隐瞒。"

老幺回忆前情,料知于瑾便是大侠黑骷髅,又想起那根竹箭,方说:"于相公日前还交我一样东西。"底下话未出口,忽听窗外有人弹指之声。王标忙把手一摇,不令发话,抢先下炕,朝着窗外躬身说道:"爷台有何吩咐,小老儿无不遵命。"随听窗外接口低语道:"别的无事麻烦,可命老幺速往后院,有人问话。你非贼党,无须疑虑。"王标喜诺,把手一挥。

老幺听出瘦子口音,忙往外面一看,人已不见,随往后院赶去,刚进穿堂,忽听身后有人呼唤,回顾正是于瑾。老幺知他隐名大侠,忙即回身赔笑问道:"相公有何吩咐?"于瑾笑道:"你对后院客人去说,日期近了,明夜上阳堡也许有事,他们相见那人,还不到时候,事情快了,无须发急。"说罢,转身走去。

老幺忙又赶往后院,见除原有二客外,又多了一个身矮肥胖、面如冠玉的中年文士,因有外人在座,微一停顿。瘦子见他迟疑,已先笑道:"这位不是外人,有话只管明言。"老幺先问方才窗外

唤他何事。瘦子惊道："我并不曾离开，何尝唤你？"老幺也自惊奇，笑答："也许小人听错，待我再问别位客人，可曾呼唤。"瘦子道："你日前在酒店中无心多口，本是好意，反引起狗贼疑心，几乎为人所杀，今早才脱危机。先前我们由外新回，本想唤你进来询问一事，因有好友远来，迟延至今，你来正好。我这口音又沙又哑，怎会听错？那人可曾见面，怎知是我？"老幺便把前事说了。

三人闻言，全都惊喜，高的一个道："我们真蠢！果然是他老人家亲自出马。前日明已觉出好些奇怪，竟没想到人已先来，近在咫尺。我们真个废物！听他老人家口气，或者还能原谅，我们前往拜见如何？"瘦子拦道："你想得真好，恶贼狗男女如此猖狂，我们来此数日，徒自打草惊蛇，连毫发也未伤他一根，有何颜面前往拜见？你没听老幺传话，吩咐我们不要寻他么？我原说呢，我这口音最难听，怎会有人相同？照此说来，前三夜所遇之事，就不足为奇了。如肯相见，决不会命老幺传话，不信，命人去往前面一看，人便不走，也必不在屋内了。"

矮胖子接口道："我弟兄这次真个丢脸，共总两个狗贼，如此劳师动众，并还中人疑兵之计，把人分开。"瘦子接口笑道："我看不然。昨日有人发现二姊踪迹，坐着一辆新骡车，大哥假装车夫，由这条路上经过，方才问你，却说未见。照此情势，分明这位老人家已看破狗贼有了成算，表面虚张声势，故意把人分往两湖，查访狗贼下落，暗中却下密令，令其中道折回，连诱带激，想使这三个狗男女合在一起，连同手下贼党一网打尽。不特二姊他们中途折回，去往两湖的人必是几个不相干的后辈，连你二位也都用来诱敌，另有深意。此公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照例二姊只一出马，他老人家定必暗中尾随下来，事情也无不成之理。再过几天就知真相了。"瘦子方答："十四弟说得有理。"

老幺在旁一听骡车，想起日前失去竹箭之事，又听出三人与于瑾是一路，插口问道：“那骡车三日前曾由店前经过，不知是与不是？”瘦子便问：“何时经过？与常车有无不同之处？驾车的可是一个头戴范阳毡笠的矮子？镇上来往车马甚多，怎知与我们有关？”

老幺便说：“于相公事前说有女客要来，并取竹箭一枝，命我插往树上。彼时风沙迷目，路断行人，只此一车经过，等到回店，于相公忽说树上竹箭被人取走，命往查看，果然失去。前见二位尊客也带有一支竹箭，形式相同，先疑二位无心取走，只不敢问，现在才知于相公连骡车上人，均与二位一起。记得那车到了树前，只将长鞭向空一挥，并未停留，至今不知那箭怎会失去。”

矮胖子笑道：“你这伙计倒也灵巧，只是口没遮拦，想到就说，留神闯祸呢。”瘦子接口笑道：“这个你不必担心，听他所说，分明大先生对他甚好，休说奉命而来，便对旁人话不留神说走了嘴，也必无害，否则，那竹手箭决不会交他经手，他这条命也早完了。”随请老幺坐下详谈，把陈三来的年月、平日行为以及失踪经过，重又仔细询问了一遍。

老幺料知姑夫王标起先也是江湖中人，因听对方口气严厉，对于贼党，有不令漏网之言，恐其误会，便代分说。刚谈起表弟三玉乃武当山梁道长门下，忽听飕的一声，由窗外飞进一支竹箭，形式与前见不同，长约七寸，上面绑着一块小银牌和一张纸条，吃高的一个扬手接去，未及开看，便听窗外有人低语道：“明夜上阳堡已另有人去，留神狗贼调虎离山，又回原处。”室中二人立将银牌收起，把箭上纸条打开，看了一遍，笑问老幺可有胆子。老幺年轻气盛，平日最喜英雄侠士，知这几位异人在场，决不至于吃亏受害，忙答：“小人并不怕事，如有吩咐，无不遵命。”说完，瘦子闻声追出，也自赶回。

三人见面，瘦子说道："这狗贼夫妇罪恶如山，起初党羽众多，我们费了许多心力，才把为首五人除去两个。这化名陈三的最是凶险残忍，近五年来，他和女贼李金莲劫来不少金银珠宝，埋在酒铺后面泥土之内。逃走以前本想取出，男的因觉为数太多，不能全数带走，只取一些，难免露出形迹，被仇敌发掘了去，又恐和我们狭路相逢，带着这多东西，未免累赘，只得中止。到了途中，见无什事，又觉我们弟兄多是生脸，以为无心巧遇，并非为他而来，不如意料之甚，于大先生和我二姊又未露面，女的便埋怨他大惊小怪，敌人还未对面，便自胆怯情虚，闹得镇上不能回来，还须另觅安身之处。男的素来怕这婆娘，想在半夜赶回，发掘藏金。

"我们原料狗男女必回，也在守候，谁知阴错阳差，狗贼先与十四弟途中相遇，动起手来。跟着，又有曾、彭二兄无心经过，上前助战。狗贼不知他们三人不期而遇，又认出十四弟正是那年扫荡巴山贼巢的敌人。我那日在他铺中饮酒，曾将竹箭令符现了一现，为想试验真假，又用内家劲功撞了他一下。他以为我们人多势盛，急怒交加，正待放出吹弩毒针，恰巧他那心腹同党日前由岳州赶到，先往镇上，探出到前一日狗男女弃家出走，心生疑虑，正在搜寻他的踪迹，不知哪位仁兄与之相遇，开了他一个玩笑，被他看破，争于寻他报警，见面以前，疑心生暗鬼，硬把一个不相干的人当作大先生，跟了下来，见他和人争斗，才一开口，便大惊小怪。狗男女本来情虚，以为强敌追来，还同有好些能手，不敢恋战，说了几句狠话便即逃去。十四弟他们知道此贼心黑手狠，所炼毒针更是厉害，中人必死，本是只守不攻，也未追赶。

"狗男女先颇害怕，等了两日不见动静，又杀了两个土豪，也无人去寻他，知大先生久未出山，以为本人未到，只是我们弟兄几个和些后辈，否则，他向十四弟说了大话，又在附近杀人，大

先生如其在此，不会这样太平，再想起所藏金珠，越觉可惜，惟恐夜长梦多，被人发掘了去，大约今明两夜，定必冷不防回来掘取。加上离此百余里的上阳堡有一家财主，甚是富足，被他发现，也要前去，故此这两个地方均须留意。

“狗贼虽然凶恶残忍，但他杀人，多少须有一点借口，这三日内不曾下手，再与相遇，本可无事，老幺你如胆大，乘着今夜天好月明，假装大解，去往外面走动。狗男女要来，当在三更天左右，见你必要寻来问话，你只装傻，故意问他为何弃家出走。他所藏金银珠宝为数太多，想必还有用你之处，又想探听我们虚实，在他藏金收完以前，决不至于杀你，事完之后，却是非遭毒手不可。可照我所说应付，能够中途溜走最好，如觉为难，一面设法延宕，告以店中来一怪人，包裹中藏有一张黑鬼脸壳，方才出来大解，还曾见他站在门前，恐非好人等语。他闻此言，定必发话恐吓，命你回店探看此人回未。你借此溜走，回来正好，只能将他稳住，等把地穴掘开，事成之后，必有好处。”说罢，又教了一套言语。

老幺听完了话，正往回走，忽听前面车马之声，暗忖，天早黑透，天寒风急，此时怎还有客人投店？赶去一看，乃是一辆双套大车，连车夫共是五人，内中两人，乃汝南府采办山货的老客，相识已好几年，同行还有两个病人，头戴风帽，脸上围着黑布，一个还加上一块手巾，只露两眼在外，由二老客扶住，说是同行好友，途染重病，送其回乡医治。

老幺先未在意，正助店伙接待，心想四个客人，又是有钱富商，如何只有三件行李？猛一回头，瞥见内中一个病客，面白如玉，年岁颇轻，二目隐射凶光，斜睨自己，似在好笑，觉着这双眼睛好似哪里见过。再看另一病人，被二老客一同扶住，正往偏院走进，眼睫毛上似有芝麻大小一粒黑痣，心中一动，当时醒悟

过来，忙把心神镇住，故意随众张罗，忙前忙后，直到把二客扶进房去和衣卧倒，盖上棉被，送进汤水。

二老客催要上等酒菜，并说：“明早要陪病人上路，须要早睡，病人怕吵，无须服侍。”

老幺方始退出去，忙往后院去向三客送信，中途被一商客唤住，又代做了些杂事，才得走开。边走边想，这三位客人连于相公都是异人，不知怎的，四人年纪差不多，后来三位对于相公会是那么尊敬，内中两位姓李，一位姓陈，想必都是假姓，听口气，后来三位好似于相公的后辈，既是一家，又都住在店里，如何不肯相见？忽听前面同伙高呼：“老幺快来，张先生叫你到柜房去算客饭账呢！”语声甚高。

老幺觉着自己当日并未经手银钱，心方一动，忽见同伙将手连招，料有事故发生，忙即应声赶去。刚进柜房，便听里面低声急呼：“表哥快来！”抬头一看，暗影里坐着一个少年，正是前日匆匆来去的表弟王三玉，王标人已不在房内。

刚一对面，三玉便拉着老幺的手，低声笑说：“这次多亏表哥应付得好，才使爹爹早日洗清，未受连累。你可知道化名陈三的恶贼白骷髅夫妇又回来了么？今早我在离此百余里的皇庄屯，发现狗男女又在杀人劫财，我孤身一人，未敢上前，看他劫去两车客货，生吃了两个人脑，剩下还有两个商客却被留下，强迫车夫一同走了下去。我本想尾随下去，不料又来几个贼党与之会合，我更人单势孤，心正奇怪，这厮既然弃家逃走，理应远去，如何会在近处杀人劫财？因知贼党厉害，人多势盛，未敢跟去，又因还有一事，要赶回来送信，只得罢了。

“等贼走远，我由林中掩出，正要上路，忽遇一位不曾见过的师叔，名叫闻捷，行八，与那日店中来的二位异人是同门至交兄弟，将我拦住，问我一路走来，可曾发现恶贼踪迹。我回忆前情，

本在愤恨，便将经过说了。这位师叔急得跳脚，说他因事耽搁，来晚了一步，另有几位同道也似中了移花接木之计，被恶贼引开，不知何往。贼党这多，凭他一个人，遇上也是扎手，断定恶贼非但掩藏在本地杨林镇上，在此数百里方圆之内，另外必有隐藏的巢穴，他还要另约帮手前往搜索。问知我回家用意之后，连催快走，后又追上，说店中如有三位姓李姓陈的客人投店，可代告知，说他业已探出恶贼藏在附近，并未远走，与日前他们所料所闻相同，但是恶贼凶狡非常，行踪飘忽，诡计多端，至今还未探出他的真实巢穴所在，须要防他在此一两夜内去往酒店掘取藏金，每日夜里必须加紧戒备。

“这位闻师叔我虽初见，曾听师父说过，人也极好，说得头头是道，末次分手，并还说起店中有一杨老幺，聪明机警，人甚能干，可惜人太冒失，今已惹下杀身之祸，白骷髅三日之内便要取他性命。看那意思，不知何故狠毒，无论逃到天边，也非要他的命不可。他是你店中的人，如与见面，务加警告，必须留意等语。我原知你那日之事，心中忧急，加急赶来。这位闻师叔，中等身材，似恐本来面目被恶贼看去，天气又冷，头戴一顶旧毡帽，外加风镜，湖北口音，人甚文雅温和。

“我和爹爹一说，得知这里的事，心中稍定。难得三位大侠均在这里，本想往见，又因闻师叔再三嘱咐，白骷髅已发急令，把远近各地的同党都喊了来，当此隆冬年终之际，本来就有不少党羽由各地来会，他那手下，平日全都改装，什么样人都有，表面上看不出来。说我年轻面生，最好不要人前露面，以防连累全家遭殃，李、陈三人如来，无须面见，可令旁人转告。我想只有表哥见过这几位前辈英侠，这男女恶贼残忍无比，一向说到必要做到，既露口风，必有下文，听爹爹那样说法，虽不致便为所杀，小心终好。表哥可照我所说，代向三位师伯叔禀告，要我往见，我

再前去吧。”

老幺听完，想了一想，便问：“白骷髅杀人劫财之时是何光景？事完可曾再见？”三玉本来刚到，便答：“恶贼杀人劫贼时，我正由附近走过，遥闻哭喊求饶之声，先不知是恶贼夫妇，只当路劫，还想仗义拔刀，等由林中掩往一看，动手的先只三人，本领甚高。这两辆大马车，所载共只四个客商，还有三个保暗镖的，本来人车甚多，不知怎么会走岔了路，到时，那两镖师一个已被杀死，一个刚刚倒地。对面三贼，一个短打扮，两个头戴人皮面具，身穿黑衣白条的奇怪衣服，从头到脚都是骷髅形象，这才知是镇上逃走的男女二恶贼和一同党。跟着，便见他们又来三个同党，用一辆大车载了死尸和所劫财物，并用油布遮盖，三贼和留下的两客商，五个步行，一个与二客同坐车上，逼着车夫往南走去，由此不曾再见。走出不远，便遇闻师叔，谈了一会，便即分手。我料贼巢虽在附近，相隔也有百余里，要来当在半夜，不会这快。你问他作什？”

老幺为了以前口敞，连受异人和王氏父子警告，事未拿稳不敢多口，又因三玉说白骷髅三日之内要他性命，越发心慌意乱，不敢多口，想了想，便问：“所见客车，是什样子？”三玉说：“这两辆都是两三套高篷大马车，后面一辆双套的，格外做得精致坚固，马也极快，两花一红。”老幺心中一惊，忙即悄说：“我此时心慌，原是随便一问，幸而这几位大侠都在店里，等我把话说到，请教之后，看我有无凶险，再和表弟来谈吧，我还有许多话想说呢。”

三玉劝道：“不必忧急。我如非路遇师长，得知事情闹大，恐店中受到波及，也不会中途折回。如在平日，照狗男女那么凶残，表哥自难免死，如今诸位英侠俱知此事，听爹爹说他们对你又好，决可无害。我暂时奉有师命，专一保护爹爹，不往人前走动，等你事完，来此长谈，我也有许多话想对你说呢。”

老幺点头，匆匆走去，赶到后偏院三客房中一看，只两个姓李的在内，姓陈行四的不知何往。二人看出老幺面色不定，知有事故，便劝道："不要惊慌，有话只管明言，照你为人心性，将来事完，也许还有好处呢。"老幺凑近身前，先将三玉所说告知。矮胖子惊道："闻八兄怎也来到此地？定连林十三兄都是大先生所派无疑。贼党那多的人，如何不来相见？所说帮手，不知何人，他孤身一个，能办什事？莫非大哥二姊，他已见到不成？"

高长子始终不曾开口，细想了想，方答："这事奇怪。闻八弟人在江南救灾，他事未完，共总没有几天，怎会得知？大先生偏又不大高兴，怪我弟兄那年不曾斩草除根，纵贼害人，留此大患。他老人家虽在暗中相助，事未办妥以前，只恐未必肯见，也不便前往探询，岂不为难？"

姓李的矮胖子笑答："闻八兄的性情，六哥不是不知，他平日专喜孤身一人在外走动，多厉害的恶贼，他也斗上一斗，王三玉又是梁道兄关山门的高足，双方交情甚深，莫非还会把人认错不成？"高长子笑答："我也明知三玉不会认错，不知怎的，所说口气不像八弟平日所为，也许老幺传话传得有了出入，否则，八弟不该这时来此还在其次，以他那样心热，既知我们在此，听口气他已深知狗男女底细，分明到了好几天，哪有不寻我们之理？如说奉有大先生之命，又不应那等做法，实在令人不解。"老幺忙说："三玉少年聪明，固不会把话听错，我也是照实奉上，毫无出入。"二李又往一旁低声谈论。

老幺本来全照三玉所说转告二李，只将三玉与姓闻的尚是初见的一句话漏掉，见二李先是一阵疑心，后往旁边密谈，连矮胖子也有惊疑之容，心中不解，一面想到身在危险之中，有许多话还未及说，又不便过去插口，正在心中盘算，想等少时去往中进上房，向同事伙计探询，看准那两病人再说。矮子陈四忽然匆匆

走进，见面便说："我们快去守候，老幺如其胆大愿往，也可同行，照先前所说前往埋伏，只是小心一点。"瘦长子便道："四哥总是这样心急，也不商量两句。看你来意匆匆，莫非狗强盗已来了么?"我们还有许多要紧话未和你说呢。就算恶贼来掘藏金，也没有这快动手，忙些什么!"三人语声虽是极低，老幺仍听得出，末了几句三人也未避他，听得更真，忍不住接口说道："白髅骷多半来了呢。"

三人业已看出老幺守在一旁，面带忧疑，似有话说，闻声侧顾，忙喊过老幺一问。老幺便说："三玉未回以前，来一双套马车，内中两位老客本是交往多年的富商熟人，车中还有两个病人，原不足奇，因觉这两富商平日行李讲究，随从人多，偶然虽也改变装束，带了贵重财物上路，到店之后，因是老主顾，彼此放心，除将客房包下外，并不十分掩饰。同来的人车越少，货物也越值钱，但是除他数人之外，必有几位保暗镖的好手达官，假装寻常商客，路遇投机，结成一起，似当日这样，一人不带，从来所无。先也不知底细，后经姑夫王标暗中指点，才知这班专运红货的商客本相和同行镖师的来历，并还不会对人说起，只令好好款待，准备多做买卖，所以这几位老客一来，格外多了一分心。

我先当病人是那同行镖师，及至凑近前去一看，头上均包有布，还戴着风帽，只露两眼和嘴在外，四人共只三件行李，心已奇怪，再细一看，内中一个皮肤甚白，二目黑白分明，亮晶晶的，非但全无病容，反倒发笑，看去十分眼熟。另一个连嘴也被布包住，虽看不出他貌相，右眼睫毛上却有一粒黑痣，正是以前见过的人，当时醒悟。寻常男子，没有那么白的皮肤和那水汪汪的眼睛，分明女扮男装，这两病人正是那化名陈三夫妇的白骷髅狗男女，假装病人，来到店中闹鬼，但因未见全貌，还拿不准，又不知这类有身家的富商，怎会与恶贼大盗一党？同时想起于相公和

诸位尊客与姑夫的警告，不敢挨近，引使生疑，三玉又正命人来喊，只得走去。因有顾忌，又听三玉说三日之内白骷髅非杀我不可，心中忧急，连对三玉也未明言，便赶了来。正想开口，因二位尊客有话商量，未及说出，先后不过顿饭光景，也许二贼藏在店里。”

室中三人闻言，正自又惊又怒，忽听房上有人急呼：“四哥，你们快到里面查看有无别的贼党，以防伤害好人！”那人仿佛事情紧急，言动匆忙，话到末句，人已往前驰去。这时，店中客人已吃完晚饭，除却微明便要起身赶路的，大都没有安息。老幺心想：上房有事，定是男女二恶贼所为，这人如何不往里去，却往外跑？念头才动，李、陈等三人先听老幺说恶贼白骷髅业已化装病人来到店中住下，本是又惊又怒，一听房上有人发话，陈四首先纵出。瘦长子忙道：“没想到恶贼如此大胆，不知是何用意，此时多半被人识破，业已逃走。房上人乃十三弟，正往追赶。我们把人分开，十四弟随六哥去往正院上房查看，老幺必须带在身旁，以防此贼暗算，拿他泄恨，我追十三弟去。”说时，二李已相继赶出。

老幺跟在身后，出门一看，矮子陈四业已不见，高的一个姓李的，身形一闪，由黑暗中蹿上房去。矮胖子把手一指，便和老幺往正院赶去，边走边说：“二恶贼也许还未探明我们底细，踪迹便自败露，今日正院可还有什别的客人么？”老幺低声悄答：“正院上房，共是前后两进院落，专备过往客商包住之用。前进已有一伙商客包下，后进本来住有两位常客，因后来那两位富商先说病人怕吵，后来又说后面还有大队车马，也许明日才到，非全包下不可。伙计因他老主顾，不敢得罪，只得向先住两位客人赔话，才将上房匀出。我如不因来客连病人只得四位，要包整片院子，听了奇怪，也不会发现那两个假病人。如今连正带厢十多间，只此四人。”话未说完，人已快要赶到。

老幺见店中客人照样来往，有的正喊伙计要水，不像发生什事光景。李、陈三人所居是一小偏院，王标和老幺惟恐三人有事，特意安顿在内，共只三间正房，院中两株大树，并无外客，虽然斜对正院上房，因当地乃往来孔道，年景只管不好，镇上客人川流不断，店中地势十分宽大，前后共有大小十多个院落，小偏院虽与正院斜对，中间还隔着两层院落、半条甬道。

矮胖子似因陈四已先赶去，料知正院恶贼已逃，此去不过防备万一，又恐老幺受害，并不越房过去，脚底却比平常较快。眼看前面快到通往正院的角门，后半段甬道离开别的客房较远，正院又被富商包下，客人便在日里也轻易不由当地经过，这时更是静悄悄的不见一人。

老幺方想，听房上人所说，正院上房业已出事，客人虽然轻易不会来此，伺候上房的伙计如何一人未见，也无动静？忽见壁灯照处，一条人影如飞驰来，定睛一看，正是表弟王三玉，神色甚是匆忙，业已往正院里抢先赶去。二人忙同赶进一看，不禁大惊。

原来王标面如土色，腿上棉裤业已用刀挑开，鲜血四流，刚刚把伤处皮肉剜去一块，用布包扎。三玉气得脸都变色，正在怒说：“我与狗强盗誓不两立！”刚一出口，便被王标止住，回顾二人走进，老幺一说，忙即拜倒，陈四人却不见。老幺见墙角桌子乱动，过去一看，正是那两个富商，缩在桌子底下瑟瑟乱抖，面无人色，一个已吓晕过去，刚刚醒转，老幺忙即扶向炕上卧倒。

矮胖子刚使眼色不令多问，王标笑说：“无妨。他们二位也是受害的人，今日保得性命，一半运气，事情凑巧，一半也是平日人好之故。有话只管谈说，非但暂时他们不致泄露，如其有碍，便是将来也必不会走口，放心好了。”随请矮胖子坐下，一面命三玉、老幺倒茶打水，招呼客人，一面谈说经过。

# 三

## 皇庄屯富商遇寇
## 招商店侠客逢凶

原来那两富商新近带了一批值钱的货物，同了三个本领高强、原保暗镖的名镖师，同扮着寻常商客，和别的小帮商客结成一队，同往北京进发，想在年底赶到。特意和另二同伙商客，分坐两辆自备的快车上路，中途忽中恶贼诡计，离开大群。

四商同了两位镖师单独起身，想由小路绕过。走到皇庄屯附近树林之中，二商觉着地势荒凉，人家不多，心方疑虑，镖师笑说："以我三人的本领，便遇贼党也可无妨，何况内中一包红货已另外交我同伴，骑了快马单独赶往前面等候，又是日里，决不妨事。如非同行人马车辆太多，遇见不开眼的贼党，不知是一群大杂拌，没有多少油水，仗着人多势盛突然发难，你二位连带受惊还在其次，万一受到误伤，岂不讨厌？这两辆马车也易使人注目，既已得到信息便应谨慎。我们走这一条小路，看似荒凉，反倒平安。"正谈说间，前面忽有一贼拦路，上来便是狮子大开口，要借五千两银子。

镖师见拦路的只得一人，口说大话，虽知不是好相与，仍想用江湖过节，忍着气愤和他交代。谁知那贼全不讲理，反说："镖

师既是与人保镖，便应光明正大插上镖旗，或凭本领，或凭情面手眼，喊着趟子上路，不该鬼鬼祟祟，只想蒙事，混过拉到。你既没照正经镖行规矩，还配讲什江湖过节！这两个肥羊值得多，冲你面上，再加五千，共是一万银子，只少分文，便将人头留下作抵。”

二镖师因商客所带红货虽被内中一个马骑最好的同伴带走，车上货物也值不少，看出来意不善，闻言依旧强忍怒火，想将客人开脱，一面与来贼分说，一面用话激将。还未说完，来贼竟是软硬不吃，好歹不听，冷笑道：“你们两个鼠辈不必用什心计，剩这两个肥羊还有用处，我们决不伤他，也更不会以多为胜。要打，一对一，我们共是三人，只要两个被你打倒，你便随意上路，连另外一位未动手的，也不会接打第二场。这是多么公平的事！我们向例开出口来不许违背，你两个偏不知趣。如今单给一万银子已是无用，你两个的人头也非留下不可了。”

二镖师原是久走江湖的老手，见来贼如此不通情理，本就忍无可忍，知非动武不可，先还怀有投鼠忌器的心意，打算撇开二商，拿话把贼僵住再行动手，闻言自更激怒，满拟来贼虽不止孤身一人，凭自己的本领，如照所说，怎么也能应付。为防对方党羽众多，借故挑眼，一拥齐上，方说：“朋友既是欺人太甚，我们无可再让，只好领教，还有那一位，请出来吧。”话未说完，耳听两声鬼叫一般的啸声，两条黑影忽然迎面飞落。

二镖师见来贼只得两人，都是头戴人皮面具，从头到脚尽成骷髅形象，便知来历，凶多吉少，无奈事已至此，敌人心凶手黑，除却一拼更无生路。内中一个刚怒吼得一声，扬刀斫去，耳听娇声笑骂：“无知鼠辈！在我夫妻手下，还想活命么？来时我已看过，这附近十里方圆之内，漫说极少人迹，就有人经过，也是救你不得。鬼哭神号都无用处，拿命来吧！”

说时，二富商坐在车中，先还以为二镖师名望甚大，本领高强，来贼不多，平日往来江湖，比这声势厉害十倍的贼党均曾遇过两次，必能打发，心虽发慌，并不十分害怕，只照平日镖师所教，守在车中旁观不语。及见两个形似骷髅的怪人由道旁土崖上飞落，并不知道那是两个杀人魔鬼，又见后来二贼来势虽凶，手无兵器，听口音乃是一男一女，腰间各挂着一个革囊，竟用空手和镖师对敌，先佩双刀的一贼反倒让开，方料后来二贼不是易与，又听口气甚狂，心正又急又怕。猛瞥见内中一个镖师被女贼一双空手逼得往后倒退，越知不妙，心更发寒，又见佩刀贼缓步走来，刚同下车跪在地上，想要求告，忽听一声惨号，和女贼动手的一个业已倒地，被女贼扬手一掌打向头上，头骨立碎，女贼立时背向两车，摘下面具，把死人抓起，头低下去，似向死人头上啃咬，也未看清，前车两同行已为持刀贼所杀。

二商见状，心胆皆寒，连声哭求。佩刀贼理都不理，自将车夫喊到一旁，不知说些什么，吓得那两个车夫跪在地上，周身发抖，人却未杀，耳听男贼低声呼喝，另一镖师似知无幸，怒喝："该万死的恶贼白骷髅！迟早自有报应。太爷和你拼了！"边说边朝男贼猛扑，看去好似情急拼命，不知怎的，人影一闪，镖师当先往斜刺里纵去，男贼跟踪纵起，前面镖师还未落地，男贼已凌空追到，当头下击。镖师情急，回刀往上一撩，吃男贼一掌打飞，再一掌，人便怒吼倒地，头被打碎，女贼忙即赶过。

二商这才看出，这男女二贼将人打死不算，并将人脑生吃下去，正吓得要死。三贼已自会合，后二贼面具也照样戴上，低声商计了一阵便同走来，先将死尸连货物装满一车，逼着车夫上路，随又来了三贼步行相随。女贼跳上车去，和二商同坐，先问："要死要活？"一面打出旗号向二商威吓，说她便是五六年前纵横两湖河南一带的大盗白骷髅，如肯照她所说行事，虽然伤财，命却保

住，否则连他全家鸡犬不留。

二商久在外面往来，早就听说这伙恶贼的厉害，稍一违抗，非但本人必遭惨杀，全家性命也都难保，另外还要连累许多人的性命，吓得心胆皆裂，哪里还敢违抗？颤声应诺，哀求饶命。女贼随将二商两眼蒙上，告以少时将有两个病人与他一同投店，一切照她所说行事，稍微泄露，或是词色被人看出，死法比二镖师更惨。

二商也不知所去何处，隔了半日，到一隐僻无人的荒林之中，被人将蒙眼的布揭去，睁眼一看，只剩自己一辆马车停在那里，身边横着一个少年，头包有布，只眼和嘴露在外面，另外还有一个年纪稍长，也是装作病人，刚刚上车。忙即让开地方，一听口音，正是那男女二贼假扮，再看车夫，也换了人，哪里还敢怠慢？女贼见二人惊慌拘束，笑道：“你们这样变脸变色，容易被人看破。要装不成，你们休想活命了。”二商知道女贼凶毒，吓得心都发抖，没奈何只得勉强镇静，试探着请问如何做法，连说好话。

男贼口气却极温和，劝道：“你二人不要惊慌，我夫妻向来说话算数。你只当没有此事，越随便越好，词色惊慌固是自寻死路，便对我们恭敬太过也不相宜，必须装着是你亲人途中患病，前往投店养息。你只做得自然，至多明午便各分手，此后再不走口乱说坏我的事，便可回家过年了。”

二商以前本有耳闻，知这一双恶鬼说得出做得到，明知此行必有深意，但是无法与抗，只得连声应诺，勉强把气沉稳，照着所说演习了几次，在二贼婉言劝告指教之下，渐渐言动自然，回复常态。二贼随命开车，走出不远，瞥见林旁坟地里立着几个贼党，旁边放着一具尸首，死状甚惨，树上还系着一匹好马，定睛一看，正是先送红货的那个老镖师。女贼随又说起镖师先被擒住，被迫投降，已可免死，因试出他不是真心，致遭惨杀。二商自更

害怕，哪里还敢生心？又知二贼无人能敌，除却听他所为，无法与抗，所以住店时节做得极像，除老幺外，加店中诸位英侠先均无人警觉。

二贼此来，本有深意，非但想要窥探诸侠机密，怀有毒念，对于王标父子和杨老幺也是恨之入骨，意欲就便下手，惨杀泄恨。也是二商机警，暗中留神窥听，得知二贼要杀王标，忽想起店主人为人甚好，前听镖师说他也是个江湖中人。身受二贼强迫，来此投店，不知是何用意，多半杀人谋财之事。代他遮掩，事情败露必受连累，心已万分忧急。

事有凑巧，二贼因忙了一天，腹中饥渴。二商故意讨好，一到便要了极丰盛的酒菜，甚是殷勤。二贼饥饿头上，又因住在后套间内，一时疏忽，忘了顾忌，以为二商胆已吓破，空院无人，又无本领，决不敢于反抗，坏他的事，竟在房中大吃大喝起来。侍候上房的伙计，先未看出那是两个熟人，及至二商故意要了许多酒菜，又命送到便走，由他服侍病人，不令伙计走进，虽觉奇怪，也未想到别的。吃到中间，二商知道隔不多时二贼便要发难，正打不起主意，女贼忽命二商传话去喊店主。

内中一个急中生智，先当着二贼隔着房门招呼伙计喊人，一面将壶中的酒斟干，拿了酒壶，口中高呼“伙计”，人往外屋走去，瞥见伙计正往房门走进，忙即迎上，低声急说：“病人是白骷髅假装，速告店东，不可张扬。”跟着再说要酒的话。另一富商也正故意和二贼说笑劝酒，竟未被贼看破。回到房内，作贼心虚，心方怦怦乱跳，偶一抬头，瞥见女贼一双水汪汪隐蕴凶威的眼睛正在对他注视，心中一震，勉强把气沉住，正拿起酒壶要斟，女贼忽然低声冷笑道：“我夫妻虽是杀人不眨眼，说话算数，只你二人听话，到了明日中午，从此便可无事。你如自寻死路，想要闹鬼，却莫怪我们手辣心毒呢。”二商吓得连声分辩，力言：“决无此事！天

大胆子，也是不敢。”

女贼哼了一声道：“他也许没有什么弊病，你却难说。我虽不曾拿着你的真凭实据，但我夫妻是什人物？光棍眼里不掺沙子，比电还亮。至少你心中也是有病，对我夫妻起下不良之念，才会这样。否则，你们自从起身到此，我都留心，的确胆小惜命，百依百随，不敢丝毫反抗，装得也极自然。我还高兴，准备事完之后赏你二人三百两银子盘用，以后再遇，也给你二人一点情面。你偏不知好歹，此时并无什事，无缘无故怎会面红气粗，举动也矜持起来？你们性命在我手中，休说打算闹鬼，便有不良之念，或是心中咒骂，我也一望即知。趁早安份一点，是你便宜。如其胡思乱想，你那人脑子，便正好做我的下酒菜了。”

被恐吓的一个连急带怕，想起日里遇贼时所见惨状，再一恶心，哇的一声，将刚吃下去的酒菜全数呕吐出来，满地狼藉，差一点没有喷到桌上。惟恐二贼发怒，自更心慌胆寒，忙要跪倒哀求。另一个也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女贼心狠手黑，凶暴残忍，对于二商业已生疑。本是危机一发，这一呕吐，反倒保住性命。

原来二贼，均极机警，女贼尤为凶狡，看出内中一个忽然气息不匀，面红得厉害，生了疑心。当威吓追问时，男贼一路走来，看出二商胆小忠厚，又都不会武功，方才并未见他有什举动，几次喊人，俱是高声说话，不曾停口，惟恐自己疑心神气。末次出外要酒，恰未留意，以为女贼多疑，许又酒后想吃人脑，借题发挥，觉着此时用人之际，二商并未违抗，不应说了不算，后见二商一个虽也惊急，神态尚还自然，被女贼盘问的一个果似有异，刚有一点疑心，忽见张口呕吐，忍耐不住，神态越发慌张，当是酒醉所致，本已认为女贼误会。

呕的一个又较机警，百忙中见男贼伸手来拉，口中低喝：“有话好说，不许下跪！转眼就有人来，我们还要装病。”猛触灵机，

颤声答说："真个冤枉！我因日里受凉恶心，两次想吐，恐怕见怪。越来越忍不住，胆小心慌，哪敢有什恶念？"男贼闻言，越以为所料不差。女贼也似有点相信，略一寻思，便令二商去往外室炕上歇息，少时店东到来，不许窥探。

二商宛如皇恩大赦，连声应诺，先将酒桌移向外屋，刚刚走出，恰遇伙计送酒进门，背着后屋使一眼色，故意笑道："我们业已酒足饭饱。二位病人稍吃几杯，连早晨的饭也呕了出来。此时不可惊动，明早还要你们打扫呢。"说罢，自往炕上卧倒。伙计立将酒壶拿出。

二商假装闭目养神，偷觑房内，男贼似已卧向炕上，女贼却未看见，想起板墙上面有两处洞眼，必在暗中查看自己动作，心里急得直叫皇天，表面却装醉卧，一言不发。隔了一会，忽听房中冷笑，两伙计本有一人收拾二商移出的酒桌，闻得里间酒味，意欲入内打扫。二商一时疏忽，忘了拦阻。伙计刚一入门，忽然亡命一般逃窜出来，同时便听房中多了一人，低声说道："二位寨主不必生气，一切由我一人担待，一切遵命。如有丝毫泄露，惟我是问便了。"底下语声便低。

二商方想：里套间内虽有两个小窗，离地颇高，后面是片马厩，窗下还隔着一条水沟，王标未由前屋走进，转眼之间，如何会在里套间中说话？心方奇怪，隔了不多一会，便听出二贼口气越来越凶，王标似在不住赔话，极力分辩，说："此是走到上房以前临时警觉，先还不知何人。后来掩往后窗窥探，才知二位寨主在此。恐防泄漏踪迹，恰巧那两位客人不在房内，又当夜间无人之际，特地穿窗而入，当面请教有何吩咐。如有他意，不会这等举动。这二位老客尚未见面，他们也未私通消息，寨主不可误会。店中是否住有你的对头，我也不知。日前那两个可疑的人，自你夫妇一走，人便离开，他们往来动作何等机密，怎会自吐虚实？我

那外甥杨老幺，至今不知你的来历，全是平日觉你夫妻人好。全是好意，何苦要这几人性命?”

二商一听，恶贼连他二人也要惨杀，不禁心慌胆寒，刚由炕上悄悄爬起，欲逃不敢，无计可施，忽听里屋有人哈哈一笑，跟着便听金铁交鸣，知已动起手来。刚吓得周身抖颤，往桌子底下滚去，人还不曾全数钻进，王标已由里屋纵出，随手抄起一把椅子，未及转身，里屋三个蒙面怪人已一路哑斗，打将出来。男女二恶贼，不知何时已将那身骷髅衣服穿上，男贼手中的刀寒光耀目。另外一个和恶贼打扮差不多，也是一身紧身的黑色短装，只身上没有白骨条纹，手中双剑一长一短。

二贼当先冲出，女贼把手一扬，便有两点寒星朝王标打去，吃王标用手中木椅一挡，口喝:“我未与你为敌，何必欺人太甚!”话未说完，男贼手中暗器乱发如雨，已朝身后追来的蒙面人打去，口中大喝:“王标老狗早晚全家送命，理他作什?我们快走!”人随声起，当先穿窗而出。女贼二次扬手，要用暗器，百忙中瞥见二商身摇体颤，挤在桌子底下，将手一偏，又是两点寒星，改朝桌子底下打去。

王标知那毒药暗器厉害，恐二商被害，由旁抢过，伸手用木椅一挡，夺夺两声，两根毒钉全打在椅子上面，因那木椅只寸许厚一块木板，女贼力猛手急，内中一钉竟穿椅而过，打在王标腿上。同时女贼见两次暗器均被王标打退，知道后面敌人厉害，又料店中还有别的敌人，阴谋败露，作贼情虚，再见男贼穿窗逃走，催令速退，不敢恋战，一面纵身穿窗而出，中途回头，张口一喷，一蓬其细如针的暗器又朝王标头上打来。

女贼毒针厉害，百发百中，发时宛如一蓬暴雨，敌人只在女贼目光注定之下，打中便难活命。本是危险万分，忽然一股急风过处，微闻丁丁之声，十几根毒药吹针宛如暴雨之遇狂风，王标

一支也没有中上。只见一条人影跟踪二贼穿窗追出，随听对面房上有人低声急呼，互相说了两句，大意是说二贼还有党羽，须防暗中害人。底下声音便远。

王标本在前面柜房之中，正和乃子三玉互谈前事，要将杨老幺喊来警告。先听伙计来报，说二商请见，忙即赶去，行至中途，又遇一个伙计匆匆迎来，拉往一旁，暗中告知，说："与二商同来的两个病人形迹可疑，后听内一老客偷偷警告，说那两人便是白骷髅。"王标闻言大惊，因那店伙乃是旧日一个徒弟，人颇机警，忙嘱："不要张扬。速往西小院看于相公，人如在内，暗将此事告知。"伙计说："此行太险。方才曾见三玉到来，最好和他商计之后再去。"王标方说："三玉年轻气盛，恶贼来意难测，不应使他知道。你寻于相公要紧。"

二人本来立在暗处密谈，忽见一条黑影飞驰而过。王标眼亮，看出那人穿着一身黑色紧身短装，但又不似二贼打扮，心中一动，忽又听左近有人低语道："于相公不在店内，无须往寻。店东只管前去，你们不可张扬惊动。"王标忙即低声应诺，吩咐伙计照样做事，不可露出神色，一面留意发话之处，乃是道旁一株大树，知道那人暂时不肯相见，想起二贼凶毒，为难了一阵，暗忖：方才那条黑影，必是偏院所住异人之一，甚而便是那位姓于的大侠也不一定，所行正是正院上房之后，不如先往上房后窗户外窥听些时再作打算，便往后面马厩赶去。

到后一看，静悄悄的，因是夜里，看守马厩的伙计嫌天太冷，均在旁边小屋之中围炉取暖。天气阴黑，地方广大，马厩相隔上房后墙尚远，当中还有三座柴草堆，静悄悄的，也不知先那黑衣人是否在此，只得提气轻身，越过房后水沟，先贴着后墙偷听，果是男女二贼口音，并还说起自己，开头口气似有用他之处，心中略定。暗忖：善恶两方势不两立，我必须和诸侠一气才可无事，否

则我儿已是白骷髅的对头，就算眼前能够勉强敷衍，早晚也必为贼所杀，难得诸位英侠均在店中，狗男女只得两人，除他们较易，何不将计就计，先探明他的来意，联合诸侠一同下手，如能一举成功，大快人心，自家也永无后患。主意打定，正在寻思如何见面，微一疏忽，弄出一点响声，微闻内里冷笑，并有伙计奔出之声，知已惊动，再想绕往前面相见必生疑心，忙即就势纵上，探头窗口，悄声说道："果是二位寨主在此。我这样进来，以防万一被人看破不好。"

男贼仍和平日一样，笑答："老王，你真胆小。你是店东，肥羊又是熟客，前屋进来又什相干？偏要鬼头鬼脑，快进来吧。"王标见男女二贼仍和往日一样，心又一宽，忙即往下纵落，哪知刚一对面，二贼忽同狞笑了一声。自知不妙，知道二贼凶狡多疑，反脸无情，仗着久经大敌，心虽紧张，表面仍极从容，正想编上一套假话表示好意，女贼已先说道："空话少说。你以前也帮过我们的忙，如今我们来了仇敌，你是否和从前一样，须要明言，免找无趣。"

王标见二贼口中说话，外衣已脱，现出那身骷髅装束，又将人皮面具戴上，但未拉下，越料凶多吉少。事已至此，只得假装到底，笑答："我们相处数年，寨主还不相信么？休说我以前出身，对头未必能容，便是二位寨主的厉害，谁都知道，天大胆子，也没有自寻死路之理。有话只管吩咐，是办得到的我必遵命，不过言明在先，我洗手多年，好容易在此安居乐业，自然不愿惹火烧身。暗中为你二位效劳，多么费事决不推辞。如其明来，被对头看破，于你无益，而我夫妻全家均受连累，却非所愿。我天胆也不敢有什他念，只盼本身踪迹不致泄露，便是万幸，这一层还望二位寨主海涵才好。"

二恶贼先是各将一双凶睛注定王标，一言不发，听完，男贼

便说："对头欺人太甚还在其次，在此三日之内，我必亲来掘取藏金。你如想过太平日子，必须随时相助，使我夫妇每夜来此将那藏金掘走，非但无事，从此和你不再麻烦，还有酬谢。"随将计策说出，大意是令王标代为遮掩，对头不来店中便罢，对头如来，可照所说两种方法调虎离山，以便下手。并说此事外人还不知道，藏金甚多，均此五六年来所劫珠宝金银，无论敌人多么厉害，也必在三日之内将它取走。当夜便是来此诱敌，稍露形迹立即退出，敌人定必穷追，决想不到他会去而复转，没有真逃。当夜就要开始下手，只敢泄露，我必杀你全家，莫怪不讲交情。少时你便出去惊动对头，以便诱敌等语。

王标心中暗骂："你真把人当成三岁小儿，只真这样做，必早遭恶报无疑！"心中寻思，表面却装好意，再三力劝，说："此事太险，好在敌人还不知道，何必忙此一时？至于店中客人甚多，我平日守在屋内，不大出来，也不知谁是你们对头。共只看出两人可疑，前日业已离开，今日是否回转，也须查问才可晓得。这等做法，我也不以为然，第一个我先不愿被人知道，还望寨主三思。"

王标初意是恐二贼试他，故意说得那么忠心，暗查二人神色，竟如未闻，方料要糟，穿黑衣的异人此时未见，不知何时才来？欲用缓兵之计拖延一点时候，正想设词劝告，假装怕事，尤其不愿惊动敌人，女贼忽然冷笑道："你真好心，顾全我们，也不怕你那宝贝儿子不愿意么？"王标越听口风越紧，正在急口分辩，猛瞥见后窗上伏着方才所见黑衣蒙面人，暗朝自己挥手，心方惊喜。一声"哈哈"，男女二贼同时警觉，来人已手舞双剑而下，二贼也各取出兵器应敌。

王标深知男贼宝刀厉害，女贼暗器尤为凶毒，手无兵刃，就势窜了出来。因知二贼厉害，决非其敌，黑衣人下时，又有"不关你事，各自快走"的话，正想冲出，忽然发现二商藏在桌下，暗

忖："店中如其出了人命，一样遭殃，这两个又是老主顾。刚握着椅背呆得一呆，忽又瞥见窗门大开，想起后窗户也是如此，这样冷的天，把前后窗全数支起，分明二贼步步留心，到处留有道路，想要关上，既恐二贼情急反噬，又防二贼厉害，黑衣人不是敌手，少一退路，屋中二商更难免于波及，就这微一寻思之际，后屋三人已打将出来。

二贼看去并无败意，共只两三个照面，便各穿窗逃走，手中暗器乱发如雨，女贼口里并还喷出毒针，不是黑衣人用罡气将其打飞，几乎送命，就这样，为救二商，腿上还中了一枝毒钉。且喜上房三个伙计均早嘱咐，收拾完了家伙便各退出避往院外，末了一个因往里间探头，对男贼偷看了一眼，虽生疑心，不等发难，自己便与二贼见面。中间二贼并还提到此事，说杨老幺和上房两个伙计均在惨杀之列，谈不多时便现本相，跟着被黑衣人追将出去。深知毒钉厉害，恰巧桌上有柄小刀，咬牙忍痛，把毒钉连肉剜下。想将二商喊起，同往外面暂避，因听黑衣人追敌时，曾在对面房上说起店中还有贼党，身已受伤，难于迎敌，就此出去恐遭暗算。方一迟疑，三玉、老幺和那姓李的矮胖子已相继赶到，问知天已不早，店中客人并未惊动，心中略安。二商也经老幺扶向炕上卧倒，人已吓病，内中一个神志俱都不清。王标父子极力安慰，力言"无妨"。

姓李的见王标腿内剜去一块，上过伤药之后，四边皮色还在逐渐发紫，正说："这男女二狗贼毒药暗器真个凶毒，陈四兄带有这类解药，方才得信曾经来此，不知人往何方。如等少时医治，便恐伤毒发作，许多讨厌。幸而王兄内行，拼受痛苦，将伤口剜去，伤又不重，未动筋骨，否则还有危险呢。"王三玉方答："我这伤药乃师父所赐，也能解毒，不知怎会伤口发紫？"

陈四忽由外面走进，一面止住众人，无须多礼，随说："我因

中途发现贼党假扮的车夫警觉逃走，跟踪追去，可惜今夜大先生不在这里。只大哥途中得信匆匆赶来，本意先和我们相见，忽然发现白骷髅在此，赶往后面窥探，跟着便遇十三弟，谈起他奉六弟之命，往外面查探回来，遇见王兄，得知白骷髅在此，同有两个富商，正喊他去有事商量，必有阴谋毒计，匆匆一谈便各分途下手。本想恶贼化装来此，又正喊人入内，暂时不会有什动作，均想探明形势，和我三人商量定后再前后夹攻，一举将贼除去。因大哥说那车夫也是一个贼党改装，令其往探，赶到一看，人已不在。刚往正院赶回，大哥因救王兄，已和二贼动手，追往房上，恰巧相遇。

“他二人算计店中还有贼党，大哥跟踪追贼，十三弟绕道小院，就便向我三人送信，时机紧迫。只顾防备店中伏有贼党，此时人未全散，恐惊众人耳目，更防贼党暗算正院三人，以为六弟和十四弟均在店外未归，下面也许只我一人，以致阴错阳差。除六弟一人随往追贼而外，我头一个赶来正院。恰巧装车夫的贼党接到贼头信号，正要逃走。这厮身法甚是轻快，人更机警，和男女二恶贼一样，打得一手好暗器。我虽不曾受伤，却被滑脱。大哥等三人也不知追往何方。此时虽只二更，隆冬夜寒，路断行人，故我双方身法均极轻快，又由屋上驰过，店中客人竟未惊动，只一店伙无意中瞥见先后三四条黑影，悄没声越房而过。

“正打不起主意，二姊忽由外面赶来，问知前事，断定贼党逃往西南，叫我不必追赶，急速回店向店主打听，暗中查看旅客之中有无可疑的人，一面加紧戒备。并说恶贼还有好几个厉害党羽，恰巧在此三日之内来访，胆子越大，为首二恶贼残忍凶狡，什么事都做得出，就许出其不意，仗着来此年久，熟于地理，容易掩藏，去而复转，迁怒店东，随意残杀商客，使其遭受官司连累，不能安居，他再随时乘隙暗算，以为泄恨之计。王兄改邪归正，洗

手多年，三玉又是武当门下，总算是自己人，不应使其波及。非但今夜小心，在大害未除以前，我们这里还不能够离人。匆匆说完，自往西南方追去。

“我知大先生今日去往上阳堡布置，二姊来路又正是那一面，听口气，双方必已相见，我便赶了回来。没想到王兄中了毒钉，幸而将伤剜掉，这伤药也还不差，否则白骷髅的毒钉虽不似那毒药吹针见血封喉，有这半个多时辰的光阴，人早不支，痛昏过去了。”

陈四边说边将王标伤处解开，仔细查看，讨来温水将伤口洗净，洒上自己的解药，再用一块药贴好。王标本觉伤口又痒又痛，火辣辣的有些发麻，周身都不自在，洗时更痛得直冒冷汗，等到换过伤药，立转清凉，人也能够随意行动，连声拜谢。

陈、李二侠问知柜房后面有一小院，地势隐僻，石墙高厚，当初建时，王标夫妻便曾用心，外表看不出来，除几个亲信店伙而外，无人得知，白骷髅也未到里面去过。出入有一暗门，另在柜房旁边建了三间家屋，照样设备俱全，以作掩饰。便告王标说：“二富商连你父子和两个伙计均被恶贼痛恨，只一遇上必下毒手。我们虽然随时戒备，小心终好。尤其这两商客均无本领，耳目也欠机警，遇上决无幸免，最好暂时连那两个伙计隐藏在你家中，事完再行上路。他那一辆空马车，我们还想借来一用，天明前扎上两个大包裹放在车中，装成二位老客，再由我们分出两人坐车上路。此是一举两得，装作这两商客经人保护连夜逃走，并还假意诱敌，看他是否中途劫杀，相机下手再试一次，事完送回，不知可否?”

二商此时神志已渐回复，听出陈、李二人均是英侠奇士，性命又是王标所救，闻言连声应诺。陈四随说：“天已半夜，恶贼诡计多端，我们还有许多事情。乘此无人留意，贼党这时决不敢在店中停留，你们快些迁居，回房安歇。王兄到底年老力衰，三玉

在此数日之内必须随在你父身旁，不可离开。我料你们只不出柜房门，就有贼党混进也可无事。杨老幺虽未学过武功，胆大机警，人甚忠实，可往你姑父家中安歇。贼党阴谋败露，今夜决不敢再作掘取藏金之想，先前所说，已用你不着。等到睡足，养好精神，明日傍午，可到我们房中相见便了。”

说时，姓李的矮胖子，已向杨老幺和先前退出、刚由外面试探着走进的两个伙计，探询店中有无可疑人物。均说：“当日来客虽多，均是熟客和年前回家的本份商人，还有两起大小商帮也都相识。平日除于相公外，只有两老夫妻。男的姓许，因有两个同伴亲友中途病倒，在来路镇上求医。当地是一村庄，医家房少，不便同住人家，那两个又是至亲，约好在此等候。先来了十来天，因病人至今不来，人地生疏，每日枯坐，谈起甚是愁闷。男的年约五十多岁，像个教蒙馆的先生。女的虽是一双大脚，连路都似走不大动，来时拄着一根拐杖，看去老弱忠厚，毫无可疑。

陈四本来率众要走，闻言忽又停住，先朝门外探头四面一看，重又仔细盘问。老幺方觉这两老夫妻带着家眷进京投亲，就便谋事，平日守在房里步门不出，胆子甚小，因其所居是个杂院，往来人多，惟恐遇见歹人，丢了衣物，天黑便睡，门窗关得甚紧，老怕丢了东西，饮食均极清苦，实是两个忠厚懦弱的好人。自己不在前院做事，共只见过两面。因听前院伙计说老夫妻轻不使唤人，终日相对静坐，极少听到语声，难得要一回开水，日子一久，仿佛这两人除每早洗脸外，茶都不喝一口。先颇奇怪，正要往看，又听人说老夫妻因有湿气，不大吃茶，带有一个水葫芦，故乡是在湖北山野之中，平日饮惯山泉，不须热水，又最爱惜物力，早起所剩开水均存葫芦之中，吃得又少，所以误会，其实并非不饮。那葫芦却是特别，大约尺许，不知用什方法压扁，只有寸许厚薄。这两人行李不多，衣服旧而干净，想是出身寒苦，无论何物全都看

得甚重，不愿人动。葫芦挂得颇高，外有布套，也无一人取看。

老幺先听对方好几天不要一次开水，觉着奇怪，闻言才知怕犯湿气，水饮极少，也就不以为意，事情又忙，由此丢开。及听陈、李二人接连两次探询，陈四问得更是仔细，先以为这两老夫妻决无可疑，后来想起终日不饮之事，正要开口，又觉白骷髅立意杀他，便因那日酒店一句无心的话。自己本来为好，不料那恶贼因此生疑，反认为自己如不看破他的行藏，怎会代为掩饰？于相公和诸侠背后也曾劝告话要谨慎，可见祸从口出。这两人年老衰弱，并非真个断水，不过饮得极少，不值一提，同时想到表弟业已学成武功，自己如有本领，怎会受那恶贼欺侮？难得遇到几位大侠异人，听口气对我颇好，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何错过？想到这里，猛触灵机，生出希望，只顾盘算如何请求。陈、李二侠业已把话问完，一同起身，就此岔开，也未再说。

众人事前商定，王氏父子引了二商客在前，老幺和两伙计装着做事，随后跟去。陈、李二侠另作一起，暗中戒备，护送到了柜房附近，看准四外无人，再往里走。二侠护送到柜房左近，方各离去。除老幺明午去往小院相见之外，余均不必再在人前出现，一面由王标命账房密令众伙计，有人打听，便说天明前，店东同了两人被昨夜两位老客约去，已同起身。三玉面生，偶出窥探，或与诸侠相见，还可无妨，王标等五人在事未完以前，一步不可走出。

这时已是夜静更深，一行九人，连明带暗，轻悄悄往柜房走去，因都走熟的路，连店中打更的人俱都绕路避过不使看见，沿途未遇一人。到了柜房附近，王标陪客，推门走入。三玉、老幺人走最后，已快进门，因陈、李二侠隐身暗中，一路同来，中途便不见人，不知藏在何处，少年好奇，探头回顾，一条人影由斜刺里闪出，刚往回路驰去，忽又回身停住，昏灯影里，刚看出是

那瘦子陈四，忽听头上微风飒然，接连飘过，目光到处，由店门那面房顶上相继飞落四人，都是黑衣蒙面，内中一个像是女子，身材最矮，跟着便见六人会合一起，掩往暗中低声谈论，说不几句，便有两人往前院那面越房而去。

老幺知这六人均是一路，瘦长子李六也在其内，必是追贼回来，还不怎样。三玉忽想起途中曾遇大侠闻捷，此人只与师父相识，曾听说过，并非本门师长，和店中这几位前辈英侠都是至交，来时曾在途中路遇，按理应该早到。此人本领既高，人又和气，对我十分爱惜奖勉，说好今夜店中相见，还要见我父亲。看这来的数人，均不像有他在内，是何原故？日里谈得投机，并有约会，渴欲一见，因人未来，心中失望，又防闻捷孤身追贼，受到暗算，见还有三人立谈未走，正想前往探询。老幺也是同一好奇心理。二人刚在商计，乘此无人，看那来人是谁，三玉并想探询闻捷下落，当夜明早是否会来。忽见李六将手连挥，似令二人急速回屋，跟着，前面三人便往暗影中掩去。

二人只得罢了，一同进门，由柜房暗门走往里院王标住家的密室之中。王妻得信，自然情急，一面招呼伤人，一面款待来客，忙作一团，仗着床铺被褥俱都现成，不消片刻便各安顿停当。因夜已深，惟恐明日有事，主人又受了伤，便各安歇。杨老幺想起自己心事，又和三玉幼时情厚，特意同卧炕上谈说心事，说自己想拜诸侠为师，不知能否如愿。

三玉便问："你和他们相识虽浅，人却投机。尤其于老前辈在此日久，听说看你得起，你要拜师，也许有望，可知他们的来历么？"老幺答说："因受姑夫嘱咐，不敢多问，只知先来二位，一位姓李行六，一位姓陈行四，后又来了一位姓李行十四的矮胖子，还听说有一位叫林十三的，我还不曾见过，另外一男一女也只听说，不知是何来历，三表弟你知道么？"三玉笑答："他们真姓名

均未明言，那位于老前辈，连我也是中途折转才听说起，是否那位前辈老侠，还不知道呢。”老幺笑问：“于相公看年纪决未满四十，比那姓陈的还似年轻几岁，如何算老？”三玉笑答：“你未从师，那里知道？只这一位，连指教我的那位师长均说难料，我更拿他不准。下余诸位的来历和白骷髅的恶迹我却深知。反正你也不困，难得有此良机，我先对你详言经过。日内相见，照我所说行事，且试试运气吧。”老幺闻言大喜。

# 四

# 势迫危临　舍身全爱子<br>恩深感切　仗义救孤鸾

原来五六年前，两湖、河南一带出了一伙恶贼巨盗，为首的共是五人，四男一女，纵横西南和靠近中原诸省，奸淫杀抢无恶不作，最奇是这为首五贼都是那么天性凶残，忌讳又多，同供奉着一种邪神，是个貌相极美、周身白骨崚嶒的画像，名叫骷髅夫人。这为首五贼也都穿着一身上画白骨的短装，头上一张人皮面具，也都画着骷髅形像。

遇上他们的人，只要穿着这身打扮，不论贫富男女老少，一体残杀，极少留一活口。有时却因一言巧合，对了他的心思，非但不再杀害，反倒转怒为喜，有的更认为是彩头，如是富人，便将所劫财物还他，如是穷苦的人，还要给上一些银钱才走，可是隔不多日，必以本来面目上门求见。被害人家如其看出是他，礼敬接待，非但重遭惨杀，全家老少无一得免，索性不知倒也罢了，如其假装不知，又经不起他试验，不能守他前日走时信约，犯了禁忌，有时遭祸更惨，有的被他强迫带走，从此一去不归。家中妻子，只要向外稍微泄露，必遭惨杀。阴险凶毒，无与伦比。又多喜吃人脑，被害的人甚多，有的全家送命，有的虽然留下几个，

在他们凶威恐吓之下，也无一人敢于泄露。最可恨是所杀都是寻常富户和一些苦人，真有财势的豪绅恶霸，并不轻犯，就是光顾，至多用计威吓，逼索财物，不伤一人。

开头些时，还只偷偷摸摸，行踪飘忽难于捉摸，被害人家多半胆小惜命不敢报官。就有胆大的苦主去向官府报案，恶贼早向官府做了手脚，威胁利诱之下，已和恶贼勾结一起。苦主如是寻常百姓，反被官府当面申斥，说是妖言惑众，断无此事，轰了出去。恶贼照例杀人之后，死尸十九移走，或用各种狠毒方法毁尸灭迹，无法请验。苦主状告不成，痛哭回家，至多两三日，不是失踪便是暴病而亡，总算下余家属还不至于遭殃，民间只管暗中骚然，终日提心吊胆，谁也不敢谈论一字。有那稍微公正一点的县官，或是苦主刚强胆大，较有来历，想为地方捉贼除害，还未发难，人已暴病而亡，也不知怎么死的。一连闹了好几年，恶贼徒党越多，势力越大。

因其行踪诡秘，动作如鬼，平日分别隐伏在各种行业之中，照样和人们相处，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在未穿那一身骷髅衣服之时，对人又是谦和又是慷慨，并还常帮人忙，周济穷苦，天底下极少见到那样好人，多么亮的眼睛，也决看不出这班恶贼的破绽。大小巢穴又多，虽有一个总寨，乃是藏聚金银和恶贼每年一次聚会之所，平日主要的人极少在内居住。只有几个假装山民的亲信徒党在彼看守，均各带有妻子，表面看去，和山中穴居野处、土著多年的山民一般无二，耕种樵采也极勤劳，并无一间讲究房舍，无论是谁，也想不到会是一个堆满血腥的地狱和许多恶贼徒党潜伏多年的根据地。而那假装山民的贼党，表面老实懦弱，勤苦力耕，实则本领高强，连同住的老少家属都无一个弱者。

为了骷髅邪教法令严酷，掩饰巧妙，这班看守的徒党，必预照着首领所说，每日虽可假装采荒外出，或是到了夜来，闭户安

眠之后，把人分成几班，轮流去往秘窟之中尽量享受作乐而外，平日现在人们眼里时，非但要和真正山民做得一样，连饮食衣服也须做得格外穷苦，不许吞吃不下。这是全教中的第一个苦差使，休说被人看出一毫破绽，便是言动不谨慎，或是不耐日里吃得太苦，无故偷吃点酒肉，也必受到重罚，甚而惨杀都不一定，装得不像，或是吃得太少，不到轮值享受时期，暗入洞中，也所不免。

贼巢原是一片山崖，外面是八九家看守贼党所居的崖洞，内里却有秘径相通，深入半里许，方到山腹里面的贼巢秘窟。外面自成一个小村落，地势虽较偏僻，大小山路有好几条，还有一条专供贼党往来的险径，相隔山口只两三里，山外不远还有好几处村镇。贼党来去隐秘，本不会被人知道。

内中只有一个少年寡妇王小翠，父亲是个武将，颇有一点本领，人也美貌，晓得江湖行当，人更机警，事前早听人们暗中传说，深知厉害，一见来贼这等打扮，人数又多，自知不敌，手中又无兵器，没有反抗，词色也极自然，不亢不卑，正对贼党的意，并说："我少年寡居，共只这点财产，诸位英雄要什么全可奉上，我决不泄漏一字，何必要我母子的命？"不料无意中几句求告的话，竟保全了一条性命。

因贼党所奉邪神骷髅夫人本是一个寡妇，教中规条虽然荒谬绝伦；全无人性，因其附会邪神，生杀禁忌均有专条，全都不近情理，使人莫测，常人看了认作荒诞无稽的笑谈，教徒贼党却当作圣旨一样看待，不敢丝毫违背。最可痛恨是那么凶杀惨酷，对于有财势的人家，却认为做官人都是天上星宿降生，他们官官相卫势力甚大。没有官势的财主人家尚可下手，做官的却惹不得，否则事情必要闹大。真不得已，也只能用计诱胁，不宜明做，更不可以多杀。恶贼平日极少杀害官绅，就杀也是迫于情势，只用手法暗算，并不伤害家属，也不抢什财物。又因邪神是个女体，对

于妇女本有几种不杀的条文，《骷髅经》上说到邪神身世，又是一个皇亲国戚的武将之女。小翠本就被贼看中，再加所说竟有几件与之暗合，非但不杀，反以好言相商，要她随同入山，做第五个恶贼的夫人。

小翠因不答应，所抚三岁孤儿必被惨杀，迫不得已忍痛答应，去时便留了心，再三向贼力争，自己孤寡无依，以前丈夫情爱深厚，留此三岁孤儿，不为安顿，问心难安，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几天限期，我如违约，任凭惨杀，你们如不答应此事，宁死不从。第五个恶贼早为美色所动，又因小翠词色从容，答话得体，便答应了五天限期，放下孤儿走去。

小翠也真机警心细，断定贼党人多，已落他手，非但不能反抗，稍露不愿，母子二人也必受害。仗着客居，娘家虽有一兄一弟，兄长出门多年早无音信，兄弟家住山东，相隔路远，贼党不知自家底细，为保机密，始终声色不动，先将丈夫遗留的数十亩田地贱价卖掉，一面辞别邻里，说自己要回娘家，再往城内托一名武师之女代送孤儿还乡。对方本是要好姊妹，又是乃夫表亲，自然答应。隔夜背着人在帐子里写好一封血书，做一锦囊挂在婴儿胸前。跟着接连三天都是辞别亲友，随口笑语，装出一脸喜容。第四日日里，估计贼党不会疑心，再照事前与人约定的人家，将婴儿送去，送那家一笔银钱，令其设法扎成一个形似死婴的包裹，到了所说日期，买一小棺埋葬，隔日再由所托至交姊妹自来取走，代其送往山东娘家收养，对外不可泄漏。一切停当，又去坟上，借着祭告亡夫，痛哭了一场，发泄胸中连日所蓄悲愤。刚一回家，便将家中衣物连同所剩的银钱全数送人，再装着兴高采烈，拿了一个衣服包裹孤身上路。

还未走到贼党约会所在，第五个恶贼忽立在身后，现身相唤。这时见到本相，才知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人颇秀气，越发

装出一脸欢喜，互相谈了几句便各上路。前途已有车马相候，小翠推说不会骑马，恐怕跌倒，那贼虽觉小翠是双大脚，这数日来奔走亲友人家，言动大方爽快，料她学过几天武功，更加中意。但因小翠恐他疑心，推说丈夫是个小武职，后来归农，每日随夫操作，从小娇养，又未裹脚，力气还有一点，马却不曾骑过。

那贼热爱头上，又因连日徒党密报和自己暗中查看，小翠神色举动无一可疑，以为年轻寡妇容易引逗，又为一切享受所动，自己人更英俊，这一见人，自更死心塌地，非但深信不疑，反更怜爱。本想带在身旁一同走动，后因同党四贼再三劝阻，说新人不会武功，又是新近入门，许多规条均不知道，住在外面容易泄露等语。后见五贼不快，知其教主之子，掌有大权和教中的生死牌，恐生嫌怨，又说："教主虽已多年不曾回山，五弟乃是小主，我们均是你的辅佐。这等喜事，理应同到山中总寨大举庆贺。新婚头上，不妨在山中多住几月。好在我们此时人数越多，你只稍微指挥，无须出马。"五贼闻言方始高兴起来。

本定是在分寨成婚，经此一来，小翠逃走更难。五贼贪恋美色，惟恐小翠无心犯忌，再将教中规矩禁忌和洞中的机关埋伏告知了许多。小翠听了越发胆寒，先想拼命，与之同归于尽，后来看出这为首五贼个个凶狡厉害，凭自己的本领，行刺决办不到，一个弄巧成拙，受到教中最怪酷的刑法，生死两难，真比落入十八层地狱还要可怕，只得忍辱含悲，假意交欢，静等机会。

光阴易过，一晃半年多。小翠常说："洞中享受尽管穷奢极欲胜于王侯，终日不见天光实是气闷。你还可以常时出去，我却不满年限，经过你们公议考验不能移动一步，实在闷得难受。还是上次所说分寨同居要好得多。听你平日所说，四位兄姊近一年多许多事均不和你商量。我也不知你们底细，只称呼他们大哥、二哥、三哥、四姊，连自己丈夫的名姓都不知道。成婚半年多，还

当我是外人，莫要教主公公久出不归，他们表面奉承，当你小教主，乘你爱我新婚头上，万一生出他念岂不可虑?”

五贼因其低声哭诉，本是心生怜爱，搂在怀中，准备温言劝慰，忽然大惊，将嘴握住，跟着纵身出去，随听门外惨号哀告与五贼呼喝之声，但都极低。小翠掩往一看，乃是一个轮值服侍二人的贼党，已被五贼擒住，准备推往神坛。知那神坛，除为首五贼外，余贼无论是谁，上去必遭惨杀，料知那贼无意中走来把话听去，五贼恐其泄露，意欲杀以灭口。那贼虽受冤枉，震于淫威，还不敢高声张扬，同时五贼又将神笛吹动，那是一根弯角的金笛，只一发出信号，不容丝毫违背，也不许人探询，照那吹法，左近群贼均要远避。被擒那贼年纪颇轻，乃是三贼夫妇的爱徒，否则也决不敢随意出入，就这样微一疏忽，引起五贼疑心，也几乎送了性命。

那贼自知必死，神笛一吹，附近一片石室中人立全远避，就是狂呼救命，也决无人敢来。滚在地下哀号，但恐触怒五贼，死得更快，又不敢高声，正在战兢兢连声分辩，说他因事来此，由外刚到，并未犯规，求小主恕罪，饶他一条狗命，声甚惨厉。小翠想起广场后面就是神坛与平日所闻残杀之惨，心中不忍，到底从贼才半年多，虽经五贼指点，有许多规条还不知道，一时激动义愤，匆匆赶上，见五贼变容相向，挥手令退，自恃平日受宠，也未在意。

五贼仿佛气极，把手一松。地上小贼知道有了生机，便朝小翠脚前滚爬过去，将头伏地不动。小翠只顾求情，也不管他，说完，五贼忽又转向那贼说：“你今日犯了我的大忌，照规便可杀你，不是新夫人求情，休想活命。照你所行感恩礼，她已成了你的恩主，以后对你师父师娘如何说法?”那贼立答：“当以恩主为先，否则天诛地灭。”五贼立时转怒为喜，将他拉起，相对说了一阵教中

的黑话，告以“从此提升一级，须为本教首领效忠，我必另眼相看，但不许对你师父再提一字。”那贼又跪伏下去，将头贴地。五贼笑令小翠将脚踏在贼头之上，双手举起，一横一直搭成一个十字，然后回房。那贼也自退去。

五贼又朝小翠埋怨了一阵，说：“方才的话，末了一段被人听去，休想活命。照说连我也是犯法。那是三哥的徒弟强龙，这里以上杀下不须说什情理，我想杀以灭口，本无生路。因你新来不知底细，照教中规矩，被杀的人决不可使外人看见，万一无心撞上，来人不知细情，又非对头，只要不拿兵器，专用口说劝告，接连三次都不肯退，便可释放。就这样，我仍不放心。没料到这厮怕死，竟照教规中最下等的方法，把你当感恩主。此举如被他师父知道，死法比今日更惨。他又罚了重誓，十九不致泄漏，我夫妻也许还多出一个心腹了。

“实对你说，在众弟兄中我年纪最轻，四姊人又凶狡厉害。老教主虽然男装，是我亲娘，数年不归，杳无音信。我早疑心他夫妇见我代老教主执掌大权，心中不服，又只我一人不吃人脑。四姊天性淫荡，两次勾引。我俱嫌她人太凶毒，想起她生吃人脑时就恶心，装不理会，也恐难免怀恨。在母亲存亡下落未明以前，大哥人甚忠心，只三哥夫妇两人，便加上二哥与之同党，暂时也决不会发难。你说的话我已明白，却是万露不得。

“你既嫌总寨气闷，等过上几日，我先通知他们，一面把教中底细和为首师徒六人的姓名来历提前对你说了，我再同你出山。索性装作有钱的少年夫妇，到处游玩个半年也可，不过你期限未满，如非夫妻情厚，连以前初见时的话均不能说。四姊人最凶狠多疑，表面却是眉花眼笑、美貌温柔，如其相遇，千万留心，不可泄漏一字，否则我虽是小教主，也必受到极严厉的刑罚了。”

小翠闻言暗喜，因再探问五恶的姓名和教中详情，答话迟疑，

知恐泄露，也未追问。这一来可以挟制，越发暗幸，表面自然装得更好。又过半月，接到外面四恶回信，新居业已准备停当，请其迁往居住。因听五贼命人告知和洞中贼党的密报，说新人果是真心相从，体力也颇强健，夫妻恩爱，来信十分称赞，一面谈到老教主也有了点信息，只是去访问的徒党，未见到她本人。五贼一听贼母，尚在人间，同党决不敢有二心，此后更可随意指挥，越发高兴，便同起身。

小翠见新居恰布置在山东境内，靠近济南一个风景极好的所在，离娘家甚近，心虽暗喜，但知这些恶贼党羽众多，凶残已极，防御又严，想要逃走决非容易，自己又是无家可归，如其回转母家，连兄嫂全家和那孤儿，不通盘筹计停当，难免一体遭殃。如非上来守口，先在湖南，又是客居落籍，共只丈夫一家亲戚，业已嘱咐，不致泄露，此外无人得知，五贼两次询问岳家有无亲属，均说乃父病故阵上，母又早亡，共只生她一人，并无弟兄姊妹，将贼哄信，否则还要派人接来奉养。因循了两月，老是顾忌太多，迟疑不决。

这日，为首大贼在另一分寨大举庆寿，所有徒党均须前往。到后一看，当地乃是山东、河南交界的一条山谷，贼党以前所建分寨均极隐秘，只此一座寨堂隐在乱山之中，地势隐僻，大小山径甚多，领头主持的贼党又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得力心腹，附近开辟有大片田园，外表像个隐居山中、结寨自保的大土豪。平日专作为首诸贼聚会之所，所有分寨，只此一处专管收赃分赃，向不出外抢劫，地虽险恶，却有秘室与官道相通，不怕外人知道。另外还有一条地道通往后寨，地居危崖之后，形势险要，更加隐秘，外人决看不出里面建有精室，专供为首诸贼居住。

近年为首诸贼人多势盛，凶焰越发高涨，胆子更大，虽然守着教中规条，行凶作恶照样隐秘机密，不使人看出马脚，因自出

手以来从未失风，又连伤了许多江湖上的有名人物和成名多年的武师，妄以为天下无敌，趾高气扬，哪有丝毫顾忌？恰巧大贼生日，便在当地大举庆寿，就便受那新归附的贼党谒见首领、正式入教之礼，一切饮食布置均是穷奢极欲，华美非常。因这类邪教昔年曾吃过正派剑侠的苦头，几于全军覆没，只漏网了一两个余孽，还是机缘凑巧才得逃命，被其潜伏深山之中二三十年，方始死灰复燃。开头共只师徒母子六个恶贼，为了以前惨败，想起心寒，动作格外鬼祟，入教的礼节又极诡秘恐怖，所有贺客全是教徒和新请入教的贼党，无一外人在内。

小翠见此形势业已心慌，同时闻得武当、中条隐居的几位剑侠业已知道骷髅教又在蠢动，已有下山消息。以前便听贼党说过这两起仇敌的厉害，本来就怕群贼恶贯满盈，深陷贼巢同归于尽，再一计算日期，再有几天便是大贼生日。因群贼得知教主人在云贵南疆之中，有信到来，想讨第五贼的好，又因小翠真心从贼，人又美慧和气，对人诚恳，性情温柔，所有贼党，除女贼李金莲貌合神离外，全都喜她，经众公议，准其提前入教。经此一来，非但脱身无计，只要入教之后领到一本骷髅邪经，由为首五恶贼当众说出教中虚实，便算邪神子孙，稍犯教规立遭惨杀，连丈夫也无法保全。以前所想挟制之法业已无用，再要私自逃走，无论逃到天边，也必将人擒到，受尽凌辱苦痛再加惨杀。

本心更不愿入这邪教。虽然教中虚实早经五贼偷偷泄露，不过多此一层仪式，看上多半夜恐怖景象，一样是逃，危险差不了多少，五贼背后泄机先就犯法，此时逃走，可以用作挟制，要少许多阻碍，一经正式入教，再逃便算邪教中的公仇，死而后已，除非邪教全数被人消灭，哪怕只有一个漏网，也必不能安生。并且行礼以前，入教的越是妇女越要考验她的胆量，必须在那比地狱还要可怕的神坛下面，用各种惨刑杀害那由外面擒来的无辜男女，

做得越残忍越好，身是首领之妻，更应格外卖力。自己休说无缘无故杀害好人，便女贼李金莲每用惨刑生吃人脑的凶残之状，听了俱都恶心，如何看得下去？到时一个手软心跳，虽有男贼爱护，事前向众说明，这次只是入门，等将来胆力练大再传神经，不致受害，多少也必吃亏受气，越想心越寒，逃走之念也越切，正打不起主意。

后寨一面共有五所华屋，为首五贼各居一处，每人均有一片园林，各具形胜，经过大量人工布置，花木繁多，风景甚好。小翠蓄意逃走已非一日，因恐行那入教典礼，前两日无计可施，打算装病，故意做此像是呕吐酸软神气。五贼当她怀孕，自然惊喜交集，本来守在旁边不肯离开，这日恰巧前寨有事会议，照例小翠也须前往，五贼见她有病，再三劝阻，不令同去。

小翠知群贼这一会至少多半日才完，又由黄昏前开始，连夜中饮宴，五贼饮到后半夜才回，虽觉是个逃走机会，但是身旁服侍的人有好几个，均是贼党心腹，多半会点武功，实在无法，便去园中散心。心正烦闷，忽然瞥见在篱外面有一贼党向她跪拜，定睛一看，正是前救那贼强龙，知他乃三、四两贼最宠爱的徒弟，前月调来本山，专管后寨之事，权力甚大，回忆前情和平日所闻，心中一动，贼党本无男女界限，只不奉命不许走进。刚把手微招，那贼好似喜出望外，赶将进来，因听小翠口气吞吐，欲言又止，竟不等开口，先将随行服侍的二女贼挥手喊开。

那些服侍为首群贼的，都是山外掳来的少年男女，由九死一生中经过多次考验才得保住性命，法令严酷，犯决不容，教中鬼头鬼脑的花样既多，尊卑之分更严，休说像强龙这样，只低一级的头领，便是下五级的徒党，也都畏若虎狼，丝毫不敢违背，何况又是专门管理她们的后寨总管，当时诺诺连声，本就必退。小翠见状，又随口说了一声："我真讨厌她们，老跟在人身旁。我又

不会逃走，真个奇怪。”强龙只顾讨好，重又下令：“所有人等均须远避，不奉夫人之命，谁也不许近前一步。如敢暗中窥听，莫怪我狠。”吓得连在附近种花的两个人都亡命一般，战兢兢退往屋内。

小翠见强龙执礼甚恭，便问道：“强头领，你记得上次的事么？”强龙颤声答道：“恩主对我深恩大德，死也不会忘记。我知恩主也决不会害我受罚，特来求见。实不相瞒，总寨神堂根本重地，小主和诸位寨主看得最是重要，不是真正可靠的心腹，虽然不会派到这样神差，但是这种神差再难当也没有，奉命的人十九都要吓上一跳。因有教主严命，洞外守望的人假装耕种，须装得和土人一样，休说平日风吹雨打太阳晒，不是我们享受惯了的人所能忍受，单那和土人吃得差不多的粗粝饮食，先就无法下咽。每隔三日才可轮流回到洞中，在我们聚会的那几间山腹石洞里面尽情享受一次，因是内外之隔天地悬殊，反更成了苦痛。如其贪嘴，暗中弄点好吃的藏在自己屋里，外用家人守望，本无人知，偏是不许，一被上面查知，这一顿铁丝鞭至少两次死去活来，谁禁得住？同辈之间，哪怕都是不能忍苦耐劳，发现别人有什私弊，照样当时举发，否则他也遭殃，这是洞外留守的苦处，不止一桩，别的不去说它。

“再说洞内当神差的，更是凶险。为了神堂里面这些年来杀人太多，它那陈设布置又极残忍恐怖，小主和为首四位头领心性莫测，更无丝毫情面，不论多么心爱的徒弟，说杀就杀，只要是首领，全可任性而行，不许人开口。他们天性残忍，以杀人为乐，久未杀人便不高兴。

“每位首领都娶过几次妻子。除三、四两位寨主而外，单小主一人以前便娶过四位夫人，都是新婚不几天便自生厌，至多三四月，不是稍不如意自行杀害，便是这位夫人无意中犯了教规，或

是见不惯那残忍行为，多了两句口，被别位寨主和教徒举发，死得更惨。另外四位寨主，只管三妻四妾多得无数，幸而并不看重，多半分居各地，作为她们富翁所置外室，几时想到高兴才去，或是就便寄宿，作为掩藏之所。休说总寨不会带进，连各地分寨也极少走动，多半连丈夫做什行业均不知道，连买带抢来的美貌妇女虽多，随便杀死的却没几个，各地分寨又有外面抢来专供他们作乐的美貌妇女，一年见不到两次反觉新鲜，所以五位首领，成双的只得两对，连大寨主后日正寿，都无一个夫人出来受礼。小主却是不然，满口讲的是情爱专一，一夫一妻，偏又喜新厌旧，只一有了新人，便将旧人害死，否则日久也必生厌，像夫人这样日子越久恩爱越深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教中首领所做的事向不许问，更不许人背后谈论，本来我不敢说，只为人心难料，恩主后日便要入教，上次之事，我和恩主利害相等，无论是谁稍一泄露，定遭惨杀无疑，又知恩主天性仁厚，决看不惯那等残忍情景，早想乘机嘱咐，未得其便。

“还有方才我未说完，总寨外面守望的人虽苦，只要能够忍耐还无危险，像我这样奉命掌管神坛的人，非但终日不见天光，因为教中禁忌太多，许多出乎情理之外，不相干的小节，常认为是犯了神怒，罪大恶极，非杀不可。我们在内，尽管日夜提心吊胆，一个不巧照样受到惨杀，所以是当神差的人，无一个不是表面上受宠若惊，暗中谈虎变色，心胆皆寒。我听说新近调来此地，全是恩主代说好话，可有此事么?”

五贼原恐强龙是三、四两恶的心腹，留在洞中万一泄机，或是小翠言动不谨又被听去，本想另用阴谋杀以灭口，因小翠再三力阻，不愿违背，离山时节索性将强龙暗中喊出再三警告，并代小翠买好示惠，将其再升一级调走。

强龙把那神坛当作地狱一样，巴不得能够离去，对于小翠感

恩切骨，同时想起当初为报亲仇寻师习武，误入歧途上了贼船，欲退不能。后见五恶贼越闹越凶，惨无人性，日前又闻武当、中条诸侠有下山之信，越发忧虑。身居虎口之中，五恶贼喜怒无常，稍不顺眼便有性命之忧。另一面女贼李金莲又看中他年轻力壮，想要勾引，深知女贼天性淫凶，长此不从，早晚必遭毒手，如被三贼看破，素来惧内，不敢奈何悍妻，必拿自己惨杀泄恨。又听说小翠后日半夜提前入教，就是多么忠厚的人，和群贼相处日久也必染上凶残习气，就许顾虑以前的事，夫妻合谋杀他灭口。这几件事，无一件不使他胆寒心跳，难得旁边无人，意欲试探口气，再作打算。

小翠聪明，闻言立时将计就计，非但说有此事，并说自己为他曾向五贼力劝多次才得保全。强龙本来深知为首诸贼凶毒，自然相信，初意只想劝告小翠，使其设法规避，并告以应付之法，以为对方新婚情厚，又是一个不会武功的少妇，并无劝她逃走之意。及至谈不几句，小翠看出有机可乘，晓以利害，一面示意要挟探听口气，先当强龙乃是亲信贼党，虽感救命之恩，又因背后所说先犯教中大禁，决不敢于泄露，照着教中规矩，只一口呼恩主，死活均可听命，以前曾立重誓，至多事情办不到，当无他虑。本来此行凶险已极，就被拒绝也是难怪，万分焦急之中，觉着此是一线生机，打算试他一试，并未十分指望。

谁知机缘凑巧，强龙平日已悔失足，仗着机警小心，又被三、四两贼看重，得到欢心成了心腹，心却又怕又悔，及被第五贼无故凌辱，几遭惨杀，心更怀恨。因是早来当地三月，深知地理，后寨又是归他掌管，听出小翠竟是假意从贼，想要逃走，求他相助，当时大喜答应，并代设计。先恐小翠妇女力弱，山路险峻，逃不出去，自己如与同逃，又恐事情败露，非被追上不可。后听小翠竟会武功，只要无人追赶便可逃走，一面作为跳崖自杀，照所说

走法，如将装束改变，必能逃走无疑。

匆匆议定，天已快到黄昏，强龙便请小翠回房把饭吃饱，对于下人，只管令其避开，决不敢强，无须顾忌。独自假装步月来到后园，自己必来接应。先往左近崖洞之中换取装束，连防身兵器都无须带，一切均可代办。

小翠喜出望外，匆匆回到房中喊来下人，提前把饭吃饱，说自己有病喜静，不要你们跟随服侍。先给五贼写下一封密函，大意是说，为了爱子受迫从贼，并非所愿，本想行刺，同归于尽，因见对方恩爱情浓，不忍下手，一面看到贼党罪恶滔天，本已气愤，看在平日恩情，还想忍耐下去，不料你们偏要逼我入教。这类万恶的邪教以前听你说过，我本良家妇女，为你所污已是终身之恨，再要入教做贼，行凶作恶，誓死不为，但又无力抗拒，近日患病，全由于此。今夜越想越难过，觉着你们早晚恶贯满盈，到时玉石俱焚，我也必死，不如早点自尽，还可落个耳目干净，不致到了入教之日，看到你们那些惨无人道的罪恶，还要逼我下手。我生既痛心，逃又无力，只得一死。这些可怜的男女下人早就被我分别遣开，不能怪他们。我已将你那面神牌带在身上，照你所说已得邪神相助，你如迁怒害人，我必化为恶鬼要你的命。末了几句话，原是小翠平日探得教中迷信的禁忌，故意写在上面。写完，将信放在桌上，外面画有教中符号，下人决不敢动，也不怕人偷看。出时神态从容，一物未带。

到后院等了片刻，强龙悄悄掩来，说："这里好在尊卑分严，手下人照例不许多说多问，又是夜里，重要一点的头目均在前寨宴会，并还由别寨调来许多美女，连小主也高了兴，意欲通宵作乐，恐夫人在后寨守候，并命一个小头目传话，令我转告，被我探明底细。恰值只有两个人，已被遣开，今夜逃走再妙没有。"说完便引小翠由那两尺来高的花篱悄悄越过，乘着山月初上，途中

道路明暗相间，一点不费事便先逃往左近崖洞之中。

强龙在外守望，小翠在里面改成男装，藏好兵刃暗器和所备数十两金银、一个小衣包，轻轻喊了一声“强大哥”。强龙便自走进，又由身旁取出贼党用来化装的假胡须和染面色的药水，连头颈双手都染成了黄色，再将所换衣履扎成一包，用一块大山石扎好，准备小翠走后抛往园旁不远绝壑之中，一面却将鞋子、手巾留下，抛在壑旁危崖草树丛中，再推一块大石，将崖腰草树压碎一些，任其滚落，作出小翠自尽痕迹，以防贼党追赶。

小翠见他年纪只得三十来岁，对于自己样样尽心，始终恭谨，不带一毫邪念，想得十分仔细周到，也是万分感激，一面拜谢，定要结为兄妹。强龙推谢不掉，只得应诺。小翠见他陪跪在旁，相隔颇远，人颇正派，觉着贼党之中也有这样好人，越发感动，因强龙定要护送一段，非等小翠越过崖旁险径才肯回去，还有好几里路。一面借着沿途山石树木掩蔽，一面温言劝告，要他及早设法改邪归正。

强龙低声哭道：“妹子，你哪知我苦处？真个一言难尽。我当初原是本份耕农人家，只为年景荒旱，欠了土财主两担粮食，第二年恰遇丰收，知道财主家利重，省吃俭用，加了两倍还他，以为无债一身轻，从此可以太平。哪知仇人阴毒，假说契约丢掉，寻到再还。我爹不知他是有名的铁算盘，看中我家十多亩肥田，人又忠厚，如将粮食拉回，等他寻到契约再还，又恐利上滚利，吃亏太大，对方更说他家好几百顷良田，去年见你们受到荒灾，借粮全是好意，如何当我小人？你不相信，寻到契约再还也是一样，还说了许多气人的话。旁边一个狗腿子又做中证。又是上了大当，连过三年，契约虽不曾寻到，仇人见面反更和气。

我爹心想债已还掉，人家并未提过，他们借契太多，遗失张把也是常事，何必非要讨还？显得多心小气，还伤情面。又过了

两月，接连听人谈起，说他叫铁算盘，那年春荒，是借他粮食的人全受了害，诡计甚多。不还契约，收人家双份欠粮，一担还成十担，也是方法之一，这还是便宜的。我爹才着了慌，托人前往讨还欠据。那人还报，说他怪我爹多心，听了那些赖债穷鬼的谣言，并说不出三日，无论如何也必交还，只管放心。哪知第二日便来官差，将人捉去，过堂吊打，硬说久欠不还，连本带利加了二三十倍，把田屋全折给他还不够，要代他白耕十年才罢，所有田地出产均有定量，不够的又算欠债。我爹一算，这阎王债下一世也还不清，悲愤情急，本已气病，又因背后咒骂了几句，被他吊打，气病而死，我娘跟着被逼上吊。

我才十岁，先逼我代他放羊。我心恨毒，将他那一群羊全数赶向山涧里面，孤身逃走。遇见一位武师，打算习武报仇。学了九年去寻仇人，又因人单势孤，铁算盘的狗子也会武功，竟被打败擒住，正要活活将我打死。内一老长工认出是我，绑吊时暗中示意打的都是活结。这时正吃夜饭，他恐连累，不敢明放，抽空在外放了一把火，一面假意报警，说我还有余党。狗贼父子正准备酒足饭饱毒打我消遣，一听火起，还有强盗，全着了慌，全数赶去。我便乘机挣脱，带伤逃走。在外面流落了两年，到处寻师访友。最后遇见三寨主夫妇，不等本领学成，便蒙他们相助，将仇人全家杀光，如非我再三求告，连那些长工也都不免。因知我感他们恩义，样样得他们欢心，格外信任。等我学成武功在外走动，入教之后才知上了贼船无法下来。

“我虽想要脱离火坑，无奈他们天性凶残，党羽众多，一个个狡诈非常，就能逃将出去，不比你们女子还可深居不出，难于寻访。早晚必被寻到，难逃毒手。妹子今夜能够逃走，也是所有机缘样样凑巧，你又拿着他的把柄。他就知你真逃，恐也未必敢于穷追，何况地势处境样样合适，这条绝壑首先无法打捞尸首，随

身衣物银两又未携带一件，这一改作男装，染了皮色，无人能认得出。他们近山一带并无举动，难得山外来的贼党均已到齐，万一遇上个把，你只照我所说信号提两个字，后面再有来的，行辈要低好几级，照例不许向首领发问或是转告别人，来到这里，也不会泄漏出去。你武功又是家传，包你一路平安。至于我，只好听天由命，静等恶贯满盈，同归于尽，决无方法可想。不过我听妹子的话，遇见被害的人，必以全力暗中解救。不能那是无法，我决不自己害人罢了。”

小翠闻言，越生同情，也凄然答道：“大哥不必灰心，人只要有志气，多么危险艰难也能脱出。此去小妹只有一分法想，我必为你尽心就是。”强龙闻言，刚刚变色摇手，大惊道：“妹子，你得脱虎口已是万幸，你不知他们有多厉害，这等想法万来不得！如其为我受害，真个死不瞑目了。”话未说完，忽听飕的一声，一片玄云凌空飞堕，落向二人面前。月光照处，乃是一个黑衣短装的怪人。二人不禁大惊。

小翠看过白骷髅的装束，见那人装束相似，来势这等突然，又将去路拦住，越发心慌，悲愤情急之下，哭喊得一声：“我与你这恶贼拼了！”刚扬刀猛斫过去。对方哈哈一笑，也未拿什兵刃，只一伸手便将刀抓住，力大异常，休想夺回。要知后事如何，请看下集分解。

# 五

## 绝处喜逢生　残月晓星迷去路
## 知机宁犯险　深山幽谷话前情

前文化名陈三的邪教余孽白骷髅夫妇，强迫两富商化装病人往招商店投宿，意欲窥探诸侠虚实，阴谋掘取酒铺藏金。店中几位隐名大侠和另一位化名于瑾的前辈高人，虽早料到贼党明日上阳堡行劫杀人乃是调虎离山的诡计，但因这为首男女二贼凶狡无比，恐其虚实兼用，为其所乘，只得两头兼顾，相机行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二贼这样大胆，中途折转不算，并在皇庄屯杀人劫财，还扮了病人来此投店。总算事情凑巧，二贼骄狂太甚，不等阴谋发动，被店伙杨老幺和诸侠先后识破，将其逐走，只王标误中了一根毒钉，伤也不重。

王标之子三玉，乃武当山白云观梁道长门人，乃师原与中条诸侠相识。三玉前数日因奉命省亲，并向乃父密告，令照师父所说应付恶贼，说完匆匆回山，中途遇一本门师叔，告以白骷髅夫妇并未逃远，反而离得较近，昔年漏网的几个心腹徒党，连同几个平日勾结的恶贼，恰在这数日内先后来访，现已会合一起。自恃人多势盛，生平最怕的几位克星不曾见到，虽认出竹手箭信符是昔年强敌所用，人却都是生脸，以为来者都是仇敌门下后起人

物，再一想起昔年巴山一场恶斗，为首五个同党被强敌除去两个。一个又因一时疏忽，逃在深山古庙之中为大蟒所杀，徒党更是伤亡殆尽。最有本领的女教主也在五六年前为敌人所伤，不是见机得快几乎送命，总寨和大小十来处分寨，昔年所抢劫的金银堆积如山，均被强敌夺去，全数做了救人救灾之用。好容易隐名埋姓逃到河间府乡镇之中，借开酒店隐蔽，又费了五六年心力埋藏下许多金银，正准备总算一下，连同几个残余徒党抢劫所得，只有以前一小半，便在北五省寻一安身之处，创立家业待机而动，将乃师寻回重开门户，做那死灰复燃打算。不料杀人太多，平日踪迹虽极隐秘，仍被敌人看破，跟踪寻来，对于仇敌虽然又恨又怕，惟恐事情闹大，将昔年那两位克星引将出来，难逃公道。又因私心太重，天性疑忌，一心想在北方立足，每年所抢劫得来的金银财宝，连同徒党所献赃物，全都埋在酒铺后面土穴之中，为数甚多，一时不能取走，一落敌人之手，必被分散穷苦，再想抢劫，一时之间决难积蓄到这多数目，何况强敌环伺也决不容。越想越恨，再经几个天性凶恶的徒党怂恿，新仇旧恨同时激动，把心一横，决计做到哪里算哪里，一面想好阴谋和诸侠拼斗，同时到处劫杀，迷乱敌人耳目，一面乘机掘取藏金，心计甚是阴毒。因对老幺、王标俱都生疑，早晚必下毒手。必须先作准备，一面指示机宜，命三玉急速回店，事完再行回山。

三玉深知白骷髅是有名邪教中人，凶残疑忌，惟恐乃父受害，领了机宜便即赶回，行至离镇百余里的皇庄屯荒林里面，便遇二贼和几个同党劫杀两车商客，人单势孤，不敢上前，看完正往回走，忽遇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三玉问知那是中条诸侠中的八侠闻捷。三玉从师只得数年，许多师执至交均是耳闻，极少见到，双方谈得十分投机，又经闻捷指点了一些机宜，约定当夜店中与他父子相见，此时还要查探恶贼下落，另约一个能手相助，故未

同行。

三玉刚一回到店中便即发生前事,因闻捷命他暂时无须与陈、李三侠相见,先令老幺传话。老幺听白骷髅要杀他,心中忧疑,微一疏忽,见到陈、李三人时,有两句话竟当作不关重要,忘了提起。后来三玉虽和诸侠相见,因恶贼刚逃,追的人不曾回来,乃父中了毒钉亟须调养,时机紧急,陈、李二侠又在盘问店中有无可疑人物,更恐恶贼白骷髅暗中下手,刺杀王氏父子和二富商、杨老幺等伙计,令先藏往柜房后面王标所居内院密室之中。三玉心情颇乱,以为事已过去,老幺又曾向陈、李三侠说过,彼此均未再提途遇闻捷之事。当时商定,天明前由诸侠分人坐了富商马车,假装连王标一齐送走,就便诱敌,一面暗护众人移居王家。

到了柜房附近,三玉、老幺瞥见房上忽有数人飞落与陈、李二侠相见,李六也在其内。三玉因闻捷未来赴约,想要过去,被李六摇手止住,只得由柜房暗门,同往王标家中住下。三玉、老幺二人是表兄弟,从小一处长大,十分情厚。老幺因诸侠令其明日中午往见,又听三玉说诸侠对他十分看重,拜师有望,心中高兴,彼此都睡不着,一面想到诸侠相处数日名姓来历均不知道,便向三玉打听。

三玉随即说起昔年为首诸恶贼在两湖、河南诸省为恶横行,到处杀害生灵,以及白骷髅邪教许多荒谬绝伦、残忍凶毒,种种异想天开、迷信邪神、全无人性的经过详情,并说这伙邪教恶贼,为首的共是五个,另外还有一个女教主,出山云游,久无音信,内中四恶贼,辅佐教主之子一同行凶害人,无恶不作。化名陈三的白鹰子和外号骷髅仙娘金莲的,乃是内中三、四两恶贼,因其行踪飘忽,动作如鬼,专一避强侵弱,不与有财势的人为敌,又都凶狡无比,最善隐蔽形迹,连闹了好几年,安善良民不知被他们杀害多少,总寨和大小分寨共立了十几处,教徒贼党越来越多,凶

焰越来越高。开头数年民间尽管受害残酷，竟无什人知道，后来声势越发浩大，人也逐渐骄狂，杀人越多。

这第五个恶贼，将一个寡居的少妇王小翠威逼成婚，先往总寨住了半年。小翠本是武家之女，武功不弱，人更机智，深知白骷髅的厉害，加以众寡不敌，前夫恩情甚厚，只一三岁孤儿，稍有违抗，非但母子二人均遭惨杀，还要连累别人遭殃，本意顾全孤儿性命，拼舍一身，到了贼巢暗中行刺，与贼拼命，同归于尽。后见恶贼厉害，下手极难，一个弄巧成拙，身受甚于地狱，求死都难，表面忍辱从贼，心却万分悲愤，几次想逃均未如愿。不料无意之中救了一个贼徒，名叫强龙，本是好人，为报父仇，寻师习武，一时失足，无法自拔，每日都在悔恨，又感小翠救命之恩，竟乘群贼做寿前三日，因有要事集众商计和夜来宴会，小翠又正装病良机，双方想好主意，留下一封假装自杀的书信，由强龙相助，备好衣物用资、防身兵器，扮成一个中年人，还粘上两片小胡子，将皮色染黄，照所说秘径往山外逃走。

小翠见强龙人甚正直，又在患难之中拜了兄妹，断定这班邪教中的恶贼早晚必要消灭，恐到时玉石不分，强龙也随为首诸贼同遭惨祸，乘着对方坚持护送，还有好几里，越过前面山崖才能分手，便用言语劝告，要他及早逃出贼窟，改邪归正。强龙告以人已上了贼船，贼党凶恶，刑法惨酷，最恨叛教的人，无论逃往何处，均难免于被他搜寻回来，受那惨绝人间的酷刑。除却恶贯满盈，与之同归于尽，决无生路，一面谈到身世悲苦，以及昔年受土财主侵害，平白将田夺去，闹得家败人亡，如今仗着贼师相助，虽然大仇已报，但是故乡有案，不脱离贼党，仗他凶威还可无事，这一脱离，双方成了仇敌，更是无法回去。种种惨痛经过，并说此后必照小翠所说，遇见被害的人必以全力解救，即便力不从心，也决不会亲手伤害一个好人。小翠见他说到伤心处声泪俱

下，正在同情悲感，想要劝慰，忽听飕的一声，跟着便见一片玄云凌空飘堕，目光到处，面前立着一个身着紧身短装的黑衣怪人。

小翠本见过这班白骷髅邪教中为首人物的打扮，一见那人所穿衣服大同小异，除却身上未画白骨条纹而外，余均相似。知道不妙，又当刚刚逃出不远，身子尚在贼巢范围以内，提心吊胆之际，一被擒回，休说性命难保，那惨酷的磨折，便是铁人也难禁受，当时惊魂皆颤，悲愤情急之中把心一横，恰巧刀在手内，怒喝一声："我和你这狗强盗拼了！"话未说完，扬刀便斫。初意出其不意，贼党只得一人，能够杀死，连强龙一起逃走，再好没有，如敌不过，立时回刀自杀，怎么也比擒回受那惨酷毒刑要强得多。

哪知对方本领高强迥出意料。小翠家传武功本不算弱，又当情急拼命之际，全副心神贯注在敌人身上，这一刀竟用了八九成力，耳听旁边有人急呼，也未听清说些什么，急怒交加，万分悲愤之际，眼看敌人来势虽极惊人，出于意外，手中并未携有兵刃，好似看轻自己，毫未留意，眼看刀已斫到头上，对方竟如无觉，百忙中方觉这一刀是冷不防，只一斫中，十九成功。谁知敌人本领高得出奇，她这里念头还未转完，就这时机瞬息之间，猛觉手中一紧，敌人连身都未动，只将手稍微一抬，便将刀抓紧。

小翠情知不妙，猛力往回一夺，心还想敌人所抓乃是刀口，刀乃强龙代办，十分锋利，多好硬功也经不起这么锋利的刀口一勒，自己从小习武，又曾练过千斤手法和达摩功，便不将敌人手指全数勒断，怎么也非受伤不可。做梦也未想到她这里尽管用足全力往回猛夺，同时又暗用巧劲，欲擒先纵，往前一推一抖再往回夺，接连两三次都是又猛又急、极厉害的手法，敌人始终若无其事，动都不动，无论巧劲硬劲，全无用处，神态老是那么安详，隔着面具嘴皮微动，好似还在微笑，越发胆寒心跳，冷不防松刀纵起，往旁边崖石上一头撞去，打算自杀。

小翠动作极快，这原是转眼间事，等到钢刀被人抓住，情急无计，待要撞崖自尽，手刚一松，又听旁边急呼“妹子”。这时形势危急，求死心切，别的均未顾到，虽听出那是强龙口音，心中一动，因那危崖偏在侧面，相隔还有丈许，又恐敌人纵身拦阻，起势甚急，人已用足全力，身子一拧纵将起来，脚刚离地，猛觉胸前一紧，被人连肩带臂抱了一个结实，宛如上了一道铁箍，休想丝毫挣扎。悲愤过度，用力又猛，心里一急，逆血上涌，刚瞥见强龙由身旁抢过，急呼“妹子”，底下的话还未入耳，人已急昏过去。

醒来觉着身子仿佛被什东西兜住，伏在人的背上，宛如腾云驾雾一般不住起落，向前急驰，两耳风声呼呼乱响，睁眼一看，业已月落参横，天色快亮，自己被人用几根绳索兜住，背在身上并未上绑，正由山腰上面向前面深谷中驰去，回忆前情，宛如梦境。背她那人也是一身紧身黑衣，身材颇矮，其行如飞，强龙并未跟来，对方身上背着一个大人，脚程之快已出意料，当时只觉两耳风生，两旁的林木山石宛如狂潮怒泻，迎面卷来，再由身旁驰过，电也似急往身后倒退下去，对方要是空身行路，更不知如何快法。先颇惊慌，因是平日谨细，从不冒失行事，又知敌人本领高强，决非对手，难得对方没有防备，只用索套将人大腿和肩背兜住，手脚俱都空出在外，毫无拘束，强龙所赠镖囊尚在腰间，不曾解去，连那一柄钢刀也都代为还鞘，插向背后。偷眼一看，山野空寂，只此一个背她的黑衣怪人，但比昨夜所见，仿佛更短，此外并无徒党，心中奇怪，料知敌人内外功都是极高，想是自恃本领，骄狂轻敌，所以毫无戒心，拔刀去斫难免惊动，一击无功反受其害，又见强龙声影皆无，照此情势，分明已为恶贼所杀，心更悲愤，立意拼命。

暗中盘算了一阵，想起腰间革囊内藏有三支毒钉，本是第三

恶贼白鹰子之物。那年强龙为报父仇，虽经三贼夫妇亲身传授，下手之时，男女二恶贼忽然想起强龙的仇人家中富有，恰巧所办的事已完，抽空赶去，不是强龙再三求告，贼师初次收到这好门人，心中喜爱，事前又曾答应生杀由他一人作主，才肯格外通融，否则铁算盘全家老少不算，连那几十个长年伙房也非全数杀光不可。强龙知那毒钉凶恶，一直不曾用过，后又打造了些无毒的，三贼也未追问，这次为防万一，连平日私藏未用的一口快刀全数赠与自己，作为防身之用，别的暗器均在革囊之内，取时还较费事，敌人难免警觉，独这三根毒钉，东西既小，打造精细，取用尤为方便。钉头有一夹口，恰巧夹在革囊口外，上段又是黑色，看去像黄豆大小一粒纽扣，稍微伸手便可取用，刚刚试探着把钉拔在手里，心想：任你武功多高，没有后眼，毒钉又小，只现在不被看破，早晚也能下手，何况人在你的脑后，“双风贯耳”，冷不防朝你耳中猛刺进去，便是神仙也难活命。我已拼此一命，你又将我网在背后，想要闪避都办不到，反正是拼，等看清前途形势和所去之处，猛然下手行刺，成功之后，能逃则逃，不能，我只用毒钉回手一刺便可自杀，怕你作什？

心正寻思，轻轻回顾，残月微光中，东方已有明意，四外静荡荡的，前后左右仍不见有一点人迹，心正高兴，胆子越大，为防敌人警觉，又轻悄悄回过头来，双手紧握毒钉。本还想看明形势方向，想好逃路再行下手，后见敌人越走越快，已由半山坡上驰下，相隔数丈便是谷口。猛想起前面山谷已近，听说恶贼巢穴甚多，定是将我送来此地，打算尽量磨折个够再加惨杀。此时敌人还不知我醒转，莫要到了前面遇见贼党，下手便难，逃更无望，这等顾虑，迟疑不决，岂不自讨苦吃？心中一惊，忙即准备。刚把两手轻轻举起，准备比准敌人两耳猛刺进去，前面黑衣怪人似已警觉，忽然笑说：“你这人怎不知善恶好歹？”

小翠听对方发话，忙即停手。先颇惊急，惟恐一刺不中，百忙中改了主意，准备一钉刺耳，敌人如其偏头侧过，便刺他的眼睛，只一见血便可成功。心念才动，忽听出前面那人是个女音，听完越发心动，暗忖：我昨夜昏倒时，天还只有二更左右，如被贼党擒住，定必送往前寨发落。那里本来设有专供惨杀生人的地牢神坛，正当群贼全体聚会之际，后日又是为首大恶贼的生日，新归附的贼党同时举行入教大典，像我这样背叛逃走的人，正好当众残害，尽情惨酷，以作示威之用，如何送来此地？此人飞驰这快，天又快亮，必已跑出老远。还有强龙对我非但感恩心重，并还隐蕴深情，只是为人正直，爱在心里，看结拜兄妹时词色那么悲壮，为我送命均所甘心。后来怪人突然出现，将刀抓住，跟着人便被擒。虽然上来惊慌，情急太甚，只顾拼命，不曾留意，后又急昏过去不知人事，照情理说，此次逃走，龙哥非但与我同谋，并以全力相助，亲身护送，又同被人识破。他入教多年，当知厉害，反正是死，不拼即逃，就因积威之下胆怯不敢，多少总有几句话说，不应毫无动作，如何先后只听他急呼了两声“妹子”？末次看他转身扑来，面上并无惧容，仿佛想要劝我神气，那两个敌人也未听到开口。骷髅教中为首诸贼杀人时所穿衣服面具，虽与昨夜那人相似，但是周身均有白骨条纹，看去活像一个骷髅恶鬼，面具更是怕人，此人只是一身黑色短装，头上面具，只前额上画着一个形似骷髅的人头，与恶贼打扮乍看许多相似，仔细一想却是两样。背我的人身材甚矮，又是女音，所去途向与贼相反，连夜飞驰，走得这快，莫要人家好心前来救我，我却认作恶意，误伤好人，恩将仇报，那还了得！

念头一转，越想越觉以前看错了人，虽然止了杀机，不敢妄动，到底双方不曾交谈，善恶难分，又知贼党极恶穷凶，狡诈已极，一个料错，死活都难。想了想，便将一支毒钉比准自己咽喉，

另一支紧握手内，对准前面。方想：对方业已知我醒转，索性探明口气再打主意，就算料错，自杀总可如愿，怎么也不至于落于贼手，受那惨酷的磨折。再见谷径幽深，甚是荒凉，空山无人，流水澌澌，不像是个贼巢，心更定了一些。因对方只说了一句，底下一味加紧飞驰，一言不发，正要开口探询来历，猛觉一股急风，和昨夜一样由斜刺里扑来，心惊侧顾，不料来势万分神速，头还不曾折转，左肩胁下微微一麻，便被人点了穴道，上半身便不能转动，同时瞥见身旁多了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双手不能动作，想要自杀业已无望，心方愁急。

那人步法一样极快，已同驰进谷口，先朝小翠笑说："这位大姊不必惊慌，我们均非歹人，说完自会代你解开。"随向前面黑衣人埋怨道："二妹，你怎这样疏忽？这位大姊人甚刚烈，起初为救爱子，原是迫于无奈，一经逃走便抱必死之志，昨夜纵身撞崖你已见到，为何全不经心？我在那旁横岭上发现一条道路，抄近赶来，见她偷取囊中暗器。按说人在二妹背上，断无不知之理，如何任其取出，不加过问？她先想行刺，迟疑了一阵，后又准备双管齐下，兼带自杀。我料二妹虽不至被她刺中，但她成心拼命，人在你的背后，你微一疏忽，她非送命不可，你这半夜力气白费，还误送掉一个可怜人，岂不冤枉？我在岭上看见，恐其警觉，死得更快，只得轻悄悄加急赶来，将她制住。

"如今五恶因酒吃过多，呕吐了一阵回房歇息，发现那封假遗书，又惊又急，本来迁怒男女下人，欲加残杀，全仗遗书末了那几句话说得巧妙，如其违背死人心意，便犯他教中的大忌。强龙又照我所说的话，早有准备，布置得十分巧妙。五恶因信书上说明投崖自杀，信以为真，正将遗书藏起，率众设法打捞尸首，非但不曾生疑，反倒嘱咐强龙，照他所说，作为出来步月，病中失足，滑跌绝壑之中，并还有人远远看见。经此一来，这位王大姊

已无后患。

“我先想不到这类恶贼当中也有强龙这样好人，事出意外，心疑那些教徒贼党中，像强龙这样迫于无奈的也许还有，及至细一盘问，只他一人因是出身穷苦，为报父仇，从师习武，无心失足，余者非但十九天性凶恶，出身先自不同，不是爱练武功的纨裤子弟，便是旧家中落的破落户、流氓痞棍之类。再不，便是江湖恶贼，算将起来，简直无一善类。不过事情难说，为防将来误杀，万一有那悔祸心切、偏又上了贼船无力自拔、不敢现于词色的，一体除去岂不可怜？为此我命强龙专做此事，留心查探这班恶徒的心意为人、平日所犯罪恶大小和他们出身来历，多少明白几分再往深里查考，以便斩草除根，还不妄杀一人。他已向我起誓立保，决计将功折罪，改邪归正，如有私心，稍微颠倒是非，愿受重罚。此人甚是忠诚，分手之后，我已设法试他两次，果然不差。多此一个内线，方便多了。地方已到，这里不会有人，快将她放下来。我不便解她穴道，方才迫于无奈，恐其自误，点了她一下，此时想已把话听清，请二妹代劳如何？”

话未说完，黑衣女子业将小翠放下，手微一抖，身上套索立时解去。黑衣女子随手收好，再伸手朝小翠腰间一捏，背上击了一掌，将穴道解开，同往前面转角崖凹之中。小翠自是感愧万分，两次要谢，均被止住。见那崖凹宽而不深，只紧靠右面壁角有一半人高的小洞，离地六七尺，人须纵身上去。低头钻进，内里地势并不甚大，但有两三丈高，近顶之处有两三个天然裂缝，天光恰可透进，朝阳正照进来，甚是明亮。

男的业已当先纵上，探头笑呼：“二妹快来，这里已有人来过了。”黑衣女子笑答：“我们包裹如其尚在，决非外人。”随问小翠：“可能纵上？”小翠点头。黑衣女子便朝洞口纵上，伸手往下接应，笑说：“我知你会武功，但是昨夜饱受惊恐，被我闭了穴道，奔驰

半夜，刚刚解开，你又发生误会，多吃了点冤枉苦。其实无妨，我早料到。你人在我背上稍一动作，我手本来回抱，搭在你的腰间，稍微一点你便失去知觉，休说不能伤我，想要自杀也办不到。大哥恰由后面追来，老远望见，当我疏忽，偏不放心，为防万一，下手又快了一点。你此时手足难免酸麻，可要拉你一把么?”小翠笑答：“无须。再高一些也能上去，只请恩姊稍让一步便了。”黑衣女子便即后退。

小翠起初不曾留意，及至往上一纵，果然四肢有些酸麻，好在离地不高，人已纵上。见小洞里面只有一块大青石，并不整齐，作三角形，能容三四人坐卧，旁边石角上还挂着两个小包裹，石缝里插着一支竹箭，黑衣少女已将面具揭下，罩上一件外衣，现出本来面目，竟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美貌少妇，笑口常开，人甚和气。知道遇见异人，否则能否便脱虎口还不一定，忙即跪倒，拜谢救命之恩。少妇连忙拉起，笑说：“我越想你这人越生同情。不必拘什虚礼，我比你年长不少。你那身世来历，已听强龙说了一个大概，以后我便当你是个妹子吧。”

小翠本意，难得遇到这等良机，又看出对方本领惊人从未见过，自己无家可归，如回娘家久住，是否能够安身尚还难料，稍一疏忽，踪迹泄露，被恶贼寻去，还要连累母家受那灭门惨祸。正打算拜少妇为师，从此相依，学成本领，一同杀贼除害，至多抽空回家探望爱子兄弟，偷偷来去，就是群贼恶贯满盈全数伏诛，也不久居家乡，免得失身恶贼，便是无人轻笑，自己也不好意思。如其寻仇，又舍不得那三岁孤儿，何况爱子年幼，还未成长，就不常回母家，人在世上，随时也可照应，过上几年，索性连他一起引入师门同学武功，专一扶危济困，为人除害，岂不比就此回家，终年隐藏深闺密室之中，连人都不敢见，一个不巧还要引鬼入室连累母家受害，要强得多?一听这等说法，虽觉对方同情看重，一

见如故，心中喜慰，到底还是拜师的好，忙又跪下，想说来意。二次又被少妇拉起，笑道："妹子为人心志，我已深知。你有什事只管明言。除因失身恶贼，以为受了污辱无颜见人，打算自杀，非但不合情理，我们也决不会答应而外，余均可以商量。我如稍微轻视，也不会和你认姊妹了。"

小翠闻言，越发心喜，便将心意说了。少妇想了想，笑答："你说的话果是有理。就我不愿收徒，也必设法使你如愿。至于你此后一切，更早在我筹计之中。请放宽心，我必为你打算，决不把你一人丢下不管。贼党耳目众多，你虽不曾泄露娘家底细，此时回去到底可虑。更不会使你引鬼上门，为母家惹出大祸，暂时我们必要为你安顿。经此一夜劳顿，腹中难免饥渴，这里备有食物，今日也许还要上路，事情难料。我们行踪无定，说走就走。可自在旁吃饱，卧在石上，枕着包裹，稍微养神。我和大哥有事商谈，我们不走，你便睡上一会，否则我们并不背你，商量完了，再和你详谈我们来意和邪教白骷髅为首恶贼的姓名底细吧。"

小翠早想请问男女二侠姓名来历，又因被迫从贼将近一年，连为首五恶贼和女教主的姓名均不全知，急于一听，见对方有事商谈，忙即应诺。少妇已将干粮袋打开，内中饮食俱全。小翠本来不饿，因觉对方盛意殷殷不便拒绝，只得接过，坐在一旁边吃边听。后来听出二侠是由武当山来此，另外还有好几位英侠之士，准备探明贼党虚实，准备停当，帮手也都约好，然后设法一网打尽，为世除害，昨夜深入贼巢窥探，无心相遇，将人救走。当地离贼巢还有百余里山路，深藏乱山之中，人迹不到，二侠用作隐伏探敌之所。本来算计无人得知，不料今早赶回，发现壁上插着一支竹箭，先颇惊奇，入洞取下一看，认出那是隐居中条山的一位老友所留，这位大侠与少妇更是多年至交，定是得到信息，知这男女二侠深入虎穴犯险探敌，随后赶来，见人不在洞内，留下这支

竹手箭。既有他的信符在此，断定人还要来，惟恐彼此相左，又是久别，均想见面，当日中午恰又有一约会，夜来还要再往贼巢窥探，事关重要。商量了好一阵，方始决定分头行事，将小翠留在洞里，就便静养，那位老友如其寻来，便令小翠代为致意等语。说完一同走过，也跟着吃了点东西，再向小翠一一谈说。

原来小翠前去的贼巢总寨深藏巴山之中，地势隐僻，贼党掩饰又巧，多少年来并无一人得知。为首女教主名叫褚六娘，外号蛇美人，年轻时节淫凶无比，又最狡猾阴险。出身本是富贵人家，为了从小好武，迷信邪神，常与巫婆交往。恰巧内一妖巫朱修罗，乃鸠盘婆末代徒孙，因所奉赤身教恶贯满盈，十九伏诛，剩他一人，到处逃亡。彼时女淫贼家中财势甚大，父母又在头一年相继死去，兄长乃朝中亲贵，家中只她一人大权独揽。起初朱修罗只觉六娘迷信鬼神，意欲借以避祸，由另一巫婆引进。哪知双方一拍即合，越来越投机，妖巫再一装神弄鬼，六娘为其所惑，觉着对方本领高强，又会许多法术，不知那是骗人的障眼邪法，并非真事，竟当作活神仙一样看待，终于拜了师父。最后互相勾结，天性又都淫荡，到处明勾暗掳，聚了许多少年男女，尽情淫乐，无恶不作，被害的人甚多。

师徒密计，本已打算创立一个邪教，因恐本来恶名昭著，稍有风声，被昔年那些剑侠高人得知，立时寻来，多大财势也无用处，于是别创一个白骷髅教，假造一部《骷髅神经》，订出许多繁细惨酷而又荒诞无稽、不近人情的规条，一面广收男女徒党，准备借着富贵人家掩蔽，以建立神堂乩坛为由，妖言惑众，暗中兴风作浪，为恶害人，养好势力再图大举。不料没有两年，乃兄病故任上，失了靠山。

六娘本来许配一个豪绅之子，因其淫恶风声越来越大，对方订婚不久便自发觉，知她从小娇惯，放荡风流，不愿迎娶，迁延

了好几年，因惧乃兄盛势，不敢退婚，乃兄一死，立请原媒示意，探询口气。六娘本觉嫁人拘束，自己早非处女，不愿成婚，对方迁延不娶，本合她的心意。及至男家托人露出退婚之意，心中有病，又觉失了体面，尤其乃兄刚死不久，对方便来退婚，来人的话虽未明言她的罪恶，话却不大好听，于是恼羞成怒，天性又极凶恶，当时答应，退回聘礼庚帖时，只冷笑了两声，并无话说，心已恨毒。过了不到两月，因听男家扬言，说她淫荡无耻，讨进门来是个祸水，越发恼羞成怒，竟派手下男女徒党，将男家不分老少全数杀死。男家本有财势，再说地方上出此大案，官吏皆受处分，不能置之不理。贼党又极骄狂，被人看出破绽。后来事情越来越大，正待就势大举，忽然闻报，妖巫师徒踪迹已被仇敌查知，不久就要寻来。知道当地不能安居，暗将褚家田产变卖，连夜带了教徒贼党逃走。哪知逃往山中隐藏没有几年，便被正派剑侠寻上门去，又来一个一网打尽，妖巫和众徒党全数伤亡。

只小妖巫褚六娘一个首恶，为与妖巫争一少年男子，师徒暗斗了些日，心生怨恨，但因妖巫势盛，不敢反抗，恰又有了几个月的身孕，一则负气，又看出妖巫对她疑忌，恐遭暗算，借着快要临月为由，去往新立的分寨静养，等生儿子。妖巫朱修罗巴不得她走开，并未阻止。六娘比为首妖巫还要凶狡阴毒，去时业已接到敌人将要寻来的消息，特意孤身上路，还改了装，中途忽又接连发现两次警兆，知道不妙，连分寨也未去，隐居途中民家，想观看几天风色再定行止。

也是事情凑巧，六娘无意之中听所居民家人说起，邻县有几位善士散发银米，周济苦人，细一探询，当地正离贼巢不远，便知不妙。又隔了些日，先后拿银子买出两人去往贼巢探看回报，非但所建园林全数烧光，连山中秘窟也都坍塌，人未见到一个。这一惊真非小可！生产之后，亲往贼巢仔细查探，洞中堆满贼尸，似

无一人逃出。当时心胆皆寒，再往新设分寨探看，也是如此，知道敌人厉害，决非对手，仗着身边带有不少金珠，隐居巴山贼巢崖腹深洞之中抚养婴儿,这个便是强抢小翠的第五个贼头褚富。因在山中不耐寂寞，又偷偷掳了几个壮男入山奸淫，先后全被惨杀，无一逃出。直到乃子年已十五，又收了四个心腹男女徒弟，因是昔年荒淫太甚，染有病毒，医治三年，痊愈起来，每当春夏之交，仍难免于发病，不能再近男子，年纪也快六十，方始断了色欲。

这时，徒子徒孙已有二三十人，分成三等。六娘早想重建骷髅教，所收大弟子首恶飞天神魔郑明对她又最忠心，本是一位少年小贼，被她收去，为妖言所惑，奉之如神。第二个恶徒名叫恶鬼王叶春，心思灵巧。总寨本经巧匠修成，又经此二人布置，建得又是整齐又是巧妙，外表谁也看不出来。这两个恶徒均是还未成年便被收去，只化名陈三的三恶白鹰子，是个由十几岁便成名的大盗，本已娶有妻室，也是一个有名的女贼。四恶李金莲乃是他的宠妾，本来外号就叫骷髅仙娘，刚刚勾搭成奸，将原妻气走，便因仇家到处追杀，巧遇二恶叶春，引进到骷髅教下。这男女二贼都是淫凶惨酷，奸狡无比，最善奉迎讨好，外号又与邪教暗合，虽然入门较浅，却最得教主褚六娘的欢心。

六娘邪法虽是骗人的玩意，武功却得妖巫真传，本领甚高。大盗白鹰子更有一柄宝刀。便是下余四个贼头，也都各有拿手的兵刃暗器。第五恶贼褚富，因是教主之子，本领和群贼差不多，无形中却掌着教中的大权。昔年褚六娘出山求医，一去不归，群贼早在外面偷盗奸淫，近数年来徒党越众，人也越狂，声势也越来越大，被害的人不知多少。

昔年除去妖巫师徒的前辈剑侠，多半隐居海外，均无音信，只有一位，真名靳密，独自隐居中条山中，另外还有一些随他躬耕山中、开荒自给的少年英侠之士，已十多年不曾出山，先还以为

邪教师徒全数伏诛，没想到只要有一个漏网便会死灰复燃。骷髅邪教二次蠢动，行踪越发诡秘，被害之家被他们凶威所慑，不敢张扬，以致越闹越大，新近风声方始传出。

小翠所遇男女二侠，男名稽良，女名荀玉闲，本来隐居武当山中，虽然常时出外济困扶危，踪迹都在东南诸省沿海一带，加以最末一次出山，一去三四年方始回转，前月刚由福建还乡，快到河南，中途访一友人，才听谈起此事，再一查探，群贼凶恶已极，比友人所说更甚十倍。那友人弟兄两个，名叫裘平、裘朗，也是武当同门中人，新近因见许多人家无故暴毙，有的一死好几个，许多可疑，连访问了两三个月，方始探出一点线索，激于义愤，正想杀贼除害，因觉这班邪教人多势盛，行踪飘忽，一个弄巧成拙，反受其害，心生顾虑，刚打算约人相助，恰巧二侠寻来，于是合在一起。

上来稽、荀二侠把事看易，以为山中还有几个同门能手，一呼即至，足可成功，并未想到去约中条山这班剑侠。及至四人商定，一同起身，武当山中两同门好友又在途中遇到，也是为了听说邪教猖狂，到处害人之事，出山探询，因不知四人是在何处，也约了几个帮手，经此一来，人数越多，越发气壮。

先有十来人都是武当门下两辈男女英侠，精通剑术的在一半以上，当然心定，不把群贼放在眼里。如非稽良老成持重，女侠荀玉闲行事谨细，再三劝告，说："贼党人多势众，有十几处总分寨，就说我们一举成功，可操必胜，也须通盘筹计，谋定后动。我们须要本着除恶务尽的心意，将其全数除去方为上策，否则休说为首几个男女恶贼被他逃走，便是那些教徒贼党，照我们连日所闻，也都是些极恶穷凶之徒，随便漏网几个，将来也是大害。昔年诸位前辈英侠和诸同门，费了许多心思，准备一年多，好容易才将妖巫师徒多人聚在贼巢以内，突然发难将其消灭，诛杀殆尽，

满拟妖巫师徒已被杀光，这类邪教从此消灭，不会危害人间。动手头一日乃邪教中重要会期，所有教徒不分尊卑，均须亲自到场举行祷告邪神的典礼，休说为首师徒两个妖巫，便是寻常教徒也必到场，没想到教中规条最忌快要生产的孕妇，必须期前避开，妖巫虽被杀死，他那嫡传弟子褚六娘，竟在举行典礼以前独自离开。妖巫人既机警，诸侠动手时节又未及仔细拷问，老妖巫重伤被擒之时，自知必死，假说所有徒众全数在场，就此疏忽过去，而所搜出来的邪教中用来妖言惑众的《骷髅经》，又有一个副本被妖徒褚六娘带走，才有今日之事。不是我们发觉得早，被害的人更不知有多少，再要疏忽，以为只诛首恶便可无事，被那些重要徒党逃走一些，岂不又留许多后患？所以我们事前必须探明底细，稳扎稳打，最好先将教徒的名册取到手中，然后想好方法一举将其消灭，才可永断祸根，再也大意不得。那许多重要头目也都十恶不赦，并不在为首诸恶之下，不过地位本领稍低，如论心性残酷、凶险狡诈，比那为首几个甚而过之都不一定。这里面只是他们亲信，简直无什首从之别。要是好人，他也不会入什邪教。何况这些教徒入门之先，早就带上几条人命债，一经入教，更是行为越残忍越能高升，内中决无一个善良，断断宽容放纵不得。上来如其冒失下手，我们固不至于吃他大亏，可是这班恶贼动作如鬼，狡猾异常，行踪更极诡秘，一个打草惊蛇被其惊觉，就能全数除去，也要多费我们好些心力。何况他们掩饰巧妙，平日和常人共处，毫无异状，只有善名，人都对他们发生好感，名单未得到手，不先看准他的年貌姓名，事后再想除他，决无容易的事呢。”诸侠觉着所说有理，方始变计。先由窥探虚实入手，费了两三个月光阴，方始探出一点线索，才知稽、荀二侠料得一点不差。

虽然越看事情越难，无如这班英侠之士，素来做事不畏艰险，又因这两三月中，又探听出群贼声势比起以前还要骄狂，惨无人

道，动辄杀人全家，因其所奉邪教有许多离奇残忍的规条，专以杀人为乐，不论贫富，全凭一时喜怒，或是对方一言一动之微犯了他的疑忌，立下毒手，比那江湖上专为抢劫杀人的恶贼大盗还要凶恶，惨无人道。尤其白鹰子夫妇，一个喜吃人脑，一个至多隔上三五日必要杀人，自称所用兵器是口神刀，必须常用人血来喂才有灵效。如非为首郑明大恶要借生日聚会各路徒党，使新入门的党徒行了入教典礼，同时又接妖师褚六娘由云贵南疆来信，说他们闹得太凶，连妖师远在南疆深山之中的人俱都得到风声，恐其激动强敌闹出事来，专函命人劝告，说妖师不久便要回来光大门户，暂时必须谨慎敛迹，不可任性，做得太凶。群贼得信，不敢不遵，最近业已停止出动，准备过完大恶生日，教主回来，请示之后再作打算；不知又有多少人遭殃。

诸侠见状，自更激动义愤，非但不曾畏难中止，反更多用心力，准备在妖师未回以前，先将贼巢底细探明，将名册取到手中，再等妖师回来，乘着所有教徒均往总寨老巢拜见教主之际，仍用昔年诸老前辈方法，将其一网打尽。内中稽、荀二侠探出为首大恶贼生日快到，又因教徒名册最是机密，始终不知藏在何处，估计新教徒入教行礼之时必要用到，特意犯险深入虎穴，专一查探这些机密。另外诸侠，觉着此举太险，纷纷劝告，请其仔细，多带帮手接应。

女侠荀玉闲笑说："贼党的人比我们多了不止十倍，因其取材甚严，言动机密，随便一个小头目也非弱者。如是寻常贼党，还可以势相迫，好言劝告，逼令改邪归正，偏生这班邪教中的恶徒几于全数丧心病狂，教规那么严厉机密，想要使他真心悔祸，供出一点虚实，真比石上生花还难。稍一冒失，不是被骗上他的当，便是打草惊蛇，真情问不出来反使警觉，多出防备，将来下手更难。我们近日探得的贼党虚实，是否可靠尚还难说，为此去的人

必须胆大机警，行踪更要隐秘，才可有望。去时不宜人多，人多也无用处。我和大哥同往，事情太难，也许不如人意，但决不会因此多生枝节，使将来下手更难。诸位兄姊真不放心，至多请上两位打个接应，以防万一，便足够了。”

# 六

## 信符竹手箭

诸侠知道所说均是实情，虽不十分放心，为了事关重大，这类邪教恶贼留在世上便有多人受害，对方人多势盛，不冒点险决难成功，只得听之。

稽、荀二侠几次打算生擒一个教中徒党，去往无人之处拷问，均因这班恶贼丧心病狂，已无人性，照着平日见闻和暗中观查，哪有丝毫天良？教规又最严酷，贼徒宁死也决不会说一句实话。如其杀死一个，照对方呼应那么周密，不消三日全数惊动。如其问完详情放走，又非泄机不可。就算被擒的贼贪生惜命肯说实话，这等恶贼，自难为了几句迫于无奈的口供将他放掉。如不以饶他性命为饵，那贼自知必死，也不会说。又不愿说假话骗他，所说口供还不一定可靠。仔细盘算，为防泄机，多生枝节，反正都是一路货，本非善良，又在邪教中染有凶毒的习性，将来一个也不能留，和他打什交道？仗着本身功夫暗中窥听，事情虽险，比较还有一点指望。决计亲自下手，先把地势探好，隐伏在离开小华山约百来里的一条深谷之中，乘着各路贼党奉命去往分寨聚会，为大贼郑明庆寿，参加新入门的教徒举行入教盛典，每夜均往窥探。

艺高人胆大，仗着一身极好轻功，日里便自起身，到时都在黄昏左近。昨日起身更早，准备日落以前赶到当地，乘着前寨有事，暗中窥探。后寨一带，四面都是危峰峭壁，绝壑深沟，去路这面虽有一条险径，但是中隔危崖，峭壁如削，高达好几十丈，休说外人不是轻功极好无法飞渡，连大群贼党也从无人由此往来。强龙引了小翠逃走，便是这条险径，因其两面上下都难，坚持亲身护送，等小翠备好长索，追到前面崖下才肯分手，便由于此。

为首五个恶贼分居在五处园林之中，除白鹰子和李金莲因是夫妻，两所房舍互相通连而外，余均各按当地形势风景分建而成，相隔最近的也有半里多路，中间还夹着许多奇峰怪石，花树溪流，外面并有树林山石隐蔽，互不相望，不到走近，连房子也看不出来。本是前寨危崖后面的一片盆地，形如大半边锅底，石多土少，地方虽大，却最隐僻，无论是哪一面来的外人，不到正面崖顶和通往后寨的危崖之上，也看不出这片奇景。贼党平日防御也较疏忽，只用一个小头目带了有限几个徒党，作为总管，用意还是管理这五处园林，以防下人偷懒，并非防敌。此外，每一所园林之中均有十来个男女下人，年纪都轻，专供服侍为首诸贼之用。

二侠知这五贼倒有三四个不带家眷，一个人住着大片房舍。贼党讨好，恐其寂寞，每处均备有几个美貌妇女贴身服侍，夜来作伴侍寝，供其随意淫乐。这班少年男女均是山外掳抢来的良家子女，到了贼巢之后受尽凌辱恐吓，九死一生，连经种种试验才得勉强保住残生，虽然胆已吓破，不敢吐露贼党虚实，所知也极有限。但是这班都是身受惨痛的被害人，与教徒贼党不同，心中十九痛恨，虽然迫于无奈，天良未丧，又均机警心深，否则人早惨死，哪有命在？只要设法结识到两个，多少也能得到一点线索，并可指点机宜，令其代为窥探。日前业已去过两次，果然发现两人，一男一女，对于贼党恨之入骨，如非深知厉害，也和小翠受迫从

贼一样，早已行刺，与贼拼命。

先见到的是内中一个少女，因其背人偷哭，向天祝告，自吐心事，见荀玉闲突然现身，先疑贼党看破，甚是情急悲愤，后经再三说明来意，方始相信，第二日又引来一个少年同伴。问出为首诸贼，照例一到分寨必要尽量荒淫，性既残忍，又喜热闹，每次淫乐，都在前面寨堂后面山洞密室之中，地方广大，陈设华丽，整片洞壁都是锦绣铺成,地上铺着极精细的龙须草席和各种兽皮，单是大大小小的床榻便有好几十张，到处挂满宫灯，无日无夜，光明如昼。有时高起兴来，所有大小贼党，不论尊卑，均在里面随意荒淫，开那无遮大会。为首五贼高坐当中室榻之上，也和众人一样赤身裸体，指点观赏，只不杂在众人当中，一面各拥有一个最美的妇女，纵饮狂欢，把这禽兽不如的无耻行为认作教中最快活的礼节和对教徒的奖赏。只五恶褚富，人虽凶险残忍，对于女色却讲专爱，守定新娶娇妻王小翠，藏在后寨自己屋内享受，无事轻易不到前面去而外，下余为首四贼，连女淫贼李金莲，也是专喜去往前寨，与男贼混在一起荒淫，不肯留在自家屋内。这好风景和那么富丽舒服的园林精舍，只是摆样，终年难得有人住上两夜，所以这班服侍首恶的少年男女只是心情苦痛，只无小贼欺害，日子倒也过得清静。贼党又无男女之别，同辈之中随意淫乱不足为奇。虽因各人身历惨痛，不似贼党那么全无心肝，因寨中规条，这班男女下人只不生心逃走，平日彼此来往说笑并无拘束。少年男女往来日久，均在患难之中，同病相怜，难免生出情爱。这五处房舍，私订婚约的人虽有十多对，但因邪教规条荒谬不近人情，一面放纵男女荒淫，却又最忌孕妇，叫做四眼人，连一些有地位的头目，妻子怀孕，都要在临生前数月避开，生后过了百日方许复归原地，夫妻相见，否则如被查知，有地位的头目，不过斥责几句，迫令立时避出。至少离总、分寨神坛百里以外，否则

便算犯规。再要把婴儿生在当地，哪怕不在寨内居住，只在相隔神坛十里之内，被其发现，男的不问，女的连婴儿也必同遭惨杀。这班身世惨痛的可怜人，休说离寨百里之外，连前后寨两条秘径当中的一扇铁门都不许其走近，终年只在后寨这五处园林和四面峰崖环绕的树林野地之中往来走动，稍不小心，误走进前后寨交界的铁门前面禁地之内，便遭惨杀。私自成婚虽无人问，一有身孕，被贼发现，便要受尽惨酷才得脱离苦海，连尸首都保不住，自然存有戒心。双方多么情深爱重，也只互相爱怜，背人哭诉心事，永远做个名式夫妻，决不敢做那真实夫妻，去惹杀身之祸。教中尊卑分严，专讲以上凌下，不许丝毫违背，这班男女少年又非教徒，只是一些受害的人被迫为奴，休说首恶看中，除却自杀，还要事前想好主意将对方稳住，冷不防跳崖而死才能免于污辱。否则只有俯首听命，决无丝毫违抗，便是寻常随便一个小头目或是教徒动了兽念，也都不敢倔强，这还不说。最万恶是被迫强奸之后，没有身孕那是运气，一旦腹中留下孽种，对方照例置之不问，如向大一点的头目告发，不问青红皂白，单是以奴告主便算犯了教规，受无穷冤苦惨痛。除向难友中哭诉而外，当人不能提说一字，好了将胎早日打掉，等到满月，静候惨杀，或先准备到日跳崖自尽，还能勉强多活几个月。遇到心最狠毒的恶贼，并还先去告发，所受惨痛真个一言难尽，谁都暗中咬牙切齿，悲愤填胸，偏是无计可施。男的还好，只是少年妇女，全都提心吊胆，惟恐被那大小恶贼看中，非但失身匪贼，结果还要送命，甚而连那名式上的丈夫也要同受其害。以前总管后寨的头目又最淫凶，美貌妇女被他奸污了好几个，有孕的全被举发杀死，因不容下人说话，连冤苦都无法出口。正在终日忧疑，泪眼相看，三月前忽然总管换人，名叫强龙，初来时，大家见他年轻，俱都胆寒，后来看出此人不喜女色还在其次，连手下几个小头目都被管住，不许无故往

寻男女下人说笑，免却许多凌辱骚扰。那几个小头目虽然不快，无奈教中无论何事均是以大压小，地位低的，不问上司所为是否合理，哪怕冤冤枉枉把手下的人杀死，也不许说个不字，积习相沿。强龙管得又紧，又能以身作则，不轻与妇女交谈，日久也自相安，这三月来，人心一松，俱都恐他调走等语。

荀玉闲闻言并未在意，尽管后寨是群贼的漏洞，容易下手窥探，又知强龙御下甚严，对于这班男女下人，只要把事做好，从不倚势欺凌，每日两次往这几处走动，均有定时。当地形势既易掩藏，又结交到两个内应，老早便由谷中起身。不料还未越过危崖秘径，便遇见一位得信寻来的好友小摩勒方山，谈起近往武当寻友不遇，连问几处才探出一点行径，今早寻到当地，遇那两位暗中接应的裘氏弟兄，问出二侠每日要往后寨窥探，特意来此守候。稽良深知方山本领虽高，胆大好胜，恐其同去被贼党看出破绽，明劝定必不听，故意借一题目令往寻人，明日约地相见。双方谈了一阵，方山带有不少酒食，又在隐僻之处一同吃饱，方始分手。

天早入夜，山月已高，二侠过崖向前飞驰，忽然发现对面来了一男一女，掩将过去一听，才知五恶之妻王小翠仗强龙相助，乘着群贼宴会，偷偷逃走。二侠本分两路，荀玉闲先当这班教徒恶贼决无好人在内，小翠年轻美貌，强龙此举必有用意，意欲就便查探，便在暗中尾随下去。当地离开来路险径还有一里多路，跟了一段，刚听出二人身世惨痛，强龙误入歧途，迫于无奈，虽和小翠患难交深，结为兄妹，人却规矩善良，迴出意料之外，业已生出同情，认为难得。后来想起平日见闻，这班邪教恶贼全都凶残狠毒，毫无人性，强龙虽是为势所迫，从贼多年，就算本性还好，也必染上贼党恶习，对于小翠仗义相救，多半还是为色所动，不过情势紧急，又受人家救命之恩，暂时无法到手，乐得假装正

经，先使对方生出好感，将来再作打算，真正善恶到底难测。正打算跟到崖那面分手之处相机行事，只要此人稍有一线可原，果如所言，便借他今夜放人逃走之事作为挟制，一面试探他的心意，有此把柄落在手内，便是此贼多么凶狡，也必听命，至少真情总可问出几分，他还不敢泄漏。

心方一喜，忽见男女二人都说到伤心之处，泪随声下，神情悲苦。正觉强龙不似假装，猛瞥见旁边崖上一条人影随同笑声飞落，正是稽良。知其发现二人逃走，也在暗中掩来故意相试。满拟女的定必胆怯惊慌，男的恐被识破，定要动手，哪知适得其反，小翠误认仇敌追来，情急心慌，扬刀就斫，强龙反想劝阻。先见二人且谈且行，女的虽似会点武功，走得并不甚快，没想到情急拼命，动作如此迅速，本领也颇有点根抵，见刀被人抓住夺不回来，竟自纵身往石崖上撞去，想要自尽。玉闲跟了一路，对于小翠更加怜惜，见她这等悲愤壮烈，越知所说果非虚语，以前被迫从贼，实是万不得已。仗着手快身轻，忙即将她一把抱住。未等开口，人已悲愤急晕过去。

强龙从贼年久，深知教中虚实，教徒稍有地位的，连手下徒党也都认得，如是新归附的贼党，决不会由这一条险径翻崖而过，更不会是这等来势。日前又曾听说，昔年仇敌已命门人在外探听教中虚实，虽与为首诸贼不曾对面，也未伤过一人，越是这样暗中窥探不露声色越是可虑，一经发难决非易举，日前还曾为此担心，恐怕玉石俱焚，加以人较沉稳，旁观者清，一看来人那身装束，便知不是本教中人，自己深更半夜背师行事，放她逃走的又是本教小主最宠爱的夫人，不论来意善恶，只将贼党惊动，立是一场大祸。心虽惊恐，却不敢冒失动手，正打算和对方明言来意，只一生出同情，肯放小翠过去，便可无害，对于本身安危并未放在心上。无如时机紧迫，小翠情急心慌，一言未发，拔刀便斫。先

颇发慌，刚急呼“妹子！此非教中贼党，你不要怕。”猛瞥见来人虽然将刀抓住，并未还手，似无为敌之意，心中一动，正想就势表明心意，没想到小翠为了保全儿子，失身从贼，心中怨苦悲愤蕴蓄已久，好容易遇救逃走，又被拦住，激发刚烈之性，动作又快，惊慌忙乱中也未听清强龙的话，便奋身自杀，松手丢刀，往崖石上撞去。强龙先听笑声人影当头飞落，大惊纵退，离开小翠又有好几步，话还不曾说得两句，双方业已动手。等二次低声急呼：“妹子不可妄动！”纵身赶上，猛又瞥见身后一条黑影飞来，将小翠抱住，人也急晕过去。

前面那人正是大侠稽良，本和女侠荀玉闲分途去往贼寨窥探。也是中间发现二人踪迹，尾随下来，后见玉闲跟在后面，话也听出一半，便去前途坡下断崖上隐伏相待，觉着当地有崖坡阻隔，就是后面还有贼党，也看不见，准备二人到后，拦住去路探询虚实。及见小翠晕倒，同来贼党并未动手，而带惊慌之容，立在旁边，似想救人又有话说神气，刚低声喝问：“你们为何逃走？快说实话！”

玉闲接口笑说：“大哥不必多说，这个女扮男装的是个好人，同行男贼也似情有可原，他如真心悔过必说实话，这里地势还不算好，本想跟到崖那面去我再上前盘问，大哥偏是心急了些。我想此女刚脱虎口，相隔贼巢这近也不相宜。今日来得较迟，详情不知，须防贼党随后追来。看此女神气，就她会点武功，这远一条山路，她也不会走快，暂时昏倒本不妨事，索性将她点了睡穴，再将胸前那一口闷气震开，以免时久受伤。由我用套索背在身上，同到崖顶来路旁边乱石之后，向这厮问上几句，问明后面有无贼党再作计较，你看如何？”

强龙闻言，惊喜交集，遂乘机插口说道：“今夜群贼均在前寨宴会，我料决无贼党跟来，二位英雄放心。我名强龙，此是我义妹王小翠。多蒙二位英雄助她出险，感恩不尽。我虽贼党，并非

得已，只要二位英雄真是我所料中条山来的大侠，不伤我的义妹，休说知无不言，便因我是贼徒亲信，一刀杀死，决无怨恨，反觉死得爽快。你如非我所料的人，我必以死相拼，也许还有别的事要做出来，却莫怪我反复无常。”

玉闲见他词色甚是激昂，一面拦住稽良，不令开口，转面笑道：“这里不是讲话之所，且到前面崖上再谈吧。”说完，早用套索将小翠兜起，并将胸前一口闷气震开，见人快醒，又点了睡穴，背向身后，一声说“走”，便朝稽良暗中使一眼色，把人背起，一同当先往前驰去。

二侠身法何等迅速！强龙自追不上，转眼落后，因已听出背人的是个女子，来人兄妹相称，看神气像是一对夫妇，男的业已中年，虽然稍微放心，因觉当夜机会凑巧，来人如被料中，非但小翠永无后患，连自己也可以脱离贼党，改邪归正。福至心灵，想到自己身上，越觉惊喜情急，不知二侠有心相试，惟恐对方专一救人，只当邪教中决无善良，就此走去。始而以全力在后急追，后见越追越远，切身利害，心乱情急，更加惊疑，又知当地不会有人，由不得连声急呼，想请二侠走慢一些。喊不两句，望见人已上了崖顶，似连套索俱都未用，这样高的削壁，不知怎么走上去的？跟着便见人往乱石丛中走进，女侠并还回顾招手，心才放宽。上崖一看，二侠已坐在山石之上相待。

稽良因听玉闲把途中所闻告知，又见强龙本可抽身逃回，或发信号报警，却在后面狂呼急追，越发证实所说是真，俱都出于意料，词色也自转和。先命强龙同坐，查问明了出身来历以及从贼经过，均与玉闲途中所闻相合，知其为报父仇误入歧途，非但情有可原，本身也未亲手杀害好人，再一想起后寨相识的两个男女下人对强龙的说法，越发生出同情。又见强龙人虽明白，为了关心小翠安危和此后下落，依然坚持成见，非要二侠说明来历，才

肯尽吐贼巢虚实，神态激昂，不怕恐吓，连试两次，始终如一，也不动手反抗，更觉此人真有骨头，便将来历告知。

强龙知道武当、中条隐居的诸位老少英侠，不是至交也是同道，对方虽未明言来了多少人，照近日所闻，分明两处均已发动。想不到一念归善，当时便遇生机，虽还不曾脱离贼党，平日心事业已去了多半，大喜拜倒，连声谢罪，由此有问必答，

二侠初意贼党人多，也许还有和强龙一样的好人，失身邪教，无力自拔，及至细一询问，除强龙是出于偶然而外，简直一个善良的也没有。第一个贼党出身先就两样，无怪都是那么极恶穷凶，认贼作父，永远不知悔改。经此一来，将来下手反少许多顾虑，不必再为多杀而担心事，随即指示机宜。恰巧教中花名册便归强龙和另一头目掌管，并还是正副两本，连教中总、分寨的地图、一切布置、人数、虚实均有记载，附在这两本号称神册总账上面，只要费上两三天的光阴便可暗中抄齐。好在强龙又是掌管后寨的首领，教徒尊卑分严，手下不奉命不敢进屋一步，更不许暗中窥探，背后议论，尽可独在房中放心大胆随意抄写，第三日夜里便可交卷，这比先结交的那两个少年男女下人胜强百倍。无意之中得此内应，喜出意外，便向强龙奖励了一阵。恐先二少年男女在园中久候，不往相见难免忧急，还想分出一人前往赴约。

强龙笑说：“无须，小人代去也是一样。此后我必格外设法照顾他们。”并说：“我受小翠救命之恩，又是患难骨肉之交，希望将来能与常时相见，此去下落还望告知。”玉闲笑说：“你不必忙，只能将功折罪，你们将来必能常时相见。暂时连我们的踪迹尚不一定，你又必须隐伏贼巢探听消息，随时内应不能走开，对你明言也是无用。放心好了。”强龙见对方说时笑望自己，好似隐有深意，不禁脸上一红，惟恐误会，方答：“小人决无他意。”玉闲已笑止道：“这些空话不必说了。我们不会做什不合情理的事，此时

还有许多事情。天已不早，快些回去，以免贼党疑心，我也要先走了。”

强龙随说：“后寨一带归我掌管，只要方才的事不被撞见，像这样深夜出来走动，必当我因为首恶贼生日快到，来的人多，格外小心，知道后寨大片地面，只此一道危崖险径，晓得地理的人可以由此上下，虽然从来无事，外人也不会知道，终不放心，特意出来巡查。他们晓得，只有夸奖，说我忠心，决不至于生疑。倒是二位大侠连日那样深入贼巢，却是可虑。就我可以代做耳目，万一事前不知二位要来，和我同等的头目非我所能阻止，为首诸贼又喜领了外来贼党去往后寨游玩，一个不巧，稍微看出形迹，以二位的本领虽然无妨，那五处园树中的男女下人共有五六十个，非受到连累不可。尤其所去之处那一起十来个人，不问说得多好，均须押往神堂受那严厉惨酷的拷问；真正教徒贼党，偏认为是自己人，不是拿到真凭实据，真个叛教逃走或因事上不谨，因种种细节犯规，受那不近人情的刑罚，以及一言一动之失触怒首领、身遭惨杀而外，对于这类事反倒不问，认定在邪神面前立过誓、业已真心归教的人，决不至于生出二心，就与来敌对面交谈，只不跟了逃走，出力相助，也必当是为人所愚，或是粗心没有看出，至多骂上两句，极少疑心。这类轻重颠倒、毫无情理可言的事，一时也数不完。不论事情大小，真受害的都是这班可怜人，说起使人牙齿都要咬碎。就是安安静静没有变故，也须防他无事生非，稍微有事发生，他们便不得了。我为怜念这班无辜受害的人，不知费了许多心力，才得稍减他们一点苦难，如今也只做到不准我手下那些小贼无故骚扰、调戏欺压而已。那些贼头如将她们看中，我便只有暗中气愤，无计可施了。此后我必以全心全力将功折罪，仗着出入方便，过崖无妨，并有种种推说。他们下人所知不多，偶因服侍贼头听到几句，也是零星细节，教中详情虚实决不知道。如

蒙信任，最好约定见面所在，每隔一二日，由我自来禀告，以免犯险。一被贼党看破，事情虽然一样，下起手来就难得多了。”

话未说完，玉闲因还有事，急于将小翠送往谷中安顿，稽良又另有去处，业已当先起身，急驰而去。稽良早就听出强龙真心实意，所说也极有理，但知那两少年男女颇有志气，当日业已暗中结合了一些同事的难友。这班陷身贼窟的被害人，久受贼党凶威暴压，平日俱都提心吊胆，如不事前将话说明，强龙突然寻去，不知真假，惟恐恶贼故意试验，定必惊疑，再说人多口杂，其心不一，昨日为想多得一点虚实，命这两人暗结同类，事后想起，还恐万一疏忽，连累他们受害。强龙内应之事更须机密，晓得的人越少越好。想了想，决计还是亲往赴约，不令强龙出面。仗着群贼均在前寨狂欢，后寨共只强龙手下几个小贼，已被止住，此时当已入睡，便和强龙一同起身，且谈且行，听完前言又指点了几句，人已到了崖下，便各分手。

稽良赴约之后，乘机又往强龙屋内要过那本名册，匆匆看了一看越发心喜，告以暂时不必全抄，照所指各条赶紧抄下，明日夜饮后借着巡查送饷预约之处相见，方始加急回转。虽然往返耽搁，仗着身法轻快，空身急驰，未到谷口便将玉闲追上。同回谷中，将人解开，见洞壁上插有一枝竹箭，正是中条山隐居多年、和稽、荀二侠介乎师友之间的那位大侠，以前外号黑骷髅的靳大先生。

此人单名一个密字，已是剑侠一流人物，又是玉闲以前忘年之交，当初本无黑骷髅的暗号，对外也从来不用真实名姓。后因七侠黑骷髅查牤，在大雪山银光顶与诸异派余孽斗寒大会上为强敌暗算，受了重伤，幸得平生知己之交黑女晏瑰救往阆中，将病养好，恰又遇到白骷髅妖巫师徒新创邪教，作恶害人。这时中条七友只剩三位，一时游戏，为了迷乱敌人耳目，查牤提议三人全

都穿着一身特制的黑衣。扫平邪教之后，查牤和另一好友同往海外采药，一去不归，走时并将那特制皮衣面具一同留下，靳密索性化名黑骷髅，在外扶危济困。前后共只三数年，这“黑骷髅”三字已是哄传西南诸省，尽人皆知。

事又凑巧，所穿紧身黑衣原是一种海蛟的皮所制，坚韧非常，寻常刀斧都难斫透。这年无意之中有一同辈好友由海外归来，谈起诸侠已在海外立下一番事业，准备久居，并还带来许多海蛟的皮。中条山本来还有十多位后起英侠，内有数人也照样做了一身。被玉闲知道，特意寻去，见皮还有几身可做，便讨了两身回来。双方交情深厚，本是同盟至友，遇见重大的事常同出入，外人不知底细，只当一路。诸侠本领剑术又高，动手时节多半穿着这类黑衣，头戴面具，极少现露本来面目。各路恶贼不知对方人数到底多少，闻风胆寒，只一发现踪迹，立即远避。直到十五年前，为首诸侠相继隐退，妖贼也早销声匿迹，外人方始晓得一个大概。

近十五年，山中诸侠踪迹越发隐秘，虽然常在外面行医济贫，大都离开本山甚远，名姓常时改变，有时连形貌也都换过，越发少人知道。稽、荀二侠的踪迹向在东南沿海一带，这次出门较久，听说靳大先生因往海外访友，去了好几年，玉闲三四年前，两次去往中条寻他均未见到，连内中几位好友俱都不在山中。

二侠这次由武夷山访友回来，听人说靳大先生前半年曾由当地经过，并在裘平家中下榻，聚了数日方始起身。先想回转武当之后同往中条访看，后又听说大先生走时，似往云、贵苗疆一带寻人，说办一件要事，暂时不会回山，方始中止前念。昨夜听强龙说，白骷髅教主、女淫巫褚六娘是在苗疆深山之中养病，去了将近十年，新近群贼方始得到一点音信，今夜这位大侠突然来到，并还知我二人踪迹，留下以前互相通用的信符竹手箭，表示还要见面。照此情势，非但杀贼除害之事他已知道，多半云、贵苗疆

之行便为那女妖巫而去。

此人乃中条七友中的第一位，看年纪老是三十多岁，实则比眼前这班朋友要长得多，表面像个寒士，对人也极谦和诚恳，无论是谁都当平辈之交，从不端什架子，眼前中条山这班后起的英侠，都喊他为大先生。生平从未收过徒弟，对于后辈却是样样照顾，无微不至。只要心性端正，被他看重，无论学什本领或是有事相烦，照例有求必应，无不尽心。如其仗以为恶，被他知道，却是丝毫不肯宽容，因此谁都对他敬爱畏服。

邪教猖狂，贼党又多，自己共只十余人，正在发愁，最可虑是眼前冒失动手，就是得胜，至少也有一半贼党逃走，昔年共只逃走一个凶孽，便留下这大一个祸根，有此前车之鉴，越发不敢操切从事，必须探明底细，样样算计停当，必能一网打尽方可下手。就是机缘凑巧，得到强龙这样好的内应，想将群贼全数消灭，预计也在两三个月之后，还要遇到类如这次群贼庆贺生日的机会，方有成功之望。经此数月耽搁，夜长梦多还在其次，这班专以杀人为乐的邪教凶孽，不知又要多害许多好人！每一谈起，便自为难，想不到此公不期而至，自己赶来，真个再妙没有。

看那竹箭的插法，是在午前去往西南方相见，并有过时不去便要来寻的信号，含有两重用意。因玉闲格外同情小翠身世，又和裘平、裘朗、方山三人订有约会，必须前往赴约，地方偏是相反。商量了一阵，决计把人分开，一个去寻靳大先生赴约，一个提前往寻裘、方三侠。如寻不见便等在那里，见到之后同往西南方去见靳大先生，另外约好时地。因料裘氏弟兄和新来的好友方山得知大先生在此，定必想见一面，为防时地相左，并还约好二次相见的所在。先以为小翠本领有限，带在身旁是个累赘，万一遇见贼党，反更讨厌，及至说完前言，小翠立意想拜玉闲为师，不愿离开，力言形貌已变，又是男装，贼党不会看出，本领虽然不

济，曾得家传，寻常小贼还能迎敌，想和二侠一起。

玉闲见她方才一纵，功夫颇有底子，再想起昨夜初遇时情景，便对她说："我们并非嫌你无用，只为靳大先生初来，他是我昔年结义兄长，本领比我们高得多，如有什事同行，你决追赶不上。再者你已饱受惊恐，一夜无眠，也应稍微歇息。等我们和大先生见面之后商量妥当，回来接你正是时候。我知你的心意，不愿和我离开，并非胆小，本领虽不甚高，也非无用的人。只管放心，在这里把精神养好，等我事完回来，定必为你打算如何？"

# 七

# 同商密计　古寺聚英侠
# 巧得总图　强龙建殊功

三人说时，稽、荀二侠业已吃完，稽良说完前言已先起身。小翠一心只想跟定荀玉闲，并未留意别的，因听稽良走时偶然提起此去先寻方山，猛想起失踪多年的娘家兄长王玉山，从小过继在母舅名下，正是姓方，心中一动。稽良未等起送，已往洞外纵落。玉闲正劝她先睡一会，小翠忍不住问道："恩姊，这位姓方的好友，可知他的来历，有多大年纪，是哪里人么?"

玉闲急于起身，匆匆答道："此人乃稽大哥的好友，我只以前见过几次。还是末了一次他到武当来访，和大家在一起多谈了些时，才知他是雁山六友石铁华的门下，年约二十多岁，中等身材，一口南音。彼时他刚学会猿公剑法，正在到处物色好剑，人甚豪爽，家世却未谈起，翠妹好好养神，不要心慌。此洞十分隐僻，外人不会知道。如有人来，也都自己弟兄姊妹。左近又常有我们的人来往。今明日还有人来，并不止方才所说三位。你只管多睡一会。这支竹手箭与壁上插的一支大同小异，如有人来，先取竹箭，与之观看，如其开口先说一个"善"字，便是自己人，无论什么话你都可以对他明言。我要走了。"

小翠暗忖：兄长离家时年已十七，本是山东原藉，怎会一口南音，年纪也不止二十多岁？料是平日想念亲人太切，稍微听到一点便是动念，以为那人姓方，又叫方山，一姓一名均与失踪十五六年的兄长相合，因而误会，知道玉闲急于寻人，对她关切，忙答：“恩姊请走，小妹遵命。”玉闲随即拿了兵刃走出。

小翠独卧洞中，满腹心事，上来毫无睡意，回忆以前经过，又是悲愤又是欣慰，伤感了一阵，见朝阳已快退出裂缝，估计天已傍午，自己还未合过眼，当此时机紧迫之际，恩人回来定必说走就走。自从失身从贼以来，日夜想逃，恐被贼党看破，武功已早丢下，将近一年不曾练过，在贼寨中终日有人服侍，舒服已惯，此时人卧洞中自不觉倦，万一随同上路，本来脚程就差得多，真跑起来决追不上，再因昨夜失眠，体力疲倦，非但要被恩姊看轻，拜师更难如愿，还是人家一个累赘，甚而因此误事，何以对人？想到这里心中一惊，自悔疏忽，业已逃出虎穴转祸为福，不打未来主意，已过的事想它作什？白耽搁许多工夫，睡上些时多好！念头一转，惟恐人太兴奋，心情烦乱，仍难入梦，赌气起身，先练了一套功夫，借此试验本身功力，准备练得有点疲倦再去卧倒，就是二侠回来得快，听去时所说口气，也可睡上一两个时辰，怎么都比胡思乱想要强得多。后来试出功夫虽然丢了将近一半，仗着家传，练过幼功，丈夫又是行家，以前极少间断，底子甚厚，手法又熟，练起来并不吃力，才放了心，跟着将气调匀，稳住心神，不多一会，便安然睡去。

醒来见洞中光景颇暗，静悄悄的，心想天已将近黄昏，二位恩人如何尚未回来？正要转身，猛觉身后微响，似有一人坐在那里。先当是二侠回转，转脸一看，竟是一个肩插双剑的少年，面向洞口坐在那里，刚刚回身相看，并未见过，刚由贼巢逃出心终不定，又将那支竹手箭忘记，大惊欲起。

少年见她惊慌，似早料到，忙呼："妹子，不认得我玉山大哥了么?"小翠定睛一看，认出少年前额上幼时所留伤痕，别了多年，还拿不定是否，瞥见头旁那支竹手箭，连忙抢在手里，方问："这位大哥贵姓?"少年笑答："妹子不必多疑，虽然一别将近二十年，彼时妹子年幼，我仍认得出你，稽大哥方才又曾谈起，断定无差。你受了一夜惊恐，近午才睡，想使多睡些时，就便等候稽兄他们，没有惊动。我现才名叫方山，乃你昔年离家出走的兄长，本名王玉山，你总想起了吧?"小翠惊喜交集，出于意外，喊了一声"哥哥"，便悲哭起来。方山见她哽咽流泪，知其满腹冤苦悲痛难于出口，再三劝慰，方始止住。小翠见乃兄并无世俗之见，越发喜幸。

双方一谈，才知方山自从幼年因和临近庄上一家贵绅之子口角动手，将人打倒在地，以为失手打出人命，连夜逃走。在外流浪了半年多，守着家教，虽会一点武功，不愿偷盗，更不肯伸手向人乞讨。逃时顺路回家，所取银钱不多，业已用完，眼看饥寒交迫，忽然巧遇雁山六友中的石铁华，将其带往山中小龙湫旁茅篷之内，一学九年，练了一身武功，又学会一套猿公剑法。奉了师命，在外扶危济困，往来江湖，又结交到几位男女英侠。几次想回故乡探望，均因机缘不巧，临时中止，加以父母双亡，家中只有兄弟夫妇，妹子小翠又嫁在远方，想过也就拉倒。

当年由福建起身，立意回乡探望兄弟，并问小翠下落，到后，由乃弟昆山取出孤儿身上密藏的血书，得知小翠被一伙不知姓名外号叫做白骷髅的恶贼强迫掳去。为了保全孤儿，勉强屈服，准备到了贼巢，算计孤儿已被所托的人暗中护送到了母家，然后下手行刺，准备与那恶贼同归于尽，口气十分悲痛，并嘱乃弟说恶贼人多势盛，凶恶非常，决非常人所敌，不可泄露一字等语。当时怒火烧心，要寻恶贼拼命，无奈贼党行踪诡秘，那多恶贼，连姓名都无一人知道，巢穴所在更不必说。昆山又谈起前听往来西

南的友人暗中密告，说这伙贼党万分凶毒，行踪莫测，被害的人甚多，不可冒失。

方山越想越恨，先料贼党踪迹必在西南诸省，便往两湖一带寻去，自觉人单势孤，想寻几个帮手。先往武当寻人相助，到后才知诸侠均已出山，正是为了此事。忙又跟踪寻来，途中又遇到几位英侠，得知贼党近日大举庆寿，稽良、荀玉闲和裘平、裘朗四人已往贼巢附近窥探，并说自己这面已有十余人，还嫌不够，最可虑是贼党人多，万一漏网几个，又留后患，为想斩草除根，十分慎重，照方山那么气盛，万来不得，最好寻到稽、荀二侠和诸位至交，商计停当再作计较。

方山一听贼党这等厉害，连武当、中条诸位英侠合在一起，尚且不肯轻举妄动，并非是怕贼党人多势盛，定是为了这类邪教害人太甚，必须一网打尽、连根拔净才免后患。经众劝告，只得强忍怒火，匆匆寻来。初意妹子血书写得那么激烈，必已送命。从师年久，平日所遇英侠又都明白事理，不以寻常守节为然，觉着妹子死得冤枉，每一想起便自悲愤。不料昨日与稽、荀二侠相见还未谈起此事，当日午前再见稽良，跟着又同往见大侠靳密，得知昨夜救了一个少妇，竟是他的同胞妹子，并曾疑心方山是他兄长。因为久居南方，口音已改，人更生得年轻，玉闲又不知她的底细，所以不曾深谈。心中惊喜，午后便由玉闲抽空引了同来。途中遇到二侠的同伴裘氏弟兄，说："方才曾往谷中访看，见洞内有一男装少妇正在练武，后又卧倒，头前放着一支竹手箭，二侠的包裹也在那里，料是自己这面的人，因是年轻妇女，人又刚睡，不曾惊动。"四人同到洞内，见小翠睡得甚香，玉闲、二裘又正有事，便各辞去。方山问知妹子昨夜未睡，饱受惊恐，又因当夜便要起身，不忍喊醒，业已守了个把时辰。

兄妹二人谈完前情，方山又说："大先生一来，事情业已商定。

今夜除稽兄和荀二姊仍留在此，等候抄那一本名册而外，因大先生早在去秋便得到线索，并还亲往云南去了些日，虽然妖巫机警，被她诡计逃走，别的却都有了准备，连这次为首五恶贼命贼党寻访教主所得信息，均是大先生的巧计。跟着，还有一个山人假装妖巫所差，就在明日贼党暖寿以前赶到，拿有妖巫所发鬼画符的神牌和一封信，非但在此三四月内不许他们伤害一人，连各地总、分寨所囚禁的那些被害人们，均须等她回山发落。一面说她三月之后必回，在七月中旬她教中鬼节盛典以前回山主持全局，所有教徒贼党，只与邪教有关的，一律要在七月中旬去往总寨报到。一面代妖巫吹了许多大话，说她这八九年来非但病已养好，并在南疆大开门户，收了好儿百个心腹徒党。为想试验为首诸恶贼的心志，又觉中原诸省离开仇敌太近，容易激动，只有云、贵深山之中无人理会。各寨山酋均极富足，又信鬼神，容易收服，等她回来过完骷髅节，便要率众全数迁往南疆，以免又蹈昔年覆辙。末了又向群贼警告，说现在风声闹大，连她那里俱都知道。听说仇敌业已发动，内中剑侠甚多，你们决非其敌，在此百多日之内关系最为重要，无论何事均须忍耐。如敢丝毫轻举妄动，或是未回以前伤害一人，到时定照神法教规加倍施刑，速将各分寨及早结束，把所有金银资财全数运往总寨藏起，原有的房舍寨堂一律拆废。行动务要机密，不许丝毫泄露，违令即杀。

“群贼均惧妖巫法严，令出如山，向例不容更改，传令山人，又持有教中最机密的鬼符和许多机密的信号，决非外人所能得知。虽然妖巫天性喜杀，为想保全那些被难人的性命，有先一点破绽，但那山人经大先生细心指教，人又胆勇机警，事前并将教中几件隐秘的事和许多繁细规条全数教会，作为那是妖巫新收宠徒，并是一个最有权力而又富有、洞中金银财货堆积如山的大酋长。那些被难的人乃是准备骷髅节教中盛典大举残杀，准备祭神之用。来

信只说凡是擒到的人都要留下，如有新人入教，也须等她回来主持，此时不得举行。话说极巧，不由群贼不信。经此一来，免得贼党在此三月之内，又在外面残杀害人。自己这面借此准备，等群贼聚往巴山总寨，然后突然发难，真个算无遗策。妹子如想亲手报仇，今夜起身，由我亲身引往拜一前辈女侠为师，到时一样可以同往。”

小翠闻言大喜，就着方才带来的饮食吃饱，收拾好了随身包裹，候到山月高上。荀玉闲一人匆匆赶回，说：“强龙真个悔过心诚，昨夜回去竟没有睡，一直抄到现在，竟背人将那名册总账抄好多半，是重要的全都写上。以他本心，还想全数抄齐再行送来，因大先生急于要看，稽大哥昨夜又曾指教，想对他说，先将那二十多页最重要的先抄了来，不料他刚假装查看，去往崖上眺望，正好相遇，立时回去取来。底下小半本，均是各种分寨所积金银数目和收账的年月，无关紧要。不久贼党便往总寨会合，分寨金银全要运走，抄来也没有用。二次和他见面，才知事情凑巧，贼党分寨虽多，只此一处最为重要，名册正本密藏总寨神像下面，机关甚多，极难取出。每年共载两次，不到时期，正本未及写上，还没有副本所载详细，并且首恶今早传话说此次新人入教，名册明早必要交上。不是连夜抄写不停，还有遗漏呢。大先生见了名册甚是高兴，说比他几次细心访查详细十倍，令我转告方兄，拿他书信和昨夜所留竹手箭，去往秦岭古钟坪，拜在女侠江嵘门下，到时如有用你之处，再行通知。”说罢便催二人上路。三人随同出洞分别。

小翠问知女侠江嵘，年已不小，功力与靳大先生差不多，双方又是多年至交，一见书信定必答应，心中暗喜；又听不久便可相见，经玉闲一劝，也就不再惜别。到了路上，笑问方山：“此去共只三四月光阴，听恩姊说，还要叫我随同杀贼，雪耻报仇。共

只三四月光阴，往来这远，哪有多少时候用功，如何能够济事？”

方山笑答：“大先生此举实有深意。我先听二姊说要代你寻一名师，并要使你随同杀贼。日期这短，先也不知何故，方才听说是拜前辈女侠江嫖为师，我才明白过来。如非知你武功颇有根底，身世又是如此悲苦，也不会有此一举。这位女侠非但本领高强，对于各种暗器火器更有独门专长，无人能及。只是脾气古怪，为了昔年疾恶太甚，遇到恶人匪徒往往斩尽杀绝，杀人太多，人多说她做得过分，已不高兴，又与一位同道至交争论，一时负气，说‘诛杀恶人必须斩草除根，不使死灰复燃，方可免害。你们专讲与人为善，也未试出对方是否真心悔祸，可能将功折罪，随便宽容，以致留下祸根。大家添出许多麻烦，还要伤害许多善良。也不想想，这类恶贼平日倚势行凶，穷奢极欲，享受已惯，为了贪生惜命，暂时屈服，在未寻他以前，并无丝毫悔过之心，一旦要他全数改变，勤俭服劳才有衣食，样样不如他意，就是安份一时，除却真能回头是岸，在未败亡以前先就醒悟，弃邪归正的不算，至多暂时胆小敛迹，一遇机会便思蠢动，此乃自然之理。我虽稍微过分，所杀也都情真罪当，至少带有一两条人命，以牙还牙并不过分。既不以我为然，我便从此告退，自往山中隐居躬耕，姑且不问外事，且看你们能否将那恶人感化过来。’

“和她争论的也是一位老侠，心肠最软，平日除暴安良，稍有可原便即释放，性又护短，明知为了平日不愿多杀，留下许多后患，仍想苦心保全，对那拿不准的几个，日常都在留心查考，多费无数心力，仍不免于发生变故。无奈话已出口，不愿收回。双方越说越僵，互相负气打睹，约定当时所放两个恶人，如在五年之内故态复萌，他便算输。江嫖也说五年之内二贼如不重犯旧恶，她从此不再管什闲事。这位老侠用心也是真苦，因恐看错了人，怜才之心又切，从此对那两个恶贼用尽心思，日常防备。

“事有凑巧，一个最狡猾的，正在暗中准备阴谋报仇，只等五年一过，江嶑认输不再出山，先将这位老侠暗算刺死，再图大举。只差半个多月便满五年，忽然染病身死。另一恶贼本与同谋，重要党羽一死，死贼妻子倒是真心惧祸，故意造些假话向其警告，说：‘病死是假，实是这位大侠看破阴谋将其处死，幸而只知是他一人所为，你不在内，千万小心。’那贼本知对方暗中监视，并曾连明带暗几次劝告，一则势孤怕死，二则余财又多，觉着只要不犯旧恶便可无事，两家老小又同哭求，方始息了恶念，这一来总算勉强交代过去。这位老侠不知底细，五年期满，寻到古钟坪，本意是向江嶑劝说，作为以前乃是戏言，请她不必多心，并说死贼许多可疑，自己为此曾费五年心血，并不算赢，仍望江嶑出山，与大家一起，只请不要多杀。不料双方都是心直口快，性情又刚，话不投机，反更说僵。由此女侠自在山中一住十多年不曾出山，表面不问外事，实则她那几个徒弟专在外面除暴安良，做得和她一样。本来可以请她派人相助，无奈她门下几位女侠去年同往海外有事，至少还要一年才回，本人决不肯出山。

“她那暗器火器均有机关，却是巧妙非常，一学就会。为了贼党人多，我们的人恐不够用，也许本未想到此事，因在昨夜救你之后，二姊看出你的本领，大先生恰又在此，想起这位女侠虽难请出，如其将那暗器火器学来，随便一发便可打死不少贼党，岂非绝妙？可是说来容易，人选却难。江老前辈不收男徒，别位女侠又有许多碍难，第一她那徒弟无事都要随她山居，一同力耕，连家都要移去，不许随意出山。诸位女侠剑术都已学成，所学又不相同，谁也不愿专为学那几件暗器拜她为师，只你一人身世孤苦，无家可归，武功又有根底，不消一两个月便可学成，杀贼之后再学别的武功剑术，事情一样，将来还可连小外甥一起带去，从此相依，就在她的山中居住，教子度日，也有永远安身之处，真个

一举三得。我料这些话定必不差，此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她那特制暗器带在身上，只要武功稍有根底，多厉害的贼党也难近身，你还顾忌作什?"

小翠闻言越发心喜，仗着脚程都快，日夜赶路，不消多日赶到秦岭，见古钟坪深藏乱山之中，风景甚好。江嫖表面像个身材瘦小的中年农妇，看去并不起眼，看完靳密来信，立时应诺，并因方山专诚远来，送了他一件名为五雷珠的火器，形似一个小莲蓬，中藏火弹，能够连珠发出，无论敌人本领多高，打中身上立时炸成粉碎，威力绝大，学起来也较容易。

方山谢别之后，江嫖对小翠说:"照着来信，共只三个月光阴。我这里暗器火器共有十四种之多，除内中三种飞针飞刺必须功力精深才能学会，你还不到时候而外，余者均可全数传授。用时，非只双手同发，肩臂膝肘等处均可装上。我看大先生的意思并不要你深入贼窟，好似料到贼党要由秦岭这面逃走，为防万一漏网，多半命人埋伏在离此数百里、与巴山交界的天险猢狲愁暗谷绝壁之上，准备以少胜多，将漏网群贼赶到那里，前后夹攻，一齐除去。不过话未言明，我是否料中还拿不准。你只照我所说加紧用功，不出两月便可全数学会，也许连那飞针都能先学起来了。"随将暗器取出，一一指点，分别传授用法。

光阴易过，小翠在山中一住两个多月，连暗器带火器全数学会，无论分合均可得心应手，百发百中。这些暗器均是江嫖无事时精心打造，越来越巧，常有改进，因觉小翠武功虽有底子，遇见强敌仍非对手，虽然周身都有暗器装好，抬手举足随便一动，前后左右均可发出，终恐应敌之际，微一疏忽，吃了贼党的亏。小翠身世又最苦痛，人更温柔聪明，勤朴耐劳，虽然入门不久，十分喜爱，又特赐了一柄单钩，也是一件特制兵刃，与寻常护手钩不同，上面并还附有两种暗器，专讲败中取胜，厉害至极。刚把

钩法学会，乃兄方山忽同两人寻来，交上靳密亲笔书信，便同起身。

小翠见是直赴贼巢附近埋伏，待机围攻，与乃师所料不符。途中一谈，才知师父所料本与靳大先生相同，后因中条诸侠均说自己这面人少得多，贼党无一弱者，本就不够分配，与其将贼党最隐秘的一条道路放开，迫往猢狲愁暗谷之中前后夹攻，转不如上来包围，将那几条道路全数封闭，省得分散人力，还要费事。大先生仔细查看地形，虽觉这等做法群贼必作困兽之斗，有些不妥，一被冲出重围，反易使其漏网，但是人实不够分配，贼党又多凶恶，极少弱者，聚在一起，其力更大。同时又添了两位有本领的人物，都是这等说法，便未坚持成见，结果照众人之意，将原定计策改作七月初十以前，在巴山贼巢总寨附近古庙之中聚会，演习两日再同进发。事前分出几位本领最高的，设法掩入贼巢地洞山腹之中。

那是一条通往贼巢的秘径，乃昔年老妖巫褚六娘作贼心虚，暗中开通的两条秘径之一，除为首五恶贼和掌管神册总账、有限几个第二级的亲信恶徒而外，休说寻常教徒贼党，便是具有威权的大头目，也无一人得知。起初几年妖巫在日，由为首五恶和三五个心腹同党每日轮流防守巡查，后见终年无事，又是一个苦差，本就认为多此一举，妖巫再一远走云南，一去不归，为首五恶又开始蠢动，在外为恶横行，除却每年重要鬼节，均嫌总寨深居山腹，阴森气闷，不见天日。妖巫走时严令：无论尊卑，只在总洞居住，决不许出见日光，以防泄漏机密露出破绽，便是有事来往，也要扮成山民，乘着黄昏黑夜，先往崖洞，假作寻访亲友住上些时，仔细探望没有生人跟来踪迹，才许出入。许多均不方便。为恶日久，越发骄横放纵，不耐拘束，平日极少回山居住，分寨另建寨堂便由于此，这条秘径自然无人轮值看守。妖巫又下严令，连教徒也

不许知道。近六七年，从贼党还未横行以前数年，便难得有人查看一次，防守更谈不到。入口又作螺旋形，地形奇险，外有掩护，不知底的人决看不出。内里并还设有两道钢铡和几处陷坑、仙人跳、千斤闸之类机关埋伏。这都容易冲过，最厉害是当中一段，地势比较宽平，外表像条十来丈长的天然甬洞，实是内中最危险的所在，非但机关埋伏最多，并还利用天然形势，层层相间，通体均可呼应，越是平坦宽大之处花样越多。尤其这一带地面，看去都是原有石地，不过年久碎裂，满地都是大小不等的裂痕，下面却是空的，走在上面并看不出，至多觉着石块有点活动，下面没有摆平，稍微踏动了一下，别无他异，实则就这一踏，下面机关业已触动，互相勾连的一条总线立被牵动，传向前面贼巢之中，发出各种警号。妖巫心思灵巧，昔年又得同党巧匠相助，她那警号也与寻常不同，为防山腹贼巢洞窟太多，地方广大，万一警号发动，无人在旁，疏忽过去。居心阴毒，惟恐所发响声太大，致被来敌警觉，逃退出去，除却出口前半，所有钢铡、千斤闸板之类，随同警号一起发动，机关一转，全数发挥威力，将来人退路分好几处关口，全数封闭，便是一条蛇，也难钻出而外。凡是他师徒为首男女六贼往来居住之地，连同神坛上下暗设的机关，俱有这类警号发出。有的宛如鬼啸，有的将暗藏的火药撞上，接连发出火星，有的架上钟鼓无故自鸣。她一面借此惑乱人心，说是邪神显灵示警，已有敌人掩入，命众照她平日所说埋伏围攻，一面带了心腹徒党赶往查看。来人如已被困机关之内，被他擒去惨杀自不必说，否则相机行事，仗着洞中地势、徒党众多，诱敌入网或是明暗夹攻。多高本领，如在这条秘径以内被其警觉，休想活命。为首诸贼也因这条秘径外人决难通行，格外放心，不去管它，经过这好几年无人过问，那些机关是否还和以前一样灵巧合用，已是难料。

自从得到强龙献底，看到那本神册总账的副本，得知总寨形势之后，靳密因见上面许多隐语，对那一条秘径虽未明言，仔细推详，业已悟出多半。跟着，稽、荀二侠又令强龙设法，费了许多心力，竟在群贼移居总寨的第四日探明详情，并将当初帮助妖巫师徒建造全洞、后来又被妖巫惨杀的两个善制机关埋伏的死贼所留总图，从神台下面地穴之中寻到。

入穴以前，强龙本是假装讨好，向为首诸贼请命，说："今已七月初，教主不久回山。自从教主走后，诸位寨主常在外面行道，无暇回山，许多机密所在均未查看，余人不知底细，无人仔细看过。最好由诸位教主选上数人，将这些地方查看一遍，打扫干净，收拾整齐，以防教主回来见怪。"

群贼竟为所动，又都当他忠心，当时答应，并说："像神坛地穴和通往山外的两条秘径，不是常人所能与闻。内有几处机关，也许还要修理。地穴之中，更是全洞最重要的所在，内里深黑异常，形如一井，上下都难。我们正商量推人下去，你既告奋勇，再好没有。明日我们传令封闭神坛，不许一人走进，由你一人到下面去，将那一间神宫密室打扫干净，把那万年灯的油上满，便是一件大功。你如泄露机密，却是找死。"随将几件认为机密，其实荒诞无稽的禁忌一一告知。

教中规矩，不许教徒随便开口出什主意，疑心又多，照例有上无下，地位稍卑的人连屁也不敢放。强龙原因五恶褚富那面护身神牌，被小翠逃时准备用作挟制，无意之中带走，后来遇救出险，并未用上。五恶褚富却着了急，又知乃母天性凶残，自己做那骗人的勾当，虽然装神闹鬼，全是虚伪，偏极迷信邪神，这一种长只两寸、死人枯骨做成的神牌，地穴之中所藏甚多，毫不足奇，偏当作性命相连之宝，不是立下大功，或是格外投机看重，便是入教多年的老徒党也得不到手。有此一块死人骨，非但全教中

人另眼相看，具有许多威权，并还可以免死两次。可是一得此牌，便看得比性命还重，贴身收藏，决不能使其失去，否则身受之惨，比什么都厉害。自己虽是独养爱子，犯此重规，就是宽容，多少也必受到严罚，并且从此便算有了短处，被同党四恶贼看轻，将来能否继为教主便难拿稳。想来想去，只有偷偷深入地穴，另外取上一面才可无事。

偏巧另外四个首恶因妖巫将回，意欲讨好，知那地穴上半十分之九形如深井，非但黑暗气闷，使人难耐，因为底部供奉邪神的石室之内设有两个金缸，每缸都有三五个灯头，内中装满灯油，终年油烟熏灼，满壁污黑，又少透气之处，油烟气味甚是难闻，而这地穴照例只许一人上下，业已好几年未添灯油。此是一个最机密而又烦难的神差，连打扫带上油，至少要忙一日夜。照规矩，中间丝毫不能停歇，除饮水外，连吃饭都不许，至多只能在悬绳上下之际，将身带的干粮抽空咬上两口，否则便算信心不虔，犯了禁条，休说褚富从小娇惯享受，出生以来，共只在领神牌时匆匆上下去过一次，这等苦头难于忍受，便四个首恶，最多的也只教主未离山以前当过两三次苦差，一提起来，表面话都好听，暗中无不头痛，于是同声劝止，不要褚富当这苦差。就要打扫添油，也由当年轮值的人亲身下去。

褚富自不便说明真相，又知当年轮值的是三恶白鹰子之妻四恶李金莲，恰是一个风骚淫荡、专喜享受舒服的淫妇，不耐当这苦差，性又最怕污秽，一面吃着活人脑子，常时双手染满血污不以为奇，一面偏要打扮得花枝招展，从头到脚不沾一点灰星，恨不能把周身细皮嫩肉全现出来才对心思。这类油污狼藉的事，要叫她忙上一日夜还弄不完，一面还要强忍饥渴，不能丝毫偷懒，自非所愿。当大恶郑明提议由轮值弟兄下去打扫时，故意支吾，乱飞媚眼，并还示意三恶白鹰子代她下去，分明不愿做此事，却又

无法出口。这座地穴，下时又极费事，无法背人偷偷下手。护身神牌如偷不出，到了七月十五骷髅节盛典，便要当众取出。教主不回，还可设法遮掩，教主一回，见面时第一件事，便须捧着这块无知朽骨行礼拜见，祭神时更不必说，没有此物，如何交代得过？尤其四恶李金莲，因自己嫌她血污残忍，几次勾引均装不解，难免恼羞成怒，心中怀恨，此事如被知道，更是讨厌。想来想去，只有强龙比较可以买动，自己本来防他暗中泄机，又是教中亲信、有功之人，虽然以上凌下可以任性残杀，到底须防别人议论，何况又是三、四两恶的爱徒，此事如令代办，双方便成利害与共，被人知道，自己是教主之子，还不至于送命，他却非遭惨杀不可。念头一转，立将强龙喊到无人之处，令向为首诸恶请求，乘机代取人骨神牌，一面许以重利。

强龙闻言，自合心意，表面假装胆怯不敢，恐事未办成，随便乱出主意，先受寨主、师长责罚，褚富力保无事，当在一旁代为作主。果然下余四个首恶虽想讨好教主母子，谁也不愿下去，本就打算另选一个心腹教徒，代往打扫添油，但这类事，常人看去只当寻常打扫，不过麻烦一点，并不相干，而邪教中却当着一件天大的事，派去的人休说做得潦草，便这上下繁忙一日夜的辛苦，稍微不耐饥渴疲劳，本人受刑不算，连发令派他的头领也要连带受罚，并且还要出于自愿，万分虔诚，才能入选，哪一面全要顾到，差一点的教徒更不配当此重任。何况内中还有好些机密的事，未去过的人决不晓得，就是以前领过神牌，不在神宫内仔细打扫也不深知，许多为难。正在暗中计算人选，想把为首五恶下面十几个心腹教徒喊来，设词探询，再行决定，一见强龙自告奋勇，五恶褚富首先赞好，连声夸奖，自然一拍即合。

强龙本心，神坛下面的地穴，号称全洞中枢要地，平日画有白线禁圈，谁也不许走进圈内，又听稽良揣测，以为洞中机关埋

伏的总弦藏在里面，又想借此窥探那两条秘径的虚实，不料命他专一打扫地穴，秘径方面另外派人，诸首恶并要自往查看，方觉弄巧成拙，反将双方提醒。谁知无意之中在神宫石碑下面发现一具死尸，同时寻到一个小革囊，内里非但藏有全洞总图，上面并还注明破法，另外夹有一张未写完的书信。

大意是说，妖巫褚六娘越闹越淫凶，因见死人年老力衰，不满所欲，丝毫不念多年相交的情份，又逼着他修建这座地穴神宫，看那心意大是不良，日前由寨中听出她的口气，果有谋害之意，第二日醒来便再三盘问昨夜说些什么，虽经掩饰过去，早晚必遭毒手，深悔昔年不该为她所迷。如今身困洞中，终年不见天日，费了多年光阴，用尽心力，把整座山腹洞穴布置得和铁桶一般，如今反要被她惨杀，实在心中恨毒，前夜乘机下手暗算。妖巫生平结交男子太多，本有病毒，经此一来必染奇疾，终身不治，将来病发厉害，死得更惨。此虽是她应有报应，但她羽翼已成，我也逃不出去，如今悔之无及。仗着以前留了点心，尤其内中一条秘径的机关，建造时节因觉妖巫神情可疑，表面造得更加厉害，所有机关均可勾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实则只将总图得到，知道破法以后，无论内外，只须来人带有能够斩断钢铁的宝剑，便可将它破去。总图底样早已留下，只是无法逃走。故乡还有儿子，想早长大成人，今生恐已无法相见。本来连这封信也无法带出洞去，身边常有贼党在旁，更须防她看破，每日只是半夜抽空，写此一封长信，准备写完秘藏身旁，挨到下月十五骷髅节祭神之时，照例全洞的人均须照着《骷髅经》上所说，改变装束，分头出去，做那招收孤魂野鬼的鬼把戏，每年也只七月十五后半夜，洞中教徒才能和做贼一样偷偷掩出，见到个把时辰的星月。自己为了妖巫忽然疑忌，已有两年不曾出洞，今年鬼节曾和妖妇商谈，业已答应，也许能够出去。因知当地离山口最近，只外面崖洞十来家是

假装土人的教徒贼党，余均本份山民，并有游山打猎的人常由附近经过。妖巫法严，为防泄漏踪迹，附近二三百里以内决不许伤害一人一畜，到时如能出去，定必拼命一试。能够逃走更好，否则便将此信连总图装入革囊，相机行事，抛往附近居民家中。望拾到此信的人照着信上所开地点人名代为探送，感恩不尽了。

底下不曾写完，革囊中还有几两金子，看意思是想托那拾到的人，代将此信送交他的亲友，请了能手为他报仇，并除此一个大害，不料还未写完便遭毒手。因那革囊藏在地穴下面石缝之中，未被搜去。强龙看完以后，喜出望外，暗藏身上，连褚富所要神牌一同带了出来。等到收拾干净，人已疲极。为了各地分寨奉命结束，一齐并入总寨，有许多新归附的贼党当地还未到过，强龙本来奉命在山口外，带了两个男女贼党开一酒店，暗中接应，近日又被调入洞内，出入本非容易。褚富因感他帮忙将牌盗出，从此多一心腹死党，连前事也无顾忌，人又年轻狂妄，意气用事，无什心机，本已有求必应，强龙也实疲劳不堪，推说要往外面养息几天，请五贼代为开口。下余四个首恶，因事未完以前，褚富便说强龙如何忠心卖力，自己接连暗中查看好几次，从未见其丝毫懈怠，事情一完便当众发令，也不和同党商量，便令去往洞外酒店之中养息三日，有事随意出入。诸首恶一个也未多心，反更看重。

强龙一到外面，便将革囊总图交与每日假装樵夫的一位老侠带与靳大先生观看。经此一来，贼党虚实全知，那条秘径甬道虽经诸首恶亲往查看，因见多年无人往来，内里灰尘狼藉，机关多半完好，虽有许多铁锈，并不妨事。本来还想一直查看出去，三、四两恶贼均嫌灰尘太多，同说：“越是这样，外人越看不出，何况这多年来从无一人来过，我们又将离此而去。共只有限光阴，何必多此一举？真要机关毁损，照教主来信，她到不久，便要分别

起身迁往南疆，修理也来不及。反正无事，就算这十多天中事出意外，有此敌人窥探，也决不会由此走进，管他作什?”这几年为首诸恶穷极荒淫，本就不愿费事，地方又大，觉着所说有理，新归附的教徒中又有好些少年男女，各有各的淫欲之念，立将前议打消。诸侠下手自更省事。

# 八

## 二女侠杀贼猢狲愁

方山、王小翠兄妹赶到离开贼巢只十余里的古庙清虚观中，一看，观中只得两个老道士，以前本是江湖中人，出家隐居已二三十年。除妖巫本人外，为首诸恶看出不是寻常道士，并还曾往观中探询过数次，彼此相识。两道士却不知这伙恶贼的来历，诸侠到后方听说起，好生惊奇。仗着那观后面是片树林，尽头又是一座崖洞，先因庙中人少，恐作野兽窟穴，编了一个竹帘，上面敷些泥土，再用藤蔓草花牵引，将洞封闭，外表看不出内里有洞，另外却又开一小洞，作为存放蔬菜之地。地方广大，又极荒凉，离村较远，近数年，贼党知他们本领不高，隐居当地，从无什人来往，已不放在心上，平日除偶有樵夫、采药人由旁经过而外，极少见到一个生人。

诸侠早已扮作近山一带的土人和樵夫、猎户之类，相继提前赶来。那观只作聚会商谈之所，多半寄居新结识的土人家中，装作亲友相识，平日和村人混在一起，帮助做事，夜来便在豆棚瓜架之下乘凉夜话，所谈也是田间山里的事，并不多住观内。

为首诸恶因全体教徒贼党聚居总寨，连所掳被难男女共有五

百多人，虽均改变装束络绎前来，但因六七月里天气正热，黑夜又短，当地山口内外有好几处村落，必由之路，休说深更半夜成群走过，便是三三两两，好几百人相继不断，只见入山不见出去，也必生疑，乡村里面，随便来一生人均易使人注目，何况这多。先颇为难，继一想，反正为日不多，教主一来，便快起身，那条秘径通路，在未奉令以前，又不使新来教徒知道，共只山口这条要道，余者虽也有路，均在山中，非但绕远，险阻太多，沿途每有对头隐居，更难免于看破，转不如全装作外省入山采药的客帮药夫子，上来分出些人，索性来时先寄居山口村民家中，余者分往崖洞外面，夜来入洞相见。好在被掳的人胆早吓破，不会泄露，一面放出口风，说这伙药夫子此次入山至少一两个月，并且由此便往秦岭那一面探索过去，多半不走回路等语。内有几个贼党，竟和诸侠住在同一村内。这伙教徒贼党虽极机警，竟无一人生疑。

方山、小翠到时才只初十，本定由外随众夹攻，到了十三夜里，靳大先生忽将诸侠喊往清虚观密商，指示机宜，先朝中条诸侠说："据我观查，我们尽管想得周到，是否能得贼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还是难料。好在方山兄妹和近日得信赶来的五六人，多半出于当初意料之外，难得小翠这次来时有两件火器，均是双份，火弹更多，方山又早学会。有一件未学过的，也是一说就会。我此时越想越不放心，万一妖巫狡猾，强龙所得总图乃她已死贼党所留，此后妖巫有无更改，此时拿她不准。日前细看总图，与贼党总账所载大都相同，独此两条秘径，隐语好些不符，大是可虑。如我料得不差，贼党逃时，必由后山险径溜走。难得昨今两日先后又添了八九人，为防万一，除今夜来这几位老友留在这里相助而外，方山兄妹可先分开。强龙此时留在贼巢，只有危险，并无用处，我已给他想好脱身之策。昨日四川新来四人，可和小翠天明前起身，仍照前定，去往猢狲愁深谷之中埋伏。照我们连日密

计，也许贼党不致漏网，就被逃走，也只有限数人。小翠一身暗器火弹，再加上四个能手相助，足能成功。事情不可不防，虽然路不甚远，还有两天光阴，早到当地总好。”又向新来男女四侠笑说：“你四人必须仔细，大意不得。如将贼党放逃，留下后患，却要你们四人全部担承呢。”

那四位新来的侠士，均是大先生的后辈，以前同隐中条山，弟兄同辈好友共有十余人，老少都有。为首一个行四的名叫曾澄，生得又瘦又矮，目光最是敏锐，动作轻快，腰挂两口短剑。一个行六的瘦长子名叫彭蠡，一个中等身材的行八，名叫闻捷，还有一个中等身材、面如冠玉的书生行十三，名叫林棠，乃是一位女侠，一向男装，因其装得最像，连声音都听不出是个女子，招商店中杨老幺所见诸侠，除闻捷外，余下三侠全都在内。方山兄妹早经引见，因林棠乃荀玉闲的表妹，人又谦和，双方格外投机。议定之后，男女五人不等天明便辞别诸侠，带了预先准备的干粮起身上路，往猢狲愁赶去。

小翠初当大任，又把靳大先生和稽、荀二侠奉如神明，巴不得能够当时赶到，见同行四侠仿佛随意游玩一般，时行时止，中途并还绕道访友未遇，耽搁了多半日，偶然谈起，也不十分起劲。初交不便深说，一面想起来时师父所说，断定必有余贼由猢狲愁这条险径逃走，并还说出许多道理，不料到后听说因有多人劝说，业已中变。自己末学新进，虽觉师父所说与靳大先生相合，料得也极有理，到底不敢冒失开口。眼看快到动手日期，大先生忽又重提前事，无一句不在师父意料之中。入门虽只三个来月，但已看出师父老谋深算，言无虚发。一见同行四侠这等松懈，不以为意，惟恐第一次奉命，先就误事，又不好意思深说，便向林棠设词试探。

林棠还未回答，闻捷已先笑道：“小翠妹子太多虑了。这次休

说武当、中条诸位老少英侠差不多全都到场，连几位难得见面的老前辈，也因邪教猖狂，害人太多，特意赶来相助。单照预计的那十几位，便操必胜之券，如今人数差不多加了一倍还多，并有两老前辈剑侠相助，恶贼如非真个是些鬼怪，能够变化飞腾，谁也休想逃走。不过，我们这十几个弟兄姊妹对于大先生最是尊敬，他虽不以尊长自居，我们全都当他师长看待，从无违背。尤其我们此次本来有事，得到信息抽空赶来，业已违背他的心意。自来事情难料，如何好说不来的话？其实照我们猜想，外面崖洞那些贼党，以前也许难免逃走两个，自这两位前辈剑侠一来，举手便可成擒，洞中群贼受到里外夹攻，更不必说，哪有漏网之理？大先生神机妙算往往出人意料，不到时候不会应验，事前大都不肯明言。此行另有原因，或者难定。如说专为埋伏、擒杀漏网贼党，至多防个万一，十九不会发生。这前半段风景甚好，乐得游玩过去，就便访一多年未见的友人。就算有什变故，这里相去贼巢近二百里，今天才只十四，贼党至少要到十五半夜才得逃出，我们提前赶了两天，明日午后必到猢狲愁。那里暗谷危崖，又是阴森又是荒凉，六七月里，高峰顶上还有积雪，那早赶去作什？就有什事，也决不致延迟，放心好了。”

小翠也觉明日必到，心想这几位都是剑侠一流，久经大敌，当无疏失，心也放宽，不再多说。诸侠一路游山玩水，且谈且行，又在途中住了一夜，到了十五下半日方始赶到猢狲愁。布置之后，又嫌当地景物幽厉阴森，连月光都看不到，不耐久停，一算时间还早，贼党如真漏网，无论跑得多快，也要到天亮才能逃到当地。闲中无事，林棠说：“干粮还有，路菜干肉业已吃光。本定途中打猎，只顾赏玩山景，一路说笑，忽略过去。难得谷口林野中山羊野鹿甚多，何不打它两只，一同烤吃？”诸侠同声笑诺，并还说好以此消遣，不许多杀，够吃为止，并不许用什兵刃暗器，擒到再说，于

是五人分成三起。

小翠和林棠自走一路，见前面山坡上有一破庙，正要入内窥探，忽然发现两只野豹追赶一群逃鹿，甚是凶残，业已扑杀了两只，还在后面穷追，心中有气，忙同追去。等将两豹追上杀死，天已黑夜，鹿也逃光。就着现成死鹿拖往溪边洗剥，斫下两条鹿腿，待要回身，小翠见深山云起中山月已高，同行三侠不知何往，忽然想起前事，便将乃师所料对林棠说了。

林棠闻言大惊道："我真疏忽！明已看出妹子途中神情愁虑，急于赶到，心想为时尚早，贼党不会来得这快，何故这等心急？竟忘了令师江老前辈的心性为人。她那门人一向随她躬耕自给，平日只有一人轮流在外，隐迹风尘为民除害，不是真有要事，轻易不令出山，可是每次派人出来均有成算。表面上她因昔年几句戏言与人负气，从此不再亲自出山管什闲事，实则她那嫉恶如仇的天性，只比以前还要强烈。自己守着前言，在她所居数百里方圆之内决不出境一步，但是门人耳目颇多，平日分居各地看不出来，哪一位均经尽心传授，将她全身本领十九学去，心思更极灵巧，发明了许多精巧的暗器不算，近年又制成了好几种火器，厉害已极。妹子入门才得三月，如非深知你能胜任，并有大用，怎会许你出山？大先生和她多年至交，二人心思多半相同，虽然对敌除恶没有那样手辣，向来算无遗策，分明妹子功力虽浅，关系十分重要，而贼党的虚实必早算准，所以二老前辈的心计不谋而合。

"我们四人，早在去年便奉大先生之命，去往川、康一带办一要事，也是除暴安良、为众除害之举，不过对方是一世袭土酋，根深蒂固，下手容易，但那许多土人世世代代均受他一家一姓的压榨，又有许多奇怪风俗，习久相安，认作天命，生来便该吃苦，非但事前要多结交一些明白事理的人，事后更要善为开导，使其明白人都一样，谁肯出力谁能温饱，没有不劳而获之事。什么地方

都要想到善后一切，真比遇见强敌还要难于应付。大先生预定，至少过了今年，样样有了基础，当地许多压榨无理的风俗和一些祸根也都去掉，以前高高在上、专受众人血汗供养的恶徒也都不敢蠢动，方可回转，以后还要再去，人更不能全数离开。

“上月忽然听说白骷髅邪教死灰复燃，由靳大先生为首，定在七月中旬除此大害。自觉当地首恶已早除去，人心安定，一些恶徒也经多次警告劝说，感化过来，每日与那些土人聚在一起，风俗习惯俱都不同，日子一久未免不耐，又听说这次人多，许多多年未见的好友均在一起，渴欲相见，知道明言请示，大先生未必答应，再说往返路远，也来不及，就这样，我们去的共是六人，还留了两位在那里。虽知大先生不以为然，因他平日无事，人最和气，谁都和他亲热，又急于想见内中几位老友，心想至多被他说上两句，好在事完人便赶回，往返日子无多，决不相干。心有成见，以为他老人家必不高兴，他向例又是做了再说，行事机密，不先泄露，遇到不高兴时，你越和他强，越不使你如意，只当又和以前一样，恰巧要作万一之备。妹子入门日子又浅，于是命我五人来此埋伏，断定贼党逃路只这一条险径可虑，虽然不可不防，照着到后所闻，并不一定，又早起身了两日。大先生虽曾嘱咐，令我五人早点赶到，走得越快越好，并未说出原因，他老人家所说的话，谁也不肯违背，口中答应心却松懈，忘了令师江老前辈这一层。

“照我猜想，非但是防群贼突然生疑，看出破绽，发生变化，也许不等十五便要提前下手，诸位同道和新来那两位老前辈又有轻敌之念，他老人家一不违众，不便力劝，特地下此一着闲棋，以防贼党由此溜走，并还料到江老前辈这里还有布置，多半派得有人，所以提前催快，要我们早些赶到与之相见，就便观察形势，互相商计。又因令师天性奇特，事前不愿被人料中，反正照他所说，

一到这里自会相遇，乐得暂时不提。不料我们心有成见，竟未细想。四兄早想游玩这一带山景，这一沿途流连，迟到了一天多。

“如我料得不差，至少应该见面的人因见我们今朝不曾赶到，以为大先生改了主意，人已离开。我早想到为首诸贼虽受大先生愚弄，将群贼聚在一起，但是七月十五乃他教中骷髅鬼节大典，教主妖巫褚六娘既说亲身回山主持，无论如何应在期前赶到，平日尚还无事，日期越近群贼越易生疑。虽然他那祭奉邪神的大典是在深夜举行，我们为救洞中被困的那些人是在鬼节祭礼开始以前下手，贼党到了十五，见妖巫还无音讯，就不疑心中计，也必以为妖巫途中出了变故，生出顾虑。

“大先生前日和我们初见时便曾谈起，上次代传假令的山人虽极机警胆勇，却欠谨细，内有两句重要的话竟被遗忘，只说妖巫在祭礼举行以前必要赶回主持，并未和贼党说妖巫为了保守机密，更有别的用意，虽然如期赶到决不误事，时日却不一定，密令贼党照样加紧准备，到时举行。妖巫也许等到典礼开始突然出现，好使新归附的教徒更生信仰，或是人已先到，隐伏附近，不到时候不肯出面，就便考查这几年来教徒们是否守法等语，想起可虑。

“在此前一日，又有两个新投到的贼党，和为首群贼相交业已三年，因对二贼格外看重，准备上来便自提升，使与为首诸贼同等。这两个以前本是云、贵边疆一带的大盗，平日专一欺压各地山人，南疆所有大小部落十九到过，地理最熟。因在当地立足不住，逃来中土，偶因一时机缘，与为首诸贼相识，一见投机，结为死党，本领甚高，人也奸狡。上次送信时，二人恰因离乡年久，回往原籍探看家人，为首诸恶奉令隐秘，事前不肯泄漏，直到二贼新近由云、贵原籍回来，奉命去往总寨，见面之后，方知山人送信之事。妖巫在南疆中兴妖作怪，踪迹虽极隐秘，后被大先生寻去，本已必死，偏是事情凑巧，竟被负伤逃走。

“因其深藏乱山之中,四面森林包围,妖巫正当病愈复原不久,别有阴谋,意图在野人山中另立根基。因其天性疑忌,知道乃子在为首诸恶中年纪最轻,威望不足,本领识见均难服众,另外四个徒弟全都凶毒阴险,她死之后,是否肯奉乃子为主尚不可测,欲在南疆中准备停当,等所收教徒在她装神装鬼种种阴谋试验之下生出迷信,一面再说贼子又是天神又是真龙天子,人还未见,先使信仰虔诚,死而不悟。人数也比原来更多,势力更大,先将乃子暗中接去,正式做了教主,自己退而为神,生前代贼子立下根基,再将另外四个得力贼徒喊去,双方归并为一,因此平日踪迹异常隐秘,共只两个心腹信徒,代她窥探群贼动静,每年也只往返一次,连贼子也都不通信息。

“大先生如非先将她这两个心腹擒住,也难知道底细,本来还想先将这贼妖巫除去再来下手,后觉妖巫素来假装是神,前染奇疾,便不使寻常教徒知道,再为敌人所伤,更认为是丢人之事。大先生和她对敌时,又只一人出面,作为无心巧遇,并未说破她的阴谋,仗着机密已得多半,这才赶回,先将她那根本老巢一举消灭,再去除这祸根。相隔这远,妖巫受伤又重,本想暂时决不至于被其警觉,时机也极凑巧。不料二贼恰在此时往返,当地山民又多受了妖巫蛊惑,内有两个助纣为虐、与妖巫勾结害人的山酋又被就便除去。二贼和这类山酋以前均有交往,只要来去途中稍微访问,就不知详情,妖巫前数月被人引走失踪不归或是人正养伤定被问出,何况二贼去时便有寻访妖巫之意。不去深山则已,只往沿途山寨稍微走动,不必探询,便可看出当地情势与先送假信的山民所说不同。

“二贼虽是初来,听强龙密报,群贼为了贼党均已到齐,妖巫又快回来,正在得意头上,来这二贼因得信较迟,赶路心急,日夜不停,到时天已深夜,又在途中受暑,一来人便病倒。群贼正

在大举宴会，酒色荒淫，高兴头上，只为首诸贼前往慰问，稍谈了两句，见二贼又吐又泻。强龙奉命接待，听出二贼由云南赶回，先又设词示意，说此次典礼关系重大，从来所无之盛，另有机密大事，最好不要随便开口。二贼本知教中规条繁苛，禁忌太多，刑法尤为严酷，人又病得厉害，气力不支。强龙再借口日里不便，拖延时候，深夜方始送去。正当群贼淫乱时节，无心他顾，只令静养两日，病好再谈，也未多问。只要日内贼病痊愈，起来稍微一谈，便是破绽。大先生虽已密令强龙乘机将这二贼暗中除去，我们走时尚无回音，能否如愿还不可知。万一二贼机警，耳目太多，强龙无法下手，非但事情提前败露，强龙也许还有危险。

"我们只觉诸老前辈和各位弟兄姊妹戒备周密，随时均可发难，就是贼党警觉中计，生了疑心，他们自恃人多势盛，我们踪迹又未丝毫泄露，山腹贼窟机关埋伏甚多，外人决难入内，不到人已登门不会十分在意。尤其他那骷髅鬼节看得最重，平日无论多么艰险，到时也须分别举行，何况这等大举，人已到齐，日期已迫，毫无变故发生便先率众逃走，决无此理。不过天下事往往出人意外，如听二贼一说，发生变故，或有别的枝节，逼得我们提前发难，再有几个由这条路逃来，我们却当他时机未到不会来得这快，以致错过，岂不留下后患？这三位仁兄自从分手出猎便未再见，你看前面就是谷口，快到我们埋伏之处，还是这样静悄悄的，天又下起雨来，但盼贼党不由这里逃走才好呢。"

二女原是边说边走，虽因小翠一说，连林棠也觉事情严重，不该如此大意，到底四面静悄悄的尚无警兆，相隔谷口又不甚远，手里还提了鹿腿，天又阴黑，四山云起，星月全被遮没，山风呼呼，似有雨点随风打来，路又险滑，为防万一，不敢点火照亮，一路低声谈说，向前赶去，走得却都不快。进了谷口，遥望前途崖高谷深，地势险窄，中间埋伏之处，事前又斫倒一些树木作为阻碍，

只埋伏之地是片崖腰上面的斜坡，离地不过丈许，壁间是一外低内大、又深又长的崖凹石洞，再往上去，便是一片前倾的峭壁，仿佛整片危崖快要往下压倒神气，上面只有一线天光，看去阴森森的。蛇虫之类虽多，均被男女五侠日里打杀逐走，真乃天然埋伏的好所在，贼党如由谷中逃走，只将路口把住，上下夹攻，休想逃得过去。

二女见曾、彭、闻三侠此时还未回到洞内，只当三侠大意，认定贼党就有漏网，此时连鬼节祭礼尚未举行，怎会逃来？所以不曾在意。觉着腹饥，便在崖洞深处将火点燃，烤吃鹿肉，分出一人，轮流去往洞口窥探。小翠见雨势越大，谷中一片阴黑，什么也看不见，心想，洞中火光难免有些透出，低呼："棠姊，此时我仍心跳。鹿肉不必多烤，须防火光外映。"

林棠男装。小翠也因此行危险，自己曾在贼巢总寨住过半年，彼时心情悲愤，除为首诸恶与自己身边常见的贼党教徒而外，余者多半不大理会，群贼认得自己的断定决非少数，又是热天，恐被看破，装扮得十分仔细。虽然从小不曾裹脚，仍恐被贼党认出，内里穿着一件紧身马夹，外面一身密扣短装，再加上一身短衫裤和一件旧葛布长衫，并用上次强龙所赠余药，将露在外面的皮肤染成黄色，头戴软帽，再包上一块白布，装成一个带孝的人，因恐住在民家被人看出，特意住在庙内。上路以后，同行男女四侠说："这等打扮太热。今离贼巢已远，面容又已改变，暗器并未全带身上，何必如此顾虑？"小翠偏是守定师言，笑说："我不比林姊姊多少年来均是男装，鬓脚比我更高，随便戴上一顶帽子，人便看不出来，一言一动均和男子一样。我破绽太多，稍微留心便觉异样，这班恶贼凶狡非常，还是留心些好。"众人见她说什么也不肯将头布和长衣脱下，也就没有再劝。将近猢狲愁，寻好埋伏之地，又经林棠劝说："此时如有贼党逃来，便与对敌，无须隐蔽

形貌。我听二姊说你貌相极美，想看一看。你将脸上黄药也洗掉吧。”小翠方将长衣脱下，药仍不肯洗掉，认定就是对敌，不使认出本来面目比较要好得多，笑答：“事完再现本来面目。”仍不肯当时洗掉。

二人原是边烤边吃，轮流出外窥探，这时林棠刚把留给曾、彭、闻三侠的几块肉烤熟，听她一喊，便走出来，笑说：“我早看过这里形势，烤肉之处偏在洞角，离口有两三丈，火光虽能映到洞口左近，但是前有丈许宽的一片崖坡，来路那面谷径弯曲，来路一面又有大片崖角挡住，逃贼必须走到洞口下面，或者能够发现，并且还要抬头向上、人较细心才能看出。可是他还未到这里，只要经过前面转角，便要踏在我们地上摊放的那些草树上面，发出响声，并且这样阴黑难行的险径，逃贼决料不到我们会在相隔贼巢这远的一条路上设下埋伏，非用火光照路不可。他还不曾走进，我们已先发现了。你如不信，不妨去到下面试上一试就知道了。”

小翠本就紧记乃师和大先生之言，方才又听林棠说得那么可虑，本就添了忧疑，惟恐失机误事，同时想到天已入夜，此时风雨交加，曾、彭、闻三侠决无尚在打猎之理，并且雨已下了些时，先并不大，天未黑透，正可赶回，不应此时尚无踪影。这样重要的事，三侠口气，对于靳大先生又最尊敬，虽觉逃贼不会此时起身，后因到得太迟，曾有“事难预料，小心为上，大先生之命不应不遵”之言，并还约好以黄昏为度，同回崖洞吃饱之后，再分两人去往来路转角分头防守。三人中闻捷和林棠交情最厚，人又滑稽，欢喜取笑，莫要和途中一样，故意掩在我二人身后，他们也恰打到野味，自往前面转角崖下隐僻之处生火烤吃，故意取笑，却叫我们多担心事？便告林棠，意欲去往前面探看，就便查看先放的那些树枝有无变动。

林棠先因饥饿，只顾烤肉来吃，虽也悬念三侠如何不见回转，

但知三侠本领高强，人又机智，都是久经大敌的人物，自从到后，谷内外形势便极安静，一人未见，先听小翠之言，虽颇忧疑，回到谷中见无异状，也就未往深处去想，忘了这一烤肉又经过不少时候，如何人尚无踪？闻言立被提醒，心虽一惊，仍以为小翠料得不差，定是三侠不知事情可虑，又经闻捷怂恿，想开玩笑，点头笑答："他们看去年轻，均已不小，还是那么童心未退，闻八兄更甚。你料得多半不差，否则他们就因打猎走远，天色不会看不出来，断无此时不归之理。外面风雨太大，翠妹你先守在这里，由我往看，就便提醒他们不要这样大意，一个疏失，将恶贼放逃，再想补救就太难了。"

小翠先说雨势虽大，两面危崖俱都前倾，崖脚一带多有浅坡石堆，崖洞这一面，人立洞外，雨点都不上身，自己又先吃饱，意欲代往。后觉林棠和三侠交情甚深，什么话都可直言无隐，比较肯听，便未再争，回顾身后壁上一片红影，林棠虽是那等说法，仍不放心。又因初当大任，回忆师言，见四侠这等大意，心神不定，林棠刚走，猛又觉方才所想还是不近情理。闻捷虽喜和林棠互相取笑，业已隔了这多时候，天已半夜，连个信号均未发来。崖角下面虽可避雨埋伏，旁边草木藤蔓甚多，连块坐的山石都没有，烤肉也不相宜，否则多少也有一点火光，如何不见丝毫红影？越想越可虑，匆匆入洞，长衣已早脱下，还有好几种暗器不曾带上，忙将包裹打开，照着师传，把所有暗器火器全都装在身上，右手拿着连珠火筒五雷珠，左手将肩上单钩取下，稍微查看便将余火扑灭，只留下一根点而未燃的火把，藏向壁角隐僻之处，以防少时应用，千里火筒已早插向胸前腰带之上，便自赶出。本就觉着事情可虑，格外留心。

雨势虽大，但被上面突崖挡住，两面崖顶又都向后倾斜，连上面的积水也未往下倾斜，只来去两面几处缺口有些积雨，和瀑

布一样往下飞堕，望将过去，宛如大大小小二三十条白影，宽窄不等，同在暗影之中飞舞闪动，风狂雨骤，加上雨中洪瀑轰轰发发，响震山谷，空中雷电交鸣，深谷回应，甚是震耳，声势惊人。暗忖：林棠未去以前，虽看见几条白影，没有这多，不是电光连闪，前面那些瀑布便看不出，此时没有电光也能看到，风势更大，夏秋间的暴风雨说停就停，又是七月十五月圆之夜，多半云雾已散，风雨快住，只要月亮一出就方便得多，免得光景黑暗，万一贼党逃来，容易被他溜掉。心念才动，忽然接连几个电闪过处，跟着一个大霹雷打将下来，震得山摇地动，耳鸣心跳。

小翠听出雷声甚近，仿佛就在谷口一带将什树木劈碎情景，电光照处，天果高了许多，空中乱云急如奔马，正在波翻浪滚，往西北方潮涌而去，因那巨雷似在附近爆炸，离地甚近，空中闪电接连不断，料知附近有什东西中了雷击，目光不觉注向谷口一面，急切间未往来路张望。正想风雨转眼必停，此时雨已小了许多，三侠雨住不归，必出变故，但盼林姊姊将他三位寻到。念头一转，正要回身看林棠有无信号发来，就这回顾转眼之间，又是两道其亮刺目的电光闪过，目光到处，猛瞥见脚下有一条黑影刚刚闪过，走得并不甚快，看意思仿佛想往上面走来，忽又转身往谷口那面驰去。立处虽是一片崖坡，地势颇陡，下面四五尺虽有坡道，再往上走便成壁立，匆促之间虽未看真，但知林棠尚未回来，这等风雨深宵，荒山穷谷之中不应有人行走。如是自己这面的人，又不应越坡而过，连个招呼都不打。

当时心中一动，正朝那人去路查看，猛又觉身后来路似有火星闪动，百忙中侧脸一看，正是崖角那面发来的信号，跟着隐闻身后呼喝与谷口外面喊杀之声随风隐隐传来，风过便止，再听无音。心中本有成见，崖角那面火星又是前面有敌的信号，知已发生变故，又惊又急，忙将拿钩的手去拔千里火筒，待朝下面照去，

雷声隆隆中电光连闪，那条黑影不等灯筒照着业已看出，雨势虽小，乱云中已现出几点星光，双方相去约有三丈高远，刚想起千里火筒不能照见这远，反被敌人当作目标，忙又停止，准备先发一枚火弹，同时大声发话喝止，问那黑影是谁。

小翠虽是家传武功，一则以前未得真传，从来未经大敌，人又谨细。虽看出那人穿着一身夜行衣，手上好似拿有兵器，似还带伤，本在急驰，神态并不自然，未等开口，业已停住，大有回身之意。仍恐万一是个深山行路的人，并非贼党，准备问明再说。这原是连发现黑影见到信号转眼间事，她这里稍一回顾停顿，下面那贼也自警觉，由电光中发现上面伏得有人，又因逃时受伤，途中停顿，落在后面，除此一条险径，别无生路，早就防到敌人在此埋伏，一见人影便知不妙，再瞥见来路那面火星闪动，心里一急，立下毒手。

小翠初经大敌，不知这个便是他的冤家对头、为首诸恶中的五贼褚富，有名手快心凶，所发暗器均有奇毒。她这里口刚喝得一个“你”字，猛觉那人转身纵来手里一扬，便知来了暗器，总算应变机警，闪避得快，随同身子往侧一偏，接连两道寒光，已飕飕两声由旁擦过，同时，右手火器五雷珠已发了出去，就这样，本意还不想下杀手。

也是褚贼人太凶险，照例只一出手便要取人性命，又当急于逃命之际，急怒交加，心更恨毒，因觉上下相隔较远，恐打不中，身又负伤，妄想一举将人杀死，随同转身反扑之势，人还不曾落地，扬手先是三枝倒须飞叉。他那打法本极巧妙，就是事前警觉也难闪避，偏巧恶贯满盈，空中电闪这时忽然停止。小翠恰在电光刚停之时看出来贼反扑手往上扬，如往里闪，照褚贼打法，这第三支飞叉也非打中不可，偏因发现逃贼，情急太甚，恐师长见怪，不往里闪，却往反手方纵去，意欲就势追贼，手中火器又正

斜对下面，恰在这时发将出去，本意仍只想将那人镇住，看清面目，问明来历再作打算，以防双方误会，无意铸错。

没想到褚贼，心凶手黑，看出上面只得一人，打算急不如快，将对方打倒，在未毒发身死以前拷问两句，又因负伤不能逃快，除却反身拼命别无善策，上来便以全力猛扑，仗着手中毒药暗器，练就独门手法，算准敌人如何闪避，决无虚发，出手便是三支，又快又准，再打不中，另一套连珠暗器相继发出，断无不中之理。隔得又远了一些，以为接连两纵可到崖上，谁知半身酸痛，不能得心应手，头两支飞叉随人发出，脚已落地，心凶情急，怒发如狂，脚在地上只点了一点，便即忍痛二次纵起，扬手将第三支飞叉接连发出，跟着便摸腰间连环飞刀。做梦也未料到，共只中间脚稍沾地，手并未停，时机一瞬之间，因太凶恶，断定敌人必死，意欲扑向崖上，这第二纵咬牙切齿，纵得又高又急。

小翠黑暗中刚将两支飞叉避过，没想到来势这猛，头一粒五雷珠本非打中不可，再吃下面来的飞叉一撞，不等打中人身立时爆炸，火星四外激射，宛如暴雨。褚贼由下抢上无法收势，连被火弹激射回来的飞叉，一齐打中前胸，一声怒吼，翻倒崖下。火光照处，小翠业已认出几分，再听出是褚贼的口音，越发勾动前仇，悲愤交加。褚贼本领颇高，胸受重伤，身上业已火起，还想逃命，又是凌空翻折而下，脚底的雨后山洪正和小河一样，褚贼恰巧落在边上，就势往水里一滚，刚刚将火扑灭，人已快要痛晕过去。小翠深知褚贼厉害，本领高强，惟恐逃走，恰巧雨住云开，月光忽现，见褚贼已由水中窜起，越发情急，右手一抬，因是恨到极处，连手中五雷珠和肩膀肘腕上另外几种暗器同时并发。

褚贼做梦也未想到敌人便是他以前强迫奸污的对头，由水中纵起之后，自觉周身伤痛难当，就此逃走决办不到，临时又生毒念，意欲假装伤重将死，伏卧地上，等敌人追下，冷不防回身暗

算。刚朝地上扑到，就势取出腰间毒药飞刀，正在咬牙准备，耳听头上飕飕连声，知有暗器打下，意欲翻身闪避，就势将腰间飞刀取出，往上乱打，手刚微抬，身才侧转了一半，飞刀还未发出，先是身上连中两支暗器，全都透骨。刚痛得一声惨嗥，说时迟那时快！那粒五雷珠也自打到，恰巧打中右臂，一声爆炸，火光飞射中将臂膀炸断，身上又炸伤了好几处，便是铁人也禁不住，就此痛死过去。

小翠人也由上纵下，踢了两脚，见贼已死，正在照看，忽见林棠如飞驰来，见面急道："我们真个疏忽！贼党果然由此逃走，恐还不在少数。先在谷中所放的那几处树枝，全都被人弄乱，有的并将上面暗藏的铜铃割下，内有两处都被贼党纵过，也都留有痕迹。我们自从回来，不曾听到一点响声，出去打猎共有半日光景，分明贼党在我姊妹未回以前成群逃走，所以声息皆无。他们三位必已遇敌无疑，人少贼多，此时不归大是可虑。我发信号时还未看出，还有一贼不知怎会落后，被你发现，后面是否还有逃来也料不定。三位兄长至今无音，此贼偏又被你打死，无法拷问真情，这真急人！"说时，灯筒照见小翠眼含痛泪，忙问何故。

小翠说出杀的便是仇人，正想告以方才随风传来的喊杀之声今已停止，忽又瞥见褚贼的脚抽动了一下，仿佛痛极发抖，知其未死，刚把钩一扬。林棠猛触灵机，忙即摇手止住，将小翠拉向一旁，由身边取出伤药，告以骗供之法。一面问明方才光景黑暗，小翠并未开口，面上黄药又是一洗就退，越发高兴。只将帽子一去，套上所带衣裤，立时回复女装。小翠听完点头，忙即照办，转眼停当，再将衣服弄上水泥，瞥见褚贼手脚乱动，正在呻吟咒骂，人已醒转。右臂已被炸断，左肩上又钉着一支鱼头弩，周身糜烂，万无生理。

二女假装路过，由侧面绕去，小翠故意惊呼："这路真个难走！

好容易盼得雨住，前面不知有无宿处？那旁怎会横着一人？好像受伤跌倒。我们也许是他救星呢。”话未说完，褚贼正痛得彻骨钻心，周身乱抖，手足重伤，自杀都难，身受恶报，才知平日淫凶惨杀，使被害人生死两难之惨，今日竟会落在自己头上。正在呻吟惨号，口中咒骂，欲求一死，忽听有人说笑走来，先当敌人，忙即住口，正想不出凶毒的主意，忽然听出两个都是女音，内中一个竟是以前心爱人的口音。人在万分危难之中，稍有一线生机便专往好处去想，哪知这便是他以前迫害的仇人？更未细想，人已投入绝壑自尽，怎会来此？惊喜交集，几疑是梦，念头一转，觉着反正是死，万一真是小翠，逃生无望，请她把旁边失落的钢刀给自己一个痛快也好，试呼喊了一声，二女人已走近。

小翠先装不信是他，再装认出，悲喜交集，先代褚贼将药敷上，当时止痛生凉。一面推说上次自杀是受强龙胁迫，由他同党带往别处藏起，幸而强龙为了教中祭神盛典，无法分身，只令一女同党常时送信，不许人前露面。前数日方始遇见救星，逃出虎口，意欲往秦岭山中寻一姊妹暂避，等寻到褚贼，再与商计杀死强龙报仇。

这时，褚贼业已知道强龙是奸细，如非他作敌人内应，还不至于遭到灭亡，再因伤药灵效，求生念切，又最爱小翠生得美艳，丝毫未生疑心，更加感激，便把这次受敌人围攻，里应外合、双方恶斗，以及为首诸恶见机逃走，褚贼因受了伤落在后面，满拟因祸得福，敌人追过时恰在中途藏起未被发现，没想到谷中伏有强敌、将其打成残废之事，全数说了出来。刚刚说完群贼逃走经过，忽想到方才敌人如何未见，小翠自从代他上药，将痛止住，能够开口之后，问话十分仔细，并未将他由泥水中扶起，面上神情也不似先前关切，听到群贼乘隙逃走，神情便自发急，目光不时注向谷口一面，同行还有一个少年，虽听出是女扮男装，立在一

旁始终不曾开口，心方生疑。忽听一声怒喝，小翠面容立变。

要知武当、中条诸英侠消灭白骷髅邪教、大破总寨，为首诸贼乘隙逃走，白鹰子和骷髅夫人李金莲借开酒店掩饰，死灰复燃，正邪双方几次恶斗，许多惊险新奇情节，均在第三集中发表。

编校者按：本书原定四集写完，因第二集出版后，武侠小说被禁，三、四集即未能问世。



# 王

# 一

## 大盗出豪门
## 孤身投虎穴

豫西四五月的天气比较炎热，常下大雨。靠近汝南府一带，地势较低，雨水一大，常时淹没田野，附近河川再要决口，往往数十百里都成泽国。道路之上泥泞甚深，加上大车往来，所留辙迹纵横交错，最深之处竟达尺许以上，无论车马步行，遇到这等天气都是烦恼已极，加上土匪刀客常有出没，稍有灾荒发生，往来行旅便视为畏途。

最难走是，只要接连下上几天大雨，立时东一片西一片都是深深浅浅的水荡。索性一片平川也好，偏有不少坡陀起伏，有的地方深达一两丈，有的却又浅只尺许数寸不等，一眼望过去，千顷汪洋接连不断，到处都是这类浑浊的黄水泛滥，船是无法通行，来往的人，不是踏着极深的污泥，便是涉水而过。偶然走上一段高地，走出不几里又被大水隔断。遇到水深之处，必须骑在土人肩上，由水中驮将过去，否则一不小心，一脚踏空，落在那些又窄又小的石桥旁边、深沟里面，便有灭顶之忧。行旅和人坐的小车，也须由土人举在头上才能渡过，并且走完一处又是一处，往往三数百里途程要走上十天半月，费上许多人力物力。过了汝南

府，往驻马店去一路，地势方始较高。这等大水时节，大车和马当然绝迹，只有一两人推拉的小车，在沿途土人相助之下，勉强可以往来，端的困难已极。

休看这样大水，却经不起十天半月的太阳。水退之后，先是遍地泥泞，深可没膝，车轮往往被它胶住，进退两难。等到日子一久，水气被骄阳蒸发，又是尘烟滚滚，满面风沙，休说大队人马行动，只有三五匹快马在大道上接连加上两鞭，远望过去便是一长条蜿蜒不断的灰龙，随同前面人马向前飞驰。等到过去一会，尘雾远未停歇，随同后面车马过处，第二条灰龙相继涌起，再要刮点热风，登高远望，更是灰蒙蒙一大片，和起雾一样。

地方又较贫苦，汝南府附近还好，由汝南府往西走，往两路口、新蔡县一带，越发荒凉。老百姓们大都衣食不周，面有菜色，生活苦到极点。其实汝南府所辖各县，以前原非贫瘠之区，只为连经灾乱，官贪吏虐，土豪恶绅倚势横行，地方越穷刮得越凶，于是把千里方圆一片平原沃土，闹成这等荒凉景象。河道沟渠官府从不兴修，遇到大雨或是发水时节，人民固是苦痛不堪，而一班游手好闲的恶徒和那坐地分赃的恶霸，更利用这舟车不通的泛滥之区，明抢暗偷，无恶不作，孤身行客固然危险，便是大队商帮，如不与这班恶徒通气，一不小心，照样也是人亡财尽，命都不保。

这日正是五月中旬，接连下了半个月的大雨，由新蔡县到汝南府这条路上，到处都被浊流布满，人家大都淹在水中。这类大水，与河南特有的黄河决口不同，人民财产房舍虽有大量损失，真个被水淹死的人并不甚多，尤其沿途那些土豪，仗着积年经验，均知防御，所居都在高地之上，四围建有城堡，一面避水一面防盗，外面苦人啼饥号寒，他却幸灾乐祸，得意洋洋。高兴起来，觉着当年水大，种他田的人已颗粒无收或是收得不多，不舍坐吃老本，还要带上武师打手、狗腿恶奴之类，出去做那不用本钱的买卖，捞

他一票。这有一个名堂，叫做打飞食和收过路粮，端的可恶已极。

为了地势太低，水旱不能调匀，麦收之后不发水的年月极少，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均被有财势的豪绅大富占去。只两路口东北里许有一村落，地势较高，仗着地形弯斜，形似菱角，左近地土又薄，无人看中。虽只住有十几家善良农人，但有两个名武师住在那里。内中一家，主人郝金标，以前做过镖师，名头高大，人也公正义气，肯代苦人出头。他那一片二十来家贫农共有的薄田，连本人所种三十亩果园，一向不容外人欺凌侵占。另一家姓周的，和他又是两代老亲，在汝南府一带颇有情面手眼，好在不是高坦肥沃的土地，邻近土豪不敢与这两人树敌，才得保全下来，相安无事。

金标中年退休，只有一个小儿子，名叫郝济，虽是独生娇养，但因郝家上代都是本份乡农，到了金标幼年，因抱不平，受人欺负，拜在姑夫快马金刀周三才门下苦练了几年，又随同出外保镖，往来江湖，不久便创出了人物字号。因其对人谦和，但过得去，必要委曲求全，从不自骄自满，性情又极慷慨，做了十多年的武师，从未失风，名望越大，人也越发谨慎胆小，加以家有老亲，自家刚生了一个男孩，心想：盛名不能常保，这十多年来保镖所得，多半交了朋友，再做下去，凭自己为人，决不会有什多的积蓄，到头来还是两袖清风，白忙一世。既吃这项饭，和绿林中人终是敌对，一任怎么迁就，也决难免于结怨树敌。自来树大招风，再做下去，平白多结冤家，还许遇到危险。好在老父为人忠厚，所种果园，在全家勤劳之下，每年足可生活，又无人敢欺负，不如归家奉亲教子，省得父亲偌大年纪还要亲自下地。于是辞退镖行职务，归隐故乡。对于郝济，虽是独子钟爱，并不姑息，从小便教他练武种地，十七八岁已得郝、周两家传授，武功颇高。因受祖父常时训诫，表面看去，仍是一个少年本份乡农。

金标自从归隐，本定不再出马重操旧业，也是事情凑巧，镖行主人总镖头双枪姚顺，年纪比他要小十岁，人却精明。自他去后八九年上，接连出了两次事故，损失甚多。第一次出事，便卑词厚礼，亲身登门聘请。这时郝父去世四年，姑夫周三才在金标归隐第三年上便自病故，两个表弟，家学渊源，去年又被一家北方镖局聘去。两家只有几个妇孺，除郝济年才九岁，虽然生来力大，年纪太小，谈不到应敌外，全是好手，个个能干耐劳，能够下地，又是情份极深的至亲，不受外人欺负，金标更打定主意不愿出去，推说两家均是妇孺，无人照看，自己年已半百，武功也都抛荒，不能胜任，一口坚拒。

姚顺苦求不允，费了好些口舌，才将礼物勉强留下一半，失望而归。第二年上又出了事，乱子更大，那总镖头双枪姚顺身还受伤，几乎身败名裂，镖车也被贼党夺去，如不取回，非但英名扫地，还要赔偿人家，把多年的积蓄和财产全数变卖精光也是不够，实在无法，心想双方至亲老友，不应坐视，重又亲自登门哭求。

金标人本义气，既恨贼党无故结怨，软硬不吃，赶尽杀绝，不留余地，又因镖头姚顺之妻是乃妻的堂妹，夫妻二人一同登门，急如星火，上次坚拒已不好意思，再如袖手旁观，多年好友连襟便要家败人亡，本就于心不忍，加以贼党可恶，知道双方是亲戚好友，故意指名叫阵，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不算，并将昔年在镖行中所收的一个徒弟擒去惨杀，实在恶气难消。便和对方约定，事完至多帮他一年，专在暗中相助，还不能露出他的本来姓名。以为年已老大，留有长须，又带着半副面具，只要时刻小心，决不会被人看破，只将镖车取回，使主人重振旧业，再帮他走上一两趟平安镖，便可急流勇退。商定之后，当日起身，一面写了几封密信，命人四出约人相助，把生平所交几个有本领的人物全请了出

来。

那批贼党出道不久，甚是骄狂，向来不讲江湖过节，遇上就抢，见人就杀，纵横山东路上已两三年。为首两人，一名火鹞子郑天堂，一名震山东小煞神快手王陆，平日行踪飘忽，轻不出动，抢上一票就是大的，非到狂嫖滥赌，酒肉荒淫，吃尽用光不再出去打抢，下起手来却是又阴又毒，软硬不吃，从不讲什情面。第一次镖行出事便是他们所为，幸而镖师机警，所保又是红货，一见形势不妙，早将东西撇开隐起，只伤了两个人，未吃赔账。贼党扑了个空，先不知道底细，还觉看走了眼，所闻不实，重又把别的商客抢了一大票。后来访出真情，人家无缘无故被他们杀了两人，还未寻他们报仇，他们反觉着受了镖行愚弄，凶威怒发，居然到处传扬：在此两三年内，不使姚某所开镖行关门破产，家败人亡，决不甘休。

姚顺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本来就要寻访这般贼党，为死友报仇争气，闻得风声自更愤怒，去年因金标不肯出马，特意另请了几个好帮手，戒备甚严，镖车所过之处，沿途均托有人照应。哪知连走了好几次，均无事故发生，虽听传说，贼党踪迹却是不见，怎么细心查访也未查出贼巢所在。晃眼过了一年多，所约的人都是退隐多年的老人，出马迫于情面，既无事故发生，如何久留人家做自己的下手？这班人又重义气，上来说好不受酬劳，内中两个更连水礼都不肯收，实在不好意思。

事情也真凑巧，有的家中有事，催他回去，有的儿女成婚，须要回去主持，相继辞去，其势不便强留。姚顺心想：这班人除连襟郝金标外，本领和自己差不多高下，无非镖行事忙，自己顾不过来，恐受贼党暗算，多几个好手相助，放心一点，前一半年穷搜贼党下落，毫无踪影，一直便平安下来，对头得手以后也未再出现，与其到处承情，麻烦这些老朋友，不如少贪一点买卖，少

走几路，把差一点的商客推托出去，非真有交情的不接。一接下来便是格外小心，就遇贼党，自信也能应付过去。为防万一，并还夫妻二人亲自出马。哪知刚到兖州，便被贼党把镖车夺去不算，还伤了三人。总算贼党存心阴毒，故意不杀商客，只说了许多骄狂难堪的话，镖行伙计却是死得极惨，最奇是两次出事都在山东兖州附近荒野之中，只地方不同，东西相隔好几十里。贼党全都带有快马，事前藏起，步行出劫，将镖劫去之后，当时装在马上运走，分出一些同党追敌。

姚顺夫妻虽然寡不敌众，身家性命所关，自然不肯放过，又是行家，老是且战且逃，贼党一退，便即负伤尾随，跟踪查探。哪知事情奇怪，末一次反身以前还曾望见贼党人马影子，等到回马追去，竟全失踪，不知去向，一直赶到出事所在也未遇见一个。万分情急之下，仔细分头搜索地上人马印迹，远出一百多里都看不出停留之处，好似绕上一个大圆圈，重又回上官道神气。再在当地访问，据沿途居民说，近几年来兖州地面并无强人踪迹，怎么也寻不出个线索。实在无法，只得回去和事主商量，约定期限，一面托人安葬死尸，一面来请金标相助。

金标人最机警老练，两次出事经过均经仔细问明，上来便知不是寻常占山落草的绿林中人，再一听说贼党装束奇特，面上都有胡须，有的并还戴有风镜。密嘱姚顺暂时须守机密，假装和苦主打官司，取镖之事，由他和所约能手装作孤身行商小贩和走江湖的人前往窥探。果然所料不差，那两个大盗非但不是绿林本行，连名姓外号都是假的，本身乃是山东济宁州两家财主的儿子，一名唐鉴，一名陆升云，从小好武，专与江湖恶贼结交，父死之后更是穷奢极欲，挥金如土。家中本有千顷良田，还是不够他们挥霍，全仗乃父所留不义之财甚多。

这两个纨绔子弟虽极荒唐，但都工于心计，狡诈异常。二人

本是两郎舅，又各练有一身好武功，平日狼狈为奸，无恶不作。这年二人密室商计，互说，先人所留家财被他们败去不少，彼此费用太大，亲友都说我两人是败家子，风言风语实在可恨。人说自来没有不破案的强盗，都因他们人多，各有巢穴，容易招风之故，我们弟兄乃是大富世家，如其作这没本钱的生涯，只要行事机密，不值得的决不下手，手下的人更要管教得好，更不可令平日往来那班人知道，哪有破案之理？

商量了一日夜，想好主意，假装弃武学文，悔过读书。先准备下好几千两银子，把平日招纳的那些不相干的武师和所交绿林中人请来，说："我弟兄世代书香，为了从小好武，一事无成，如今常受亲友讥笑，决计争这一口闲气。今日一会，并非要与诸位绝交，乃是日后便要发奋读书，求取功名，无暇奉陪诸位。惟恐有客来访，失却主人之道，为此当众声明，请求原谅。桌上银子，便是一点不成敬意的程仪，奉送诸位每人一份，以表寸心，只请暂停来往数年，等我弟兄功名成就，再请诸位来此相见或是登门奉教。我们仍是好友，交情只有更深，还望诸位兄台成全我弟兄的志气，感谢不尽。"

等把这些匪徒送走之后，再将两家亲友请来，当众说明心志。仗着家业并未败光，大量田产尚在，历年糟蹋的都是库中金银，仍有极大财势，朝中又有许多做大官的亲戚。败子回头金不换，原是富贵人家最得意的名言佳话，多么万恶，均可以此遮掩。一时众口同声，称赞不已，谁都当他二人业已回头。本是文武双全的裘马少年，平日又肯做些善举，不再强抢民女，欺压善良。以前抢去的妇女，不是给资发回，便对他娘家格外照应。不消两年，功名虽只是在暗中命人作弊，各买了一个举人，名声却是好极，居然成了两个文武财势俱全的大绅士。

可是二人自从号称立志起，便将两家后院打通，当中空出好

几亩地面，四面各用高墙隔断，每日一早便往里面用功，说是读书喜静，除却内中原住的二十多个从小随同习武，由书童长大的心腹在旁伺候而外，两面隔绝，连妻妾美婢不奉呼唤均不许入内。偶然喊往饮酒行乐，也只到前进书房为止。不久，那些心腹书童都由二人代为成家，所娶也是那些从小学过武艺以前常见的美婢，除却难得一次出外打猎或是游山，骑了快马同出同回，平日均住在内，轻易不见有人出去。每次出外均由后门。

当地乃是一片荒山野地，本来种有大片果林。二人自建高墙之后，便将原种果园的人另给田亩遣开，先命心腹书僮分别掌管，后又说要留作练武之用。头两年还添种了不少树木，大都行列凌乱，毫不整齐，不消三年，地面已被占去三里来长一段。后有几个书僮犯过，连家眷一齐逐出，便在靠近树林前面人行路上，各自盖了几间店铺，每人行业不一，看去像是一个小村落，偏又不当大道。这些人家后面，便是通往两家后园高墙的大片树林，野草甚深，有疏有密，荒凉已极，从来无人管理。土人均怕这两家的威势，自更无人涉足。当地本来少人经过，内一书童忽开了一家酒店，酒菜都好，价廉物美，渐渐引得官道上面的过客也来饮食。

这年，二人又派了几个成年娶妻的书童去往外面经商，不久便说生意兴隆，已发了财。二人偶然也往查看，指点经营方法，表面仍是纨绔习气，每次出门都要带上他那一群心腹书童，自称性喜热闹。这些下人从小相随，对他十分忠心，平日随同读书习武，寸步不离，又因年轻，恐其在外生事，倚势横行，坏了他们清白家风，轻易不许出门，难得有此机会，又当春秋佳日，二人均有山水之癖，更喜打猎，此去准备查看完了那几处商业，还想就便游山玩水，反正无一次没有借口。有时表示体恤，连这些书童的妻子，凡是武功真好的，都带了去，只不同时出发，推说恐怕招

摇，照例分成好几起，说走就走，来去都不大有人知道。偶然有人撞见或是登门访问，必有专人回答，照他所说应付。人都当他真个经商游山，做梦也未想到世家子弟会做强盗，并用这样深险的心计，非但行踪飘忽，动作隐秘，样样设想周到，令人不可捉摸。便那手下徒党，也都是由十来岁起买来的幼童美婢，受过多年训练，个个聪明机警，对他忠心。

以前原想增加自己威势，不曾想到做贼，自从那年背人密议，觉着用费太大。自家从小便请名师，学成一身惊人本领，又训练了这许多男女幼童，现已成长，本领俱都不弱，教他们的两武师，又是最有名的江洋大盗、绿林能手。为了所犯案情太大，树敌太多，实在无处容身，恰巧被二贼无意之中发现，请来家中，奉若神明，因想借这富贵人家避祸，难得主人十分礼敬，一身惊人本领均被二贼骗去，虽然死了一个，还有一个更是忠心。有这许多人，大可利用。就这样还不放心，一面在两家花园当中建上一片高墙大屋，令手下徒党住在里面，上来百计笼络，故意放纵许多心腹美婢，与这些血气未定的少年常时相见，使其日久情生，互相爱恋，再用各种手段使双方订了婚约，但不与之圆房，等到时机成熟，试出这班男女贼党均为所愚，方始说明心意。内有两个闻言惊奇，当时不敢多口，心中不以为然的，均被惨杀。

贼师因觉自己年老，做了一辈子强盗，闹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老来寄人篱下，连个妻室儿女都没有，将来是否能得善终还不一定，每一想起便自悔恨。主人世家豪富，本身还有功名，年只三十来岁。起初见他闭门谢客，自称悔过读书，还在代他高兴，不料异想天开，要做他那本行，不禁大惊，再三朝二贼苦口劝告，痛哭流涕，说："我纵横江湖二三十年，如今闹得孤身一人，不敢人前露面，幸而还有你们两人拜我为师，未被官军、仇敌擒去身首异处已是万幸，将来还不可知。只管蒙你二人厚待，但我孤身

一人无家可归，好好一个人，终年避在人家屋内有什意思？再一想到以前杀人越货许多罪恶，往往心跳汗流，魂梦不安，后悔都来不及。当初尽心尽力传授武艺，原想你们学去保家，一旦国家有事，出去建立功业，如何学了本领去做强盗？稍有风吹草动，身家性命全数断送，这是何苦！自来没有不破案的凶杀盗案，我虽一时侥幸，得你二人照应，将来是否遭那官刑凶杀仍拿不准，日常都在提心吊胆。你们并非亡命之徒，更非衣食所迫，此事千万作为戏谈，说过拉倒。休说真做，只要被人传说出去，也有大害。如非你弟兄待我太好，心中感激，又在后悔罪恶，以你二人的财势和这些手下人，正我出头之日，管你二人家败人亡，我先出口闷气，就便仗着人多，还可将那几个强仇大敌除去，岂非绝妙之事？怎会劝你？”

二贼深知乃师也颇机警，探明对方心意，不肯与之合流，还要作梗。非但不领好意，反而怀恨，生出毒意，表面装着愧悔交集，再三感谢师父金石良言的教训，暗中却用阴谋暗算，隔不两月便将贼师毒死，连尸首也被毁去。

二贼心机最深，先派了几个心腹徒党，在离后园门三里左近树林前面住家开店，表面却装逐出，不令进门，实则作为将来在本地抢劫逃回时的掩护，一面又命心腹在兖州买了好些田地，建造大片庄园，还开了两家店铺。每次抢劫得手之后，先连人带马逃进庄中地道之内，上面不是种有粮食蔬菜的田地便是房舍，就有敌人随后寻到，休说看出一点影迹。事情一冷，至多经过半年，方将所得财物暗中运送回去。所抢都是金银珠宝、值钱之物，仗着家中有钱，无须变卖应用，所以出事之后，官府捕快和幸得逃生的镖客事主，用尽方法穷搜查访，到处托人，连赃物也见不到一件，贼党影迹更不容说。

二贼又是眼大心凶，工于心计，一年至多出来两三次，不在

事前访查清楚，不真值得下手的决不下手。赏罚又极严明，手下徒党，十九均他从小买来的心腹，连以前往来的那些江湖中人都早断了来往。手下人立功回来，当时便与所爱的人成婚，所得财物也都有份，一面借口金珠细软、珍贵之物，恐被外人看破，所分均是自己拿出来的银子，但又不许动用，说：“这类生涯至多只做十年，此时你们衣食居住样样都有，有事出门又可随意开支，没有用钱之处，所分银子须留作你们洗手养老之用，一齐记账，归入公库，将来再分。”这类贼党受了多年愚弄，一个个死心塌地，家眷都住园中，主人法令虽严，享受却是极好，的确样样称心，没有用钱之处，就用也有公账可开。非但不知二贼深心，使其为财色享受所蒙，不敢背叛，肯出死力，永无二志，反以为主人想得周到，抢来的钱人人有份，越积越多，将来都是富翁，所有衣食用度仍是主人供给，平日谈起，只有感激。

二贼每次出外抢劫，必要想出种种花样掩饰，各不相同，一向以姓为名。因其剽悍敏捷，动作如飞，做得又极干净，本领又高，从来不曾败过，不消两三年便出了大名，其实先后抢劫，计算起来连十次都不到，比那专以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剧贼大盗所做的事，真个相差太多。只为这三年中，在济宁、兖州两地所抢财物都是价值巨万，骇人听闻，而这类事主，不是饱载贪囊的下任官府，便是豪商巨富，多半请有保镖达官、护送武师，官私两面都有一点手眼，所以出事之后远近轰动，说得这一伙剧贼神出鬼没，厉害非常，地方官为此还坏了两三个。

二贼杀人劫财得手回家，跟着便以当地大家绅富出面，向地方官质问、上条陈，一面约集本地官绅，仗义执言，大声疾呼，说：“本州通都大邑，往来要冲，一向安静，如何在这三年之内连出了这样大的盗案，始终不能破获，连强盗影子也找不到？我们本乡本土，休说身家财产在此，须加警惕，便为地方人民、往来商旅

着想，也不应坐视小丑跳梁，养成大害。”当场表示义愤，想出好些主意，建立联庄会和乡团之类，要大家联合自保身家，一面准备遇事帮助官府杀贼除害，装得活灵活现。当地原有几个名捕，为了事闹太大，连受本官重刑严比，有的连家眷都关在牢内，用尽心思，吃足苦头，始终没有一人对他疑心。

也是二贼骄狂太甚，自负足智多谋、事前想得周密，又有种种掩护，每年至多出马两三次，这样机警神速，断无破案之理。哪知心狠手黑，结怨太多，就郝金标不被姚顺请出，那些受过他害的人虽非个个能手，既在江湖走动，多少也有一点情面手眼，为了对方软硬不吃，不通情理，更无江湖义气，专一斩尽杀绝，全都咬牙切齿，到处约请能人，想要报仇。二贼世家绅富，本身又有功名，如其见好就收，就这末一年上停止，身居高堂华屋之中，真面目不曾露过，所得赃物更是隐藏不出，对头怎能意想得到，也更无从查访。只为几次做过，胆子越来越大，每经一次，要添不少经验，设想也越发周密，不肯收手，终于惹出大祸。

正当几个强敌大仇四处寻人，想尽方法打算和他一拼死活之际，郝金标忽同几个好手化装寻去，上来就觉出事地点不是寻常盗贼出没之区，每次出事都在城厢左近，贼党行径又与绿林中人迥不相同，好些事都不合情理。最奇是出事之后从无一人见有大群人马走过，可是贼党刚一得手人便失踪，连赃物也从不曾发现。本疑心这两处地方伏有坐地分赃的隐名大盗，二贼姓名江湖上从未听人说过，也无一人知他来历，许多可疑，便留了心。恰巧二贼另外几个对头也在此时受了官私双方之托，在这条路上明查暗访。双方本是旧友，无意之中相遇，谈起日前有人往济宁州去访两个以前相识的大家公子，不料对方多年不见，自从得了功名便改脾气，不肯再与江湖中人交往。去的人性情刚傲，如非见对方练有一身好功夫，与寻常纨袴不同，财势又大，真恨不能当时给

他看点颜色。后经力劝，说:“富贵人家子弟向无长性，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必与他一般见识?”那人方始负气而去。

金标人极机警，问知这两主人本领甚高，一个姓唐，一个姓陆，想起二贼姓名末一字，忽然醒悟，当时也未说破，暗告所约几个老友，亲往济宁仔细查访，听当地人所说二贼家中情景，料定无差。金标人太谨细，平日佞佛戒杀，老来心更慈悲，因知二贼朝中有人，惟恐事情闹大两败俱伤，盘算了好几天，觉着此案一破必兴大狱，连带官府，无辜良民不知有多少人要受连累，二贼全家和他手下徒党更不必说。暗忖:二贼世家子弟，宗族甚多，共只做了六七起盗案，人虽凶恶，先后杀伤只十多人，内中几个都是贪官。此案一破，少说也有几百人遭殃。佛家救生不救死，我只一个儿子，一心信佛，如何作此大孽?就算报仇成功，死的人也得不到好处，还不如警戒二贼，使其改悔，拿出一大笔金银抚恤死人家属，并将所抢的镖讨还，比那送官破案，打上一两年官司，等把赃物发还苦主，衙门花费至少去上一半，要强得多。主意想好，暗中布置停当，便独自一人登门求见。

二贼一听郝金标投帖，有事面谈，便知不妙，立时请将进去。金标口才又好，面子又重，双方密谈了个把时辰，二贼也真机警，非但对方所说全数答应，并还请他代向那几个对头讲和，除却内有两家下任官府的贪囊，因苦主只剩一门孤弱，随行武师业已杀死，无人出头，作为罢论而外，凡是有力量一点的强敌，均将原物发回，天大一桩事变成私了。偏巧另外几个对头所请的人比金标还要自私，会打算盘，本来又没有访出踪迹，非但未替苦主伸冤报仇，反被二贼百般笼络，化敌为友，当面立誓决不泄露，只把所失财物要了回去，接连办了两三个月方始停当。

中间姚顺本来不以为然，无奈彼时官贪吏污，二贼长亲朝中颇有权势，许多顾忌，金标又在一旁立劝，照他做法也实上算，便

答应下来。金标前在江湖上成名不败，便是拿定主意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满拟这次做得十分稳妥周密，虽有点对不起死友，无形中却救了不少人命，就算纵容恶人，功过也可相当，何况自己并未贪什财礼，除却应用之钱，不曾多取分文，问心得过。哪知一念之私，不知除恶务尽，为了对方财势太大，顾虑太多，几乎惹出灭门之祸。

金标先还高兴，等到事完快走，二贼忽然设筵饯行。到时一看，宾主三人，客只金标一个。二贼礼貌十分殷勤，快要吃完，方始笑说："我弟兄本是一时游戏，如非郝武师成全，几乎闯出大祸。从此改邪归正，有约在先，决无反悔，但是这次郝武师单人匹马来此，使我弟兄俯首听命，乃我二人身家在此，多年望族，不肯为此葬送，顾忌太多之故。就凭郝武师那日一夕话，便将所有的东西全数取走，未免令人难堪。我弟兄也决不以多为胜，只请郝武师略施身手，使我弟兄门人稍微见识如何？"

# 二

## 踏刀断索　老武师强冲恶饯
## 举牛过顶　小英雄苦练神功

郝金标孤身赴宴，早就留心，一听二贼之言，刚把双手一拱，交代了几句，二贼便即分别走往席外空地之上，先后上前交手。

金标老谋深算，知道对方业已恨毒，心有顾忌，虽不敢用阴谋暗算，此举必有深意。动手时节，处处退让，只守不攻，本心原想对头世家子弟，家财豪富，本身又有功名。自己多年声威，退隐深居，为了至亲好友，二次出马并非得已，败了固是丢人，如其得胜，这类恶少一向骄狂自大，决不肯输这口气，真比讨回镖车、夺去他的口中之食仇恨更深。上来便想好主意，如能借此化除敌意，固所心愿，至多也只点到为止，使其心里有数，保得情面无伤，甚而假败在他手里，表示他那发还镖车，实是身家所关，被人看破，顾虑太多，并非本领不济之故，只要对方明白，便算两全。哪知唐鉴头一个上来，只几个照面便跳出圈外，陆升云也只打了十来个照面。自己固然不肯下那杀手，对方也似不曾真个施展，正猜不出是何心意。

二贼业已笑请停手，随同说道：“郝武师真个高明已极。愚弟兄不过久仰大名，想要见识见识，并无恶意。这等打法，何时才

分胜败？再打下去，反显我们当主人的量小，也非本心。既然不肯赐教，愚弟兄也不敢相强，方才说过，阁下只凭双手一口，便将愚弟兄暂时保留的东西讨将回去，幸而我们还有祖业可守，原是一时游戏三昧，意欲借此激励天下英雄，以武会友，所以这三年来所留人家财物，都是原样保存，分文未动，并非真个要以绿林生涯为生。如其真为衣食所迫，像郝武师这样代人登门索讨，拿什东西赔回人家？来者如是无名之辈，我们为了保全清白家声，也是照样还他，决无话说。只为阁下名望太大，并且我们接连三年，连出手十来次，从无一人知道，阁下一到便即看出虚实，手到取走，不知道的人，必当我们胆小怕事。郝武师偏太客气，不肯施展。我们业已自知不敌，甘拜下风，但就这样来去自若，也实显得人太无能。方才我已准备送客之道，并还备有一点不成敬意的程仪。郝武师如肯保全愚弟兄的颜面，请由后门出去，一则使愚弟兄开开眼界，看看郝武师的真功夫，落个心服口服，二则愚弟兄这样好交好武，万一将来祖业败完，再出游戏，有人寻来，也好留一个例。来人只和郝武师一样，由后门特备的道路走出，领了我们敬意，便样样听命，省得来人说嘴，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金标早看出对方武功甚强，除因酒色荒淫、内家真力稍差而外，余均得过高明传授，方才交手，非但真实本领不曾施展，并还暗藏春色，专一引逗自己出手，他却藏而不露。忽然又出这样题目，料知不是寻常，其势不能拒绝，只得客套了几句，硬向主人告辞，并请派一下人指点出路。二贼同声笑答：“像郝武师这样佳客，几次光降，蓬荜生辉，当然由愚弟兄亲身送行祖饯，哪有命下人们送走之理？不过后面道路承郝武师赏脸，虽然来时早就探出，那日光降仍是前门投帖，内里不曾走过，也许还不认得。愚弟兄只好分出一人向前引路，一面招呼他们好作准备。也是事情凑巧，后门外面的护庄桥日前毁坏，不曾修好。我知郝武师人又

太谦，不肯纵过，还搭了一条桥。也恐他们偷懒，须要招呼一声，说不得只可失礼僭先了。”说罢，唐鉴往前面走去。

金标知道对头考量他的功力，后面一路必有许多埋伏布置，更加小心。先以为主人既有一个作陪送客，双方考验功力之物定必相等。哪知不然，对方好似纨袴无知，想要考量别人深浅，并不懂得江湖规矩，又似慕名好奇，专要别人练给他看，自知不行、样样藏拙神气。那头一段乃是一列刀桩，约有千百把牛耳尖刀，都是锋利无比，刀尖朝上，通体长才一尺数寸，又没有柄，只小半截插在土中，约有尺许露出地上，下面埋得不深，又是沙地，并还疏密相间，高低不等，插得一点也不整齐，主人所行一面却是平地。

金标起初又好气又好笑，因觉二贼行事虽然无理，词色却极谦恭和气，处处都像外行，不便和他计较，又想事情快完，如能就此化解，岂不甚好？何况对方并无轻视之意，还未开步便自称轻功有限，完全是想见识，不住赔话，使人不便发作。决计委曲求全，走出拉倒，虽然来时未作准备，仗着功夫结实，多少年来从未间断，一眼看出那些尖刀虚插土中，稍微一碰就倒，又极锋利，真要用力，鞋底必要透穿，万一对头心深，被他看出，也是丢人，一个不巧还要惹出事来。便将真气沉稳，施展轻功，提气轻身，往刀尖上轻轻走去。暗中偷窥，陆升云见他缓步走上，脸上似有惊异之容。

照例这类走刀山的功夫，和登萍渡水一样，除非轻功真个高到极点，大都一口气把它走完，蜻蜓点水一般，越快越好。金标看出对头阴谋，想借陪客为由，故意指点旁边花木园林，说笑前行，时快时慢，暗中扰乱自家步法，使其难于提气轻身，就此考量功力深浅。暗幸这多年来始终不曾荒废，否则非当场丢人不可，心中有气，反更戒备，一面以全力应付，一面故意随口应答，随

同主人步行快慢，且说且走。

眼看三丈多长一条刀堤快要走完，忽见前面现出一条新搭的小桥，只容二人并肩走过，这面桥口靠岸之处有一铁架，架上挂着一根丝绳，绳上缒着一个铁苹果，离头约有五六尺，再看地上，铺着一层黄豆，直达桥前，暗忖：此是太极门中练轻功的东西，门人下山时节，照例要从这些黄豆上面飞驰过去，名为“一路平安，头头是道”。此与走刀山不同，讲究走得越快越好，人行黄豆之上，非但不许有一粒滚转，并不许有声息。再一细看，黄豆下面竟是一列又光又滑的坚木板，并还稀落落摆出许多花样，连想取巧都办不到，只将那些豆花稍微踏乱，便是功夫不到家，最难是走到末段铁架前面飞身纵起时，须将那形似苹果、又滑又硬、饭碗般大的铁球咬住，才能纵到桥上。而那桥又是活的，当中只有一根横轴，两面虚悬，无论落在哪一头，均要随身下沉，除却含了铁球由桥面上平飞过去，端的寸步难行。凭自己的功力并无把握，对头使出这等手法，明是太极门中高手，十年前失踪的那两个有名的飞贼大盗必与有关，今日之事，一个应付不了，非但丢人，将来还有后患。

心中一惊，忽然急中生智，刚想起一个主意，侧顾对头，似恐自己用硬功一步一步踏豆而进，只要豆花不乱，无论将豆踏成粉碎，或是深陷入木，均算交代过去，业已假装引路，抢往桥口相待。暗忖：狗贼心意我已看出，莫非末了这两头虚悬和跷跷板一样的快活桥我都不行，你还能够安然走过，使其丝毫不动么？心中寻思，人已有了准备，笑呼：“庄主盛意可感可佩。在下却之不恭，只好讨你这个平安彩头，带福回家了。”说时，金标业已走上刀堤前端，所过之处，那千百把明光晃眼、锋利无比的三尖钢刀都是原样未动，连歪都未歪一把，眼看再前一步，就是那滴溜滚圆、微风一吹便要滚动的豆堤。

陆贼正在留心看他如何走法，暗中忌恨，忽听金标开口。还未回答，猛瞥见金标一腿抬处，先是一溜尺多长的寒光猛射过来，无巧不巧，将那悬挂铁球的丝绳斩断，铁球立时下沉。只说敌人不敢走那豆堤，想要借此翻脸，但是对方手并未动，暗器怎会发出？急怒交加，百忙中见那寒光好像地上钉的三尖钢刀，还未看清，就这刀飞绳断、铁球下落瞬息之间，呼的一声，急风过处，耳听金标笑说："我真年老无用，太丢人了！"声才入耳，一条人影已由后面相隔一丈多的刀堤上面横飞过来，微闻木架稍微一响，来人已带着语声曳空而过，落向桥的对岸，左手握着那把小刀，口里含着那比嘴大好几倍、又滑又硬的铁球，转过身子，朝着自己把手一拱，噗的一声，口中铁球当先飞来。随又笑道："多谢二位庄主厚爱，从此大家平安。区区寸心，只当借花献佛，彼此都好如何？"

原来金标起身时节，脚底微一用力，便将尖刀带起一把，照准铁球上面丝绳打去；就势右脚搭向左脚，乘着抬腿纵起之势，借劲使劲，冷不防施展当年绝技平飞过去，右手将铁球抓住，左手连刀接到，同时反手在两面木架上轻轻一按，越发得势，就此越桥而过。中途再将铁球含在口中，用足真力，隔桥回敬过来。暗中施展本领，表面却借话点醒，表示最好从此互不相犯，各保平安。

因其动作机警神速，出人意料，陆升云只管全神贯注在他身上，并未看出他的手法，照此情势，极像敌人认为豆堤不值一走，有心卖弄神气。妙在唐鉴刚前面跑回，到得稍晚，被花树挡住目光，也未看出，等到瞥见金标隔桥飞落，铁球早含在嘴上，并还用真气反喷回去。球虽空心，也有好几斤的分两，又是扁苹果形，这样一个圆滑坚重的东西，对方起步虽未看出，但那一条小桥也有一丈多宽，竟能平空纵起，含了铁球直飞过来，落处离桥有好

几尺，不是内家真力到了上乘境界决难办到，金标取巧之处丝毫不曾看出，不禁大惊。

唐鉴人更阴险，见内弟陆升云已将铁球接过，面现不快之容，恐其冒失，忙高呼道：“二弟快些过来！我们非但今日甘拜下风，便是将来也不会练到这等高明地步了。无怪人说郝武师一身惊人本领，所向无敌，数十年的英名果非虚语。你快到前面招呼他们送礼的人，只将衣履程仪奉上，别的郝武师都用不着。我陪客人说上几句话，随后就去。”

金标一听，便知前途还有埋伏，甚而倚仗人多，借请教为由乱发冷箭暗算都不一定。自己一时急智，心灵眼快，手法又巧，恰将二贼镇住，先又走了一段刀堤，不算无能，只当自己不耐烦琐，想早起身，有意施展，就此混将过去。回忆前情，真个险极。

陆升云走后，唐鉴便朝金标拱手赔话，所说都是不三不四、又像内行又像空子的江湖话。金标此时业已识破奸谋，看出二贼有意做作，但也不肯叫破，彼此谦谢，一路说着口是心非的虚套，不觉走到后园门外。

金标经此一来，自然格外谨细，人还未到，便见前面，乃是大片树林野地，门外横着一条护庄河，明有一座吊桥，主人却推桥坏，不曾放落。那护庄河又深又阔，和大城濠差不许多，两岸相去，正面一带竟达两丈以上，对岸林木阴森，野草荒凉，乱石林立，前途两里还有一片危峰峭壁，形势甚是险恶。想起那日曾在后庄口外贼党所开酒店中坐上片刻，因恐打草惊蛇，不曾往这里来，想不到富贵人家的子弟做起盗贼，心思这样周密，比江湖上的巨贼大盗更凶更阴。

心方寻思，忽然瞥见两面树林中刀光人影闪动，做一条线，分往两旁退去，道旁摆有两张桌子，上面放满各种华美材料和许多银子，小塔也似堆在那里，另一桌上放着酒杯和一身讲究衣履，本

有八个少年男女贼党对立守候，陆升云已由别路赶到，也未看出所行途径如何绕去相隔丈许的庄河之内。倏地一亮，定睛一看，才知二贼所说临时搭成送客的护庄桥，乃是许多明光耀眼的长矛连成，下面横着两列木桩，每根桩上立着一个少年贼党，手持长矛，矛尖根根向上。知道二贼还不死心，想要看他脚底功力。自家本领稍差丝毫，休说别的辣手，便这一关也难渡过，只得忍耐到底，表面镇静，笑语从容。刚把真气暗中一提，唐鉴已把手一拱，笑说："我们虽想瞻仰郝武师的本领，自家功夫却是极浅，所以始终不敢奉陪，许多失礼，还望原谅。好在并非比斗，想也不致见怪。我弟兄至亲骨肉，情如一人，惟恐迎送不周，特意分头欢送，这座浮桥专为郝武师搭成，小弟还是不能过去。我陆二弟已在前途举杯相待，并有一分微意，以备途中不时之需。恕不远送了。"

金标见那一堆银子，少说也有三四千两，如其全数取走，暗示真个化敌为友，从此便算入了贼伙，只肯代他把已失去的场面挽回，成了对方死党便可无事，否则从此成仇，决不甘休。暗骂："狗贼！你装外行，我也糊涂到底。"听完更不多言，把手一拱，略说了几句外场话。因防贼党暗算，借着和主人对揖、背向庄河之际，猛一抬身，身形微微一拧便是一丈多高远，纵向那高出地上五六尺、矛尖搭成的浮桥之上。

这次换了身法，一开始便施展登萍渡水的功夫，贴着那百来枝长锋矛尖搭成的长桥，双手反掌向下，随同前进之势，微微颤动起落，比飞还快，晃眼把桥走完，踏上实地。初意对头阴险狡诈，怨毒已深，也许走到途中，下面贼党故意把矛一撤。到了对岸，觉着这些小贼均非寻常，只管单手持矛，凌空直立，所过之处，连矛尖均未稍微晃动。这类登萍渡水、走刀山的功夫，虽是太极门中绝技，开头业已试过，因有主人暗中使坏，假装陪客说笑，时缓时快，走的人力量稍微不匀，刀便非倒不可，功夫差一

点的，连脚底也被刺穿，早知对方并无别念，还可从容一点，二贼此举是何用意？心念才动，陆升云已在前面笑嘻嘻迎将上来，手持酒杯奉敬，宾主对饮三杯。

金标看出壶只一把，主人并还先饮，知道内中不会有毒，照此情势，对头好名之心甚于性命，用意本领业已看出几分，自己还有许多本领高强的老友等在外面，二贼顾虑太多，至多使我当面丢点小人，受点恶气，此时决不会就下毒手。刚刚称谢，一饮而干，陆升云便令贼党将礼物搭来，准备打成包袱，装箱送走。金标忙照江湖上的过节婉言推谢，并露出真要看得起他，彼此将来均可来往，无须这样厚赐。说时，唐鉴忽又赶来，突由树后出现，也未看出怎么来的，见面笑说：“郝武师既不赏脸，我们弟兄也不敢勉强。尊鞋已旧，请将这双新的靴子换走。略表微意，再要不肯，作为暂借，将来彼此交还，留作纪念，使我弟兄不忘今日之事，从此心生警惕，学做好人如何？”

金标见对头言语中已露锋芒，如不接受便算胆怯，再如假装糊涂，等到人家公然开口订约报复，非但无趣，发难更快，就他本人不行，也必仗他家财到处约请能手，提前寻仇。二贼既是太极门下，昔年失踪的那两个剧贼和那号称南北二极的怪人，多少也必有点渊源。老南极更是厉害，虽然他是一个有名侠盗，最讲情理，像二贼这等出身的人决非所喜，同一门户的人，到底不免偏向，何况二贼这样聪明狡猾，善于做作，这南北二极只有一个受他愚弄，便是未来大害，不如索性吃完他的敬酒再作打算。

当时谢诺，将旧鞋脱下留与主人，穿上那双新靴子，作别而去。自己仍照双方约定，对外丝毫不曾泄露对方踪迹。和几个老友见面，往济南大明湖游玩了几天，始终未提前事，连想代姚顺保上一年半载镖的念头俱都打消，乘着半夜同榻，偷偷告以另有艰险为难之事，非早回家不可，沿途游玩山水乃是故意做作等语。

姚顺原极机警，听出语中有因，料知为了取镖之事结下怨仇，再三盘问。金标力拒，并说："就是有事，老弟也难助我，你一插脚反有大害。"只得罢了。

金标和朋友在山东境内游山访友，勾留了两三个月便即回转故乡。到的那日，老远望见爱子郝济抱着一条刚生不久的小牛往野地里走去。牛已比狗还大，爱子年才八岁，竟将那牛制得服服贴贴，随他摆弄，丝毫不敢倔强。走着走着，忽又把牛举起舞动，等那牛吓得连声急叫，重又捧在怀里。人小牛大，用手腕捧着乱跑，看去丝毫也不吃力，心方一动。

郝济目光被牛挡住，不曾留意前面，忽然看见乃父提前回家。彼时年幼顽皮，乘着大人下地耕作，借放牛为名，赤着一双小泥脚满处乱跑，人被太阳晒得黑炭也似。因是村农人家儿童，没有玩具，郝家祖训，向例不杀耕牛，老牛多么衰弱无力，也念着它一生劳苦，出力甚多，照样好好喂养，死后掩埋，从不食肉剥皮或是出卖，平日照顾又极周到。郝家的牛也似明白主人心意，十分忠心，又是驯善又耐力作，这是一条老母牛所生。

郝济生来力大，从四五岁起，便经父母诱导他练武功，体格强健，一见生下小牛，爱如珍宝。那牛日久也成习惯，由他抱出抱进。这时，为了母牛有病，另外一条壮牛正在耕地，他便背着家人，准备把小牛领去吃草，捧在手上走了一段，刚刚放落，瞥见乃父侧面走来，刚喜呼了一声"爹爹"，想起乃母平日不许玩牛以防弄伤腿脚的警告，方要开口掩饰。金标见他周身灰泥狼藉，小牛却被涮洗得干干净净，一张紫里透红的小脸，上面嵌着一对黑白分明的亮眼睛，望着自己，又是欢喜又是惊疑神气，便将泥手拉住，小牛任其自在吃草。

父子二人同回家中，放下所挑行李包袱，问知家人均已下地，全家上下通没一个闲人，走了半年多光阴，反倒积了七八担粮食，

又买下一条壮牛，心颇高兴。好在隐居以来，什么事都是自己动手，出门回来，乃子年已十岁，生火煮饭、各种杂事俱都来得，便不令去通知家人，以免耽误农作，一面劝说。等郝济从头到脚洗个干净，换上一身粗布短衣裤和一双新草鞋，再将途中友人所送礼物，是幼童能玩能吃的，取将出来，令其随意食用玩耍，一面把行李铺盖打开，分别安顿。

金标对于爱子虽不打骂，并不姑息护短，教起来最有耐心。郝济对于父亲也最亲热听话。金标等他吃完，搂在怀中，问长问短说了一阵，便问他这条小牛怎抱得动，何时开始。郝济答说："那牛刚生时只三十来斤，并不甚重，因为爱它，常时抱了出进。后被娘知道，骂了一顿，隔了三天未抱，便觉有些费力。近日地里事忙，小牛因我从小抱它，十分亲热，我瞒了娘偷偷抱它，过了半月，想是抱惯，我又正练硬功，牛长越大，已有七八十斤，抱将起来反不吃力，还能将它的脚举起呢。"

金标回顾小牛，已跟了来，立在窗外，不住摇头摆尾，似想爱子出去。郝济又说："起初抱牛，娘并不管，只嫌它跟出跟进，又撞坏过两只碗，连打过它两顿。虽然不敢追进门内，除非将它系住，只一见我，不论相隔多远，便追了来，因此才不许抱。如非家中人都有事，连小牛都不叫我放了。"

金标笑说："此牛果然可爱，但你那样抱法不对，一则费力，二则牛一长大你便无法将它抱起。我看你这八九个月的工夫，力气长了不少，如其得法，决不至于脱力。少时问明你母和舅母她们所传武功和所教的书，我再指点抱牛之法。从此改抱为举，教练出一条聪明的牛，非但好玩，也许还有别的用处。你如能够一天不断，无论多忙，每日举了这条牛来去三四次，走得越远越好，我不令你娘打骂，还给你做新衣服新鞋，你愿意么？"郝济不知乃父想借每日抱牛出放，练那金刚神力，自然喜出望外。

金标夫妻见面，草草谈完前事，便各安息。次日一早，忽然接到一封书信，乃是二贼具名，大意是说，金标为人忠厚信实，始终守约，不曾对人吐露一字。盛情甚感，将来有缘，必当登门拜谢等语。

金标才知二贼心深已极，自己走后，到处都有他的耳目窥探自己言动，且喜平生言出必践，从不欺骗。这次觉着事关重大，微一疏忽便有许多人家败人亡，为此苦心孤诣，任劳任怨，处处委曲求全，非但事情真相没有向人泄漏，便那几家镖行事主，也是自己和所托有情面的人再三分头劝告，只将所失镖和财物如数取回，从优抚恤死伤人的家属，不令追根，一面告以利害，说："这两个恶贼虽极可恨，但有许多牵连，不这样和平了结，乱子闹大不可收拾，真要报仇也非无望，只不可跟踪搜索贼巢下落，如与二贼狭路相逢，自信必胜乃可下手。如肯听劝，就此罢休，失物约好日期交还，决无短少，否则我便不再过问。"这班镖师事主听出利害，见自己都是这样说法，只得一口答应，连那请有能手的两家，因费了多少心力毫无所得，忽然有人代为办到，占了现成。本领高的不好意思，又是多年老友，自无话说，本领差的更不必谈。事经公议，不许违背，始终都由自己一个人暗中主持，连所约几个老友虽然得知详情，也未与贼真个对面，为想二贼改邪归正，并免互相凶杀，用心细密，无一处不代防到，虽没料到世家子弟甘为盗贼，并还怙恶不悛，丝毫不念自己保全他二人身家门第和手下徒党性命的苦心，反而结仇不解，偏又是太极门中后起之秀。好端端人已归隐，又为别人树此强仇大敌。

心中本在愁愤，觉着好心没有好报，越是这类富贵人家出身的盗贼越是阴险凶毒，不知好歹，想起有气，忽接此信，看那意思，分明二贼业已有些感动，就要寻仇也是将来之事，分手时节又曾施展本领，二贼那样心高气傲，决不好意思转寻别人，代为

报仇，对付我一个老头子。对方深浅虽不尽知，就这几次相见，暗中留意，也曾看出几分，无论他师长多么高明，终久吃了酒色荒淫的亏，想要追上自己，也非三两年内所能办到，这类纨绔恶少哪有长性？走时取巧，十九不曾看破，必有戒心，知道报仇太难，本身又不肯下苦，又是丰衣足食的富贵人家，日子一久，顾虑太多，决不舍得与人拼命，多半就此冷淡下去。想到这里虽已心宽许多，但因自家隐居在此，除却几个至亲好友，连相识多年的人都不晓得，刚到家第二天，对头便有信来，到底可虑，又恐家人知道惊慌，只得暗中留意，一面鼓励爱子用功习武，日常都在戒备。

光阴易过，一晃好几年，始终没有动静，觉着以前所料不差，虽担了几年的心事，且喜爱子小小年纪便得家传，因是从小练起，禀赋体力比自己幼时要强得多，就这几年光阴，已练有一身极高的本领，就有对头寻来，父子二人也能应付，常时想起高兴，忘了年纪越老，虽然练功不曾间断；到底无什进境，好在平安无事，也就放开。

这年有友来访，谈起二贼自从那年一会之后，从此销声匿迹，大家均觉奇怪。一晃数年，业已无人再提。中间有两个仇家想为死人报仇，一个费了两年心力不曾寻到，就此回乡拉倒。一个在兖州访查了三四个月。忽然失踪，二贼也始终连手下蒙面的徒党都无一人出现等语。

金标闻言，料知那二贼的仇家，一个知难而退，一个必已送命，回想前事，心方一惊。姚顺忽然绕路赶来送信，说前年路过拜望之时，因见二贼朝中有人做官，洗手之后专一经商，收买田产，财势越来越大，谁也不知他们做过强盗，方想这两个恶少杀人颇多，如今把做强盗的本领方法改为压榨平民，虽然享受豪奢，天道无知，令人不平，江湖上却少了一伙不通情理、心狠手辣的恶贼。也和金标一样看法，对方只是一味荒淫奢侈，不会再有寻

仇之念，从此可以放心。新近忽然听说二贼不知为了何事，受朝中大官亲的连累，所有财产全被抄没，还要擒人问罪，总算逃走得快，除一些男女下人和寻常亲族而外，二贼妻妾子女连后庄园中那伙男女徒党都同逃走，不知去向。风闻当地官府和他勾通，事前送信不算，还受他的挟制，好些传说。

金标闻言不禁大惊，跌脚叹道："我弟兄从此多事了！"姚顺问故。金标答道："二弟，你也老江湖了，如何这等粗心！当初我因二贼残忍凶毒，又是那等富贵人家出身，还读过书，文武两途俱都来得，真比寻常绿林中的大盗厉害十倍。依我本意，原想除此大害，并为那些死难的人报仇泄恨，想来想去，均因他们财势太大，我又归隐的人，一时顾忌太多，存了一点私心，以为这等做法比较稳妥，只要这两个恶贼受过这次教训，想到他身家性命的危险，知道改悔，便可平安下去，免得事闹太大，牵涉人多。当此官贪吏污、恶霸豪绅到处横行之际，我们就将二贼除去，双方真要破脸，也必伤亡不少人命。二贼也有许多亲族，还不算在其内，万一钱可通神，仗着朝中有人，互相勾结，反咬我们一口，更不知有多少人受那家败人亡之惨！我连想了两日夜方始决定，只将所说镖车讨还，给他一个警戒了事。事后想起，日常都在悔恨，以前不该私心太重，只顾自己安危，希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免得把我牵连在内，还累旁人受害，结果非但便宜了两个万恶滔天的狗贼，照二贼送客时情景，分明和我结怨甚深，已是恨毒，将来非报仇不可，早晚终是讨厌。

"事已过去，无可如何，几次想往兖州、济宁一带窥探，又因在家日久，懒得出外走动，平日专往好处想，觉着二贼家中豪富，本身还有功名，平日酒色荒淫，享受一切，样样舒服，尽管对我恨毒，分手时我两次取巧他都不曾看破，业已胆怯，多半无此恒心下那苦功，于是迁延下来。常时想起虽不放心，并未十分防备，

日子一久，渐渐松懈下来。去年听说二贼有几个仇家前往寻他，一个在兖州住了两天，便推不曾寻到，各自回转；另一个却是一去不归，就此音信全无。我便断定去这两位吃了大亏，内中一个连命都送掉，可见二贼还在暗中害人，不过换了方法，比起以前行踪更加隐秘，无人得知，便是本领，也必更高，至少也有几个厉害同党合在一起。

“我知二贼得志非要寻我弟兄不可，总算我心思细密，前去起镖时做得十分谨慎，虽连别位朋友的客货一齐发还，始终不曾泄露二贼踪迹。仇敌见我知他底细，不曾在外宣扬，守定当年信约没有违背，虽是极恶穷凶，恨我入骨，到底有钱官绅人家，尽管暗中做贼，一面却还要戴着他那富贵人家的假面具，向人耀武扬威，夸那世家大族的门第家风，许多顾忌。可是我与二贼见面几次，暗中留心窥探，早看出他们心狠意毒，决不甘休，只是时间早晚罢了。从去年起得到许多信息，我料仇敌必已二次出动，心甚忧疑，还想他的阴私在我手内，也许暂时不敢妄动。现既犯了官司，连家族都被擒去，这还有何顾忌？非寻我们报仇不可。如其料得不差，连你也是难免，并且来势决不会迟。

“以我之见，你那镖局，在此一年之中最好少接点事，就是迫于无奈，无法推托，也须格外小心，才能保得无事。我这里虽有一点打算，该练的武功一天也未闲下。济儿年纪虽轻，经此数年苦练，居然也有不少进境，尤其无意之中练了一把蛮力，他那一双手臂又长又大，日前偶然和他过手，单论气力，连我也比他不过。仇敌如和昔年一样，自然无妨。就因报仇心切，学了一点门道，我父子二人自信也能应付。最可虑是，他那掌法明是太极门中传授，以前失踪的那两个老贼必与有关，休说将南北极那两个老怪物勾引出来，这类无人能敌的前辈高人真要帮他一面，我们固是只有等死，便将两老怪物门下几个能手和他们的兄弟侄儿约

出一两个，也是危险已极。

“事已至此，帮手还真无法约请，一则二贼自从和我结怨分手，从无动静，附近也无可疑形迹，何日来此登门寻仇，拿他不定。二则我夫妇全家全靠耕种度日，仗着勤俭保得衣食，房子又小，也无法款待嘉宾，何况靠人的事至多保得暂时，不能根本解决，只可平日多加小心，多用点功，过一天算一天，静以观变，到时再说。你却不能和我作比，第一你享有多年盛名，手下人多，又有一点财产，儿女太小，这类恶贼什么凶残的事都做得出来，无论哪一面照顾不到，便是乱子。以我相劝，还是以前那几句话，趁早收手，各自觅地退隐，乘二贼还未发难以前，先保得自家平安和这多年拼性命博得的一点好名声，比什么都强，再不急流勇退，事情就难说了。”

# 三

一雨便成灾　如此苍生　曷其有极
再来防不敌　速投明路　勿昧先机

姚顺听金标连说带劝，虽也有点心惊，无奈近年镖行生意越发兴隆，非但名头高大，并还在北五省添设了两处分号，仗着平日人缘和用的人得力，无论多么难走的路，只要插上一面镖旗便即平安度过。人又好胜，觉着就此收手，非但事业可惜，也对不起所用那班朋友，再说二贼这等凶恶，避到哪里，早晚终被寻到，反正不免一拼，何必先就示怯？双方原是无话不谈，便将心意说出。金标知他两夫妻都是这等刚愎性情，也就不再多说。好在姚顺并未看轻此事，所说有害必须除去，单怕无益之言也极有理。互相商计了一阵，便不再提。姚顺原是远道来访，不能久停，还要照着金标所说早作准备，吃完一顿便饭，一宿未停便自骑马驰去。

郝、周二家比邻而居，无论男女老少，十九家传武功，周家成年的男子均在外面未归，一切均由金标出面作主。姚顺一走，金标便往周家送信，并托左近乡邻随时留意，如有生人寻来，如何应付。说完回家，想起两家无什男丁，自己本领虽然高强，到底年老，别的村人习武的虽也有好几个，功夫都不到家，周家都是

一些妇女老弱，预料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如有人来，一挤齐上反多顾虑，伤了谁也不好。愁急了一阵，又将爱子喊来密谈了一阵。郝济人颇机警，闻言虽极气愤，却将老父之言紧记在心，暗中准备不提。

光阴易过，一晃又是三四个月，却又到了四、五月间发水的时候。当年雨势更大，好容易才得天晴，百余里内到处泽国，一眼望过去，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大小湖荡，官道已被淹没多半，稍低一点的人家俱都陷在水中。庄稼自然无什收成，除高地上种的包谷而外，别的十九被水淹没，稍远一点的地方便难通行，水势又是深浅不等，东一片西一片不相连续，船不能通。

那些迫于衣食、必须往来的土人，俱都踏着水泥，高一脚低一脚，顶着酷热的太阳，上晒下蒸，强忍着痛苦危险涉水而行。有那精壮力大的汉子，便三两人一起，守在水深难走之处，遇有不能涉水而过的行人，便令骑在头颈之上，由他驮将过去，混点钱来，回家度命。往年这类事成了土人副业，在水泥骄阳中守上些时，还能驮得几个过客和小车之类，当年却因道路不靖，商客稀少，大队商帮均由别路绕走，行商负贩不是真为衣食拼命的，谁也不肯吃了许多辛苦还要冒险。往往守上大半日，难得遇到一两个，一个脱空，白晒上一天火热的太阳，还饿肚皮，人民生活苦痛已达极点。

这里四野哀鸿嗷嗷待哺，而聚居在远近各处大庄大寨之中的土豪绅富，却是照样大吃大喝，想尽方法享受作乐，粮食自然早就囤积起来，连粮仓也都加了封条，准备到时得那善价，再好享受。

周、郝两家所居小村乃是一片高地，非但未受灾害，田里庄稼长得极为茂盛，全村数十户又都是自耕农，生活无忧，平日人缘又好，多会一点武功，不怕偷抢，终岁勤劳之余均能温饱，但

是田亩无多，顾全左近这许多灾民先办不到，再往远去更不必说。

当地方圆数百里内地势低洼，每当春夏之交，一经豪雨便发大水，加以沟渠不修，无处宣泄，照例种三年只收一年，最好的年景也只六七成，加上土豪恶霸侵占压榨，人民苦难日深，永无好日。当年水势特大，就是雨不再大，也非要到七月半间才能退去，这样长的时光，单凭一个小村，岂能为力？

周、郝两家俱都豪侠慷慨，乐善好施，每遇这等荒年，一面以身作则，劝导村人把各家所剩余粮平粜出去，一面率领村众熬上几大锅绿豆粥汤，放向左近高地，由早起施舍，施光为止，明日再来。另一方面，再向远近富家劝募。仗着平日人缘和多年老武师的英名，远近庄寨中那些护院武师不是周、郝两家的徒子孙，也多谈得出彼此交情或是相知相识，去了尚还不致落空。这类事自然招恨，那些富豪自身享受，穷奢极欲，要他出钱救人，却比割他的肉还要难过，无奈周、郝两家名头高大，人又正直无私，江湖上情面更宽，惟恐万一有事用到，不便得罪，不得不敷衍情面捐上一点，虽然相差尚远，到底不无小补。

金标归隐之后，每遇荒年必要忙上一阵。当年因觉水大，而这班有钱人们都是惜财如命，越有越小气，一面却又好胜，不愿人家盖过，互相观望比较，谁也不愿多出，可是谁也不愿被别的富翁比了下去，或是捐数相差太远，面子上不好看。金标头两年初回来时，这班人想金标做他爪牙，增加声势，有意结纳，一说即允，事还好办。年数一多，对方知道金标正直，不会做他鹰犬，表面不肯得罪，心却厌恶，再往捐募便差得多，都是一上来便先叹苦景，结果捐上一点敷衍了事。

金标先还不曾留意，后见越来越少，家家如此，细一打听，才知这班富豪平日虽是彼此忌恨，侵夺陷害无所不至，遇到要他出钱，却成了一条心，早就暗中商量，想好一套应付的话，所捐数

目均有一定，专为敷衍情面，谁也不愿多捐，以后再去，事前均须用上一分心机。知道内两恶霸虽然可恶，看去比豪绅富户更凶，因其平日残害善良，鱼肉乡民和作恶犯法，均须利用暴力，对于有名望的武师最喜结纳，就是不为所容，也必乘机结纳，留下人缘，以防万一。加以这类恶人除长期压榨而外，别有生财之道，因想结交党羽，增加势力，外表必须慷慨好交，挥金如土，方始显得光棍，使得人心归附。这类应酬同党化出去的钱，便是作恶的资本，该用的决不吝啬，再者钱来更易，比起那些富户豪绅，手底也慷慨得多，如由这类富家而兼恶霸的庄主开始捐募，使别的富翁互相比较，便不好意思出得太少。为了多救点人，样样从权，于是什么方法都想到，有时迫于平日情面，还往内中一家大恶霸的庄中教过两次武功，费了许多唇舌做作，方始辞退回来，对方是否因此怀恨还是难说，远近十来处恶霸绅富，也以这家姓黄名春的大恶霸为首，相隔最近，由家中起身前往，还有一条丈许高、两里来长的土崖可以通行，不走水泥。

这日起身，见天已放晴，准备老着脸皮，仍照去年办法，由黄庄起开始募捐，就便联合几家比较公正的殷实村农和急公好义的人们一同商计。先想将郝济带走，继一想爱子少年诚朴，黄庄有不少纨袴恶少，庄外不远又有一片高地，相隔官道甚近，是一小镇集，天好时节，往来客商均喜前往打尖，镇上还有黄家所开酒馆和大骡马店，去年狗子听说郝济会武，意欲结交，连来两次，均被自己暗中警告爱子，假装土气，不与亲近，狗子觉着气味不投，问非所答，方始失望而去。事后听说黄春为此曾生疑心，认为故意做作，看他不起。带了同去，难免又生枝节，只与狗子交往，便难免于染上习气，岂不是糟？好在这样水泥纵横的路，敌人报仇不在眼前，一到汝南府，见此情势，暂时多半也不会来。对头寻的是自己，爱子人甚机警，业经嘱咐，必能相机行事，双方

又不相识，就来也不至于受到伤害。念头一转，便令郝济守在村中，自己拿了捐簿往黄庄赶去。

离庄还有里许来路，新雨之后，土崖之上仍是满地泥泞不大好走，前途不远，崖势又中断了丈许来宽一条缺口，下面横着的一条道路已被水淹。金标本来知道，照例纵身越过。正走之间，前途崖顶上走来一人。先未留意，同时对面半崖洞中又有人在招呼，等到说了两句转身要走，忽见有人由身旁走过，穿着极朴素，脚底似穿着一双草鞋。急于上路，也未细看，到了缺口之处，施展轻功，一跃而过，又往前走了二三十步，猛想起土崖中断，方才那人正是对崖所见，初看到时，双方东西相隔少说还有八九丈，自己和崖下土洞中的乡民共只问答了两句，此人便由身旁走过，非但快得出奇，当中这段缺口，他是如何过来的？心中一动，再往回看，人已无踪。疑是仇敌寻来，爱子留在家中，越想越觉可虑，不禁惊疑，忙往回跑，急匆匆赶回村中，连问村人和郝济，均说金标走后从未见过一个外人影子。

金标闻言，越发惊奇，断定自己决不至于眼花，可是由此去到黄庄，共只这一条路，还是一片狭窄土崖，余者均是水泥纵横，无可通行，方才那人，眼见对面走过，土崖道路只到本村为止，来人如往别处，无论东南西北，均非由村中经过不可，正当田里事忙之时，村人均在外面，怎会无人看见？疑是平日所料的事快要发生，好生忧疑。

父子二人商计一阵，又将村人喊来，指示机宜，连黄庄募捐之事也只得暂时放下，暗中戒备，如临大敌。守了二天一夜，始终平平安安，毫无动静。村人对金标最为敬爱，听说有对头寻来，早就群情愤激，时刻小心，从未松懈，及听金标一说，越发注意，甚至夜里有人守夜，结果音信全无。

第二日夜里，金标问知众人紧张情形，心正不安，再听说水

灾将成，许多村庄居民被困水中断了粮食，远近十几处土豪仗着地势高亢，不曾波及，俱都囤粮不卖。低洼之处，灾民被困房顶树枝之上，悲号四起，比往年灾重得多。昔年在山东所留两个祸害，均由一时自私恐受连累，才使闹得这些年来提心吊胆，日夜不安，每一想起以前那些受害的人，常时问心不过，如今遇此一场凶灾，我是本乡生长，眼看许多父老受此灾害，不能设法解救，为了个人安危，守在家中，看他们困饿水中，不加过问，就本村这点剩余粮食，在我领头之下，全数救济出来，济得什事？人生总有死活，我已活了这大年纪，就算一时疏忽被仇人暗算，为了这成千累万的灾民，送了这条老命也是值得，何况仇人主要寻我，等在家中，也就一样交手才能分出胜败，怕他作什？念头一转，心胆立壮，忙将郝济喊往一旁，令其同往，二次起身，带好应用兵刃暗器，同往黄庄走去。到了庄前小镇之上，越想越觉爱子年快成长，不应与这班纨袴恶少交往，万一主人勉强留住，目前有求于人，不好意思拒绝，盘算一阵，便将郝济留在镇口茶馆里面，独自往见黄春，商计募捐之事。

金标走后，郝济平日难得出门，人虽天真，常得老父指教，外面的事多半晓得，人更机警，深知乃父心意，此行颇有戒心，并未去往门外走动，始而守在茶馆里面，并未离开。时候一久，少年人心性多半喜动，觉着无聊，暗忖：爹爹说那两个仇人就要前来，至今未见，这些年来从未见过一个生人，这样大水，照理不会来犯，偏说昨日所遇那人十分可疑，急得连饭都无心吃，爹爹当时，又未看清那人走过，许是年老眼花也说不定。闷坐在此太无意思，我已学有一身本领，爹爹还当我一个无知幼童，平日尽量指点，并且告诉过应付之法，偏是这样胆小，仿佛仇敌一来，我便非吃他亏不可，想起也实好笑，反正无事，就算仇敌无心相遇，他也认我不得，爹爹那大年纪，理应为他分忧，守在这里，和做

贼一样，有什意思？不如去往外面稍微游散，就便查看仇敌有无跟来，也许还能办点事情。略一盘算便即起身，茶馆主人本是相识，也无什人理会。

郝济到了门外一看，当地乃是镇口，虽与官道隔近，人家不多，所有店铺尚在相隔半里地的中心一带，四望到处水光相连，直达天边，许多大小村落，孤岛也似矗立水中，稍低之处均被水淹没，有的树上也都蹲着灾民，隐闻哭喊之声远远传来。心正难过，忽然瞥见相隔镇口不远有两株大柳树，上面也有一人，虽未哭喊求食，看那神气十分委顿，心疑是个灾民，也未多想，忙即赶回茶馆，买了一些烙饼匆匆赶去。

这两株树偏在镇口后面一角，地势最为荒僻，郝济原是无意之中回顾方始见到，心想：镇上的人多半黄家一党，不会有什好心，父亲不肯令我去往镇中心一带，便恐自己被那纨袴恶少发现，生出枝节；这大一片灾区，想要全数救济，事难办到，共只一人，离镇甚近，也无人管，激于义愤，想起身边带有乃父钱袋，打算救一个是一个。寻去一看，那两株柳树非但偏在镇旁，地势荒僻，中间还隔着两处坡陀，换了常人，还真无法过去，仗着家学渊源，练有一身轻功，一路纵跃，赶到树旁，才知那树只有一株是在水中，中间被水和坡陀隔断，远望人困水里，其实那人存身的一枝虽然柳枝毵毵，低拂水面，树根也插在水中，对面离岸上坡地却只二尺光景，随便均可上下。再看那人，穿得虽然破旧，不像一个灾民，身后柳枝上还挂着一个小包裹，仿佛一个过路人走到当地有些疲倦，天气又热，有意去往树上乘凉，被南风一吹，人已睡熟神气。

郝济到底年轻，因见那人横卧柳荫之中，睡得甚香，先未打算惊动，刚转身走不几步，忽想起此人睡得特别，似此柔细的柳枝，稍微用力便要折断，此人并未睡在枝干之上，仿佛身子凌空，

只有几根柳条将头脚套住，是何原故？心中一动，当时警觉，回头细看，不禁大惊。原来粗看那是一个穷汉，身朝外卧，被那枝干挡住目光，柳枝又密，不曾看清，只疑人似悬身柳枝之上，等到二次回身仔细查看，这才看出树上穷汉非但全身虚悬，只头和双脚各套一个柳结，并还全身笔挺，与初见时不同。

郝济初得家传，一望而知此人铁板桥的功夫已臻极顶，同时想到那一带地方是片荒地，向无人迹往来，无论何处均难通行，穷汉如其路过，就说身上钱少，左近有的是阴凉之处，为何把人用柳条吊在树上？少年心性，喜事好奇，竟将父仇忘掉，觉着对方定是外方来的异人奇士，回忆平日所闻，立意结交，便就坡上树根坐定，静以观变。

等了一阵，正在留神观察，遥闻镇口一带人声喧哗，心疑有什变故，遥望来路，乃是一群灾民去往镇上求食，被人赶出，方自愤慨，忽听身后有人笑道："你这小孩，守在这里作什？"回头一看，正是树上用柳枝吊着的穷汉，不知怎会由树上纵到自己身后，事前并无丝毫感觉，知非常人，刚要礼拜，猛想起爹爹前日所遇也是一个从未见过的穷汉，虽然装束不同，身材高矮与之相似，此人形迹好些可疑，是否仇敌一面尚是难测，如何先对他恭敬？忙又收势，把手一拱，笑问："方才我看错了人，只当是位困在水中的穷苦朋友，特意买了两块烙饼赶来相赠。到后看出不是，又见大爷用几根柳条把人吊在树上，觉着奇怪，不敢惊动，想待大爷醒来谈上两句，故此守在这里。你这位大爷贵姓呀？"

那穷汉笑道："我姓张，没有名字。叫我三先生吧，这些不去说他。你叫什么名字？"郝济心中有事，拿不准对方来历，先不想说真实名姓，刚呆得一呆，瞥见穷汉一双精光内蕴的眼睛正对他注视，仿佛含有一种威力，平日又未说过谎话，心里一虚，随口答了一句："我叫郝济。"穷汉见他答话迟疑，已有不快之容，听

完方始笑道："你这小孩不差。实不相瞒，我已饿了一日，这烙饼请我吃上一块。"

郝济人本聪明心细，觉着对方如是仇敌所差，不会这样穷苦打扮，本领这高，决非常人，由不得把方才疑虑之意消去多半，忙答："这不成敬意。张三大爷如不嫌弃，请到镇上酒馆之内，奉敬一餐。"张三答道："我身边不是没有盘川，只为看不惯的那些狗脸，不愿去往镇上饮食。我料你家必不在远，如有好心，不论什么，吃上一点，我就走了。"

郝济初意，乃父少时还要回转茶馆，走开不便，又想与对方结交，不舍错过，意欲陪往镇上吃上一顿，就便探询他的来历，如是无心路过，交此异人自然绝妙，真要仇敌派来，也可作一准备，不料对方不肯去，反要到他家中饮食，正想用什话来回答，张三已先答道："你有什事情为难么?"郝济想起父亲平日所说，不敢告以真情，忙答："我还有一个约会，恐怕耽误。大爷如果不愿往镇上用饭，请你老人家等在这里，我去去就来也是一样。"张三答道："你有约会，我不勉强，不过你约的那人暂时不会回来，我还有事就要起身，必须快去快回，来得如慢，我就吃不成功，辜负你的好意了。"

郝济出来时久，恐乃父寻他，也想就此回往茶馆探望，听完转身要走。张三又将他喊住，令其东西不要多买，最好现成食物。郝济手中烙饼业已放下，问明张三喜吃之物只是一壶白酒、一斤熟牛肉，别的全都不要，口气十分坚决。到了镇口回望，张三似在吃饼，暗忖：此人实是奇怪，穿得那么穷苦，还非吃那酒肉不可。在我有意结交，自无话说，他真一点不客气，偏又不肯去往镇上，大日头里要我往返奔驰，样样都要依他，许多不近情理，定是知我来历，有心相试，这类高人往往难测，怠慢不得，最好爹爹此时走来，见面一谈自可问出真相，否则要是仇敌一面，岂不

讨厌？心中寻思，人已赶回茶馆。

还未走进，主人已经迎出，见面笑说："你爹命人来此送信，说黄庄主业已拿出许多钱米，并还答应由他领头，约了远近许多富户乡绅一同捐助，办理救灾之事。你爹十分欢喜，现在庄中等候音讯，商计如何下手，还有些时耽搁，也许今夜不能回去，命你照他所说，去往家中等候。"郝济问出传话的人刚走不久，忙即赶上前去，所说与前相同，初意本恐来人寻他不到，父亲闻知又生忧疑，后见那人原是去往黄庄送柴的一个长工，金标请其带话，无须回信，才放了心，可是那人已走出半里多路才得追上，等匆匆赶到镇上买了酒肉，再往镇口赶回，往返之间，时候自然多了耽搁。

郝济还想父亲今日多半不会回家，索性只我一人，反倒好办，早知如此，把那姓张的请到家中细谈，岂不更妙？及至回到原处，那自称张三的穷汉已不知去向，地上却用树枝留下字迹，大意是指郝济三日之内不可离开本村，人却要守在村旁草坡一带，牛更不可离身，事完可去新蔡县西门善法寺后园之中相见等候。

郝济看完大惊，暗忖：我虽在途中有点耽搁，照我脚程，至多也只顿饭光景，这里无水时节便无什人来往，大水之后更成死地，共只来路一条，此外均是被水隔断的坡陀坟山，休说常人，便是武功多好，也难随意飞渡。我一直都在留心，任走何路，断无不见之理，何况到处都是大水，就是有点高地，老远也可望见，怎会影迹全无？四面查看了一阵，镇后一面到处空荡荡的，哪有人影？父亲又在黄庄，当日不能回来，只得把酒瓶还给人家，带了一些熟肉往家中赶去。到后一问，甚是安静，并无生人来过。

正盼金标回家商量，黄庄忽又来人，说这次办赈黄春十分出力，在金标未到以前先就有了准备，金标一到，立请一同主持。金标本意还不放心爱子，后见像黄春这样恶霸居然肯大量捐助，妙

在其余十多家土豪富绅也均在他领头之下全数答应，与往年互相推托、暗中作梗大不相同。为了办事无人，公推金标为首主持，以前所闻各庄囤粮不粜的话已全成了过去。金标没想到事情这样顺手，好生高兴，觉着义不容辞，因此连想抽身回家一行的初意都全去掉。虽因听说水势太大，料知仇敌暂时不来，仍防万一，特意写上一封密函，托人带交爱子，令其随时留意，如有仇敌上门，可告以救灾事忙，请其订约相会，事情一完便与相见。

郝济一听，父亲至少也要五六天才回，又不许往黄庄探看，听张三口气，分明二三日内便有事情发生。先颇愁急，继一想爹爹为了救人之事不能分身，我虽不曾成年，也快长大，又学了这一身功夫，我不能代爹爹分忧已是惭愧，如何扰他心神，使其增加愁急？想到这里，心胆立壮，连乃母也未明言，立照金标来信所说，告诉村人暗作准备，一面照张三所说，由当日起守在村旁草坡之上，假装放牛，暗中等候。

连过了两天，都无什事。金标每日均托便人带信，郝济也将村中平时情形托人带去。那条水牛从小便经郝济抱出抱进，业早长大，壮健非常。郝济受了老父之教，每日还是用那前法，当放牛时候，双手分持牛的前后脚，到了草坡之上再行放下，回时也是如此，有时还要握紧牛腿舞上几圈。那牛习惯自然，一点也不倔强，反和主人十分亲热，许多地方均通人意。有时郝济两膀平伸，牛便端端正正立在上面，托了出去，接连好几年，始终不曾断过一天。因金标不曾明言，郝济从小只会用功苦练，不曾和人动手，也不知自己本领能有多大，一心记着父亲指教，强中更有强中手，必须虚心不可自满的话，对人最是谦和。

牧牛的草坡就在村旁不远，当中还隔着一条小路，已被水淹。那牛素受主人爱护，身上油光水滑，干净非常，郝济放牛时惟恐泥污，仗着相隔只得数尺，照例托了水牛连人纵过，或将那牛隔

水往对面坡上一送，抛将出去，任其纵落。这等神力本在无意之中练成，不是从小有高明指教，本身具有极大毅力恒心，历久不断，决难办到。两膀神力自然增长，便是村人也都见惯，不以为奇，草坡地方又小，别家放牛都不在此，照例独往独来，旁边极少有人作伴。

到了第三日早起，郝济刚把牛放向坡上，坐了不多一会，正想今已第三日，张三爷所说之事并未发生，不知下半日有无动静？忽见一条小木排，长才五六尺，宽只尺许，上面立有二人，由西北方水地里左穿右转绕将过来。前头一个撑排的是个土人，后面一个约有四十岁左右，穿得虽朴素，看去却颇异样，一望而知是个外方来的武师，故意装出这等神气。知道当地只此一处小村落，村人交往都在本地，回忆张三所说，心方一动，木排已停在相隔不远的高地旁边。那人轻轻一纵便到坡上，和撑排土人低声说了几句，便一路纵跃，越过几处土堆，到了入村路上，看意思似往村中寻人。

郝济知道村人均经指点，便装不见，暗中查看来人动作。果然那人刚要入村，便遇见两个奉命留意的村人。双方谈问了几句，那人立往草坡这面走来。郝济在来人转身时，业已得到村人用手势所发信号，知是仇敌派来，心中气愤，表面却不露出，故意回身，估计来人快到身后，指着水牛自言自语道："大黑，你吃饱了草，我该回家去吃午饭了。"说罢，身子一蹲，双手平分，那牛立将四蹄，踏将上去。郝济随即托牛起立，微闻身后"噫"了一声，回看来人，业已走到，故意笑说："这位大爷请让一步，我好过去，否则这牛虽不甚重，身太庞大，性子不好，就这样牵它过去，下面又有一条水沟，闹得满身泥污，洗刷费事，师父看见，还要怪我。"来人不等话完，已早让开。

郝济明知对方业已惊奇，还想暗中查看自己身法，仍装糊涂，

谢了一声“劳驾”，便托牛下坡，暗中用力提起真气，从容走往水边，连人带牛一跃而过。到了对岸，正往前走，来人忽然赶上，笑说：“老弟请停一步，我有话说。”郝济忙将牛放落，笑问：“大爷有话请说。”来人觉着郝济一身土气，人甚天真，又极谦和，似更惊奇，停了一停，笑说：“有位郝金标老武师，是你师父么？”郝济笑答：“不错，他已出门未回，大爷有什事情要寻他么？”来人笑答：“我受友人之托登门请教，果然话不虚传。请对他说，明年今日，山东济宁州有两个人专诚来此拜访，他便知道。我本慕名而来，既已他出，只可将来有缘再行相见，不等他了。你小小年纪已有这大力气，可是你师父传授的么？”

郝济忙答：“我从师才只四年，这点蛮力不算什么。听师父说他有两个仇家，也许不知进退，恩将仇报，所以他老人家这大年纪，功夫一日也不曾间断。休说师父本人，凭我那几位师兄，双手拿了比这条牛还要重的东西，练那登萍渡水的轻功，讲究走在大雪地里不见一个脚印，那才比我强得多呢。我因师父说我太笨，心中不服，常时背后偷练，因没有合用的东西，才用牛来替代，好叫大爷见笑。你既是师父的朋友，武功必高，可能指教我一点么？”说时暗中留意，看出来人目光闪烁，不时偷看自己所过之处脚印深浅，两次想要伸手，又收回去，暗骂：“狗贼！你只敢动手，小爷让你整个回去那才怪呢！”

来人听完前言，面色忽转，笑答：“强将手下无弱兵，一点不差，可惜还差一点。对你师父说，我叫奚能，和他素昧平生，此次实是替人带信，就便领教。但我素来不吃回头草，今日虽未遇见本人，但已见到他的徒弟，既不打算等他回来，你年纪又小，我不值动手，今已不愿参与此事，请他无须在意。不过他的两个对头，为了当年夺镖之事恨之入骨，早晚非报此仇不可。就我回去劝告，一面代订约会，至多也只缓得一年，还望令师多加留意。这

两人虽是他手下败将，所约的人甚多，内中大有能者。这班人决不像我来去光明。我若不是到前先就有人拦路劝说，也不会这样轻松，随便就此退去。你那功夫，如论年纪自极难得，如论火候，相差尚远。本来我还不会多口，只当事出偶然，后来见你由对面越过时暗中矜持，格外用心，以致所过之处脚印虽浅，但是不匀，分明业已看破我的来意，假装糊涂。我虽不知令师是否做作，这等举动，除非两个对头亲身前来，也许被你吓退，要是所请那人，事便难料。实不相瞒，我并非真个善良一流，一则迫于情面，事前答应了人家，不能不来，怎么也须点到才够交代，中途听人说起，那人实是凶狡已极，我虽有点后悔，无如答应在先，不能反悔。令师不在家中，你小小年纪有这样功夫，真个再妙没有。令师我已见过，听他对头所说，仿佛内外功都是高手，如其真个练到最上乘的境界不必说了，否则单他本人，照我平日耳闻，确极可虑。你更要早投明师，多下苦功，将来才能应付。令师说你太笨，恐是违心之言。我如不真爱惜你，也不会这等说法。今日虽未面见主人，到底不免惊扰，将来也许能够再见，我要去了。”

说罢，郝济见那人靠在一株半抱多粗的树上，神情口气颇为狂傲，心还不服，正要开口，来人业已转身走去。刚喊得一声：“尊客停步！”来人脚底甚快，业已走往村口，回顾郝济高声笑说：“我非恶意，将来自知，我也无什工夫和你多谈了。”说罢，人已拔地而起，一跃好几丈高远，轻轻落在木排之上，朝土人说了几句便自撑走。

郝济刚看出那人轻功之高从所未见，心中一惊，同时回忆父言，不敢冒失追去，待要回身，忽听身后呼隆克叉，一片响动和村人惊呼之声，赶回原处一看，不禁大惊。原来那人方才依靠的半抱粗细一棵槐树业已中断，枝叶纷飞，倒向地上，才知不是易与，张三所说业已应验。新蔡之约不知能否前往，父亲还要几天才

能回来，黄庄主人是个恶霸，其势又不便寻去。

正在为难，当日夜里，金标忽然抽空回转。郝济问知救灾之事格外顺利，远出意料之外，仿佛这班恶霸守财奴全都改了脾气，好生不解，因觉无此情理，几次设法探询，均探不出丝毫口风。内有两家恶名昭著的恶人，空仓助赈，还要变卖财产，料定必有隐情，偏是问不出来。估计方圆只得百里地的灾区，不消多日便可平息，如今以黄庄为主，业已开始发散银米，并将被困水中的老弱妇女接往各处庄寨之中，各按地段分别救济。事情已有眉目，连忙了三天，还要防备村中有事，水也快退，万一仇敌寻上门来，特意赶回看望。郝济便将前事告知。

金标闻言惊喜交集，仔细想了一想，笑说："我儿真个运气。今日来寻我们的对头，正是我以前日夜悬心的老北极门下二弟子，名叫奚能。此人生具特性，最喜感情用事，本领之高异乎寻常，尤其所练一双铁掌，能够穿金断铁，握石如粉。你和他见面时，稍有不合便吃大亏，年纪只要再长一点，不死也变重伤，连命都保不住了。此人生平除他大师兄封和而外，极少遇见敌手。此外只有二人使他敬服：这二位老前辈都是内家名手，所练劲功全都入了化境，内中一位姓焦的，业已练到摘叶飞花均成利器，随便抬手动脚均可致敌死命地步。他因一事受过教训，又曾得到二老两次照应，免去身败名裂之羞，心中感畏，只要遇到二老门下，无论多大过节，定必让退，决不计较。

"那年我由山东回来，原因见你捧抱小牛，顽皮淘气，一时触机，意欲使你借此熬练金刚神力，没想到你秉赋既好，又肯用功苦练，在我传授之下，竟能保持毅力恒心，从无间断，居然随同牛身长大，练就神力，无意之中竟与二老传授巧合。如非我不会这类内家独门本领手法，你已差不多练成功了。他见你小小年纪，能将这大一条水牛随意举起走动，来时又听仇敌传说，先一上来，

便误认你与二老有关，心中惊奇，立存退志。你如不再卖弄，当时将牛放落，随便几句话便可打发回去，永不再来。你偏轻敌逞能，以为托牛下坡、越水而过更显本领高强，谁知此举反露短处，由你的步法脚印中被他看出深浅，知道你如真得二老传授，既已练成这大力气，不会使出这等身法步法，于是看出你是有心做作，力气虽大，功夫还差，本意还想给你一点厉害。此人手辣无比，休说是你，你我父子一路，再加两个也非其敌。幸而未到以前另有高人暗助我们，业早向其劝告，他又见你年幼无知，胜之不武，方始用气功将树折断，留话而去。彼时形势真个危险已极。

“你先遇那位姓张的，不知是谁，也许不是真姓，听他口气，非便对你极好，有心成全，也许我前三日所遇和劝告奚能的都是此人所为。他用四根柳条结成两圈，人卧其上，不说别的，单这铁板桥的内家轻功已足惊人。他命你事完去往新蔡寻他，必有深意。我日夜忧思，心神不安，均为此事。我料在此一年之内，仇敌听奚能回去一说，决不敢于轻举妄动。你从小随我用功，已有根底，再得高明传授，成就更易。

“我救灾事忙，今年这些恶霸土豪和平日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何以这样慷慨，决非本心，其中必有原因，还要设法探询，夜饭后便须赶回黄庄。一则事已过去，尽可放心做那救人之事，此事至少两三个月才能办完，以后难得回家。二则那位姓张的异人命你事完即行，也应早去，以防错过机会。好在新蔡县离此不远，去年你还同我去过一次，远近一带听说还不十分难走，就有水淹之处，凭你这身功夫，抄小路绕去，随时设法，或是涉水而过，这等热天也不妨事，照你脚程，不消半日便可赶到。此去如不见人，可在当地守候。这类异人都有脾气，心思细密，就看中你是好材料，也必定先加考验，试出你的心志纯良才肯收容，稍失戒慎，不免贻误良机，必须谨细忍耐，疏忽不得。”

郝济早听父亲说过南北二极两个老侠盗的威名，一听先遇姓张的果是一位异人，并还答应命其赴约，不由惊喜交集，连声应诺。

# 四

## 神力显英威　幸有朋交怀远虑
## 清修坚苦志　全施庙产事躬耕

父子二人又仔细商计，把此去投师如何入门以及所带银钱衣物谈了一阵。吃完夜饭，金标自往黄庄办赈。

郝济奉命次日一早起身。好在热天，相隔又近，不用多带衣物，出身又是农家，习于劳苦，常受乃父指教，虽然未曾出过远门，外面的事和江湖上的过节也都晓得许多，天还未明，便别了乃母家人和一些交厚的村民，乘着早凉，往新蔡赶去。两地相隔才只七八十里，郝济脚底甚快，随身只有一个洗换衣服的小包裹，并不累赘。一路跋涉，水陆兼进，遇到水面较宽之处便将衣裤脱下，涉水而过，过了两路，离城只有三十里，方始走上无水的道路。

当日天气奇热，加以赶路心急，途中不曾停息，到时天已近午，毒日当顶，一则饥渴交加，又见身上满是泥污，心想：这等神气，如何好去赴约拜师？于是先到河里无人之处洗了一个澡，换上一身干净衣履，把湿衣洗净拿在手上，准备去往前面镇上打尖，吃上一饱，就便将那湿衣晒干，再往西门善法寺绕去。忽见前途柳荫之下有带卖蒸馍的茶摊，郝济虽未成年，颇知物力艰难，身

边虽然带有十几两散碎银子和一吊制钱，因觉此去寻师至少一年才回，来日方长，并不舍得随意花费，心想：镇上饮食较贵，不如就在这里晒干衣服，随便吃上一饱了事，留下钱来，就便还可和父亲一样帮人的忙，何况拜师之后身边多有几个，随时照娘所说，孝敬师长也方便些。如今遍地灾民，能够吃饱已是天堂，何必吃什好菜？念头一转，便往前途柳荫之下走去。

摆茶摊的是个老头，祖孙两人甚是和气。郝济先将湿衣挂向柳梢之上，买了干馍和两大碗凉茶，胡乱吃饱，坐在板凳之上，正想：这位张老师命我事完来此，他说三日之内有人寻来，业已应验，分明事情他早知道。这样热的天气，想必人在庙内不曾走开，衣服转眼就干，起身时只穿一双草鞋，业已丢去，赤脚上路省事不少，此去还可穿那新的布鞋，岂不也好？正问卖茶老头往西门去的道路，忽见相隔三四丈斜对面另一柳树之下坐着男女两人，仿佛走了长路，嫌天太热，来此乘凉休息。先未在意，因衣服还未干透，打算再等一会，男的忽然走来买茶，好似渴极，一口气先吃了三碗。

郝济人本机警，刚看出那人年约三十来岁，一身穿一件麻布长衫，布质虽粗，甚是整洁，看去像个文人，但是二目黑白分明，炯炯有光，行动之间也颇轻健，像个会家，同时又看出女的坐在一个包裹上面，外面露出碗口粗细、三尺多长一条，也像是件兵器，男的业已端茶走去。心方一动，忽听马蹄响动，由县城官道上驰来一人一骑。

马上人是个短装壮汉，腰间还挂着一件兵器，鞍辔鲜明，马也高大，人坐马上，甚是精神，头戴一顶宽边草帽，紧压眉间，看不清面目，马却跑得不十分快，本由官道上跑来。少年男女停留的那株柳树最是繁茂，柳枝毵毵，已快低垂及地，树下两人几被遮住，马上人离地较高，自然不易发现，业已跑过，离开茶摊也

只六七尺远近。恰巧少年在茶摊上刚吃完三大碗冷茶，又端了一碗回去，和来骑正好对面错过。马上壮汉眼望前面，人被柳荫挡住，先未留意，快要过时，少年好似微“噫”了一声，头往起一抬。壮汉闻声惊顾，偏头回望，少年也正望他，双方目光正对，少年只偏头看了一眼，各自端茶往柳树下走去，仿佛看错了人，并无其他表示。

双方对走，转眼之间，人马相去已三四丈，壮汉却似有什警觉，两道浓眉往上一抬，当时目射凶光，面现怒容，把头一偏，倏地回马赶来，其势甚急。少年还未走回原处，眼看快被追上，树下少妇也似有什警觉，起身迎来。马上壮汉虽然神色不善，上来并不像是就要动武神气，少年也回身相待，互相对面相看，呆得一呆。壮汉方问：“朋友，你是哪里来的？”少年微笑，还未及答，忽听娇呼：“星哥！昨日所说的那伙狗贼，这厮也是其中之一。”话未说完，壮汉闻声侧顾，一见少妇，口中大喝：“果然是你两个小狗男女！”还未伸手拔刀，接连两声清叱过处，少年猛一仰头，把口一张，立有一股瀑布由口中箭雨也似激射出来，照准壮汉迎头喷去。

壮汉看去身材高大，貌相狞恶，这时手伸腰间，刀已拔出半节，快要离马而起，纵将下来。不知怎的，少年刚吃下去的三碗冷茶所喷出来的一股水箭，他竟会承当不起，怒吼一声，几乎仰翻马下，头上宽边草帽也被打翻，只剩一根丝带套在头颈里面不曾落地。壮汉似知不敌，动作更是机警迅速，马骑得更是好极，身子虽然仰翻一旁，人并不曾下堕，就势两腿一夹，马便和转风车一般圆转过来。壮汉身子歪向一旁，还未坐正，马已箭一般往前路猛窜出去。

那马久经训练，知道主人遇见强敌，拼命往前急窜，逃得太急，相隔茶摊甚近，势甚惊人，其实马甚灵巧，决不至于将摊撞

翻。郝济天性侠义，少年喜事，上来便对壮汉生出恶感，不知怎的，看去不大顺眼，见他无故回马欺人，神态凶横，已有不平之念，又没料到少年武功这等好法，就凭刚吃的两三碗冷茶就将强敌打退，正在快意，忽见马往茶摊冲来，惟恐将摊撞翻，顿忘乃父在外少管闲事之戒，立即挺身而出，大喝："留神人家摊子!"声随手出，扬手一掌，本意朝马推去，不料去势太急，纵得又往前了一点，马性又极强悍，误当敌人阻路，再见对方手无兵刃，又是一个未成年的童子，竟朝人猛冲过来。

吃郝济这一推，人未冲倒，马却吃了大亏，斜窜出去一二丈，一声怒嘶，二次朝前猛窜，跑得更急，隐闻马上人厉声大喝："无知小狗，也敢欺人!"跟着便见壮汉人已坐正，回身把手一扬，跟着便有两道三寸来长的寒光映日飞来。郝济见壮汉如此凶恶，自己并未和他作对，不过恐将茶摊撞翻，要他让开，素不相识，竟用暗器伤人。心中大怒，一面身子微偏，乘势将那寒光接住，乃是二枚前带刺钩的钢镖，越发气往上冲，大喝："是好的，你不要逃!"待要飞步追去。壮汉马行如飞，一路翻蹄亮掌，日光之下宛如一条人箭，后面带起一条灰龙，朝前急驰，业已逃远，连想用原镖还敬都赶不上。

郝济方想这厮的马真个快得出奇，我还第一次见到。忽听身后笑说："这位老弟贵姓？无耻鼠辈，追他作什？请到前面树下一谈如何？"郝济先见茶摊的老头正将孙子喊住不令开口，望着自己满面愁容，知道这类本份老人胆小怕事，好在钱已付过，略微招呼便随少年同行。少妇业已回到树下，见了郝济，起立相迎，双方礼见。郝济问知少年叫许天星，少妇是他妻子庄淑王。自己也报了名字，先不肯说金标之子和此行用意，后来愈谈愈投机，看出对方人颇方正，对他十分关切，这才说起要往西门外善法寺投师之事。

许氏夫妇先似有话不肯明言，及知问出所寻师父姓张，住在善法寺后园之内，本不相识，日前无心路过蒙其垂青，令在三日之后前往相见等语，立时喜动颜色。夫妻二人互相对看了一眼，天星笑道："这太好了！实不相瞒，方才那贼的来历，并非不肯明言，只为老弟年轻，不知外面的事，不晓得他来历倒好，所以我不肯说。我知老弟是块快要琢好的美玉，特意请来一谈。你可知道方才那一掌闯了祸么？此贼姓白名强，外号双刀小白龙，匹马双刀纵横黄河上下游南北两岸，近年凶威愈盛，便仗此马成名。马本异种，性情猛烈，又经主人训练，愈发凶恶，差一点的人决经不起它一冲，被他踢上一脚更难活命，又当跑得正急之时，你这一掌竟将它推出老远，不是内家真力到了火候决办不到，可是马并不曾重伤，实在奇怪。

"方才听说你往投师，所寻那位老前辈我也知道一二，今日曾往拜望，可惜人已他出，没有见到，只恐此时不会回来呢。他以前帮过庙中老和尚的大忙，新近才住在他庙里。那是庙后一片园地，共只两间小房，他平日住在里间。有许多话你我未见他老人家的面我不便说，你只当他姓张，将来自会对你明言。他老人家以前并无徒弟，照你所说情形，拜师定能如愿，但他行踪神秘，不愿人知，在家还好，如未回庙，休说见人，连话也问不出一句。

"到了那里，无论遇见什么和尚，只将左手三指一伸往前额一点，不必多说，便由西偏殿甬道绕往后面那两间小房以内，自将草席铺好，放下随身衣物。旁边芦棚下炉灶俱全，屋里米面食物全都齐备，只管去用，无人管你，譬如当你自己家中一样。和尚们决不至于过问，也无什人惊动。菜园便他所种，你如闲得难受，随便寻点事做均可。日里如其练武，却不要被人看见。有事也由后园篱笆小门出入，不必去往前殿，他们必当你自己人看待无疑。

"我们本想陪你同去，一则有事在身，若非遇见老弟，业已上

路，方才又和狗贼闹了一点过节，必定看出我夫妻的行踪，所行同一方向，前途难免有事发生，日里有人，不便快走，暂时只好分别。我们不算外人，将来总有相逢之日。老弟年纪轻轻便有这好底子，又得名师指教，成就必大。日来老前辈回庙，请代问候，我两人要告辞了。”

郝济衣服已干，早就取来包好，见二人要走，好生不舍，还想探询双刀小白龙的来历本领，住在何处。天星笑道：“说来话长。令师见面多半要对你说，只要蒙他老人家收容，必可无害。就照老弟此时本领，也非敌他不过，只是这厮虽是独脚强盗，党羽众多，人更凶险，他把那马爱如性命。方才一掌实是不轻，马虽不曾重伤，吃亏总不在小。我料这厮恨你入骨，你又将他二只钢镖接去，他见我们人多，不能取回，又是一件使他恨毒的事。你寻的那位老前辈已有多年未出世，决不肯露真实姓名。将来狭路相逢，定难免于动手，你老弟便是从师之后，也须小心一点。此人左额眉毛上横着一道刀疤，一望而知。行再相见，我们也许三二月后去往庙中拜望，只将我所说的话记好，省得这样热天无处栖身便了。”说完，三人重又作别。

郝济路早问明，独自一人往西门城外走去。到了善法寺一看，庙并不小，在一土坡之上，四面多是田地，离城尚有六七里，另有里许来长一条小路通向官道，左近零零落落几十户人家，都是当地农人。庙产不多，也无什香火。老方丈智明年已七十，人甚清健，以前自带僧徒下地耕种，经过多年勤劳，将初来时一座破庙建得十分整齐。虽只得数十亩庙田，自己耕种，足够度日，可是一班烧香的人，尤其有钱人家，说和尚只该修行念经，不应下地做那村俗之事，全都看他不起。庙中香火本就稀少，经此一来愈发冷落。

当地风景较好，打扫干净，庙中又栽有一些花树，县城地方

太小，无可游观，一些有钱人家遇到春秋佳日，偶然也带了家人前往庙中看花饮酒，在庙内外花林之中转上两圈，但只留下许多残核剩果扬长而去，给小和尚添些麻烦，连香资都得不到。和尚也不计较，自到庙中，从未劝募，照样种他的田，直到去年，满了七十，经庙中十几个僧徒再三力请，方始答应退休。但是勤劳已惯，不耐坐吃，每日念完了经，仍要亲自下手做些杂事，只不下地耕种而已。庙中本来田产，均被附近土人种去。

以前庙中和尚走动官府，甚是强横，这些种有庙田的佃户，十九吃过他的苦头，无奈和尚有财有势，孔武多力，又与城内官差、豪绅勾结往来，土人心虽怨恨，敢怒而不敢言。这年庙中忽然起火，将后殿烧去多半，附近村民恨极和尚，不肯往救，到了半夜，才被庙中僧徒自行扑灭，还有几个凶僧恶徒也被烧死火内。隔不几天，庙中便换了现在的智明老方丈，因其人性善良，比以前方丈师徒相去天渊，从此非但没有倚势欺人，所租出去的庙田也都无形放弃。头一二年，佃户交租他还肯收，只不争论多寡，交得多的，他还退回一半，一面自率徒弟躬耕，将庙前一些空地全数开垦出来。以前残留僧徒还有几个留下，因不耐清苦岁月，明去暗逃，逐渐走光，只剩同他来的几个中年和尚，后又收了七八个徒弟，不消数年，后面殿房也经他师徒合力重新建造起来。

这年秋天，老方丈忽将佃户全数喊去，先退了租，再当众声言："我们出家人，理应念佛之外自己谋生，有钱人布施香资，自然来者不拒。你们终年勤苦，衣食难求温饱。我看庙中旧账，你们所交租粮业已超出昔年田价许多倍，再叫你们永当牛马，问心不安。照理还应该退还你们，因我新来，年数不多，耕种所得仅够食用，无此余力，只好你们吃点亏，以前所交作为田价，由庙中出一卖契，永归你们营业，从此与本庙无干。好在我师徒庙已修好，照此下去衣食总能将就，要多的钱，出家人也无用处，就

此算了结吧。”

众人因以前庙中全是酒肉和尚，庙产香火所得并非小数，仍嫌不足，另外还要巧立名目向众勒索，稍不遂意便要吃亏，不种庙田又难苟延残喘，常年忍痛挣扎，恨在心里。不料换了这样一个好方丈，因其从不多取，近二三年来大家都能温饱，已是千恩万谢，没想到这样慷慨，退了当年的租不算，又把旧有肥田送人，自开生地，躬耕度日，天底下哪有这样好人？当时惊喜交集，几疑是梦。有的觉着老和尚太好，这等做法，问心不安。有那迷信太深的，更认为此是供养神佛的庙产，无端为己所有，恐有灾害，再三坚辞。后来老方丈苦口劝说：“我佛家既讲因果和慈悲，便不应该损人利己，不织而衣，不耕而食。你们日晒风吹，用自己血汗辛苦，取自己的衣食用度，天公地道，有何不可？如有罪恶，由我一人承当。你如不信，我就向神发誓。只管把契拿去，包你无事。你们因我新来，不算以前方丈的旧账，这已足感盛情了。”

经此一来，城内外原有的一些老施主，虽因老和尚对这些人神态冷淡，衣服破旧，不善应酬，断了往来。附近乡民又经僧徒劝告说：“烧香许愿并不相干，重在自己为人如何。我们修行另有原因，一样穿衣吃饭，并不比你们高明，无须将此有用之财拿来烧掉，还要耽误谋生时光。真要非此不可，不必烧香，叩了两个头也是一样。”来人有的感动，被他劝说过来，有的见和尚简直是个庄稼汉，见人烧香，并不接待，反说无益之事，所说都是勤劳的话，也就不再上门。

经此一来，香火虽然极少，左近村人对他师徒却是亲热到了极点。起初人们认作奇谈，传说许多怪话，老和尚只当耳边风，无论好坏，至多付之一笑。中间被县官知道，还疑心他是歹人在此隐迹，派了干捕前往窥探，及和老和尚见面，谈上了一阵也就走去，年代一多，也就不以为奇。

# 五

## 野寺寄孤身　鸡酒迎师　惊逢怪异
## 柳林寻旧约　瓜田歇暑　喜得知音

郝济人虽聪明，到底初次出门，心又谨细，那庙偏在道旁小径尽头，地势隐僻，中间隔着两片树林，初来的人不易寻到，惟恐走错，天气又热，及至途中向人打听，虽未听说详情，但是连问几处，口碑均是极好，心想：老方丈既是张师好友，想也不是寻常人物，许氏夫妇分手以前，为何再三叮嘱到了庙里，不可多说多问？这两夫妻非但和张师相识，并还深知底细，这等说法必有原因，我且照他所说暗号试上一试。心中寻思，不觉走到庙前土坡之上。因刚过午不久，骄阳当顶，天气炎热，到处田野中都是空无一人，庙门大开，只有两个形如香伙的中年人赤着上身，卧在门口当风之处，睡得甚香，里面殿房中也是静悄悄的。连咳嗽了两声，无人回应，便信步走将进去，前面正偏殿都无人影，正想照许天星所说，到了后殿再作计较，刚刚绕殿而过，还未走出旁边甬道，微闻内里笑语之声，探头一看，不禁大惊。

原来后殿院落中聚着七八个大小僧徒，同在烈日之下正练功夫，内中一个年约三十左右，独立中央，赤着上身，双手平摊，左右手掌上各立着一人，都是“金鸡独立”的身法，上面每人一手，

十指交叉，反掌向上，也各有一人立在上面，照样双手向上平伸，一边一个，托着一人，似这样人托人，叠起了三四层高一座人塔，下面那人双手所托重量，少说也在千斤以上，偏是纹风不动，身子无一摇晃。这还不奇，最奇是对面立着一块高达两丈、宽只数尺的木板，下面有一木架夹住，对面一个少年和尚刚由人塔顶上飞起，扑向木板之上，正在上下移动，那么壁直的一块木板，人和壁虎一样站在上面，并不下堕，对面两人还在和他说笑。

这等功夫郝济看也不曾看过，刚想起父亲平日所说："强中更有强中手，我虽保镖多年，享有盛名，一半全仗为人和平日善于应酬，应变机警，才得保持无事，虽然内外功夫都有一点门道，真要遇见能手强敌，非但胜败难说，就许不堪人家一击。昔年急流勇退，便是看出事太艰险、越看越心寒之故，休说练了本领，为人鹰犬太不上算，便是商客保镖，也非什么高明行业，最好做些本份之事，以劳力谋生，随时心安理得，魂梦不惊，免去许多烦恼，如非我有仇家，家传武功不愿抛弃，已命你专心务农，武功不要练了。"方才听许氏夫妇口气，张师帮过老和尚大忙，可见老方丈本领决不如他，这还是自已眼见，才知和尚师徒会武，许氏夫妇并未谈起，如今老方丈尚未见面，单他的徒弟已是这等惊人，乃师不言可知，张师本领之高更不必说了。心方惊喜，暗中看他们还有什么出奇本领练将出来，对方已自警觉。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郝济略一探头，往后倒退，稍微迟疑，转眼之间，只觉眼前人影乱闪，宛如一群大鸟受了惊动纷纷飞起，同时急风扑面，飕的一声，内中一条人影已迎面飞来，落在身前，正是悬身附壁的那个少年和尚，另外一个便由身旁绕过，朝山门外赶去。

郝济见那少年和尚貌相英俊，动作轻快，神态颇慌，仿佛有什隐情被人看破，面容甚是愁急，但又不便发作，落在身前，朝

着自己上下打量，不知说什话好。微闻另外几个僧徒低声议论，似在埋怨山门外两个香伙，不先招呼便放生人走进。料知庙中僧徒均非常人，不愿被人看破，师规太严，又不便发作，正在为难，恐生误会，不等对方开口，忙照许天星所说，把左手三指一伸，放向前额比了一比。众僧徒立时面转喜容，对面一个便低声笑说：“幸而不是外人，请到后面再谈如何？”说罢，拿起殿廊上所挂的一件粗麻布僧衣，更不多说，引了来客，便由偏殿后面甬道绕往庙后菜园之内。

郝济守着许氏夫妇之诫，也未开口。到了后面小屋，少年和尚帮助安顿完毕，方始低声笑道：“我名叫法勤，尚未受戒。师兄贵姓？”郝济说了。法勤面色一红，低声嘱告：“方才我们师弟兄闲中无事，同练轻功，山门外本有二人看守，不知何故没有招呼，致被师兄看见。献丑还在其次，如被家师知道，难免见怪。幸而师兄不是外人，否则来人如是仇敌一面，也还有法可想，最怕是附近村民或是无心路过的游人香客。我们奉有师命，对于常人，只有随时尽力相助，不许丝毫欺侮，动强万万不敢，好言求告，就他答应，也恐无心走口，泄露出去，那真糟到极点。这里为了三师伯喜静，他老人家不愿人来打扰，近来行踪无定。我们奉有师令，除却遇到师兄这样的自己人引来此地而外，决不显露形迹。这片菜园由他老人家自种，以前极少离开，不是真个出去日久，恐其荒废，也不许我们代劳，轻易无人来此走动。双方道路不同，因三师伯最恨和尚，几次和家师争论，要叫我们还俗，因此我们明知见他有益，不奉呼唤都不敢向其求教，休看同居一庙，寻常见面都难。你即明白三元信号，定是他的师侄一辈，或是别的自己人了。我也不便多问。如其不曾得到招呼，你还可以随便走动。否则你我弟兄就许难得见到。此后出入均由旁门，前面殿房更不能去。三师伯不知何时回来，今早他又出门访友，不久必回。你一

人在此，如其不耐寂寞，可往门外那片洼地树林之中等候。我每日早晚两次均要前往看瓜割草，可以作为无心相遇，谈上些时。我这人太爱朋友，尤其像老弟这样年轻，又是三位师伯的门下，更是难得遇到，真想和你结为兄弟之交，不知意下如何?”

郝济自和法勤见面，便自投机，对方又是那高本领，自己孤身在此，巴不得能够与之结交，闻言连声喜诺。法勤又将应用之物和米粮藏处一一指点，方始兴匆匆走去。郝济心想：庙中师徒本领这高，如与结交，明年今日，岂不多出几个好帮手？只不知他们与张师同居一庙，为何有这些禁忌规矩？想了一阵，想不出个道理。眼看日色偏西，凉风已起，人到地头，在凉席上休息了些时，汗已扇干。房中用具虽极朴素，无一不备，门外就是一条小溪，便去溪中沐浴了一次，迎着田野里的晚风，独立斜阳影里，正在盘算心事，忽然想起法勤虽说张师归家时间无定，日前业已当面定有约会，命我三日之后来此相见，我并不曾过期，断无不归之理，万一夜里归来，还未吃饭，我毫无准备，也非敬师之道。爹爹曾说高人异士多尚真实，对师虽应恭敬，言动之间愈真愈好，用不着什么虚套，何不去到镇上买些现成酒菜，拣那存放得起的先作一个准备，以示恭敬，就便还可看看这里街道景物，省得枯坐无聊，好在庙后一带素无人来，左近村民与和尚情感又好，衣物不会遗失。回到房中，拿了钱和酒瓶，便出旁门，由庙前绕走过去。迎面遇见两个少年和尚，一个拉了一条水牛，一个挑了两大桶水，正往庙旁牛棚中走去。双方对面走过，想要开口，因对方只含笑点头，一言未发，便各走开，自己初来不知底细，张师本人尚未见到，能否收容从师，到底还说不定，全仗有人指点，得知信号，才当是他自己人看待，一个言语不慎，答非所问，难免生出枝节，话到口边，又复止住。

自往镇上买了一只当地特产的风鸡和一些豆干卤蛋，可以多

放两天的酒菜，就在当地买些现成蒸馍将肚子塞饱，只吃了两块卤菜，自奉甚薄。回到庙后，已是日落西山，黄昏将近，仗着从小做惯，洗切烧作样样都会，不消片刻把饭做好，又由地里采了一些黄瓜、豆角，连自己所买配成六色，放在小方桌上盖好。等到天黑，尚无踪影，又用水盆将内中两样荤菜冰在水里，放向阴凉透风之处。惟恐费油，灯也未点，放了一块木板，铺上席子，准备乘凉露宿。望着刚升起来的上弦明月，盼了一阵，吃夜风一吹，不由生出倦意，先因屋小闷热，酒菜都放门外空地之上，还防有虫，又用木盆盛水，连酒带菜均放在内，睡梦中仿佛身旁有人走动，心疑张师回来，刚要惊醒，猛又觉腰间微微一酸，人又昏沉睡去。

醒来天色已明，四外静悄悄的，昨夜梦中所觉业已不在心上，心想：师父一定未回，昨夜那只风鸡再如不吃，此时一点风意没有，定比昨日天气更热，如何存放得起？且喜昨夜风凉，饭菜决不会坏，如其不吃，太阳一起却非糟掉不可，正准备起身洗漱，将这些现成食物吃上一饱，少时张师回庙再买新鲜的。及至走到存放食物之处一看，连酒带菜全都被人吃掉，并还多了一份杯筷和一空的酒瓶，仿佛嫌酒太少，又多取出一瓶。心想纱罩上面压有一块木板，如有猫犬之类偷吃，当时便可惊醒，桌上鸡骨共有两堆，杯盘整齐，还多一个空瓶，决不会是猫狗偷吃，料定半夜里张师回转，并还同来一位朋友，因见自己睡得甚香，以为年幼远来，人已疲倦，心生怜惜，不曾喊醒。照此形势，分明拜师有望，满心欢喜，只不知自己共只走了七八十里，并未觉得疲倦，怎会睡得这么死法？张师既和友人来此一同饮酒，怎么也要说笑几句，如何一点也未听出？

心中不解，以为此时天才刚亮，张师又吃了夜酒，必在房中安卧，不敢惊动，轻悄悄掩往房内，想取洗漱用物，谁知内外两

间空无一人，仔细一看，也不似有人进去过的形迹。心虽奇怪，因觉庙后一带从无外人足迹，来人半夜到此，从容饮食而去，休说外人无此大胆，也决无此情理，断定非是张师不可，也许有事走开，既已知我在此等他，少时必要回来相见无疑。依然满腹高兴，匆匆洗漱，又去做了一锅饭，因见风鸡吃光，只当师父喜吃，忙将另一只生鸡洗涤干净，隔水蒸好，就着园里菜蔬凉拌了两样，再将卤蛋取出三只放在桌上，将饭烧熟，见酒已被吃光，有心去往镇上打酒，又恐师父回来错过，只得耐心等候。

日光早已升起，果然天热已极，转眼交午，始终不见人来，先想不出道理，到了午后，又热又饿，又恐鸡坏，连换了两次井水还不放心，又用竹篮吊向井里，胡乱取了两碗冷饭，就着一点凉菜吃完，眼巴巴盼了一阵，不觉又是日色偏西，心想：师父定是好酒量，可惜酒瓶不多，只得两个，今夜非回不可，何不将那原封的酒买上一大坛，再将风鸡多买几只，省得往来讨厌，万一师父事忙，恰巧错过，如何是好？想到这里，又往镇上跑去。因当庙中僧众用斋之时，一个人也未遇上。

那镇是个往东要道，比城里还要热闹，客店酒馆之外，还有十几家铺户，东西容易买到。郝济一心讨好，还添了几条风腌的黄河鲤鱼，一个人挑了回来。因为在镇上多走了两家，吃了一点东西，去得又迟，归途月色已高，天气甚好，月光明亮，刚走往回庙路上，忽见前面树林中，黑忽忽走来一个人影，看去十分岔眼，走得极慢，幽灵相似，头上又是毛茸茸的。这样热天，当夜又没有风，自己穿着一身粗麻布的短装尚在出汗，来人仿佛穿有不少衣服，粗短短的一幢，简直不类生人，不由奇怪起来。

郝济走得极快，那人由林中闪出，又是迎面而来，转眼相对。郝济觉着这样怪人从未见过，形如僵尸，身子不动，不留心细看，决看不出是在走路。这一临近，才看出那人身材本就矮短，又穿

着好几件长大的厚衣服，头发蓬起，加上连鬓胡须，宛如一团茅草，当中露出两点黑光，形貌丑怪已极，月光之下看不出衣服好坏，装束行动直像是个疯人。出来时久，恐师回转，急于回庙探看。那人缓步月光之下，神情甚傲。当时不曾理会，匆匆赶到庙后小屋，仍是原样，不像有人来过，只得把酒菜放好，做了些鸡鱼，和昨日一样配上两个素菜，放在水盆里面。

往返奔驰，连烧带做，天气又热，做完周身已被汗水湿透。先还算计师父当日必回，惟恐办理不及，等到忙完，又等了一阵，身上实在汗污难受，心想：此时夜饭早过，也许师父又是半夜回来，何不先去洗澡，换好干净衣服乘凉等候，岂不舒服得多？随取了一身单衣裤，走往门外溪中洗了一个澡。月色已早高起，虽无昨夜风凉，比起方才已好得多，又当新浴之后，觉着身上一轻，二次回到屋内，见人未回，便将溪中所洗衣裤挂在树上吹干，独坐外面铺板上乘凉守候，到了半夜，仍无动静，只得卧倒，睡前为防师父回转，又被错过，特意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桌上，就这样还不放心，同时想起昨夜睡梦中曾听响动，正要惊醒，仿佛腰间被人点了一下，人便昏沉睡去，醒来非但连酒带菜被人吃光，连井里吊的半只肥鸡也被取出，吃得一点不剩，自己仿佛失去知觉。今夜虽留有纸条，万一师父不愿见我，又和昨日一样点了我的穴道，岂不又要错过？想到这里，便将铺板移向井旁，并将吊菜篮的长索一头压在枕边，然后闭目养神，看是如何再作道理。心并不想真睡，原是万一打算，因料师父必由旁门进来，特意将门带上，面向门睡，有人走进，当时便可惊醒，哪一面俱都想到，能不睡最好，就是睡着，也不至于误事。谁知隔了一阵，眼看月影西斜，夜色已深，人还未见踪影，回忆前情，许多均出人意料之外，正在疑虑盼望，并无睡意，不知怎的，腰间又是微微一麻，人便失去知觉。

隔了一会醒来，因有第一夜发生之事，虽拿不准是否被人点了穴道，格外留心，见天大亮，朝阳已出，凭自己习惯，无论如何不会起得这迟，断定第二夜又被人点了穴道，才致昏睡不醒，又见井边吊索虽是原样未动，缒向井下的一头甚是轻飘，知道又和前夜一样发生变故。赶往井边一看，果然只剩一个空篮，存放酒食的方桌上，又是残肴狼藉，酒菜全光，昨夜新开坛的满满两瓶陈酒，业已瓶底朝天，一滴不留，杯筷却只一副。心还盼望，这次只得一人，也许师父连日有事，日出夜归，因不愿我起来麻烦，故意点了穴道，让我睡起再谈，此时多半人在屋内，忙往屋中奔进，不料又扑个空。

郝济本来机警心细，仔细想了一阵，暗忖：此人除非师父，不会这样大胆，但是我到这里非但奉命而来，师父见我在此并未见怪，还将我孝敬他的东西吃去，照理应该见上一面才是道理。就说事忙，恐我纠缠，随便在吃酒时吩咐两句，并无妨碍，我也不敢不听，前夜同有友人，也许还有机密不愿被我知道，昨夜他只一人，我又不曾睡着，为何又将我点昏过去？实在不解，这类高人异士均喜除暴安良，与恶人作对，江湖上的仇敌多半不少，师父和庙中方丈形迹那么隐秘，当有原因，仇敌寻上门来原在意中，但也不应这等做法，人不见面，却将所办酒食偷吃了去，别的却不留痕迹，虽然点我穴道，到时一样醒转，丝毫不曾受伤，也于情理不合。我从小练武，颇有根底，耳目生来灵警，记得昨夜人并未睡，来人将我点倒时方始有些警觉，再想回身业已无及，事前稍不留心，还当自己睡熟，连这一点都不会知道，岂非怪事？如非平日不信鬼怪，后门外面都是旷野坟堆，还当是狐仙鬼怪所为呢，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

最后认定，还是张师一人所为，多半有心试验，故意做此不测举动，看我心志是否坚定。好在昨日东西买得多，今日我仍照

样准备恭候，索性日里睡它一阵，养好精神，夜来连铺板都不搭出去，立在外面乘凉等候，师父就此相见自然无事，否则日里如再不来，任他本领多高，也不能人影不见便可将我点倒，好在东西现成，无须再买，吃完早饭便作午睡，因觉连日许多奇怪，先断定师父有心考验，又觉师父往来无常，行事莫测，前庙又不能去，也许暗中隐藏。正在查看动静，惟恐突然转来，无心错过，所以连小和尚法勤的约会都未前往。

睡醒起来，又练了一阵功夫，带着一身大汗，去往溪中沐浴更衣，饮食一切也都准备停当，又是黄昏月上，将就用冷开水泡了一点饭，就着一点卤菜吃饱，拿了一把蒲扇，在菜园门内外散步乘凉，等月色渐高，再在屋前空地之上放好一点酒菜，端了一把竹椅守在旁边，暗忖：师父日里仍是未回，多半又是半夜来此，我且守到天明，无论如何也要看个清白，是否师父有心相试，还是另有其人暗中取笑。坐了一阵，正想：师父食量真大，那许多酒菜竟会吃光，一点不留，前夜饭还未动，二次回来，连饭也吃去多半，这等大的食量实是少见。因天尚早，觉着不是师父回来的时候，枯坐无聊，又往门外溪边走动，微闻里面仿佛有什响动，甚是轻微，忙往回查看。

还未走到小屋前面，月光甚明，大片空地两边都是菜畦，无论哪面来人均易发现，一看四面静悄悄的并无影迹，方觉听错，猛瞥见月亮底下有半截毛茸茸的黑影，比飞还快，一闪而过。心方一惊，忙即跟踪回身查看，身子还未侧转，猛又觉腰间被什东西打了一下，并不甚重，惊疑百忙中刚瞥见那是一枚山枣，由身上滚落，同时腰间一麻，身子一软，仿佛被人托住，要倒未倒，又和前夜一样，昏迷过去。

醒来人卧外面铺板之上，仰望月落参横，天还未亮，一算醒来时间，先后三次被人点倒，都差不多大约两个时辰光景，这次

因为来得较早，所以未等天明便自解开，想起月下所见毛人影子和连夜经过，以为遇见鬼怪，好生惊疑。因那铺板就在方桌旁边，细想对方用意，将他点倒之后，不等倒地，便抢上前扶住，放向里面铺板之上，再连人搭了出来，分明似嫌屋小天热，特意移向门外，人虽被他点倒，并无恶意，桌上酒菜自然吃个精光。

郝济孤身一人守在孤庙后园之中，半夜三更接连遇到非常之变，贪吃酒食的人行踪诡异。第三夜被点倒以前，又发现一个毛茸茸的怪人影子在月下飞过，便是多大胆子，由不得也有一点发寒，无奈天还未亮，前面殿房不能进去，未便惊动，性又好胜，虽有一点胆寒，仍自勉强忍耐，先只当是师父，还不怎样，及至当夜三次点倒，昏迷不醒，事前又发现鬼怪一样的毛人，觉着师父有心相试，也不会这等举动。尤其当夜因觉师父量大，特意做了加倍酒菜，酒也加多，少说总有十斤左右，除放起两大瓶外，下余还有大半坛，都放在外面，照样被他吃光，人类哪有这大食量？尽管平日不信鬼神，也疑心起来。偏巧来时因听父亲嘱咐："此去从师学艺，不是对敌，小孩子家不会遇见敌人，衣服朴素，行李无多，又有家传武功，遇见寻常歹人，空手空脚也能应付。"因此未带兵器，只瞒着父亲，把平日心爱的联珠铁弹带了十多粒，另外还有路遇双刀小白龙，空手接来的两枚形如铁锚前端附有两个倒钩的钢镖。这两间小屋内，都是应用杂物，并无兵器，为防万一，忙回屋内，将镖袋取出，藏在腰间，又寻到一柄铁锹，虽不称手，尚还能用，因料怪人所居，必在近处，并且刚走不久，先纵往屋顶，四面查看。残月晓风中，天已快亮，庙前庙后，四外静荡荡的，哪有一点踪迹？跟着便听前殿经、鱼之声隐隐传来，知道庙中僧徒已做早课，只得纵下。转眼天明，知日里不会有事，放下铁锹，又往门内外和溪边一带查看，连脚印也未寻到一个。

正打不起主意，遥望东方天边已挂起半轮红影，庙后偏东，一

条坡陀起伏通往一片洼地的小路上，走过一个少年和尚，忽想起前日法勤所约的地方正是那边洼地，此人非但诚恳豪爽，并还彼此投缘，自从订约以来，一次都未去过，连夜所遇之事十分可疑，孤身一人，初次来此，细情不知，那偷吃酒食的虽不似有伤人之意，长此下去到底可虑，照那来势，决非其敌，如其是人也还罢了，真要是个怪物，如何应付？影子不见，人就昏迷过去，岂不危险？莫如寻他探询，也好作一准备。主意打定，见少年果是法勤，匆匆洗漱，便赶了去。

当地乃是一片疏林，内有二株枯死的槐树。法勤每日均要前往砍柴放牛，并整理附近新种的两亩瓜田，照例早晚两次，至少有个把时辰耽搁，也有只去一次之时。庙中僧徒习于勤劳，各有专责，这些事均归法勤一人掌管，极少有人同去。地势僻静，中间又隔着一些土堆，不在溪旁高地上眺望，连人头都看不见。法勤极愿和郝济结交，见他寻去，甚是高兴。郝济想帮他砍柴，法勤笑说："无须。前二日我砍柴甚多，原防万一有事，或是师弟寻来，可以多谈些时。此来本是看那新开出来的瓜田，就便等你，果然相见，再妙没有。我们师兄弟共十四人，各有各事，只中午天热休息，大家聚在一起谈天，或是午睡，做点杂事，各随其便，人都聚在后偏殿内，并不走开。难得你我师长均未回来，正好多谈些时。我们都去那旁树下阴凉之处，我将新长熟的西瓜，取来同吃如何？"

郝济忙说："无须费事。这两天的西瓜恐还未曾熟呢。"法勤笑答："此是琼州山中带来的特种西瓜，又甜又脆，汁水又多。先种了两年，都未种好。今年才经三师伯指教，拌上草灰，提前下种，又新开了两亩瓜田，才得成长。此瓜比土产早熟得多，只是不大。由师父走的前一天起，我们每日都要采它几个回去。今日难得有十几个最好的，瓜田是我一人所开，照例有点主权，本定

少时要采回去，先吃两个无妨。我连等了你三天，今日料你多半要来，我还带有小刀，我们边吃边谈吧。”说完，先将郝济领往西南角一株大柳树下，同坐树桩之上，再往附近沙地瓜田之内取来两个白皮西瓜，切开一看，白瓤红子，其甜如蜜，汁水又多。郝济第一次吃到这样好瓜，连声称赞，并将瓜子留下，准备将来带回家去。一面借着言谈，向法勤探询：“庙后一带这样荒凉，可有什么奇怪人物？”

法勤笑说：“你也快成大人了，我虽不知你的功力深浅，断定必有根底，莫非孤身独居，还胆小么？休看我是佛门弟子，并不信什么神佛鬼怪，便师父出家多年，也与别的和尚不同，所以除却三四位早就出家、中途才拜在师父门下的师兄，余者均未受戒，随时均可还俗。如非师父恩厚，人又太好，师徒情份太深，知他身世苦痛，我们和他亲如父子，谁也不舍离开。如照师父三年前劝告的话，至少也有一半还俗去了。就这样，我们也不愿常做和尚，只为不舍师父，暂时又无处可去而已。大家守在这里自耕自吃，并还可练武功，日子过得也还不差。不瞒师弟说，名为和尚，除每日两次念经而外，余者均和常人差不多。庙中并不禁什荤酒，各随所喜，从不勉强做作，不过每月只得三次牙祭，必须有了盈余，并不使外人知道便了。至于往外面救济穷苦、除暴安良，改了俗装出去更是随便，只不许偷盗而已。这里一向安静，休说没有什么奇怪人物，就有外人对头，不来扰闹是他便宜，否则休想整个回去，这多年来，从无什事发生。你这等说法，难道这三日之内，见到什么可疑形迹么？”

郝济和法勤愈谈愈投机，但觉自己不知底细，对方形迹隐秘，万一把话说错，无法存身，进退两难，有的话还不敢出口，后来看出对方关心诚恳，倾心相见，便将巧遇师父、奉命赴约以及接连三夜所遇怪事说出，只把许氏夫妇所传信号略过，仿佛那是师

父所传，并非得自旁人，说得稍微含混，余者多半明言，一点也不隐讳。法勤听完前半，插口笑说："师弟初来，前天见你晓得信号，只当三位师伯门下，还不知道来历。等我送你回去，正埋怨门口两个乘凉的香伙，便有一人代三师伯带信，说你是他新收记名弟子，也许人已来此，他老人家有事耽搁，还得一两天才能回转，命我们引往庙后安顿，由你住在里面，东西现成，饮食随意，如非我们奉有师命，我早寻你去了。"说完，再听郝济后半经过，不禁面带惊奇之容，重又细问详情。

郝济方幸师父居然收容，见他神色有异，问得更是仔细，以为变出非常，以前所无，否则词色不会这样紧张，心正疑虑。法勤问知那人食量大得出奇，以及第三次郝济昏倒时有一枚山枣落地，并将郝济卧在铺板上面放向门外阴凉之处想了一想，仿佛有什醒悟，面上立现喜容，低声悄说："此事虽然关系重大，好坏难说，照此情形于你一定无害。你不问他是人是怪，你只若无其事，每日夜里照样准备酒食，人却不要守候，各自安眠，静以观变，到时自知。有许多话我不能说，如其所料不差，也许有益无损，至少与你无干。只管放心，但是冒犯不得。你想头两夜你事出意外被人点倒还有可说，第三夜人立空地之上，那么亮的月光，人未近身，只用一枚山枣便打中你穴道将你点倒，并未着地，又将人抱向外面，连来三次，你连影子都未见到。师弟本领多高，性命也在他掌握之中，如何能与对敌？稍存敌意，便吃大亏。休看庙中这十几位师弟兄本领不算高强，也都练过多年，下有苦功，外来仇敌容易打发，像这类事，便是遇上也只避开，决不敢出一口大气，你想有多厉害！幸而看那意思对你甚好，如将胆放大，遇事留心，举动不要冒失，必能平安无事。你身边的暗器无论打得多准，就是对面，也万不可出手。我此时往怎么想都是好的一面居多，只看你如何应付罢了。"郝济忙谢指教。

法勤四顾无人，又悄声说道："师弟方才所说，你不要向人露出。我看单师伯本来住在庙内，偶然出外，至多三日必回，新近说往汝南府寻人，连去了半个多月，你来前一日，刚刚回转又匆匆走去，看那意思，也许就是躲避这位怪人。他明知你来寻他，就是本人不归，也必有话交代我们，如何人不回来，只命人带了几句话，以后便无下文。他老人家虽是成名多年的剑侠，平日行事最是谨细，如非看准师弟独居在此不会有什变故，甚而于你有益，借此考验你的胆力识见都不一定。真要危险，就他暂时不愿与此老相见，也必设法通知，不会任你独居，不来过问了。他老人家以前行动十分隐秘，每日均在后园种菜，偶然种一点花，轻易连园门都不走出，仗着地势清静，附近居民都和我们有点情份，知道全庙僧徒每日勤劳，常在地里相见，有事可以面谈，余者都是念经时候，庙中又无什香火，不愿进来惊扰，日久成习，极少有人入门，庙后一带，更因路不好走，从无外人足迹。单师伯愿在这里住下，一半也由于此。像近半个多月的举动，还是第一次见到。内里必有原因，莫要有什深意你还不能领会，一旦错过，那就太可惜了。"

郝济早听乃父说起近数十年江湖上的奇人异士，就不认得，也有耳闻，并无张三爷其人，疑他是个假姓，果然料中。听法勤无心之言，才知师父姓单，仿佛以前听过有这一位姓单的老前辈，急切间想他不起，后来忽然回忆那姓单的前辈异人是个身材短小的老道人，还有胡须，与所见张三爷不同，又是小时父亲所说，照彼时来论，这位道人年已百岁左右，连父亲也是出于传闻并未见过，年貌装束更与所说不同，仔细一想，决非现在所拜师父，也就罢了。法勤见他出神，只当年轻独居，遇上这类怪事难免胆怯，又劝勉了一阵。

郝济见他诚恳亲切，好生感激，几次想要探询，均因回忆父

言，未知底细来历以前不敢冒失走口，又复忍住，一面力言："多蒙师兄指教，我已明白，一定照你所说行事，决不违背。既是一位前辈高人，蒙他光顾，只有高兴，怎会害怕?"二人又谈了一阵。郝济听法勤口气，师父暂时不会回转，就来也不会在日里，本来寂寞，难得交此同辈良友，不舍就走，一直谈到日光近午，天也越来越热，虽有柳荫遮蔽阳光，照样烤得难受，又恐法勤腹饥，便谢别要走。

法勤也说："庙中正做午斋，不过全庙僧徒各有各事，偶然不去斋堂，因为事情未完，错过一顿也可随意补吃，并无拘束。只是今日天气太热，屋里阴凉一点。熟西瓜甚多，你采两个回去，吊在井里，夜来乘凉再吃，岂不是好?"郝济知他意诚，真当弟兄看待，彼此一见如故，也就不作客套，随即谢诺，采了两个西瓜，本想等法勤将瓜采好再行分手，因听"无须"，知道彼此相见背人的事，便各先回。

刚由林中走出，忽见相隔十余丈的土崖上面，本来长满杂草，这时仿佛有一团由崖后冒起，动了一动，立定再看，并无动静，只当眼花，也未理会。中午阳光火也似热，地皮烫人难耐，忙即赶回，脱下衣服，赤着上身，随便泡了一些冷饭，吃完稍歇，又往溪旁柳荫之下洗了个澡，见一湾溪水都被阳光晒成温泉，泡在里面并不舒服，一丝风也没有，许多草花经不起毒日猛射，十九萎顿，只得带着一身汗水，赤身回到屋内，穿上一条种庄稼的短裤，卧在地铺凉席之上，睡到日落西山方始起身，席子已被汗水湿透。心想，今天更热，两只西瓜此时想已冰透。正要取吃，忽想起那瓜脆甜多汁，正好请客，孝敬师父，便未往取。

见天上云多，阳光酷烈，炎热已极，日色早已偏西，地面还是滚烫，热气熏蒸，快到黄昏才稍微见一点风，闲着无事，因已数日不曾抱牛，便练了一套功夫，索性练出一身大汗再去洗澡吃

饭，酒还存起两大瓶未动，无须再买，仍和昨日一样把鸡鱼蒸好，添上蔬菜，夜来放在露天水盆之内，上盖纱罩，准备等人前来享受。一面照着法勤所说，仍在园中搭铺，随便坐卧，听其自然，初意就是师父不回，怪人也必来此饮食，谁知日里睡得太多，夜来不能入梦，眼看夜色已深，接连两次装睡，已过了前两夜怪人来的时间，天已离明不远，均无动静，后半夜天气转凉，夜风较大，身一凉爽，不觉睡去。

早来觉着身上发热，睁眼一看，人已睡在阳光之中。回忆昨夜经过，快天明前方始睡熟，好似不曾被人点穴，估计只睡了一两个时辰便被太阳晒醒。昨夜有意避开，睡处离方桌较远，又因西瓜浸在井内，无法把荤菜同时缒下，知道半夜十九来人，没有多少时候，菜做又晚，不至馊掉，只放在井水盆里，中间还隔着一个柴堆、两株树木，东西相去颇远，心疑对方必已看出自己意诚，有心请客，人又避开，不好意思上来便先点穴，动作又轻，东西现成，所以不曾警觉，或者人睡之后方始到来，比前两夜晚上些时，所以事前未听动静。及至走往桌前一看，不禁惊疑起来。要知后事如何，请看下集分解。

# 六

## 形踪奇诡的疯人

前文郝济因遇仇敌火鹞子唐鉴、震山东小煞神陆升云所请出来的能手侠盗老北极门下弟子奚能来寻乃父郝金标较量，幸而事前准备，来人见他小小年纪，竟能手举水牛过顶，误会他是大侠焦循的门人，后虽看出所练金刚神力身法不对，因在来路曾受友人劝告，非但不曾出手，反代唐、陆二贼订下一年约会以为缓兵之计，暗用言语指点金标父子，在此一年之中快些设法约人作一准备，最后又将村中树木用气功折断一株，略微示意便自走去。

金标正忙于救灾，因觉恶霸黄春和众土豪当年捐款格外慷慨，心虽生疑，急切间探询不出，难得恶人也有好心，自己更该出力，所以连日均住黄庄办事未归，第三日抽空回家探看有无动静，闻言惊喜，问知爱子郝济事前曾遇隐名异人张三爷订约经过，便命赶往新蔡县善法寺后投师。

郝济赶到新蔡，先在茶摊上吃馍，巧遇少年英侠许天星、庄淑玉夫妇指点，得知张三爷三指点额的信号，到了庙中，正遇众僧徒在练武功，问知老方丈智明外出未归，师父也未回转。内一少年和尚法勤，与郝济一见如故，因已打了信号，并未多问，引

往寺后菜园之内住下。郝济连等三日，师父未归，所备来敬师的酒菜均被一不知姓名来历的怪人吃去。这日清早，想起法勤之约，前往庙后洼地瓜田柳林之中相见，谈了一阵。

郝济听对方口气，怪人似就住在附近，并不为害，最好听其自然，也许师父便为此人避开，又在无意之中露出乃师姓单、张乃假姓等情，跟着带了两只海南所产名种西瓜走回。中途曾见侧面崖顶野草中，似有一个圆球影子微微起伏，再看无踪，也未在意。回到后园，午睡起身，照样办好一些酒菜，等了一夜不见动静，天明前风生热退，不觉睡熟。醒来阳光满身，心疑怪人知他意诚，昨夜故意将铺搭远，有心避开，对方来得又晚，故未警觉，人必来过，和前三夜一样吃了一个精光。谁知寻到方桌前一看，所有酒菜分毫未动，西瓜也仍浸在井里，心已惊疑。

忍不住再往屋中查看，忽然发现屋角阴凉地上，端端正正放着三个大西瓜，与昨日法勤所送同是海南名种，但是那瓜更熟更大，最奇是竟和冰浸过了一般，摸去冰凉。记得昨日田中熟瓜均被法勤采完，据说因为寺中僧徒日常采吃，这一发采后，下余都未长成，至少要隔一两天才能往采，似此大瓜，一只也未见到，此非本地土产，何处得来？怎与法勤所种一样，并还冰好送来？十分不解，仔细盘算，心疑这类西瓜只有师父才能得到，所放地方正在自己存放衣物之处，多半师父半夜回转，不知何故不见而去，别的也未想到。当日又是热得难受，先不肯动那三只大的，便将井中的瓜取出，吃了一只，又甜又凉，吃完，暑气一消，凉爽非常，昨夜酒菜不曾吊向井内，恐其馊掉，洗漱之后，就着现成的菜，泡上冷饭吃了一饱，再摸那三只大瓜，已不似早来那么冰凉，越想越觉那瓜不论是否师父带回，均是给他吃的，否则不会冰好送来，加以饭后口渴，便将井中的瓜换上一只，切开一尝，竟是其甜如蜜，味美无比。第一次吃到这样好瓜，甚是高兴，因法勤

曾说当日寺中有事，不往寺后柳林相见，无法前往探询，闷在心里。

午后无聊，见师父所种蔬菜均已成长，瓜架上也是结实累累下垂，心想：瓜豆晚采数日无妨，这些蔬菜下去便老，一个不巧还要糟掉，寺中僧徒甚多，正好吃用，法勤明朝便可相见，何不乘着黄昏风凉整理停当，一半挑往柳林送与和尚去吃，一半晒干备用，再将应种的菜种上，省得空闲难受，还要糟蹋东西。主意打定，将那成熟不能再留的蔬菜全数采下，仗着生长农家，样样内行，屋中盆罐芦帘好些现成，人又习于勤劳，由下午忙到天黑，虽闹了一个满身大汗，事情全都做完，菜蔬也全洗净，有的让风吹干，重又扎好，准备明早托法勤带回庙去。一切停当，人也饥渴交加，先往溪中沐浴，换上干净衣裤，饭早烧好，就着井中所存一点剩菜吃上一饱，夜色已深，不见人来，越发断定瓜是送他所吃，又吃了一只。坐在铺板之上想了一阵心思，卧倒乘凉，听其自然，因酒未动，菜也蒸熟吊在井里，和往日一样，稍微有点神倦，便自安睡。

天明醒来，东西原样未动，越想越奇怪，将昨夜所剩半只西瓜吃完，取了一些瓜子，挑了蔬菜，便往柳林赶去。法勤恰巧走到，谈完昨夜经过，法勤一看瓜子，面容更加惊异，两次欲言又止。郝济见他沉吟不语，想将大瓜取与观看，一同开吃。法勤脱口拦道："无须。此瓜决非我田中所产，此是原地带来之物，明是给你吃的，但还拿不定那位老前辈所赐有何用意。我看你此时一切难料，虽然不会有害，天下事往往难说，小心应付为是。此后无论遇见有何怪事发生，对人终要和气忍耐，千万不可轻视，或是轻易出手。别的话我还不便多说。菜蔬不妨留下，我当代你去换粮食。此是旧规，无须客气。你我一见如故，千万紧记前言。真要有什非常之变，我必尽力。我料日内当有事情发生，看你应付

如何才知好坏。照此形势，单师伯暂时恐还不会回转。你若难耐寂寞，稍一离开，前功尽弃。你是个聪明人，自能领会。你只安心，照你平日做法而行便了。我此时正忙，就要回寺，无暇陪你多谈。休看白天无人，事情并不一定。你往镇上走动无妨，这几天寺后柳林不来为妙，否则于你无益，反有妨碍。事情过去，或是三师伯回来，我们就可以来此常时相见了。”

郝济见他说时，神情仿佛有些惶急，对于自己偏又诚恳关切，口气吞吐闪烁，语声甚低，似有难言之隐不便出口，不时偷窥这面土崖，似恐被人窥破，又在连声催走，想起前日所说之言，心中一动，知道法勤实是好意，但有碍难，暂时不能明言，一面却恐不耐寂寞离此而去，借话点醒，不令回家，断定怀有深意，忙谢指教，各自回转。等到下午，终无动静，见酒还够怪人吃两顿，风鸡和鱼业已精光，因已等了两夜不见怪人来吃，万一当夜光降，岂不讨厌？一面还要防到师父回转，知道这时寺前一带乘凉人多，怪人不会这早前来，索性沐浴吃饱，再往镇上去买酒菜。去时天已快黑，因是独居无聊，又在市镇左近转了两圈，除买了一些风鸡糟鱼，可以随时蒸用的荤菜外，又买了一只熏鸡和一些熟肉，缓步走回。

当日闷热，去时，到处田亩村落中都是乘凉的人，天快二更，热还未退，将近十五的月光，看去都觉刺眼，灰尘更多，沿途豆棚瓜架、稍微空敞之地，都有村人赤膊乘凉。往来走了些时，身上汗又湿透，方想：今夜更热，蚊虫又多，回去再洗个澡，能有点风才好。相隔回寺小径还有半里，眼前倏地一黑。先是月被云遮，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风势猛得少见，大量灰尘杂着许多沙粒，宛如海潮怒奔，随风涌来，打得面上生疼，眼睁不开，稍微体弱的人被风吹得倒退，几乎立足不稳。

这一带恰是官道左近紧傍村镇的一片高地，乘凉的人最多，许

多业已铺好草席门板准备露宿，有的挥着破芭蕉扇，有的旁边放着瓦壶，携儿带女，各与相投的人会合，三五成群，正在纷纷谈论，叫苦怨热，说："年景不好，天气也不饶人，树荫当风之处尚且难耐，日里下地稍不留神，皮肤都被太阳烧焦，夜来蚊子又多，那么小的土房，住满一家老小，如何睡法？"刚一有风，有的人正喊爽快，不料风势越来越大，道旁两列老柳高槐被风吹得东摇西晃，飞舞如潮，不时发出极凄厉的嘘嘘之声，仿佛整株巨木就要连根拔起神气。

这班习知睛雨的村人，一看便知快要变天，暴雨转眼就到，正忙着呼老喊幼，收拾破板破席、瓦壶粗碗。眼前倏地一亮，西北方暗影中，云如无数奇峰，就这转眼之间涌向高空，云头上的电光，仿佛金线银蛇一般，接连闪得几闪，紧跟着便听雷声隆隆起自遥空。有那离家较远的，看出雨势甚大，越发忙着赶回，一不小心，不是半领破席被风刮走，便是旁边放的破蒲扇被风卷起，飞舞而去，投入暗影之中不知何往。风力又大，天又阴黑，这里人们纷纷抢起，收拾还未停当，猛听震天价一个大劈雷自空直下，眼前电光一闪中，打得山摇地动，震耳欲聋。风势刚一稍小，那偏东暴雨便似弹丸一般，由半空中猛射下来，打得满地尘雾飞扬，热气上涌。幼童们禁不住雨点猛击，纷纷哭喊，大人再一抢先奔逃，当时一阵大乱。

郝济看出风雨来势猛恶，惟恐所买酒食糟掉，忙也随众奔驰，往下风一面暂避，转眼之间纷乱停止，人都四散逃光，狂风并未全停，雨势却似天河倒倾，越发大将想来。郝济往来几次，早就瞥见来路小坡上有一座小庙，庙中只一老香伙，日里在道旁摆一茶摊，因是天热，卖到乘凉的人快散方始回去，就便也在一起乘凉，因知土人勤朴，买不几碗，但喜热闹凑趣，人又和气，口渴的人讨吃一碗并不计较，人都叫他秦老好。郝济先过去时，曾和

他谈过两句，所以认得。避雨时，老好上了几岁年纪，风力太猛，手中又提有茶篮，已快逃到坡下，黑暗中微一疏忽，绊跌在地，壶碗打碎，人还挣扎不起。恰被郝济赶来，看见扶起，帮他抢了东西，同到庙中避雨，见他心痛失物，面有愁容，便以好言慰问，代他将溅满泥浆雨水的湿衣脱下，自己也打了赤膊，又送了他几百个制钱重买壶碗。老好再三推谢不掉，方始收下，谢不绝口。

郝济由门隙中外望，坡下雷鸣电闪中，水光宛如一条极长大的匹练，顺着官道急驶而过，雨点打将上去，激得水花四射，电光一照，宛如亿万繁星，明灭不定，耳听轰轰发发的风雨雷电之声，宛如天崩地陷，万马奔腾，整座小山坡似被狂风暴雨卷走，随流以去，声势甚是惊人，平地水深尺许；知道风雨不住难于上路，这等天气，怪人也不会来，便和老好闲谈。本是一时无聊，想挨到天晴好走，谁知无意中一谈，竟问出一些事来。

老好原来人好，从小生长当地，地方情形最熟，昔年又曾做过善法寺中香伙，寺中前后三次更换方丈他都知道，前半所说与郝济来时所闻大同小异，还差不许多。最后谈起现在老方丈智明，人是再好没有，来了不到三年，便将寺产分散给原种的人，按人分配下来，多余的散与贫苦，自己另率僧徒开荒自给。人多感他好处，便是附近一带的穷人，也常受到周济。不知怎的，这样一位慈祥和善的老和尚会有不少冤家，常时有人上门生事，初来大都以客自居，寻到寺中，至多留上大半日便各走去。

起初还不知道来人是何用意，因老好正当路口要道，寺中来往的人都由当地经过，有的并向老好打听，日子一久，渐渐看出来人老少僧俗不等，十九外路口音，身边大都带有兵器，探询寺中僧徒十分详细，有的听完面上还有愤怒之容，举动都是那么轻健多力，未入寺以前个个精神，归途十九垂头丧气，有的似还负伤痛苦，并在镇上匆匆雇了车马走去。中有两次来人较多，一次

还曾见他们走回了两人。第二次来了五个壮汉，口气最恶，结果并无一人见其走出，一则左近土人均和寺中僧徒情厚。二则寺前那些种田人离寺较远，又知寺中清苦，无什香火，偶在田里遇到小和尚，均说:“来客多是昔年嵩山少林寺的施主，来此访看师父，已在夜里起身走去。”问的人听过拉倒，就有一点疑心，也因平日勤奋，从不肯说他师徒一句坏话，直到近三年，方始无人上门。

在这三四年以前，离开寺后柳林里许来路，不知由何处来了一个疯子，也不知他住在何处，平日难得出现。土人天黑便睡，疯子出来都在夜间，并不向人讨吃，仿佛专以草根树皮和果子之类度日，深夜方始出来走动，与土人起居相反。本来难得有人见到，老好因是年老多病，不到深夜不能安枕，睡时极少，孤苦无聊，每遇月白风清之夜，常喜在附近一带闲步看月，因此见过多次。先也没有理他，这日天已三更过去，刚刚睡熟便被犬吠惊醒，隔着破门往外一看，先见疯子坐在坡旁大树林中，似正望月，一条村犬业已横在地上，另外一条闻声扑来，刚叫得两声，疯子把手一扬，狗便横向一旁，仿佛被他制住，一声不哼伏在那里，疯子的手并未触到狗的身上，心方奇怪，隐闻马蹄之声。

疯子忽然向天一声哈哈，双手一扬便缓步走向道旁大树之下。他那冬夏不换的一身衣服打扮，本就像个活鬼，月下看去，更像一个鬼怪。那马共是三匹，在明月光中飞驰而来，快得出奇。马上人全都拿有钢刀，当中一骑是个少年，身上还绑着一个长大包裹，看去像是一人，被他扎向肩背之上，另外两骑，一边一个，将他夹在中间，不时向后回顾，一手还拿着暗器，似防有人追赶神气。马行如飞，晃眼便离坡前不远。

老好刚认出当中为首一骑乃赵家庄土豪赵翰林的次子，是个小恶霸，乃以前善法寺的大施主，与被火烧死的旧方丈交往甚密，并还学了一身本领，官私两面均有势力，常时霸占民女为妾，横

行乡里，无恶不作。因自身是会家，不似别的恶霸，走在哪里都要带上一大群，每次出外，只带两三个得力党羽，自称山东、河南各地江湖中人均有交往，汝南、新蔡府县官不算，省城大官也有极深交情。人民只管痛恨，拿他无可如何。看他身后所绑包裹甚长，多半又是抢了民间妇女由外赶回。心方一动。忽听一声怒吼，目光到处，一条黑影起自马前，月光之下，只见黑影一闪，旁边两骑首先翻身坠落，一个被马带出老远方始停止，人已周身是伤，几乎痛晕过去，一个跌爬地上。再看恶霸莲花太保赵荣春，业被人抓下马来，刚惨号得半声，不知怎的忽又没了声息，这才看出那黑影正是平日所见疯子。

赵荣春是个三十来岁的壮汉，身上还裹着一个妇女，竟被疯子单手举起，抓下马来。同来两骑均是恶霸手下得力武师，一见主人受伤，全发了急，一个伤重胆怯还未动作，一个外号九头狼的，已将手中暗器先朝疯子打去，人也跟踪纵起，拔刀要斫。谁知所发钢镖打在疯子身上，全都震退落地。前面那个看出不妙，轻悄悄挣起想要上马，一面随同九头狼大喝“杀贼”。

疯子本朝赵荣春发话，一听两恶党呼喊，似恐惊动村人，忽似转风车一般朝那两人卷去。说也奇怪，疯子身材不高，这时手上还举着两个大人，不知怎的，人影和旋风一般快得出奇。老好还未看清，那两武师已被点倒在地，跟着便将赵荣春放下，低语了几句，刚把背后所绑女子解下，打开包裹，取出口中所塞之物。那女子刚一跪地哭喊，便被止住。疯子又问了几句，便将恶霸抢来的妇女扶上了马，也不管这三人，便往来路驰去，疯子紧随马后，越走越快，晃眼无踪。

老好胆小怕事，恨这三个恶人，也不知他们死活，不敢出看，正在为难，恐怕地方上死了人，明日受地保恶气，又被连累，心正打鼓，忽见两个和尚由小路上飞驰而来，快要走上官道，离那

三人也只三四丈远近，相隔颇远，虽未看清面目，照那短打扮，一望而知寺中僧徒，心疑方才三贼号叫之声引来，当地离善法寺还有两里来路，怎会听见？念头才动，隐闻远处嘘的叫了一声，两个小和尚立时惊退，藏向树后，跟着便见疯子步行如飞，带马赶回。因是九十月天气，三更将尽，来去两路都是静悄悄的，前村相隔尚有半里多路，共只号叫了两声，并未将人惊动。

疯子走得极快，转眼到达，朝三恶贼身上一捏，均能开口。自知不敌，凶多吉少，同声哀求起来。疯子先朝那两个武师说了几句，倏地转身一掌，赵荣春应手立毙，声息全无。二武师跪在旁边，吓得动都不动。疯子便将先那一床被单放在地上，把恶霸赵劳春尸首包扎起来，绑向马背之上，再朝二武师低语了两句，令各上马。九头狼受伤最重，连马都上不去。疯子还扶了他一把，仍是一左一右，把死人夹在中间，牵马同驰。疯子跟在身后，同往赵庄那面驰去，由此无踪。

老好虽觉此举大快人心，疯子应该把这三贼一齐除去，如何送尸同行？赵庄恶奴打手甚多，岂非自投死路？一面又防事情闹大，附近的人难免牵连受害，正在床上转侧不安。天明以前，忽听墙外有一女子口音，低呼："秦老好，昨夜的事不可宣扬。"惊起一看，人已无踪，残月寒星中，瞥见入寺小路上有一条瘦小人影一闪，并非疯子。隔了些日，只听人说赵庄二相公日前暴病身亡，庄中正在大做法事，除善法寺近年与城内外施主富户断了来往，寺中僧徒专一清修耕种，不肯再应法事而外，连汝南府的两座大庙全都请到，热闹非常。预定七七四九天道场做完方始下葬，不知怎的，初七还未做完，老庄主忽又停止，那两武师由此无人再见，因其平日强横，也无一人知他真相，暗中均觉奇怪等语，由此疯子也不再见出现。

去年冬天，又听寺前的人暗中传说，这日夜里闻得狼嗥之声

甚急。那人胆子甚大，恐将所养的猪吃去，拿了一柄铁锹偷偷出看，因听狼多，雪地又滑，不敢远出，掩在门外暗中戒备，忽见一个无头无脑的怪物往寺后一带驰去，先听狼群颇多，怪物过时业已停止。守到天明，赶去一看，雪地里到处都有血迹淋漓，靠近官道一面倒着两只死狼，都是头脑抓裂而死。再约了些人，顺着血迹赶往寺后一看，死狼更多，前后共有十来只，死法也差不多，只有一只最大的裂为两片，像被猛力撕碎，余均伤在头上。狼的前额最坚，不知怎会抓裂？俱都奇怪，正要往后搜寻，寺中僧徒忽然赶出，对众人说："昨夜闹狼，全已除去。"也未说是何人所杀，只将死狼分与众人，并嘱："不要向外传扬。如今官差贪暴，万一来讨狼皮，又多骚扰。"那人刚向和尚说起发现怪物之事，便被止住，引往一旁，暗中警告，说那怪物十分厉害，虽然无故不会伤人，终恐无知激怒，不愿你们常来寺后走动便由于此等语。

老好因和那人多年相识，偶在无意中谈起，虽不知怪物和疯子怎会住在一起，都是那么厉害。素来忠厚胆小，事不关己，村人又常听和尚背后嘱咐，除几个相交多年的老人外，连附近村镇的人都不知道此事，寺中僧徒更是本份，从来无人留意。当日因见郝济是个忠厚少年，对他那样照顾周济，心生感激，一听人住寺后，又是初来不知底细，寺后一带已有数年不去，郝济有心探询，人更谨细，又未明言住在寺后菜园之内，只说同一长辈住在那里，欲以种菜为业，寺中和尚都未见过，老好只当由外新搬来的村农人家，不知底细，见寺后有的是空地，也许不听和尚劝告，住在那里，恐其无知，遇险受害，郝济再用话套话，便全问了出来。

郝济本就觉着寺后一带必有隐情，再一回忆法勤所说之言，越发心动。初意所说疯子，定是前数日连来几次、吃掉所备酒菜的那个怪人，及至细一盘问，形貌身材又与月下所见的黑影不符。虽

然疯子，所穿衣服十分古怪，但是身材较矮，头发蓬乱，乍看不分男女，有人听过，说话却是女音，声低而急，从不与人对面说话，人多之处决不出现，偶然有人见到，也都远望，等到跟踪往看，人已不见，看去走并不快，不知怎的追他不上。因有一次见他发疯，满地打滚号叫，沙石乱飞，无人敢近，因其发疯时都在无人之处和树林里面，从未侵害过人，常时采了草根树皮走过，都在夜里，也不乞讨，人都见惯无奇，喊他不理，有那心好的人，加上好奇之念，想送食物与他，即便勉强追上，他也口中怪叫，摇头不要，一面抓些树叶满嘴乱塞，力大无比，手和铁抓一样，多么坚厚的树皮，手到即碎，日久看惯，也不诧异。来到本地半年之后，便难得见他出现，加以日夜颠倒，谁也不再对他留意。

只有一次，听说那两个可怜他的好心人相继发了一点小财，日子越过越好，别人均未留意。老好因是睡眠太少，常在深夜之间，见他在月亮地里往来走动，不时摇头叹气，后又发现杀恶霸时，远望身材比前见矮小，想起可疑，曾向那两人探询。均是变色吞吐，推说经商所获。老好知这两人忠厚农民，不过去往镇集上买点粮食，并未经商，虽料与那疯子有关，回忆前情，不敢多问，也未再对人说。到了当年春天，忽见疯子又在月下出现，另外还有两人，穿得十分整齐，俱都朝他礼拜，似有什事，苦求不已。疯子始而不理，后来稍微说了两句，那两人便自喜极，拜谢而去。第二日早起，发现炕床上多了一块二两来重的银子，至今没有敢用，也无他异，只觉最后一次所见，人似高大了些，始终不解。因其满头白发蓬乱，有时连脸也被包没，像个老疯婆，自从二月半末次出现，虽未再见，据老好的估计，仍在当地，不曾离开，想是不愿老好看破他的踪迹，另有走动之处等语。

郝济听完前情，心疑怪人不止一个，许有前辈高人隐居在此，假装疯狂掩饰形迹，便留了心。六月间的狂风暴雨说收就收，片

刻全住，云睛天空，清光大来，雨后凉生，天已不早，方才乘凉的人均已回家安睡，道旁低洼之处虽然积有不少雨水，急溜乱窜，路上沙土却被雨水涮净，反比平日干净好走。惟恐寺后有事发生，挑了所买酒菜，踏着雨后月光，往回赶去。走进小路不远，见到处清光朗照，月华如霜，沿途草树上的水还未干，吃月光一照，不时闪动起万点银辉，大片林野和刚洗过一样，充满清新之气，野风阵阵，暑热全消，方觉凉爽舒服，脚底走得更快。

眼看走上前面一片斜坡野地，越过坡角，由树林中穿出，便是寺前土坡，忽听道旁仿佛有人说话，定睛一看，原来一株大树之下有一两尺高长的石条，上面毛茸茸现出一幢黑影，定睛一看，正是初来寺中第二日所遇那个五六月天气身穿极厚衣服、身材臃肿、头蓬如鬼的怪人。想起法勤和老好先后所说的话，疯人形貌身材虽然与此不符，但是此人形迹一样诡异，尤其这样热天，别人赤了膊还在喊热，他却穿着这样厚的臃肿衣服，两次相遇均在夜里，分明有异，不由心中一动。正悔日前粗心，第一次遇见此人曾觉奇怪，如何忘记？未告法勤还有可说，方才老好业已提到疯子，竟忘探询。有心攀谈，又想起法勤的警告，惟恐生出枝节，心中寻思，脚步便慢了下来。那株大树恰在去路旁边，人已快要走到树下，是否向其交谈，主意还未打定，忽见对方把头微抬，那一双亮得惊人的怪眼已迎面射到，双方目光正对，由不得心中一震，脱口赔笑道："老人家可能赏脸，容我请教两句么？"说时，怪人业已起立，乍看动作还是那么缓慢，仿佛有病神气。

郝济眼尖，记性又好，业已看出对方满头乱发与满面胡须纠结一起，一双怪眼精光炯炯，使人望而生悸，不敢与之对视，先坐树荫之中，形貌装束虽极丑怪，因与所闻疯人不同，还拿不准，这一起立，吃月光一照，人影投到地上，正与那日夜里有一枚山枣打中穴道时，由头旁飞越过去那个怪人影子一般无二。心虽一

惊，因觉对方连扰了自己好几夜的酒菜，并无恶意现出，那三只大西瓜也许是他所送，当夜多半有心相见，等在这里，非但不怕，心反高兴，又见对方动作极慢，全没想到别的，哪知“老前辈”三字还未喊完，猛瞥见对面形似一团茅草的满头蓬乱的须发里面嘻着一张阔口，两只怪眼注定自己，仿佛不似怀有好意，心方微动。

说时迟那时快！就这怪人面容微变瞬息之间，眼前人影立时电一般急迎面逼来。郝济料知不妙，想要后退已自无及，当时只觉身上一紧，连肩带膀宛如上了一道铁箍，休想挣扎分毫，那手法之巧妙灵速简直出人意料，无论如何用力挣扎均被制住，不动还好，这一用力，箍得更紧。郝济从小熬练，能够举牛过顶，本有极强大的气力，便是家传武功也非寻常，到了怪人手里竟似丝毫无用，被他夹起就走。

郝济先用一根树枝挑了酒菜，初见怪人时为表恭敬，刚刚放落想要请教，无端被擒受辱，四肢夹得生疼，始而急怒交加，正想喝问，猛一回忆法勤所说，觉着好心去换恶意，天底下无此情理，此人如想伤害，前数日死活俱都在他手内，也等不到今天。念头一转，猛触灵机，话到口边又复止住，索性不再用力挣扎，看他如何。初意双方素无仇怨，怪人又吃过自己酒菜，这等行为出乎情理，十九有心相试，到了他家，放下再说，就有误会，也讲得明白，决可无害，便由他去。果然松了许多，先当所去必是庙后土崖那面，谁知走得颇远，业已越过两处坡陀田野，虽然偏在庙后一角，并未往土崖一面走去，同时偷窥怪人，非但神情狞厉，头上乱发也是黑色，并有络腮胡须，与老好所说女疯子不同。正越想越奇怪，觉着怪人果如所料，不止一个，人已穿到寺后侧面人家坟地里面。

怪人随即立定，先仰面向空狂笑了两声。郝济看出那是一座古坟，立处旁边有一掏空的墓穴，约有半人多高，月光斜照，仿

佛内里颇深，心方奇怪，暗忖：莫非这个墓穴便是他的住家不成？猛觉身子一紧一松，已被怪人塞向墓穴里面。骤出不意，里面深达丈许，比出口高大得多，有大半截中空，深居地面以下，如非身法轻巧，几乎跌了一个筋斗。借着月光一看，里面地势平坦，并还干净，因是一座极大的古坟，当中隆起，出口上面遮着整块大石，方才大雨并未侵入，坟旁凹地上虽有积水，里面却是干的，只是空无所有。虽当怪人有意试他胆力，荒郊深夜遇此怪事，对方动作形态又是那等诡异，由不得生了戒心。稍一缓气，觉着四肢酸痛，怪人力气大得出奇，比自己要强得多，动作那等神速，万一翻脸为敌，非但打他不过，逃也艰难，这等荒凉所在，呼救也听不见，再说也无用处。

接连两个念头转过，耳听怪人在外磔磔怪笑之声凄厉刺耳，分明真个疯狂，不是假装，力气偏又那大，不禁胆寒起来，忙即掩往洞口。探头朝外一看，怪人仰面向天，正在手舞足蹈，作出种种凶恶之状。越看越不似有好兆，正在惊疑，觉着对方真是一位前辈高人，我一个未成年的幼童，也不应无缘无故这等欺负恐吓，意欲冷不防纵将出去，向其质问：素昧平生，何故如此？说理便罢，否则，和他捉迷藏也似绕树而逃，真要不行，此地虽然偏在寺后，相隔菜园不过两里来路，寺中僧徒不会不知怪人来历，他们和师父交情深厚，决无坐视，虽然违背规矩，当此危急之时，也就说不得了。

心念才动，忽见怪人把身穿衣服相继脱去，动作之间又不像是疯子，最后把上半身全露出来，刚看出怪人前后胸横着一条条的黑影，身材虽不甚高，人却粗壮，与老好所说疯子形貌迥不相同，又见怪人脱衣时节还像一个常人，等到上身衣服脱光，忽然双手抓紧头发乱扯，面容立转悲愤，似在想什心事。

郝济看出了神，又见对方没有来犯之意，一心盼望对方故意

试他胆力，成见未消，当时也未纵出。不知怎的一来，怪人面容突然惨变，倏地把头一抬，望着空中明月，一声极难听的悲吼怒啸过处，重又状类疯狂，双手朝空乱舞了几下，突由腰间拔出一柄寒光耀目的匕首，朝着自己作出拼命之势，浑身乱抖，须发怒张，刺猬也似，颤巍巍逼将过来，动作甚慢，仿佛仇深恨重，刚将仇人擒到，又是狂喜又是悲愤，蓄足全力迎面扑来，待要残杀报仇，得而甘心之状。

郝济才知一点也未料对，身已落在一个极厉害的疯子手中，休看人疯，一身本领依旧高强，动作虽慢，实则用了全力，相隔两丈，这一片地面全在对方手和耳目笼罩之下，行家眼里，一看便知来敌封闭严紧，一丝不懈，除非本领比他更高，无论如何纵起，均休想逃出他的毒手，明已凶多吉少。这一惊真非小可，一时情急心横，正待猛窜出去与之一拼，刚将身边常带的两支钢镖取出，暗中用力，还未纵起，忽听有人急呼："里面的人不可妄动！"声才入耳，怪人也似突然警觉，怒吼一声猛扑过来，来势快到极点。

郝济再想纵起，决来不及，心中一惊，正待避开来势，等其冲进洞内，然后乘隙窜出逃走。就这身往下缩、时机不容一瞬之间，两条黑影一东一西，长蛇也似，已当空飞舞而下，恰将怪人当头套住，由此拉紧。怪人越发暴怒，就在两索对拉之间，连声号叫，腾掷起来，带着两条套索满地乱滚乱迸，一纵便是一两丈高下，无奈两头拉得太紧，挣扎无用，最奇是套索不粗，看去只有两三个活扣，怪人那大气力本领，竟挣不脱。隔不一会，东面一头套索似被什东西系住，只剩一头还似有人拉紧，随同怪人跳掷，丝毫不肯放松，跟着便见东面走来一人，朝着怪人前额和背心上连击两掌，人便跌坐地上，不言不动，套索立时松开，西面又跑来一个少女，哭喊了一声："爹爹，怎的不听师父的话！"便被先那一人摇手止住，随由身边取出一物，塞向怪人口中，一面

点手，喊郝济出去。

郝济见先打怪人的也穿着一身多而奇怪的衣服，头发蓬乱，言动却和常人一样，又是女音，果与秦老好所说疯子形态相似，才知这男女长幼三人均是一家，只不知先见怪人那高本领，为何这样疯狂？在此三四年内并未有人受害，当夜偏和自己为难，视如仇敌，心中不解。看出后来二人决无恶意，疯子又被止住，一则好奇，又想探明底细，结交请教，忙即应诺赶出，刚刚走近，喊了一声“老前辈”，等要礼拜。疯子本似神志昏迷，坐在地上，少女正在代他捶背，低声慰问，忽然起立，将手一伸。郝济恐他又疯，吓得忙往后退，双手已被抓住，心方一惊，疯子已先笑道：“你这娃儿真好！这样怕我，你是当我真疯了么？”

郝济见他和好人一样说笑，面容虽然丑怪，神情却颇和善，方才所见决非假装试人，同时看出他前后心一条条的黑影均是伤疤，两膀前胸的皮肉，有的竟似整块被人削去，便方才老少二女用套索将其绑紧，也都神情紧张，决非做作，因那套索细长坚韧，所套之处并还留有两三圈深陷筋肉的勒痕，如何转眼之间，口气神态全不相同，心正奇怪。

先将怪人打跌的是个白发老女，已从旁接口道：“他这一年只发一次的疯病业已过去，我和他女儿每年今日俱都担心，想尽方法防备，因其力大异常，本领又高，差一点的人决制不住，又是无药可医。为寻断根的药，隐居在此已经数年，好容易将药寻到，用心培养了两年，准备将这疯病治好，不料因他近一二年不曾犯病，稍微疏忽，又正代他炼药，忘了上次朋友所赠的药，至多管得两三年不致犯病，尤其他被仇人阴谋暗算遭难之时，正是这几天月明之夜，逃时又遇狂风暴雨。先因他往你那里连扰过三次酒菜，最后一次被小徒知道，恐其犯病伤人，还跟了去，小徒陪他吃完回来，再三劝告，他还力言实是昔年所受苦难太深，常时嘴

馋，虽然偷吃了你的东西，早晚必有酬报。你此次投师习武的事，前日我们三人业已知道。他还有点用意，是以暂时不能明言。昨日提起，还曾力言他极爱你，决不误伤好人，也决不再寻你叨扰，只此为止。我们见他神志越来越清，还在高兴，没想到他因听小徒说昨夜寺前发现你的仇敌踪迹，瞒了我们溜往暗助。本是好意，不料一场大雷雨竟会将他旧病激发。

我师徒虽已惊觉，偏又被他暗中避开。这时人还未疯，自看不出。心疑人往镇上客店探那两个恶贼，跟踪赶去，以致相左。等到天晴雨住，忽然想起今夜正是他最苦难的时候，又有雷风暴雨，恐生变故，匆匆赶回，四寻无踪，正在愁急，忽听那狂笑之声，便知不妙。小徒当先赶来，人也被我看见，忙即回洞取来套索灵蛇丝，隐伏一旁，为想使他发泄上一阵，医治起来更较容易，所以等了一会。难得你这娃儿这等胆大镇静，非但没有敌意，并还看出他是失心疯狂，并非恶人，藏在洞中不曾逃出，使我师徒少费许多心力，他也不致伤人自伤，真个一举两便，再妙没有。直到他拿了昔年仗以逃难的一把飞刀向你扑去，你才准备抵御，就这样你还是不曾先发。这等胆勇而又稳练的少年我真少见，难怪单三把你看中。

“我师徒本已决不管别人闲事，经此一来，也由不得改变初念。你无形中帮了我们大忙，只等服药之后，不久他病便可去根。虽然今夜几乎误伤，这时夜静更深，如非样样凑巧，被你将他的病触发，他病不会容易除根，好得这快。换上一人，便不被他吓死，也必残废，甚而两败俱伤。这样再妙没有。有许多话此时不能明言，你对别人也不可提起。我们名姓你师父多半知道，暂时叫他不要对你说出，可代转告寺中老和尚，他虽是昔年帮凶，念在他平生只此一件错事，又是受人蛊惑，无心之失，看在你师徒份上，不再与之计较。他师徒如敢向外泄露，却非要他的命不可。你自

已只管放心，相见有日，到时自会寻你。我料你师父必因我们底细全被识破，恐智明为我所伤，特意假装未归，人却藏在以前秃贼地室之中，也许另外还约有人，你回寺不久便可相见。暂时言尽于此，如我料得不差，今夜之事你师父多半晓得，此时已在后园等你询问。转眼天明，快回去吧。”

# 七

## 暑夜杯觞谈往事
## 廿年薪胆痛深仇

疯子望着郝济，满脸均是愧容，听完前言，连说：“师姊说得不差。方才神志昏迷，请你不要怪我。”郝济看出师徒三个均是前辈高人，又听师父早已回寺，越发惊喜，连声应诺。见那少女，却是一身寻常黑衣，人颇英秀，身材却不甚高，望着自己，面有愧容，仿佛不好意思，一面代怪人穿上那身臃肿的衣服，目望郝济低语道：“爹爹从此病好，这一身气人的瘟衣服就无须乎再穿了。”

郝济看出老女号称疯子，无非衣穿得多而褴褛，头发蓬乱，别的并不怎样。男的一个自从醒转，便由少女将那好几件皮棉衣服代他穿上，这样热天，竟会面有寒色。因对方一再催走，知道天明将近，不愿被人看破，一面又惦记着师父，匆匆拜别，一路穿林越野，往寺后赶去。快要到达，忽听身后娇呼：“郝兄留步。”回顾正是少女，另外两人一个不见，忙即回身相待。

少女见面，匆匆低语道：“那三个西瓜是我由别人那里取来，因我爹爹吃了你的酒菜，不好意思，想使你尝一尝新，见了你师父不要提起。如已对人说过，最好嘱咐一声。我父女今日十分感激，将来遇机，我必帮你一个小忙。爹爹和师父见你头都未回，并

未窥探我们踪迹，说你少年老成，甚是难得，将来必有好意，请回去吧。”郝济连声谢诺。少女欲言又止了两次，方始转身走去。

郝济归途，忍不住回顾了两次，见少女朝他挥手，知其不愿人看，便各回转。刚进后门，便见院中空地上铺板业已摆好，另外还多了一张藤榻，小桌上面摆有酒菜，正是自己中途遗留之物，忘了往取，只当异人送回，心方惊奇，忽听笑道：“徒儿受惊了。我在此一两年，先后来去数次还不在内，这一个扣始终难于解开，不料你竟这等胆大机警，智勇沉着，非但老方丈去了一件大心事，你也沾光不少，真个再妙没有。这都是你遗留道旁的东西，当你被擒之时，我正愁急，想要追赶，忽然发现那师徒二人业已匆匆赶去，料知无害，等他走远，代将酒菜取回，且喜不曾被他看见。此时天已快亮，难免饥渴，且同吃点东西，明日再行拜师之礼吧。”

说时，郝济已看出来人正是自称张三爷的师父，欢喜非常，拜倒在地。张三本名单鸢，乃昔年大侠单鹗之弟，边说边将郝济拉起，说完，问明经过，越发高兴，连声奖赞。郝济知道师父不拘俗礼，便同坐下，饮食起来。郝济见师父对他十分喜爱，甚是高兴，一面谈起来意。

单鸢笑答：“你事情经过我都知道。恶霸黄春，和那些土豪，今年破例拿出大量银米救灾，并非本意，也是我和两位朋友所为，否则这类都打着不杀穷人没饭吃的主意，年景越苦，他们暗中越发得意，表面的好听话都难得有人听到，要他出钱救人，和割他的肉一样，哪会这样慷慨？以前全因你父名望武功，想要收为爪牙，故此有求必应。回数一多，见你父不肯做他鹰犬，已然失望而生愤恨，事前约定，再要募捐，连情面都不再敷衍。

“我见你父人好，恰又遇到一位好友，谈起你父和唐、陆二贼结仇经过。这两恶贼曾拜老北极昔年两个孽徒为师，凶恶已极，虽将乃师阴谋害死，外人并不知道，他却利用师门渊源，和平日所

勾结的几个恶贼巨盗联成一党，在外奸淫抢劫，无所不为，倚仗他是富贵人家子弟，官私两面均有势力，比寻常恶霸强盗凶恶十倍。你父当初讨镖时，如其将他除去，也可永绝后患，偏是优柔寡断，顾虑太多，以致留下一个大害。二贼表面敛迹，暗中照样作贼，这些年来本在日夜图谋，想要惨杀你父，均未得便，自从受到朝中亲贵连累，犯了官司，弃家逃走，越发没有顾忌，想到前仇，立意报复。当初二贼早就防到阴谋败露，在崤山深山之中小函谷内，仗着地势天险，布置了一处巢穴，这些年来所抢劫的金银财宝，俱都存放在彼，由唐鉴宠妾女淫贼袁彩荷为首，率领一些心腹同党坐镇。二贼机警心细，行踪隐秘，对下法令又严，此中虚实，连我们有限几人也是新近才得知道。他与外人交往的另外一处巢穴，是在山东蒙山境内。人说狡兔三窟，他比狡兔巢穴还多，踪迹也更隐秘，休说外人，便是随他多年的同党，不是奉派前往的也不知道。早在未遭官司以前，他就打好主意，想要暗算你父，人也请好，只是还未发难，经此一来，图谋更急。

“业已请了一个能手上门寻仇，此人名叫奚能，乃老北极门下有数人物，本领甚高，二贼对他也最敬信，新近才被展转勾结，聘请了去。初意这样能手必能一举成功，你父也必深知厉害，只要此人见面说明来意，为恐全家遭殃，定必乖乖的跟了就走，依了二贼心意，杀人不算，还想仗着此人势力，强迫你父同到贼巢之中，当众凌辱再行残杀，用心极毒。没想到老北极虽是一个侠盗，有时比老南极还通情理，法令甚严，决不许人无故伤害善良，就有仇恨过节，也要分清曲直才许下手，到了贼巢住不几天，便看出群贼所为不大顺眼，只为二贼礼貌殷勤，业已答应在先，不便虎头蛇尾，这时业已打着相机而行，稍可交代便即罢手的主意，便和二贼约定，由他一人前去，一切均要听他的话，便由于此。不料刚到汝南府，便遇见我那一位朋友，当面加以劝告，说明内中

详情。虽已改变初计，还是不得不来，准备见人再说。

“因他在汝南府要住几日，沿途水淹又不好走，这一耽搁，我也得到信息。恰巧你父往黄庄募捐，与我那位朋友对面错过。他疑来了敌人，匆匆赶回。我们知他要往黄庄募捐，本定在黄庄前面守候，与之一谈，忽然看出你资质极好，小小年纪，业已练成极大力气，因你父对内家上乘武功虽非外行，许多身法手法还不知道，根基却代你扎得极厚，又知来人和我们一样爱才，以前又受过我那好友大侠焦循的救命之恩，多少年来心中感激，曾经立誓，是姓焦的门下，定必退让，决不与之为敌；而你所学。正与此老独门金刚神力初步功夫相合，不过这类功夫讲究由渐而进，发挥人身固有的本能，先由举重，逐渐增加，使力气一天大似一天，你那每日举牛过顶，捧出捧进，由小牛变成大牛，逐渐成长，每日勤习，一毫也不间断，体力也随同增加的方法，正与焦老前辈所传相合。奚能因是受人深恩，对方本领既高，人又极好，用不着他报答，于是生出一种偏向，只要发现与焦循有关的，他认定好人必和好人一起，否则决得不到他恩人的看重，当时发生好感，如见到你，必更消除敌意。

“我见你也随父同去，四顾无人，乘你茶馆走出闲眺，特意将你引去。这一对面，更看出你少年老成，聪明机警，比我预料更好。我那好友早就怂恿，劝我收你为徒，于是决计引你来此，传授武艺。另一面，奚能也不出我们所料，虽看出你并非焦老前辈门下，一样动念，非但不再代人寻仇，反打算归向二贼警告，故意夸大，推说你父本身武功便非寻常，身后还有高人相助。他向例手无虚发，不是必胜或是对方有意为难决不轻动，何况还有身后的人，情面所关，故此由他作主，代二贼与你父订下一年之约，表面算是帮助二贼，恐其一击不胜平白又丢大人，如以人多暗算又失体面，样样都代顾到，实则是想借此缓兵，留出这一年的时

间，好使你父多约能手相助，你也可以另觅明师，学成本领与之对敌。并且你们一个寻常耕农之家，平日安份守己，又无多的钱财，其势不能约了许多人来常时戒备，有了一定时地，便是约人也方便得多，此举使你父子得益不少。

“你到新蔡来时，我正赴一约会，本定当夜回来与你相见，不料老方丈智明为了昔年无心之失，为恶人所诱，误伤了两个好人，中途虽然明白，但那两人业被恶贼阴谋擒去，一个被其残杀，一个受尽苦难，由狂风暴雨中逃将出来，滚跌在山沟里面，昏死两日一夜方始醒转。虽然仗此一跌，才由九死一生中逃得性命，但他所受苦难太深，人已疯狂，为了仇敌凶恶势盛，以前一班同道至交均被残害殆尽，只剩他父女和一知己女友展转逃亡，最后不知怎的，隐居在附近土崖深洞之中，多少年来想要报仇，均因他那疯病时发时愈，始终不曾除根。他又立下重誓，非要手刃强仇不可，迁延至今。女的和他多年至交，又是他女儿的师父，只得自己也假装疯狂，穿了同样衣服，随时代为遮掩，以免被人看破，用心极苦，生活更极艰难。这男女三人却是始终坚忍，丝毫不懈，当在附近初出现时，因他本人被女儿守住，要到深夜才出散步，女的假装疯狂，事隔多年，年貌已变，掩饰甚巧，以前又只见过一两面。智明师徒虽然有点疑心，并未看出，几次命人周济，却被拒绝，每次相见都是疯言疯语，词色善恶不同，难于捉摸。

“直到我住在此，有一天半夜回来，见他在外望月，方始发现果然是他。智明师叔得信惊慌，连防了多少日，均无事故发生，后才被我看出他的用意。隔了些时，便见那女的师徒二人将本县城外恶霸赵荣春杀死，并还带了死尸亲身送往赵家，迫令自行安葬，不许向人泄露，连做佛事也被禁止。他三人多少年不曾出手，照此形势，智明师徒自更忧疑，日前又发现他在寺前后一带走动，末了一次并还向天悲愤，提到智明昔年名姓，这一来连我也担了心。

最可虑是此人昔年苦痛仇恨太深，一旦相见，激怒疯狂，本领又高，我们对他轻重不得，岂不为难？智明师徒又再三请我帮助，这才假装外出，抽空掩回，和智明一同守在以前凶僧所辟密室之中，一面寻人来此分解，一面暗中戒备，窥探他的踪迹。我早就料到他已知我在此，行动必须机密，所以暂时不曾与你相见。后听法勤来说，你为我连备几次酒食，俱都被他吃去，事前并还将人点倒，明知对你决无恶念，既寻到此终是可疑，而他这样不告而去，也是旧病将发之兆，即师徒两人虽必跟在一起，你不至于受到伤害，智明师徒却是可虑，又恐有心寻我先打招呼。此人天性刚愎，不听他的难免误会，听他的又与智明师徒有碍，只得避向一旁。

“我每夜均在暗中窥探，正打不起主意，使这双方释嫌修好，偏巧你在途中一时仗义，帮助许天星夫妇与那骑马恶贼双刀小白龙白强对敌，无意中用平日所练真力伤了他的爱马，结下深仇。遇时见你村农打扮、本地口音，断定家居不远，派了两个得力徒党在附近访问，因你曾经打听此寺途向，竟被访问出来。来贼并不知我在此，更没想到另外还有三个太岁，连寺中僧徒也无一个好欺，耳目又多，因是来人词色强横，智明师徒以前常有贼党来此生事，一班苦人和他情厚，也都知道。我事前得信，料知二贼今夜必来，人住镇店之中。前往探看，果然掩在你的身后，看意思是想跟到无人之处再下毒手。不料风雨大作，二贼穿着一身华美衣服，恐受污湿，忙回镇上避雨，打算雨住之后，乘着夜凉再往寺中寻你，还不知道人住寺后。不料疯子当夜嫌土洞气闷，乘那两师徒制药之际，偷偷溜出。那师徒二人得知大惊，不等雨住便同出寻，赶到镇上，恰巧二贼淫凶，死不安份，避雨时看到一个村姑颇有姿色，雨刚一停，便到人家威逼强奸。那家土人住处比较荒凉，又当雨后无人之际，二贼本无戒心，动强时女的刚一哭喊，恰被这师徒二人由旁边路过听去，擒到无人之处，问出下三

门的淫贼，急于回转，连话也未多说便自除去。我也恰巧赶到，掩在他们和你的身后，听你所说，我那踪迹必已被这两师徒看过。他三人口气甚好，疯子服药之后，至多调养两三月便可复原。智明本非主谋，又未亲手伤他，经此一来，前怨已解。

“我们没想到这大难题会被你解去，真个再妙没有。此举功劳甚大，你智明师叔对你更是夸奖。此时业已天明，乘着雨后新凉，你先睡足，养好精神，中午起来，我再传你武功口决。当初来时，一则智明师徒隐居在此，不愿人知，我更不愿外人知我踪迹，而那男女三位异人隐伏附近，当前怨未消以前也颇可虑，许多原因不令你往寺中走动。如今事已过去，我本难得走开，除却常往灾区偶然查看，往来至多两三日，也不会长久的耽搁。此后你做完每日功课，遇到空暇或是阳光当顶极热之时，也可往前殿去寻法勤他们相聚，也许你智明师叔感你为他解围之情，到时将他独门本领破例传授，正是一举两得。这一顿权当早饭，索性吃饱就去睡吧。”

郝济连声应诺，照以行事，先是喜出望外，兴奋过度，不能入梦，两次老早惊醒，均被单鸾止住，最后单鸾见他不能安睡，稍微按摩了两下，方始昏沉睡去。为了连日心中有事，天气炎热，自从到后从没睡足，又熬了一夜，睡前朝阳业已高起，再经单鸾按摩之后，睡得更香。这一觉直睡到日色偏西方始醒转，醒来见自己本来睡在门外阴凉之处，竟在梦中被师父连铺板一齐搬了进来，虽然经过昨夜暴雨，午后天气照样炎热，周身汗湿，以为师父久等不来，业已离开，深悔睡得太酣，第一天拜师便这样贪睡，何况当日又是开始传授武功，虽想到师父口气极好，不曾喊醒，到底失礼，不知有无见怪？心里一急，再见身上泥污狼藉，非但汗湿难受，这样汗臭熏蒸也有许多不便，匆匆奔往门外一看，不知师父何往，只得回到屋内，拿了衣物，匆匆赶往溪中，洗漱停当，

将湿衣洗净挂起，吃了些冷饭，看出师父饭后才走，还留有饭菜，方恐又有事情发生，一去不归，自将错过机会，不知何时才得传授，有心去往前面打听，师父昨夜只说日后往寻寺中僧徒，当日就去恐有不合。

正在盘算，法勤忽然满面喜容走来，进门便说："恭喜师弟，昨夜一场虚惊，得到各位师长前辈看重，此后成就远大无疑。三师伯知你接连许多天均未睡好，连遇惊险，难免疲倦，特意使你多睡些时。今日天热，又无什事，先往前面和师父谈天，恰又冰了不少西瓜，命我来看，你如醒转，同往我师父房中歇夏吃瓜，也许还有别的用意。看你神气，想已醒了些时，衣服也都换过，现在就去如何?"郝济见他当日格外亲热高兴，不似前两次见面，常时说话吞吐，并还面带愁虑之容，想起以后可以日常相见，交到好些有本领的师兄弟，心更喜慰，随口谢诺，一同起身。

途中法勤悄说："我师父不比三师伯，他对外谦和，对于门人却颇严肃，言笑不拘。他那独门擒拿手和劈空掌，不是其人，便他徒弟，也不肯轻易传授。我听二位师长口气，看你甚重，并还提到你虽未得到焦师伯的真传，暂时也无法寻他，仗着从小拿牛来练功夫，真力已有极深根底。师父的大鹏十八手，乃嵩山少林寺上乘口诀，此时几于失传，与焦师伯的金刚力手法大同小异，非但一学就会，并可速成，我看师父大有传授之意。

"实不相瞒，我从小便到师父门下，这许多同门，什么功夫俱都有人练到，惟独这大鹏十八式擒拿手共只传授了两人。一位二师兄，远在云南，人也不曾随同出家，乃是师父昔年所收弟子，年岁比我大了一倍以上，他算本领最高，我只见到两面，名叫展吉，外号善恶判公道先生。另一位是我六师兄法云，便是那日师弟初来庙中，用千金桩和托天手功夫，手托多人、独立地上的一个，虽已学了两年，别的手法身法都学得差不多，只是真力还不到家。余

人休说师父不肯轻传，便肯传授，吃了根底不够的亏，也难学到功候。我为此事，暗中曾用苦功熬练真力，比你虽然不如，照此下去也许有望。照着师门规矩，门人不许私相传授。师父对我意思颇好，但我不敢开口请求。这类真传，不知口诀，便是有人在旁练功，照本画符也学不会，一个不巧，人还受伤。我也不敢请你私传，只想托你代探口气，不知可否？”

郝济少年心热，法勤又是第一次交到的良友，看出他盼望心切，一口答应，并问如何说法。法勤喜道：“师父不提此事便罢，如肯开口，必要传授。你只推说年幼初学，要我在旁指点。师父知你误会我已练成，如我料得不差，定必一同传授，否则也有话说，我便知道师父心意了。”郝济自然答应，笑说：“小弟年幼初学，根基甚浅，见诸位师兄练功比我高强得多，有的看都不曾看过。六师兄单那手托多人的神力，先比我大得多，怎会我可速成？他那真力比我尚差，是何原故？”

法勤笑答：“师弟，你乃名家之子，听三师伯口气，虽非极高传授，也并不差，并未走什弯路，如何还不明白？休看六师兄双手平堆，叠塔也似手托七八人，仿佛比你举牛为戏，力大得多，实则内一多半用的是巧劲，上面的人早由当中将两边重量抵消了十之六七，所托众同门，轻功又都练有根柢，每一层都互相连系、提气轻身，少却许多重量，再加两层人，上去的只是轻功好手，他也能够托起，看去好看，使人惊奇，真力虽也不小，并不算强。你一则体力强健，本质先好，加以从小便得家传，由十来岁起，便以恒心毅力，日夜好几次，把一条牛由小而大，捧抱出进，不时举在手里，随意戏弄。人的双手最是巧妙，非但和心思一样越用越灵，并还因为持久不懈，自然而然增加出它的能力，连形态都要变过。你自己还不觉得，只看你两条手臂，比常人先长得多，已快过膝，手也比别人宽大，手指更长，就知道了。这还是内外武

功兼用，并非专用蛮力，周身筋骨全都凝练，肌肉坚实，不是内行，除手臂长大外，别的还不易看出，否则手脚还要粗大。我师兄弟一二十人，像你这一双手臂，先就找不出第二个，一经高明传授，不久便可成功。你人不曾入门，先就练就这好根柢，和未雕刻的宝玉一样，如何能与你比？二位师长不看你是块极好材料，也不会这么看重了。”

郝济正把少女所托送瓜的话向其嘱咐，忽见前面有两个少年僧徒走来，正是那日所遇两个挑水的，神色也都与前不同，内中一个正是法云，互相招呼，谈了两句，甬道已快走完，绕往后殿一面，两偏殿和殿旁阴凉之处都有僧徒，两三人一起，各守着两个西瓜说笑，还未开吃。郝济听出老方丈瓜已分好，正等自己到后同吃，众僧徒尊敬师长，都在等候，心中不安，忙随法勤赶进。

智明禅房在一偏院之内，三面皆窗，房颇高大，门窗大开，前后两面种着十几株梧桐，树身高大，桐荫深密，一面又种着两株紫藤花树和一些花木，满屋绿荫荫的，甚是凉爽，室中竹床枕垫清洁无尘，刚一进门，便觉暑热一消。当初原是以前凶僧纳凉淫乐之地，后来智明师徒除去凶僧，火化淫窟，只这偏院火烧不多，第三年起，觉着当地景物幽静，重又稍微修补，以为师徒多人夏日用功纳凉之所，并将前后六七间凶僧用来款待豪客贵宾和绅富土豪带了家眷妓女来此赏花、酒肉欢会的密室一齐拆去，变成一个大敞厅，只留下与后殿相通的一小间作为智明禅房，以前许多富丽豪华的陈设、专供有钱施主暂住的床榻和妇女用具全数拆去，因此地更宽大，也越风凉。内中陈设均极朴素耐用，都是僧徒自制，单是竹榻藤椅就有不少。当中还空出大片空地，一半放着几具纺织用具，另一半乃众僧徒用功练武所在。

这时众僧徒分了西瓜都到外面去吃，只三五个坐立在西北角上，内有两人正在看书。单鸢和智明对坐在藤荫最密的南窗竹榻

之上，正在说笑，看去师徒之间十分随便，并不似法勤所说那么严肃。二人还未走近，智明已先回首招呼。郝济忙即赶过，正要礼拜，被智明一把拉住，笑说：“这几天真个亏你。我做和尚原非得已，你师父屡次劝我还俗，均未答应。今朝来此一谈，双方把话说明，一切听其自然，并不计较外表形式。我本与寻常出家人不同，以后只管来此，无须拘束。我虽和尚，除喜研讨经典而外，一切均和常人差不许多，只不似别的和尚专要别人布施、不劳而获罢了。由今日起，我心事已去多半，人也有些改变。老贤侄不必拘什礼节，你且稍坐些时，等正式拜师，再同行礼吧。”

郝济恭谨谦谢，仍要行礼。单鸾笑道：“其实昨日你已向我礼拜，无须多此虚礼，但你父亲人甚拘谨，来时你必受他嘱咐，以为非这样不算恭敬。其实以后多用点功，学了本领多做好事，比眼前礼节要强得多。你初来还不知我弟兄性情为人，索性依我，先行拜师之礼，吃完西瓜再说也好。”说罢，法勤便想转身喊诸同门来此相见。

单鸾笑道：“你当拜师，和你师父昔年收徒一样，还要去大殿行礼么？你们迟早相见，分别请教还亲热些，这样热天，何苦劳神费事？不是为了他们当着师父还有拘束，也不会叫他们拿了西瓜随意去留了。刚刚舒服一点，又乱糟糟聚着一大群汗流浃背的人，有什意思？此时师长就在这里，受他礼拜便算交代，连香烛俱都无须，你慌什么？”

旁边几个僧徒都穿着粗麻布的短装，本已拿起僧衣要穿，闻言也都放下，跟着，单鸾便和智明起立，受郝济礼拜之后，仍各归坐。郝济请见诸位师兄，智明笑说：“不必忙此一时，少时遇上再见也是一样。你师父不喜这一套。”郝济只得转请法勤，先向厅中原有和新由外面走来的八九个同门分别请教，照单鸾的意思行了常礼再走回来。

单鸾又命脱去布衫，将西瓜拿来先吃，一面笑说：“你真交了好运，那三位男女异人，不知怎的对你这样看重。我吃完午饭见你未醒，因你师叔正做午课，反正无事，他们双方前怨又已因你解消，此时虽还不便登门访看，已无顾忌。又知他们生活清苦，见你昨夜所买酒和鸡鱼甚多，男的一个又在病中，想以你的意思送他一些。刚刚扎好四只风鸡、四条糟腌鲤鱼和那一坛酒，另外代你写上一张纸条，想要送到瓜田柳林之中，表明你不敢冒昧登门，又不知他住处，使其发现自往取走，但这一带虽无人去，离他所居尚远，如何才能使其知道？还想不出，又恐被那狗獾之类偷吃了去，守在当地又有不便。正打主意，忽听门外有极轻微的脚步之声连往来了两次，我知当地无人来此，前寺的人不奉命不会来，来必进门，如何往来不停？心中生疑，隔着篱笆一看，乃是他的女儿，刚刚退走，脚底极快。我料内有原因，故意出门往寺中绕来，到了外面一看，人已不见，知其隐伏左近，假装不知她来。恰巧法勤嫌瓜太少，前往采取，免得前日有人送来的原种海南西瓜不够分配，我便乘机和他同往采瓜。这一离开，此女忽由左近一株大树后如飞纵出，往院中赶去。初意此女归途必恐人知，隔了不多一会，她将我所扎鸡鱼取了一半，连酒从容走回，并无避人之意，快要到她所居土洞方始隐去，也未朝瓜田这面张望，那一坛酒却被全数带走。

“我顺路绕回，刚一进门，便见小桌上放着一张纸条，前信已被取走，大意是说：她父亲多年苦难，人又疯狂。师徒三人，平日专以野菜山果和所种一些包谷度日，因恐被人看出，不能多种，又不愿受人救济，生活十分穷困。初到此地时，乃师还有不少衣服铺盖，均是少年时所留，虽不时新，尚还完好，内里还有一大捆前在山中打来的兽皮。经此数年吃用，因父、师不便人前露面，每次均是此女换了装束带往汝南变卖，受人欺骗，难得善价，前

三月便就卖光，除却师徒二人所穿破旧衣服，和乃父因受恶贼残害，身染寒疾，不论冬夏均须穿上那几件皮棉衣服而外，已是一无所有。病人的嘴又馋，多日没有酒肉，气闷太过，便难免于激发疯病，这多年来，曾为断酒日多，先后发病三次。好容易寻到灵药，业已制成，快要除根，分文皆无，病人近日又更疯得厉害，明是病发前的预兆，实在愁急，无计可施。这日发现郝济由镇上买了酒菜回来，为了父亲病重，先当寺中和尚是对头，土人非但难得开荤，就有也不便问人索讨，酒先无法开口，见郝济年纪轻轻，买得既多，人只一个，同时想起单鸾。又是父、师以前相识的人，实在迫于无奈，本意老着面皮前往讨借一些，没想到病人早已先到，想是不好意思明吃，竟先将人点了睡穴。看出乃父神志清醒，心还高兴，不料第二夜又寻了去，知道劝他不住，还没想到病已快发，只防万一手重误伤，对人不起，非但悄悄掩在后面，并还相助把人点倒，在旁服侍。因觉此举丢人，心中悲苦，虽经乃父力劝，不肯入口，所以第二夜起只有一副杯筷。快吃完时，见乃父神情有异，更不放心。果然末次去时，乃父见郝济立在月光之下，竟有伤人之意，幸而随时留意，早就防到，刚用一枚山枣打中郝济睡穴，病人本由墙外飞进，因其当夜没有避人之意，不时伸手向空挥舞，方始生疑，以为照着乃父习惯，人也倒地，便可无事。谁知病人对于郝济十分喜爱，只管偷吃酒食，丝毫不肯伤害，竟自凌空翻落，将人抱起放向铺板之上，并怪女儿冒失，并未发疯。经此一来，心又放宽，回去婉言劝告，说人家备来敬师之物，素不相识，不应每夜都去。乃父当时面红耳热，神态甚窘，后被师父知道，还埋怨了他几句，由此乃父便未再去，过不几天便自旧病复发，郝济也几乎为他所伤。等到清醒过来服药之后，昔年所受伏在体内的伤毒寒热全数发作，身卧土穴之内，苦痛非常，寻常所吃野菜粗粮已难下咽，思酒如命，钱是没有一个。师徒二

人又从不肯偷盗，取那不义之财，每一听到乃父苦痛呻吟，想吃酒肉的话，心如刀割，迫于无奈，知道郝济虽然年轻，人甚义气，前往开口必无拒绝，便瞒了病人偷偷寻来。到了门外，想起乃父每次吃完俱必悔恨，怪自己没有出息，并说郝济一个小孩，老远投师，看那打扮必是村农人家，身边能有多少余钱？还要准备孝敬师父，如何前去扰他？末次见面，服药以前，更说得郝济太好，痛悔前非，几乎泪下。如被知道，决不答应，再说双方素昧平生，只是昨夜匆匆一面，如非乃父旧病将发，粗粝不能下咽，又没有钱，已两三日未用食物，又当病中气短之际，腹中空气，种种可虑，也不会来，可是来前鼓起勇气，并还想好许多说词，到了门外却无进去的勇气，又恐单鸢人在屋内撞见，话更难说，接连两次欲前又止。往回走不几步，刚把心一横，还是顾人要紧，就承了别人的情，只等将来报仇之后便可百倍奉还，受一点羞辱，被人轻笑也不相干，何况师父明知我出外求食，并未阻止，索性面见这两师徒，明言相告，照对方为人，想也不致见笑。正要回身，忽见单鸢走出，忙即隐起，因觉单鸢只是闻名，还未见过，郝济昨夜相会，颇为投机，起初顾虑，多半也是为了单鸢，见人一走，更不寻思，急匆匆往园中赶去。一到便看见单鸢代郝济所写书信和鸡鱼酒在一起，心中感激，痛泪交流。先只当是郝济所为，又觉所赠太多，不便全收，忽然想起郝济村童出身，年纪又轻，不会写出这好的信，又见单鸢走往瓜田里面，当时醒悟，单鸢虽非主谋，师徒二人也必商量，便就桌上现成纸笔留下一张纸条，说明来意和不得已的苦衷，千恩万谢，并还露出父病一好便可约期相见，方始拿了东西走去。

“你的睡处本在门外，当地背阴，树荫又密，就是太阳落山也照不到人身上，此女匆促之间见天气太热，你睡得又香，知你一夜未眠，临去还点了你的睡穴，连人带铺板一齐移向屋内当风之

处，并在信后提上一笔，说人要到申酉之交才醒，已点睡穴，到时自醒不要怪他冒失等语。照此神气，关心已极，尤其乃师人最刚直，从不妄取人一草一木，如非格外对你看重，决不会任他爱徒向一素昧平生的人来讨吃的，在他此时姓名来历均不愿人知道之际，竟容你日后与他相见，看似寻常，实则关系甚大。

说完，嘱咐郝济："此是难得遇到的良机，你如得此男女三人相助，多么厉害的强敌也不足为虑。他昨夜曾命你带话，虽要我们代守机密，照此情势，你和他们至多三数月必能见到，也许还可常在一起。你只言语谨慎，不要多问，更不可向人提起，必有好处无疑。这便是他留的那张纸条，看完藏起。你师叔老方丈也看你得重，业已答应传你大鹏十八式。此与将来应敌有关，今日先领了口诀，加紧练习上十多天，等把手法练熟，我再传授吧。"

# 八

## 大鹏十八式擒拿手

郝济闻言，大喜谢诺，随照法勤所托，刚一开口，智明便接口笑道："本来我要传授，就连他一起同学也好。"随令二人先将十八手手法学会，再给每人一张新写好的口诀，并说："由明日起一同用功，法勤根柢尚好，将来可算你一个帮手，为使速成，每日午前，田里的事暂让别人代种，由你二人一起便了。"两小兄弟闻言越喜，人又聪明，一点就透，上来共只十八手，另外一百四十四手变化，须等口诀练成之后才学；不消片刻全都记熟，天也到了黄昏。

主人留吃素面，虽是当地出产，制法精洁，味颇香美，吃完，忽听僧徒来报："方才所分西瓜，内有五只不似海南原产，仿佛被人用柳林所种调过。"因瓜送来时本有大小之分，无人留意，分的人吃完，只觉瓜味和自己所种差不多，也未想到别的，后有分到真瓜的人，听吃的人说起，力言真、异两种虽然都甜，香味不同，真的瓜子也小得多，甜也更甚，因是远道送来，均未熟透，与自种自然成熟者不同，皮也较薄，再拿瓜子瓜皮一比，果然两样，分明被人调换，寺中僧徒日夜一处，决不会做这类事，再说所调的

瓜虽是同种，只寺后当年出产，别处没有，如说法勤暗中调换，决无此理，实在奇怪。

郝济自然明白，但受少女之托，那三只大瓜又都吃掉，恐法勤泄露出来，看了他一眼。法勤会意，先恐师长询问，不敢隐瞒，说了又对不起郝济，正在为难。不料乃师闻言虽似惊疑，低头寻思，并未开口。单鸢更是微笑不语，后来互看了一眼，都转笑容，命众："无须再谈此事，也许送的人别处还种得有，因所送太少，添上了五个，否则瓜堆偏殿，这样热天，殿廊上下日夜有人，就敌他不过，有人盗瓜，断无不见之理，再说对方取走便罢，何必再将本地所产补上？"众僧徒也各退去。

吃面时节都在一起。郝济奉有父命，惟恐疏忽，连两个烧饭香伙俱都分别礼见。众人见他对人诚恳而又谦和，毫无虚伪，俱都投机。郝济又问出众门人每隔三日必有一次会合演习，各展所长，当众发挥，有时并还过手，自己也可加入。本心巴不得能够与众同练，以求精进，自然愿意，当时答应，追随诸位师兄之后，请求指教。单鸢随告郝济："寺中僧徒各有专长，一面还要耕种自给。此后每日一早，你和法勤同练大鹏十八式，等到学会，过上些日，我索性也连法勤一齐传授。每隔三日，到了会期，你再来此一次，进境便更容易了。"说完又谈了一阵，方始作别。

回转后园，郝济陪着师父，同往溪中洗了个澡，因觉那男女三异人穷苦不堪，欲将身边所带银钱送往应用。单鸢说："无须如此，你送了去，也不会收。这位异人嗜酒如命，昔年不为酒醉，也许不致受那惨祸，送钱决不要。寺中有的是粮食，我还存有好几担细粮，明日取一担来，加上我这里所产蔬菜，再买一些生熟肉鸡和容易存放的菜肴，送到柳林之内，另外附上一封送礼的信，索性明言你因仇敌要害你父，来此从师，看出他三人本领高强，万分敬佩，又知病中须要调养，为此禀明师父，略备微礼，专诚献

上，因不知住在何处，未敢冒昧惊动，特意放在林内，请其往取，如不赏收，或是不曾看到，再当送往土崖附近，请其念你诚敬，不要拒绝。

“他当你有求而来，想他出手相助，送礼讨好，如换常人，自不会收，他却欠情在先，你又年轻，得他喜爱，我料多半如数收下，将来再行还报。他那女儿也许还要为此相见，盘问详情。你却不要露出求他之意，一则人贵自立，必须自身先有本领，真个不行才找帮手，少年人不应先存依赖之心。二则你那事情，只要二贼不将南北极两侠盗的门下能手请出，休说还有我们相助，便你和法勤，多半也可胜任。此举只作万一之备，另外还有别的用意，到时自知，只照我所说行事便了。我平日饮食随连夜所办酒食大可无须，单我师徒菜园所产，先就吃用不完，每月原有三次牙祭。我知你人最勤俭，以后不必再多耗费了。”

郝济连声应诺，随同安歇。次日微明即起，见师父未醒，刚刚洗漱完毕，法勤便寻了来，因恐惊动师父，同往柳林，先练了一阵功夫，算计师父已醒。正要回看，单鸢忽然走来，道：“昨夜所说，我已托人备好，今日黄昏前全可送到。为防馊掉，生肉只买了三四斤，余均可以存放之物。还有十多只活鸡，用笼装好，恐其多心，并由隔墙递过。以后早饭你不必烧，以免耽误用功。到了日色偏西，东西送齐，你挑来此地，挂向树上，看他是否来取再作计较。”

郝济依言行事。到了下午，东西送来，连作料均代备齐，因法勤送来几只西瓜早放井内冰好，想要添在里面。单鸢笑说：“此举不可，我先还当那三只大瓜同是法勤所赠，早知此事，少担不少心事。他如真要成仇，决不会取人的东西。虽因此女自觉乃父吃了你的酒食，不好意思，如非听出乃师口气，也必不会拿人的瓜，何况他自己还吃了两只呢。你就这样送去吧。”

郝济听出师父业已看破，面上一红，仍守少女之言，不再回答，匆匆挑了礼物送到柳林，挂向老树干上，故意拿着扁担，在明显之处跳迸喊叫了一阵，见无动静，只得回转，中途还恐对方不曾得知，庙后荒野，虽无人来，无人看守到底可虑，何况狗獾黄狼又多，心中不放，又在旁边停留守望了一阵，见天快黑，恐师父久等不耐，或有别事，正要回转，忽见一条小黑影在暮色苍茫中往柳林一面驰去，并朝自己这面挥手，定睛一看，正是黑衣少女。

郝济自从那日一见，对于少女便心生爱好，有心过去，又恐不便，边走边往柳林观望，因被树林挡住，新起来的月光又被云遮，看不真切，快要到达园旁高地，方见少女已将东西取走，因是人小，并将粮袋搁向扁担上面，往前飞驰，仿佛还朝自己举手示谢。先还怕她不收，见此情势好生高兴，同时又听师父低呼，再一回顾，人已没入前面暗影之中。

回到园中，单鸢先就笑说："这等爽利，我也不曾料到，他们不久必有表示。饭后早点安歇。你练这类功夫，精神养得越足，成就越快，至多一月之后，你便少睡也无妨了。"郝济应命，吃完，略谈片刻便即安歇，次早去往柳林练功，见树上挂着一片树皮，刀刻了一个"谢"字，由此便无音信。

郝济日常想见少女一面，均未如愿。仗着用功勤奋，又有两位高人随时指教，不消多日便将根本功夫学会，一面练那一百四十四手变化，一面再由单鸢传授内外功夫和百步打空的手法。先是每日早夜两次朝井中空击，因有根柢，不消数日，一掌击下，相隔好几尺的井水便咚的一声，渐渐打得水花飞溅，随同越打越急，最后井中的水竟能随手而起，高涌两三尺。

单鸢又说："你进境虽然极快，暂时也只到此为止。如使井水加高涌上，明年今日或者有望，以后一天难似一天。为使你速成，

劈空抓虚之法同时并练不算，我再教你刚柔虚实互相为用之法。先在离人数尺之外立一铁板，照着所练掌法，横切竖斫，劈空打去，照样打得铮铮乱响。掌风劲急，那夹铁板的木架，始而随同乱晃，并还仆倒多次，最后练到铁板打出浅凹甚而碎裂，木架不动。然后将铁去掉，换上一层薄纸，纸前相隔寸许加上木板，手发出去，木板打碎，薄纸毫无伤损，再将木板和纸越隔越近，相差不过分许，甚而一掌猛劈过去，木板裂开，纸却不碎，才算成功，别的手法更不必说。”一共练了多半年工夫，眼看快要过年，两小兄弟均已得到师门真传，功候也各练到七八成。

中间郝济苦念少女，并想见那三位异人，始而每日都去柳林，边练边向土崖那面张望，始终不见人影。想再送点东西，又被师父止住，说：“此事可一而不可再，照数全收，业已当你自己人，他们人数不多，那一担细粮三百多斤，足够他们吃上些时，再送便难免于多心。”初意那两师徒曾说，一个多月病可除根，两三月内人便复原，也许病好便可再见，谁知一晃三个多月，终无影迹，几次想往探看，均因面嫩，师父未出，不便开口。到了第四个月，实忍不住，这日早起，正探法勤口气，欲往一探，不料法勤早已看破他的心意，笑说：“你当他三位还在这里么？”郝济大惊问故。

法勤笑说：“这两位老前辈虽非深夜不出，师父自从那年有两个恶贼半夜率众来犯之后，非但每夜都有同门守望，左近耳目更多。他们出来走动，十次倒有八次被我们暗中看见。头一月想是正在养病，一个也难得见到。第二月起便和以前一样，老少三人常出望月，虽然踪迹比前隐秘，只在他所住左近，不再到庙前去，见了我们的人已不隐退，相隔却远。我们只是遥望，也未前往惊动。那师徒两人并还常时离此轮流远出，内有两次竟去了七八天，还带了两个包裹回来。由上月中旬以后，便无一人见到他们踪迹。如我料得不差，必已离此而去。不过他们对你最是看重感激，听

师父口气，前事决不算完，早晚自有相逢之日。眼前想见他们，决寻不到。好在今日三师伯出游未归，不信你就试上一试。”

郝济终不死心，仗着这数月来交情越深，心虽苦恋少女，表面却可推说想见那男女异人，请其指教，本心也原有这等意思，提议同往。法勤笑诺。那土崖相隔本不甚远，下面是一深沟，以前春夏之交，一有雨水便成了大片池塘，过去又是无主荒坟，树林荫郁，地势崎岖偏僻，常人足迹不到。法勤以前曾经去过，自从这男女三人到后，便奉师命不再前往，这时一看，广约三亩一片洼地种满包谷，业已经秋枯黄，另一角还有未拔完的蔬菜。仔细一看，才知洞中主人心思灵巧，竟在旁边开了两条小沟，雨水停留不住，又被土崖挡住，即使有人看到，也当是个极穷的穴居苦人，不会想到别的。洞在崖腰近地之处，往里微微高起，深约三丈，上面布满大小树枝结成的屋顶，下用几根整段尺许粗的树干支住，再由树枝编成篱笆，将其隔成三间。口外一个小灶，一切用具多半就地取材，亲手制成。这样一个土洞，无一处不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左右两间，还有床铺，也是树枝编制而成。

二人方觉这男女三人处此艰危困苦之境，从未求乞，向人开口，只凭双手辛劳，心思灵巧，竟兴建出这么整齐完好，看去十分别致的穴居，内中一人还是不能做事的疯子，单这毅力苦心已是惊人，可见任何艰难处境，只肯用心用力，均可克服。方在同声赞叹，郝济忽然发现土墙上好似画有字迹，过去一看，乃是“谢你好意，行再相见”，底下画着一只燕子，没有名字，知是少女所留，心正寻思，忽见法勤，微笑相看，不禁面上一红，笑说：“他们三人果然走了，这八个字不知何意？”法勤知道单鸢遇到空时，常时叫他读书识字，故意这等说法，笑答：“这三位异人我虽不知姓名，听师父口气，已是剑侠一流，看这意思，对你大是垂青，相见当不在远呢。”郝济心虽恋恋，无奈人已他去，只得回转，

当时并无婚姻之想，不知怎的，心头上老浮着少女别时笑容，放她不下。

光阴易过，到了年底。郝金标自从放赈之后，详情虽不深知，业已探出暗中有两位异人相助，才得成功，亲自带了礼物，试探着拜访师父，就便探询爱子学业。因是土著，人都相识，事前业已托人照应，准备郝济有事，前往相商，只不说出人在哪里。郝济也早托人带信回家，拜师之事业已晓得，只看出单鸢不愿与生人相见，故此未来。金标只此一子，又这等好法，自是怜爱，又想和单鸢见上一面，自恃多年经历，不致使人不快，特意穿了寻常种田衣服，算准时间寻来。天已入夜，以防被人看见，到时，正值郝济同了法勤等几个师兄弟，在田野里打土狼狗獾，刚刚回转，这班小弟兄虽代附近村农驱逐偷盗牲畜粮食的小兽，但不愿人知道，仗着武功高强，动作甚是隐秘，以前又常有外敌来犯，格外谨细，见有生人拿了东西走来，正要上前探询，单鸢忽由树后闪出。郝济也认出来人是父亲，便迎将进去，余人各散。

父子师徒三人到了里面，礼见之后，单鸢笑说："郝兄为人甚好，只是优柔寡断，留此大害。如今你那对头声势越发浩大，连我们对他均未轻视。这厮也真狡猾，对于奚能所说虽还信任，不敢违抗，一面却因此生出戒心，认为郝兄本领真高，人缘又宽。有此一年光阴，定必约出多人与之为敌，仗着多年抢劫所得甚多，千方百计勾结能手。就这大半年工夫，不知用什方法，竟将隐居祁连山业已多年的一个能手勾引出来。

"此人年纪并不甚老，最奇是隐居多年，这高本领的人，并无一人知他来历。他那住处山高谷深，人迹难到，一面连着大片沙漠，所养牛羊多得不可数计，全家老少，连八九岁的幼童均善骑马，武功自成一家，外人都当他是一个部落中的首领，连名姓都不知道。自被二贼将他夫妻子女五六人勾结了去，显出许多惊人

绝技，方始传布开来，像那滴水穿沙、飞竹透石的独门武功，近二十年业已不听提起。自称名叫尉迟天生。他一家不算，连带来的那伙徒党，无一不是武功高强，最厉害是各有专长，遇敌专讲先下手为强，至多两个照面，只不看明来势将他手法闭住，不死必受重伤，为人也有许多奇怪。我们虽料到此是一个隐迹只十来年，以前曾经诈死过的著名凶贼，但一打听，均说此人从三十来岁便在祁连山开荒，广设牧场为业，极少离开，年岁长短与此人的年貌又都不符，不应是他，大家都以为另是一人。上月忽然听说奚能因看不起唐、陆二贼，表面虽还不好意思拒绝，偶然也被请去，心终不满，不知怎的忽然一怒而去。同时我又看出一些可疑，认定此人虽不是那个凶贼，也必与之有关，业已约了几位好友，准备过年亲往祁连山和贼巢附近仔细窥探。此事关系重大，非但你个人的私仇，内中还有不少屈死的冤魂。听说唐、陆二贼已在山中建造宫室，准备立他为王。如我料得不差，不知又有多少生灵遭殃！我们这几个人决不够用，非多寻人不可。你和二贼订约在前，不到时期本可无事，奚能如与二贼反目，尉迟天生如是我所料的人，却是凶险无比，从不讲什信义，什么阴毒方法都使得出。

“我意此去往返日久，多半要费三四个月光阴才能探明对方底细，准备停当。郝济在此已无多大益处，好在他勤敏用功，差不多已尽得我的传授，只有两种功夫未到火候，归家练习也是一样，使你身边多一帮手，要好得多，否则万一发生变故，连你全村的人均有凶险。就我不走，也在为你打算，准备命他年底回家团聚，以防万一。也许和老方丈商量，连法勤也跟了去。年后如其发生警兆，这第一起来人多半不是他两人对手。你乐得假装镇静，不屑出手，由他二人打发回去。可是经此一来，敌人却是越来越凶，也许以多为胜，你老少三人决挡不住。他们凶险狡诈，防不胜防，

第一次不问胜败，均须全家远避，先把家眷隐藏起来，你三人再照我所说去寻一人，暂时躲避，我们也快回来了。”说罢交过一信，并说：“主人业已离开，只有老妻在家，不是万不得已无须前往。此是防备万一料中是那凶人，故意不提二贼，另外借题生事，并拿不准，又疑庙中虚实贼党业已得知，如来庙中躲避，反使主客双方均有不便，自己如非那男女三位异人说好与郝济日后相见，忽然不辞而去，觉着可疑，否则也想不到这一步。”

郝济闻言，想起土墙上字迹，不由“噫”了一声。单鸢问故，郝济只得说出。单鸢笑道：“如等你说，也来不及了。你往看时，他们大约走了不满一月。我先拿他不定，故未往看。这日前往，看出他们走得十分匆忙，又似恐人知道，连那草穴中的树枝墙顶均未烧毁。壁间字迹我也见到，并还不止你所说的一处，我看他三人对你好到极点。如今业已被我将那土穴放火烧毁，拆去多年，但我不曾封闭。本意留下一点，查看有无人来窥探。连日忙着起身，还未顾到，你父一来，只住三四日便可同走。法勤同去，方才已和老方丈商量，已有允意。你们三人仍是黄昏起身，事前可去土穴那面窥探一下，我就不再去了。”

金标父子闻言大惊。双方谈了一阵，单鸢自往前面走去。隔了不多一会，郝济见天已不早，师父来去无定，方想请父安息，法勤忽由前面赶来，说二位师长请金标去往前面相见，并令自己和郝济同往土穴一探，手中并还带有特制的灯筒。说罢将金标引到方丈室内，再和郝济匆匆越过荒野，寻到土穴一看，本来整齐干净的一处洞穴，业已变成灰尘狼藉，残破不堪，用灯一照，壁间字迹早被单鸢刮去，墙角上却多着一张旧纸条，上写一个“谢”字，底下又画着一只燕子，与前见一样。二人料知少女曾经回来一次，想要灭迹，见土穴已被毁坏，当是郝济所为，留此称谢，为日并还不久。

郝济忙照师父所说，将纸条取下藏起，免留痕迹。回到后园，单鸢未来，金标业已回转，单鸢令其卧在自己铺上。郝济见老父方才愁容变作喜色，探问两次，答话均颇支吾。金标问知夜探土穴之事，惟恐郝济年幼，未看仔细，先在庙中又听单鸢、智明说起日前镇上曾来两个形迹可疑的道童，心疑对头要往土穴窥探，照二人所说，并未去过。

第二日下午，乘着单鸢他出，父子二人假装拾取枯柴，绕往一看，土穴口外有一长约两寸的小镖，上带倒须钩刺，似镖非镖，两头尖，附有两片可以开合的风叶，与白强暗器多半相同，只是多了两片风叶。金标忙即拾起，放在囊中，再到里面一看，穴中树干枝幕早被单鸢拆去，一些零碎枝叶也用火烧掉，土墙连出口本有几处倒塌，一片残破景象，前日往看，尚是原样，共只隔了两夜，竟似被人仔细搜索过一遍，到处都有翻掘痕迹，墙上还有掘过的洞眼。金标老成持重，一看便知昨夜有人来过，外面地土冻凝，还可无虑，里面均是浮土狼藉，恐留脚印，好在只看有无什人来过，并无别意，忙将郝济止住，一同截了些枯枝回转。

刚一进门，便见单鸢面容紧张，说道："本意留你父子再住一天，等我探明那两个可疑道童是否走去再作计较，方才得知此是误会，事情凑巧，那两道童实是由此路过，就与此事有关，也非仇敌一面。倒是另有两三个能手凶人昨夜来此窥探，如非事情凑巧，误认人已来过，我和智明、郝兄又正有事商量，郝济、法勤已与来贼撞上。有我在此，虽不怕他，庙中难免多生枝节，智明师徒的虚实也被看破。总算来贼奉命不许多事树敌，土穴三人已走，只是疑心，还拿不准，又由村民口中问出双方素不相识，疯子只得一人，和尚几次送粮送菜俱都不要，再加上种种疯狂的事，如非杀伤赵庄恶霸之事，连疑心都不会有。此事已快发动，有的话还不能说。我起身越早，成功越有指望。你们也在当日起身，我

还可以暗中护送一段，就便查看，以防万一。”

金标随将暗器送上。单鸢接过，微笑不语，随手藏向囊中，笑说：“你们见这暗器，必当此贼与小白龙是一路，其实不然。来贼定必机警，不遇敌人，不应将这最重要的暗器遗失在地，其中必有原因。如非看出土崖可疑，故意留此一个信符，便是来贼另遇对头，还曾动手。这支追风梭附有奇毒，中人立死，便是贼党也不轻用。我想不应是信符，多半还是对敌所发，或是被人惊退，遗留在彼。如是后面想法。今夜还须要来搜寻。我已想好一个主意，等我稍微安排回来，吃点东西就起身吧。”说罢走去，一会命人来唤，同往寺中用斋。单鸢、智明均未再谈前事，吃完，四人一同起身。

郝氏父子见单鸢假装孤身行路，时前时后，隐现无常，等到走出十来里，人便不知去向。事前原曾说好，双方各不相顾，也未招呼。法勤业已换了俗装，同样乡农打扮，仗着冬天前一月单鸢便有此意，发已留起，头上又未受戒，人看不出，到了家中已是腊月廿七。

乡村人家过年本有许多照例的风俗，当年更因金标救灾出了大力，水退之后，灾民均得生理，感激金标好处，是能过一点的，年前多送有礼物，金标不在家，来人丢下就走，妇女们追赶不上，有时夜间闻得响动，出门一看，不是挂着两只肥鸡，便是一捆蔬菜，多少不等，人却不见。往年也有这类事发生，均经金标想尽方法再三防备，并还寻到送礼人的家中，力言这等举动只给自己多增麻烦。好容易才得劝住，只安静了一年，不料当年所救灾民较多，办好又说灾民除渡荒外均可谋生，在金标统筹指挥之下，还开了好些沟渠，非但水退得比往年快得多，并还开出一些田地。各地土豪因受诸侠暗中警告，有的还吃到苦头，全都胆寒，银米方便，并无限制。金标钱多好办事，无一样不想得周到仔细。灾民

欢声雷动，只管金标一再申明钱是捐来，自己不过出点力气，并将捐助银米的人当众公布。这班苦人深知那许多土豪恶霸无一善良，不会有什好心对付他们，非但归功金标一人，感恩戴德，反而发生一些流言，多说这次有钱人慷慨捐助是为人所制，并非本心，表面出钱，暗底心痛。金标恐惹仇怨，再三分头嘱告，谣言方始平息下来。他这一上县城，感恩的人立时乘虚而入，争先拿了自家所种所养的副产偷偷送到门上。郝妻年老，家中人又不多，几次退还本人，俱都死不承认，实在无法，只得听之。

另一面，那些恶霸土豪始而恨极金标，一个个笑里藏刀，恨不能咬他两口。金标在家时也常心生警惕，知道对方心痛钱财，所有怨毒均种在自己一人身上，无奈见面时，对方老装着谦恭诚恳，一团和气，无法开口分说，正恐对方误会逼他出钱救灾的诸位英侠是自己约请出来，因而成仇。不知怎的，年下这几天全都改了态度，每家均送了不少礼物，几个著名一点的恶人并还附有亲笔书信，隐约露出这次全靠金标出力才得保全，万分感激，无以为报，特送微礼，略表谢意。语都双关，词句诚恳，来书并还大同小异，并请看完烧掉，不要向人提起，一点不像是假。可是送礼来的恶奴照样强横，话虽客气，礼却非收不可，有的并说少收一物，回去也不好交代，来的人又多，郝妻无法拒绝，专等金标回家设法退回。

正在为难，金标机警心细，问明经过，把书信礼单仔细一看，忽然醒悟，知道又有不知姓名的高人做了手脚，不知如何说法，才使这班恶人反怨为德。想了想，便命家人一体收下，吃不完的送人，能存放的和贵重礼物，过年变成钱米，专备救灾之用，无须在意。由此长幼数人日常守候，遇见灾民送礼，仍以婉言谢绝，并请代告旁人不可如此，否则于己无益，反招声气，引使对头忌恨，彼此不便。一面尽那知道的人家分别退回，有钱人家却是照数全

收，准备过了初二分别前往拜年，就此解消平日嫌怨。

郝济、法勤均觉这些都是虎狼，不可同群，金标偏说："礼尚往来。如用张家的礼还给王家，并非不可，但是他们此举必有原因，我如礼到人不到，有来有去，反使多心。离年已近，也没有这许多送礼的人，索性实受，反倒妥当。"二人不便再劝，因金标不令二人跟去，想起师父之言，先颇愁虑，金标力言："共只两三天工夫，唐、陆二贼出身富贵人家，均喜铺张豪华，就要寻仇，我料他们也在正月半后。再说我虽年老，精力耳目均极强健，就与仇人狭路相逢，自信能敌则敌，不能则退，也决不致遭他毒手。那些小贼早想和我儿结交，好容易才得退避，如何又去惹他？"二人一想有理，也就罢了。

当年过得十分热闹，拜年的人甚多。金标久在江湖，素来慷慨好客，人又谦和，本地往来的人就多，加上昔年一些同道之交，周家一些内弟内侄也都赶回过年。村中地势较高，未被水淹，年景既好，沟渠开成之后，从此不会再被水淹。本来全村喜气洋洋，远近村落中和灾区新生的土人再见当年因祸得福，觉着以后都能度日。一些田主土豪又都放宽许多，不时放出口风，大家只管好好耕种，此后不再侵占强夺。多少年的苦难，居然缓了一口大气，全都高兴，一面感激金标的好处，一面自己庆贺。各村都扎有草龙麦灯之类，由三十后半夜起便往来游行，第一个去的所在便是郝、周两家。金标知道这班土人最是心热，不愿使其失望，一面还要准备款待，便将所收年礼，是能吃的全取出来，并托村人相助，连夜赶制酒肉糕饼之类款待来的乡亲，每日都是由早忙到夜，不得休息。

过了初三，郝济看出主人款待越好，来的也越欢喜，人也越多，看神气，简直要热闹过十五才得安静，实在担心，两次和法勤劝说金标最好不出拜年，否则帖子递到为止，越快越妙。金标

笑说："你看乡村之中的年景尚且如此热闹，何况二贼最喜排场，我看连正月里敌人都不会来，黄春和另外几家著名的土豪，今日业已先来我家拜年，如何不去？单是投帖，只有得罪。我已有了盘算，不必多虑。本定初四开始，今日就走便了。"为想求快，又把周家一骑快马借来。郝济还不放心，再三劝说，金标只得将在外面保镖、刚刚回转的同堂内弟周德约了同去。

郝济自一到家，便去举那水牛，满拟学了多半年武功，本领更高，举将起来必更容易，谁知那牛没有郝济日常摆弄，越发肥壮，举时反比以前吃力，如不按照师传运用真力，几乎舞它不动。法勤也想学样，那牛只认郝济一人，竟自激怒，发了牛性，不是郝济强力止住，几乎惊窜伤人。接连三回，法勤均未举成，这才知道毅力恒心之可宝贵，对于师传越发不敢松懈，每日背人一同苦练。法勤俗家姓龚，来时已经单鸢与乃师说好，将法字去掉，改名龚勤，作为郝济新交拜兄，等到事完，再行正式还俗。二人本领各有专长，气力还是郝济较大。

金标连拜了三四天的年，只一出去，二人便自担心。有时走往远方村庄，二人并还假装土人尾随在后，且喜无事发生。郝济出门虽只半年多光阴，人却高大不少，龚勤更是生人，始终无人留意。

二人见年快拜完，刚放点心，这日接到一封请帖，乃是靠近汝南府一个大土豪正月十七做生日。金标因这家主人连百万人甚外场，每年捐募出钱最多，前两年因受别的土豪警告，又不愿驳自己情面，并还借名他人暗中捐了不少，虽然一样压榨村农，比较起别的土豪，表面仿佛温和一点，财势又大，不在黄春以下，以后再办善举，须要寻他，不愿得罪，来人又有请他增光助威，非到不可之言，当时应诺。郝济自然不愿，无奈业已答应，金标又认定单鸢所说本是猜测，不曾断定，共只几个月工夫便到约会之

期，就是贼党无耻暗算，也不会来得这快，执意非去不可。最后因二人劝告不已，答应三人同去，郝济、龚勤才稍放心。

连家豪富，这次大举做寿，前后三日，热闹非常，两小弟兄紧随金标身旁，假装乡愚，暗中留意，见各地土豪富绅和城中官府全都请到，内中也有不少武师和恶霸黄春等带来的江湖中人，都与金标相识，也未发现可疑形迹，所说都不相干，归途方想果是多虑，因主人格外殷勤，又多留了一日方送回转。

三人都抄小路步行，午后起身，一路且谈且行，到家已是日色偏西，刚一进门，便见周德由隔壁赶来。三人知他应该当日一早起身，正想问其何故留下，周德已先开口，问："在途中可遇什人？"三人便知有事，一问经过。原来周德本定当日一早起身，刚一出门，便遇一个身材瘦矮的人打听郝家。村人早经嘱咐，告以外出与人道喜，归期无定，问有何事。来人答以有事面谈见人才说。答话的恰是一个练过几天功夫的少年，不知厉害，又见来人其貌不扬，未免轻视，答话稍硬，竟将这厮触怒，正下毒手，幸而周德眼尖，在旁瞥见，假意埋怨，将村人就势一推，才未被那阴毒的掌风扫中。周德看出厉害，不敢动强，想起金标警告，答话婉和而又得体，来人才未发作，说是明日再来，请郝武师务必等他。走后一看，立处石地均被踏成粉碎。周德恐他父子当日还不回来，又恐有事发生，所以未走，一面派人去往连家密告，催三人回去，不料会由小路回转，不曾遇上。

两小兄弟闻言大惊，赶出一看，来人硬功甚强，立处两面脚印一般深浅，石碎如粉，心方愤怒，金标也自走出，正在指点观望，忽见前面树后有瘦小人影一闪，暮色苍茫中也未看清。郝济心中有气，正待越出，忽被龚勤拉住，低语道："对面还有强敌，先不要动。"刚一迟疑，便听对面坡上有人喝道："你就是郝武师么？"金标业已看出相隔不满两丈的对坡石树后面走出一个矮子，

闻声立答："老朽正是郝金标。"话未说完，便听那人喝道："唐、陆二位寨主请你七月廿三去往山中一聚，这是我们的请帖。"手随声发，接连三四溜寒光，映着残阳余光刚闪得一闪。两小兄弟勃然大怒，正待上前，耳听树后喝骂："无耻狗贼！你那同伴业已带了记号回去，还敢在此猖狂欺人！转告二贼，不必鬼头鬼脑来此试探，无须郝老前辈出手，就凭我们几个后生小辈，你们也是送死！快滚回去是你便宜，到了七月廿三便是群贼死期，我们还用不着请什帮手，各归各准定到场便了。"

说时迟那时快！就这两人对喝，对面来贼话未说完，时机不容一瞬之际，耳听丁丁刺刺连声乱响，眼前五六道寒光映日乱飞，相继反击中，先是一股急风呼的一声，对方所发暗器全都凌空震退，反击回去，内有两支，因那来贼骤不及防，还被打中身上，将衣服打穿，也不知内里受伤没有。金标见树后那人也自出现，是个身材矮小，面上蒙着一层黑纱的道装少年，刚将郝济止住，暂时不令上前，准备看清再说，紧跟着一条人影一晃，少年已由相隔两三丈斜刺里飞纵过去。对面矮子好似又惊又怒，刚喝得："小狗倚仗人多势众么？"少年接口笑骂："放你娘的屁！你看他们老少三位动手了么？我算最末了一个，本领比他们差得多，如打得过，不等七月，现在就跟你走。"同时把手一扬，微闻呼呼两声。来贼本是一手招架一手拔刀，双方虽是对面说话，相隔数尺，手并不曾上身，不知怎的一来，来贼竟似不敌，怒吼一声，冷不防纵身一跃两三丈高远，落荒逃去，少年跟踪追赶。

三人正要追去，遥闻少年喝道："此是我路见不平，不与你们相干！等我追上此贼交代几句，你们须要留神暗算，少时回来再谈便了。"金标看出那贼不是对手，又听还有一贼受伤，盗贼和少年均有一身极好轻功，只见两条人影星丸跳掷，前后奔驰，其行如飞，天色又暗了下来，转眼投入暗影之中。三人稍一迟疑，前

面隔着一道土冈，已不再见人影，略一商谈，觉着少年本领虽高，孤身可虑，不应坐视，仍以追去为是。赶过土冈一看，前面都是树林坡陀，暗沉沉的，月光又被云遮，哪有影迹？以为少年还要回来，在当地搜索了一阵回到家中，等到半夜也未见有动静。

正商量间，郝妻忽在门旁发现一封书信，拿起一看，正是少年送来，大意是说：唐、陆二贼因始终不知金标深浅，先想派人另外生事，借故翻脸，又因奚能口气说金标虽未见到，单那门人便极厉害，并且还是大侠焦循的传授，恐再击不中平白丢人，所约几个最厉害的凶贼又不便随意差遣，最后想下虚实兼用的阴谋，命两个得力同党借着订约为由一试深浅，能够得胜，便将金标暗中擒去，连他全家一起残杀，否则便算送帖约会。来这两贼甚是凶狡，江湖中人又都相识，细一打听，觉着金标本领不过如此，奚能平日口气又都偏向，不由起了轻敌之念，到后便想动武。见人他往，问出贺喜人家，正要寻去，途中遇到恶霸黄春所养的一个武师，与之相识，问出金标父子师徒三人正在路上，连本领深浅也都告知，越发证明奚能夸大其词，更加轻视。二贼听说往连家去路有两条，觉着日已偏西，中途下手，将人打倒劫走更为方便，骄狂自恃，分途寻去。一个走出不远，便被少年将其打倒，割下两只耳朵，惊逃回去。跟着发现金标等三人走过，料知还有一贼必要折回，便跟了回来，隐伏树下。另一贼中途又遇一个相识的江湖中人，得知金标人已回转，刚赶到对面土坡，还未越过，瞥见三人走出，金标形貌已听说过，正在骄狂发威，将那暗器连珠发出，想先给三人一个信号，然后相机发难，不料被少年用真力罡气，把那百发百中的毒蛇钉全数打飞，跟踪纵过，一劈空掌将来贼右臂打伤，追到前面，本想警告一阵将其放走，后想方才所说含有叫阵之意，二贼凶险无耻，本就难免使出党羽阴谋暗算，如再激怒，来得更快，万一祁连山男女凶贼也被激动，齐来发难，岂

不讨厌？好在先放走的一个不是这等说法，后追那贼又太凶险，明知不敌还想暗下毒手，于是就手除去。知道三人对他关心，本欲一见，无如奉有师命不敢违背，便是这次代除二贼，也是百忙中抽空赶来，师父知道，是否受责尚还难料，不别而行还望原谅，相见并不在远，到时自知等语。

# 九

## 逢四害　老武师丧命
## 报亲仇　小双侠探山

三人见那来书不曾具名，郝济回忆方才所闻口音不像男子，身材也极秀气，心疑是土穴中的少女，但只有句把话听去耳熟，前听少女一口湘音，少年末了所说全是北方口气，从未听过，如是少女，当有燕子信号，又觉不似，估计必是去年归途所闻二道童之一，均想不起是什来历，也就罢了。经此一来，越发多了戒心。

光阴易过，一晃便是三月中旬，一直平安无事。这日早起，忽接到二贼一封请帖，日期仍是七月廿三。龚勤出见来人像个小喽啰，话颇客气，便照金标之意回复，准定期前一日赶到，来人笑诺走去。因已说定，连郝济也放了心，同时想起师父别时曾有三四月内必回之言，如非二贼改在七月下旬比斗，照奚能所定一年之约已快到期，诸位师长至多下月也必赶回，心中略定，便不似平日那么紧张，一面又忙着用功，不能日常守在金标身旁。金标又喜勤劳，正当农忙之际，每日均要下地。郝济几次想住田里相助，金标因觉约会快到，两小弟兄用功甚勤，正在加紧头上，不愿耽误他们功课，执意不肯。二人也因事关重大，惟恐自己功力不够，虽然抽空帮助耕作，还是用功时多。

郝家的田偏在村的后面，临近大道，中间隔着一条长满野草的荒沟，比别的人家较远。金标见沟中地土荒废，知道当年不会发水，又种了许多包谷在沟里面。老少三人每日只有小半日相见，余均离开，相隔有里许多路。郝济先还不甚放心，后觉当地偏僻，乃父乡老儿打扮，外人不经交谈不易认出，靠近官道一面，土沟以外还有大片野麻草树，远望不见，如有人来，必须经由村口，决不会由官道那面越沟而过，人在种地，一点也看不出。金标又不愿二人在旁，说："这样只比和你们在一起更不易被人发现，仇敌不是无人，业已约我深入虎穴，乐得等我入网任性惨杀，何必费事，还要丢人？你们用功要紧，如何看得我老头子这样无用？"日子一久，二人也就不以为意。郝妻每日均往田里送饭，郝济也常抢了代送。由三月底起，天天都盼师父回转，一直盼到四月中旬仍无音信，再有不过三个月便到约会，连两小弟兄也都觉着贼党事前不会再来，只等师父一回，商计停当便可如期起身。

这日早起，因所练功夫大有进境，心中得意，各在屋后背人苦练了一早晨，觉着腹饥，各取了些冷馍剩菜吃饱再练，未到前屋里去。快到黄昏，二人忽然想起乃母送饭时只隔窗问了两句，听说吃了冷馍，因当日打牙祭，杀了两只鸡，还在埋怨不该先吃。照例这十天一次的牙祭，晚饭必须同桌，父亲回来也早一些，如何天已不早，二老都是声影全无？因乃母也会武功，平日随往山里耕作，常有两老夫妻做到夕阳西下方始同归之时，近又多开了两亩荒地，近日时常闹到天黑才回；见残阳还未全落。当日偏又多了悟境，以为少时自会回来，胡乱吃了一些东西点饥，再去练功，准备二老回来再行大吃。一晃天已黑透，还是无踪。

郝济忽然心动，赶出一看，天已黑透，邻家饭都吃过，恰有一人的田与郝家的田只有一垄之隔，常时同出同归，向其探询，答说："当日为了家中有事，回来较早，走时，太阳也刚偏西。因这

两日大家都快忙完，余人也都走光。只郝老夫妻尚在拔草，所剩无多，曾说起当日牙祭，不多一会也就回转。照理早该回来，如何未见?”二人一听，料知多半发生变故，急得心里怦怦乱跳，忙各抢了兵刃暗器、灯筒火把往田里赶去。

村中人家各有一片小院空地，每家相隔均有丈许，二人刚走，别的村人转眼传遍，想起年前所说之事，俱都拿了灯笼火把随后追去。还未到达，便听隐隐呼号之声，甚是微细。二人越知不妙，赶到一看，郝妻已死，手上还抓裂下一片人耳，金标也是命在旦夕。二人心胆俱裂，再看旁边还有两具死尸，料是贼党所留，也不暇顾及，忙将金标合力捧抱起来，搭回家去，一面强忍痛泪，请乃父保重，不要急怒。跟着，村人大群赶到，得信俱都悲愤如狂。那两具贼尸也无人管，只将郝妻死尸抬走，一同拥到郝家。

仗着老少三人均是内行，村人也都学过几手，看出伤势沉重，一面低声安慰两小弟兄，一面备棺，准备先殓郝妻，谁也没有惊扰，只周家两位老年女眷和两小弟兄守在旁边，静静的先给金标上好伤药，将伤痛止住，再用安神定痛的药与他喂下，低声劝慰了几句便不再多说，想等精神稍复再问经过。金标自知受伤太重，一臂已断，不是有人赶来，非但首领不保，就说两小能敌，村人仗义，决不甘休，定要群起相助，不知还要死伤多人，偏又没有看清来的帮手是谁，稍微动气用力，命便难保，打算先把气平下去，借着药力先养息一会，再说经过，以为报仇除害之计。后见两小弟兄强忍悲愤，苦痛神情，心中酸痛，刚说得一句:“你两弟兄不要悲苦。”忽听门外众人怒吼惊呼。

二人心疑贼党寻来，大怒欲出，忽然听出师父口音，惊喜交集，知道师父身边带有极灵效的伤药。郝济听出因师父突如其来似有误会，由不得急喊了一声“师父”，当先纵出，隐闻屋内喊得一声“我放心了”，仿佛乃父口音，外面人语喧哗，百忙中不曾听

清，不知乃父心静耳灵，业已听出来人果如所料，内伤又重，勉强挨命，甚是苦痛，知道单鸢一来，后事已可无虑，惊喜交集，朝龚勤喊得一声："果是恩师，我放心了！"末句话刚一出口，人已断气而亡，死在床上。

这时，村人正在郝家门前点起火把，赶搭芦棚，准备办丧，忽见一人从郝家田地那面飞驰而来，只当凶手杀了两人不够，还要寻上门来，群情愤激之下，一声呐喊，拥上前去。来者正是单鸢，看出众人悲愤情急，不可理喻，又急于往见主人，再纵身一跃，由众人头上飞过，落向门前。旁边还有数人，见状急怒，随手抄起东西便打。单鸢刚刚避开，急呼："我是郝家朋友，不要误会！"郝济已奔将出来，未及开口，便听里面哭声大作。单鸢叹道："我只方才晚到片刻，便出了这大乱子！"郝济业已惊魂皆颤，进门瞥见乃父已死，一声急叫，扑上前去，悲愤过度，逆血上涌，一口气没透转，就此昏死过去。单鸢抢步上前，朝他胸前略一按摩，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刚一醒转，便抱着父尸痛哭起来。

龚勤从小孤苦，虽蒙师父智明收留，像郝老夫妻那样温情照顾，爱如己子，尚是第一次得到，早在去年除夕，便拜二老做了父母，又和郝济交厚，亲逾骨肉，见此惨状，含泪拜完师父，也在一旁悲哭。后见郝济哭得死去活来，两次想要忍痛劝住，均被单鸢止住道："郝济忠实诚朴，天性最厚而又刚烈，他父母是好人，遭此惨祸，悲愤已甚，方才吐了一口急血，如不容他发泄，反而有害。"

又过了一阵，单鸢方对郝济道："你哭有何用处？这便是你父亲的仇敌由此路过，无心发现，倚仗人多，将其杀死。我到时已晚，相隔又远，村中树林又多，所以发现得迟。我因到晚一步，看出你父母业已无救，恨极之下，急于追杀贼党，加以孤身一人，不及先来送信，如今共只逃走为首二贼。我们准备业已停当，不到

七月廿三便要提前寻去。你不想法报仇除害，将人哭坏，反使你父母之仇借手外人，岂不冤枉?”郝济才想起只顾伤心，还不知道仇人是谁，念头一转，忙即收声，向师泣拜，请问经过。

原来郝老夫妻当日本想随众回转，只为平日勤劳成习，见新开田地里还有一些杂草，打算拔光再走，天气也还尚早，便停了下来。不料火鹞子唐鉴、震山东小煞神快手陆升云二贼，为了离此二百余里有一坐地分赃的隐名大盗、昔年最负凶名的太清观主恶道石灵霄，乃尉迟天生一别多年的老同党，因其形踪隐秘，表面假装清修，作恶都在暗处，徒党虽多，向不许人上门，另由各地徒党代他备有行宫，恶道便借云游为名，暗往淫乐享受。万一发生变故，估计能将对头消灭，立下毒手，否则便用诡计逃避，不使对方寻到下落。就是失风落于人手，这班贼徒久经恶道蛊惑，立下毒誓，人死之后，家中妻子从此便受贼道抚养，宁死不肯泄露一字，恶道照例也不往救。又不许徒党之间互相往来，用心阴毒，诡计多端，与尉迟天生正是同类人物，所以这多年来无人知他底细。新近方被那化名尉迟天生的访出下落，急于与之会合，知道恶道好高多疑，近来徒党越多，正在顾虑防备外人知道，如与二贼合在一起，定合心意，便令二贼出面前往聘请，果然一拍即合。

双方商定，在此一月之内，由恶道召集各路徒党，分头前往小函谷老巢会合，到了七月会期以前，同去蒙山贼巢，准备把郝金标父子师徒，连同所约的人一网打尽，残杀泄恨。本没想到来此寻仇，先也未由当地经过，只为恶道狡诈无比，动作尤为机警，分寨又有好几处，一经说定，便自起身走出百余里，本是往寻一个得力徒党，忽又说要分路，并还要二贼另走新蔡这一面绕回。二贼把这两个首恶奉如天神，自然照办。

本来也可无事，偏巧去年奚能因见贼党骄狂，话不投机，一怒而去，走前代金标吹了几句，警告二贼：“为人做事须要光明，

不可阴谋暗算，平白丢人。”并说：“你们不听良言，我已置身事外，不再过问。”二贼对于奚能还是尊重，不敢得罪，当时挽留不住，知其脾气古怪，只得送走，还说了两句好话，没想到刚和恶道分手，走不多远，便与奚能相遇。二贼人本狡猾，野心又大，近来觉着尉迟天生威势越盛，谁也不是他的敌手，将来如成大事，难免受制，想在暗中多结交几个和他相等的死党，这次亲接恶道，一半便因听出双方昔年曾有过节，意欲乘机结纳，暗用权术，使得双方势力相等，自己却在当中操纵，尽量利用，免得尾大不掉，反客为主之故，常时想到奚能虽有脾气，人却刚直阳分，上次与天生口角而去，本就不舍，难得无心路遇，自然不肯放过，再三婉言劝说，请其同回。不料奚能早想与之绝交，只为相识在前，二贼礼遇优厚，无可借口，闷在心里，每一想到，便觉自己为了一点虚情虚礼，便做有钱恶贼鹰犬，几乎伤害善良，心生内愧，上月恰又遇到一位老友，谈起一事，越发激动义愤，如非不好意思翻脸，那事二贼又因出世得晚，不曾与谋，此时相遇，业已动手，如何还肯同去？非但神情冷淡，反朝二贼警告，双方闹了一个不欢而散。

事又凑巧，二贼另带有三个凶贼做一路，双方会面之时，三贼正去黄庄寻一同类，落在后面，奚能离去，方始赶回。一行共是八人，绕往黄庄的三贼，乃邛山四害中的大害夜游花老嫦娥、女贼巴笑桃，三害毒手蛟时应，四害左铜锤宿和，均是江湖上有名恶贼——二害八大王陈保已死。三贼因在无意之中听黄庄一个老同党谈到郝金标的武功为人，想起此是二贼仇人，便留了心，打听得十分详细。唐、陆二贼本在途中等候，自高身份，没有同去。见面一谈，听说奚能那等不讲交情，二恶陈保又死在老北极门人的朋友之手，不由激怒，便朝二贼怂恿，就便由三贼出面往寻金标一试，看看奚能所说真假。

二贼先因前派两个同党，借着送帖订约往探敌人深浅，一个被人割去双耳，身受重伤，无颜回山相见，只在中途另托一友人代为回信，等到得信派人往接，业已伤发气愤而死，另一个更是音信全无。心疑奚能所说不假，平日江湖上探得的话未必可信，也许金标老谋深算，故意不露锋芒，又未遇到强敌，本领并未全使出来，对头多少年来不曾失风，必有原因，那年讨镖时，明知埋伏重重，孤身深入，始终从容应付，毫无惧色，临去又连冲几次关口，听同党中能手说，功夫虽不算到家，多半还有未尽施展之处，否则哪有如此大胆？身是主体，丢人不起，始而力主慎重，后见三贼非去不可，同时勾动旧根，觉着此时如把仇人擒回山去，岂不体面？于是商定，路过窥探，果如所闻，人在田里，相机下手，稍不顺手便即回山，免得耽误正事，真要上前，一齐动手，便同寻来。

郝家的田相隔官道虽近，除却大队车马，常人都喜抄近，绕走小路，这时恰当行人稀少之际。群贼掩到当地，日色业已偏西，金标夫妇业已准备回去。群贼见只老夫妇二人，三面田野里空荡荡的并无人影，下手正是机会。越发胆壮，为防对方喊人，分两路绕将过去。金标骤出意料，先虽听出一些响动，还当左近村童淘气，或是狗獾田鼠之类骚动，跟着便中当头三贼诱敌之计，等到警觉，业已陷入重围。金标夫妻虽有一身武功，到底年已衰老，郝妻本领更差，为助丈夫对敌，猛扑上前，金标后面来贼虽被扑到，未遭暗算，人却为贼所杀。因是情急拼命，那贼耳朵也被抓裂，受伤不轻，不是同党抢救得快，将郝妻杀死，几乎同归于尽。

金标见老伴送命，越发情急，只为贼党上来口发狂言，要金标乖乖的跟他同走，否则来人甚多，便要杀个鸡犬不留。一时想错了念头，以为贼党未由村口直入，单这一面便有这多，当作真话，惟恐连累村人遭殃，两小弟兄本领虽已学成，到底寡不敌众，

何况由去年起，耳闻贼党那么厉害，决非老少三人所能一拼，又在怒火头上，神志已昏，心中顾虑，竟忘了出声呼喊，等到想起来贼如此凶恶，不使自己人知道只有更糟，业已无及，只喊得两声，人已倒地。

群贼先本想把金标生擒回去凌辱惨杀，不料金标虽然吃了年老的亏，武功仍有根柢，又当情急拼命之际，七八个照面过去，群贼反被打伤了两个，金标也被暗器打中，仍能忍痛相拼，越杀越勇。唐、陆二贼见金标本领虽不似奚能所说那么厉害，与江湖上传闻相符，心胆越壮，但见敌人仍非易与，只凭一双空手，纵横飞舞，以一敌众，打了一阵，贼党反被伤了两个，唐贼肩头也受了一点轻伤，再要不成而退，本来面目已被看破，这人先丢不起，知道生擒不易，立时发令往死里打。先因为首二贼一意生擒，群贼讨好，许多顾忌，出手均非制命之处，被金标看破，方始勉强应付，否则单是为首二贼，金标赤手空拳也早吃亏，何况这多恶贼，邛山四害轻功又好，连想且战且退都办不到。等到群贼不管死活乱杀上来，势如狂风暴雨，内中又无一个弱手，如何能当？刚被时应一铁鞭打中肩臂，一声怒吼未喊出，夹背心又挨了宿和一铜锤，当时倒地不起，晕死过去。

二贼正要想将人头斩下，带回山去，忽听一声断喝，眼前寒光连闪，那准备斫头的四害宿和首先翻身栽倒，同时一股急风带着一条人影，由斜刺里凌空飞来。女淫贼大害巴笑桃虽是个老妖怪，年已五十将近，还是那么淫荡凶残，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男装，本领却是不弱，眼力更高，一看来势，便知是位剑侠中人，首朝为首二贼打了一个暗号，当先窜将出去。另外四贼，一个早被金标一掌震伤脏腑，死在地上；一个受伤不重，也看出来势不妙，口中呼哨，随同另外两贼分头逃去。

来人正是单鸢，刚由祁连山探敌回走，来寻金标等老少三人

商计，途中听说三人在家甚是安静，还觉去年走时没有料中，谁知就这相差片刻之间，金标夫妻竟为恶贼所杀！正顺大路，想往前村绕去，就便查探昨日途中所闻之事，相隔也只十来丈，猛瞥见道旁隔着一片树林土沟的田野中有白光闪动，行家眼里，一望而知那是刀矛之类映着斜阳闪光所致，心方一动，又听远远怒吼了一两声，一看正是郝家田地，喊声“不好”，忙即飞身越沟而过。刚刚赶到群贼动手的一片疏林之中，便见金标倒地，一贼拿起钢刀正待斫下。急怒交加，迫不及待，扬手一支小箭飞将过去，先将四害宿和杀死，人也跟踪飞扑过去。

本想追贼，因见金标手动了一下，还当未死，身边又带有极好伤药，好在这班贼党落在自己眼里，无异网中之鱼，迟早全数伏诛，念头一转便停了下来。仔细一看，金标内部重伤，已无生理，同时在腿上发现一支暗器，正是昔年诸位英侠到处搜索、曾经残杀许多善良的老女淫贼巴笑桃所用暗器蝎子钩，虽然无毒，一被打中，不残废也差不多，凶恶已极，初来匆匆，邙山四害心中有病，出门照例不大显露本相，女淫贼又是男装，不与对面动手看不出来，心想：人死不能复生，勉强救转，不过多延数日寿命，反增苦痛。一时激怒，恐这三个逃窜多年、穷搜不见的邙山余孽又被溜走，看逃贼那等机警，见面连手都未交便自逃走，分明深知自己底细，就许连贼巢都不回转，又往别处隐藏，再寻他们踪迹便非容易。想到这里，更不怠慢，忙即跟踪绕路追去。

哪知女贼机警绝伦，虽未认出单鸢面貌，看那来势，便知苏门诸隐士之一。逃得又快，轻功又好，一到外面，便料群贼必要跟了同逃，这等逃法必被敌人追上，同归于尽，猛生毒计，一面急于逃生，一面又爱上唐、陆二贼年轻，最心爱的四害宿和业已送命，剩下三害时应，既嫌自己年老色衰，还要吃醋，正好借刀杀人，使后逃同党做替死鬼，否则敌人只一追来，无论逃得多快，

也被追上。两路分逃，尚恐敌人杀完一面又杀一面，难于逃生，如何合在一起？百忙中，先朝二贼悄悄警告，非但不曾逃走，反倒退将回来，掩向道旁土沟草树丛中。

后逃三贼起步较迟，又都带一点伤，逃得较慢，逃到路上一看，男女三贼已不知去向，那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再往前去，两旁都是坡陀草树，事前原曾约好，万一有什不测，先走的人可往前面林中相会，彼时曾笑唐贼本领不差，到底有身家的人，样样胆小，果然发生此事，忙同赶去。可笑三贼，就这样都逃不脱，反因共总相差不多时地，先逃的人便是会飞，也不会没有影迹，回顾敌人不曾追来，虽料不是寻常，到底不曾对手，对头又只孤身一个。内中时应首先想起来去路上女淫贼常时勾引唐鉴，双方眉来眼去，任意调笑，女贼淫凶无比，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近来彼此失和，莫又变心，出什花样？首先激发妒火，喊住二贼，待要回身窥探。

没料到单鸢早知贼党逃路，还未看出女淫贼那等狡猾，见人不能救转，跟踪追出，已快由斜刺里田野中绕向前途，再反身追来，不论群贼如何逃法，均可挨个杀将过去，三贼便不回身，也难保得性命。双方一来一去，同时起步。

女淫贼恰在暗中看去，正嘱咐唐、陆二贼往相反一面一同绕路逃走，瞥见时贼停步想要回转，此时如不再用阴谋害人替死，也许中途被旁边树林错开，相机分逃，保得残生，女淫贼偏想前面三贼替死。同时唐、陆二贼一听苏门山中隐侠便吓了一身冷汗，当时警觉，一样心毒，哪还顾什同党和女淫贼的安危？唐鉴再朝女淫贼假意献媚，借着感谢为由，顺手搂了一下。女淫贼巴笑桃早爱二贼财势年轻，色令智昏，悄说："他三人真个可恶！如被反身赶来，只有都死。你两弟兄快些先逃，我迎上去，乘着强敌业已绕往前面，有草树挡住，我不像他们那么蠢，将其支开，拼冒点

险，设法掩逃回来，免得你们受害。”说时，见二贼满脸感激之容，越发高兴，自恃机警，匆匆说完，便借草树隐身，迎上前去，一面连打手势，催前面三贼急速回身向前逃走。三贼见她孤身追来，哪知女贼心毒？全都照办，重又顺大路逃去。

女淫贼回顾身后二贼，已早在分手时逃走，陆升云不知去向，唐鉴正借来路土崖掩身飞驰，逃得极快，人影接连两闪便自不见，始终头也未回。侧面小路上先有一身材矮小的路人正往官道这面走来，在树影中略一隐现，也未再见，当时不曾留意，正想看前面三人是否遇敌，自己如何逃法，忽然想起二贼也是分路逃走，并无一个等候自己，心中一动，暗忖：生平淫凶阴毒，由十几岁起，阴谋杀害的少年男子不知多少，如今人老珠黄，唐、陆二人，山中堆满金银，人又年轻美貌，姬妾甚多，怎会看我得起？我为他们冒险引敌，他们头都未回，全无留意，莫要一生惯用心机，愚弄他人送命，如今却反害了自己。他们如无恶意便罢，如想叫我一人替死，他们也休想保活命！牙齿一咬，刚要回身逃走，忽听身后哼的一声，回看正是方才所见那人，就这稍微寻思转眼之间，来人竟会到了身后，又是一个女子改装，便知踪迹已被看破，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女淫贼心凶手辣，动作极快，更不怠慢，扬手便是一刀，同时右手蝎子钩也自发出。哪知她快，敌人比她更快，本领更高，刀斫过去，对方避都未避，竟伸空手一把抓住。百忙中只觉左手一震，随着敌人握刀一抖之势，膀臂震得又酸又麻，身子一歪，暗器也全打偏，紧跟着，随同敌人一抖一拧之势，虎口立被震破，那力气之大简直出奇，从所未见。这一惊真非小可，慌不迭松刀纵起想要逃走，业已无及，一股掌风过处，右膀先被打折，奇痛攻心，刚“嗳呀”一声，人便倒翻在地，不能动转。

前面三贼逃出不远，便遇单鸾拦住去路，只一照面便打伤了

两个，因是恨毒这班恶贼，上来便下杀手，只留了一个活口。匆匆拷问，刚刚问明经过，得知邛山四害已去其三，只剩女淫贼巴笑桃尚在后面，便将那贼随手杀死，正要赶将过来，那位男装女侠业已提了女淫贼赶到，同往前面树林深处。双方本来相识。这位老女侠，正是善法寺寺后少女的师父。单鸢昨日途中便听一老友谈起，曾见一个女扮男装、看去不过三十来岁、貌相清秀、头发却已全白的矮子，在当地一带往来，并曾向人打听金标父子平日为人、新近有无人来寻他等语，便疑是她，果然料中。

双方合在一起，才知这位老女侠，连那疯人父女，业已移居隐僻之处，因有一事来此访问，当日准备往善法寺与智明见上一面，令其转告单鸢等诸侠，便自起身。不料这一离开，恰被群贼乘虚而入，杀了金标夫妇。先还不知此事，临快到前，巧遇唐、陆二人在小路口上商计分头逃走，虽只匆匆听得几句，已知大概，因听说前面女淫贼是邛山四害中的首恶，越发激怒，以她本领，杀死二贼本极容易，但恐此时一死，山中瓦解，万一群贼分头逃遁，难于搜索，故意纵令逃走，掩将过来，将女贼打倒擒住，问明罪状除去。这次由当地经过，本受智明之托，就便和龚勤见上一面，自己也想看看郝济，不料多了四具贼尸，尚要掩埋，再经单鸢一说两小兄弟的为人和近来的功力，本来形迹不愿人知，连在当地往来了两三日，业已几乎被人看破，幸而都是自己这面。为恐泄漏机密，便托单鸢转告来意，自在林中灭迹，连姓名也请暂时隐起。

单鸢想起金标夫妻死尸尚在田里，村人还不知道，恐为野狗所伤，匆匆分别，寻到当地，只剩两具贼尸，遥望村中，灯火上映，知已抬走，忙又赶到郝家，说了大概，一面帮助办理二老身后之事，一面考问二人功力。这一来，借报父仇为名，越发可以提前，在郝家住过初七便同起身。两小兄弟照师父所说安葬二老

之后，赶往善法寺中相见。这时已是端阳节边，郝济心情自然悲痛，一听可以提前前往，恨不能当时手刃亲仇，日夜都在盼望，用功苦练更不必说。

单鸢自从二人到了庙中，先后出去两次，都极匆促，回来至多住上半日，和智明密谈一阵便即起身，郝济每次探询，均说："你不要忙，事情也许还有变化。"这日由外归来，对二人说："唐、陆二贼逃回山去以后，知与苏门隐侠狭路相逢，同去男女六贼全数伏诛。还不知道我们故意放走，只当心机巧妙，全仗女淫贼巴笑桃做了替死鬼才得逃生，先颇胆寒。尉迟天生听说路遇强敌，因二贼从未见过我们，只听女淫贼一说，问知二贼逃走甚快，同行六贼无一生还，命人往探，也未发现死活痕迹，事隔一月，各路探报均无异兆。天生低头寻思了一阵，只说无妨，并无表示。

"跟着，恶道石凌霄师徒赶来，谈起前事，和天生密谈了一夜，次早对二贼说：'苏门隐侠，如今只有两人尚在人间，可是这十年来，也只传说邙山四害为这两人追逼，隐名改姓，到处逃亡，甚至月前和我见面。因是初交，均未先说他的真实名姓，等我答应来此相会，方始向我告罪，说他受了仇敌追逼，许多苦处，便对你两弟兄，也是近两月来方始明言底细，要我原谅。老二早为敌人所杀，下余男女三位，出了名的心狠手辣，见了敌人竟不战而逃，如我料得不差，不是单鸢便是岳半斧，这两个强敌虽极厉害，到底人少，再说我们也怕不了那许多。不过这两人虽已十来年不听提起，邙山四人被迫逃窜，说得敌人如影随形，几次九死一生，和鬼怪一样，逃到哪里追到哪里，也是传闻，我和他们见面时忘了细问，不足为凭。此外谁也不曾遇上。我料他们除对邙山四人仇恨太深，遇上决不放松而外，业已年老收手，不再多管闲事，否则你两人虽然有人替死将其引走，逃得巧妙，凭对方的本领，怎么也有一人被他追上，怎会一个不曾遇上？同行六人，我料必死

无疑，分明他那意思只为报仇，所以连死尸都不顾，也未惊动村人，便追了下来，虽然事情多半与我们无关，到底不可不防。依我之见，这两处山寨最好并在一起，这里稍微留下两人，假装山民作为耳目，将好一点的房舍，连同大寨全都拆去，并往小函谷中，索性销声匿迹，养精蓄锐，待机而动，要强得多。好在你那仇人已被杀死，又是一个退隐多年的人，相隔约会不远，未必把人约好。就令约有多人，照你所说，不过是个江湖武师，剑侠中人未必有什交往。即便约得有人，为主的一死，也必知难而退。算他留有两个徒弟，济得什事？斩草除根固是应该，如其为此多生枝节，有害无益。等迁往小函谷中布置停当，随便派上几人前往除根，不比眼前虚张声势，树大招风，强得多么？'

"二贼一则有些情虚，又因这两个老贼同一心意，业已商定，不便违抗，当时答应，立变预计，发出急令，限一月内把蒙山贼巢全部结束，留下几个耳目，余均赶往小函谷老巢会合。一面准备派出几个能手，在七月底边去往郝家斩草除根，不问留下什么子女门人，一体全杀。因金标一死，越觉奚能所说不是真话，派去的人又是三个好手，一点未把你二人看重，也不认得。你家此时虽然无人，终恐连累周家和别的村众。因这两个首恶的生日恰都在七月中旬，在此期前赶去一举除害，便恐误事，还要分出人力去往郝家守候，许多不便。本来就要命你二人提前起身，去与几位前辈高人会合，先把敌人近年特制的一件火器盗到手中，同时我们所约的人也都来到，正好一举成功。不料日前得信，智明师徒虚实已被仇敌探知大概，此时与斗，顾虑甚多，再说人也未齐，郝济在此也有不妥，为此匆匆赶回。

"过了明日端阳，你们便要起身，身边带有我两封书信，先往灵宝附近崤山脚下，寻一姓胡老人，将信交他一看，自会指点地方。你二人照他所说寻去，再照我所说行事。第二封信备而不用，

如我料得不差，那人自会看重你们，不交书信只有更好，无论出什题目，多么艰险，也要答应。不可胆怯顾虑。此事非但与此行有关，郝济更有好处。还有你二人虽已得我传授，并将大鹏十八式擒拿手学会，到底从师日浅，全靠速成，遇见真厉害的强敌，胜败难料。龚勤所练真力更是勉强，不能与所学手法相合，许多吃亏。你二人本质都好，如蒙这位老前辈格外看重，给上一粒金刚大力丹，分吃下去，在他那里养上三日，人便复原，虽不敢说无人能敌，敌人要想伤你便极难了。好在为期尚早，你们脚程又快，动身又早了十多天，我料必能如意。只是此老性情古怪，稍不投机，休想理你，千万疏忽不得。”二人闻言，连声应诺。单鸾随即指示机宜，只未说出最后所寻那人是谁；跟着又和智明商计，各自分头行事不提。

郝济、龚勤领了师命，初六天色微明便即起身往灵宝县赶去，路上商计，小函谷贼巢便在函谷关旁深山之中，离开所去峭山脚下的土窑村只有数十里之遥，师父又有二人从未与贼对面、仇敌不会认出面目的话。此行虽有好些不曾明言，听那口气，还要深入山中窥探，共只两月光阴，准备越快越好。二人俱都心急，恨不能早日赶到，仗着所行途向均经单鸾指明，连沿途所经州县村镇歇脚之处全都开列纸上。郝济父亲一死，又将乃父积蓄取了不少，换成碎散金银，与龚勤分带身上，吃用不愁，行路方便，不消数日便赶到灵宝城外峭山脚下。先寻土窑村胡老，交上书信。

胡老是个驼老人，甚是机警，看完书信，见二人暗用三指信号，立时改容笑答：“原来是我两个侄儿，多年不见，都长成人了。这里人家穷苦，多以烧窑为业。你们城里住惯的人，就有事做，也耐不了那劳苦。难得远道而来，我当长辈的虽穷，孤身一人，供你们几个月的伙食还来得及。别的暂且不提，且在我这里住上些日，先看一看有什生理可做，再打主意吧。不过我们山里人不喜

懒汉，日常多少要寻点事做，免得人家笑你，我当长辈的面上也不好看。今日不谈，等我寻点油就回来，准备天黑多谈些时吧。”

二人见胡老本在所居洞外与人同采山粮，说话甚是唠叨，也不容人回口，知其故意做作，各在一旁随口回答。仗着二人日夜练功，又都习于勤劳，手脚粗大，谁也不曾留意，反说：“胡老好福气，有此两个体面的侄儿。”胡老又向众人引见，方同走往洞内，借着取油往外面走了一转，刚一进门，便朝二人低声说道：“你师徒真个胆大！小函谷那伙恶贼的踪迹我先发现，你师父他们才得知道。这里附近住有一个洗手多年的大盗姚三虎，虽然拥有大片山地，平日并不十分横行，人却厉害，因未再犯旧恶，我也没有睬他。新近山中一些首恶聚集小函谷，连蒙山那班贼党也都引来，不知怎的，姚三虎竟被勾结了去，并在前侧两面山顶添上两处守望。表面是姚家派出来守山打猎的土人，实则是他耳目，本领也都不弱，一面故意假装有贼到他庄中扰闹，每夜都有他们的人放哨，没有根柢的生人到此，举步皆难，入山更是无望，便是无心路过，他们也要尾随在后，看出来人实是无心抄近才得无事，前日便有两个游山打猎的人一去不归。你们两人年轻胆大，千万听我的话，不可随便走动。”

二人便谈来意。胡老正在摇头，连说：“此事太难，并非是我怕事。我在此隐居多年，谁都知道，来了两个侄儿，贼党不会疑心，但像你师徒看得那么容易，你们更想三日之内便要假装打猎入山窥探，简直乱说！你想寻的那人，我虽知道一点影迹，就能引你二人前去，也恐人家不会见你们吧。”二人早知胡老是位本领高强的老前辈，闻言方觉与师父来时所说好些不符，如何无一件事不看得那么艰难。如说有心做作，所居窑洞在一土崖腰上，门外只有一尺多宽一条上下坡道，旁边还有两株大树，浓荫密茂，将窑口左近一齐遮住，不到近前决看不出，隔洞远望，谁都不曾理

会，入门以前，两面都无人迹，即使有人来探，就这几句话的时间也决不会赶到，岂不多此一举？并且山民生活清苦，当此日长夜短之时，根本用不着点什灯火，话还未谈，先忙着讨这小半钵灯油回来作什？心方奇怪，忽听洞外嗤的一声冷笑。

二人料知胡老方才所说业已应验，果有强敌来此窥探，连胡老故意做作均被识破，大惊欲起。胡老业已面上变色，转身把手一摇，当先赶将出去，这才看出此老身法快极。要知后事如何，请看下集分解。

# 一〇

## 山腹中的笑声

前文郝金标夫妻为贼党所杀，郝济心痛父仇，和龚勤随了单鸢同到善法寺，住到端阳将近，单鸢忽由外面赶回，说智明师徒虚实已被仇敌探知大概，众人均要分散。并说唐鉴、陆升云二贼，听了恶道石凌霄与尉迟天生的话，因金标已死，料定所约的人定必知难而退，蒙山贼巢外人俱都得知。为防苏门诸隐侠单鸢、岳半斧寻来，两头不及兼顾，便将蒙山贼巢放弃，专一经营小函谷老寨，一面掳了各地土人入山开垦，一面勾结各地同党增加威势，免得力量分散。诸侠业已想好计策，准备不等七月二十三，提前下手，并令郝济、龚勤赶往灵宝离开小函谷贼巢三十余里的崤山脚下土窑村，寻一姓胡老人，交上书信，由其指点，再寻一位老前辈。末了这封书信先不必交，如蒙对方看重，只给一粒金刚大力丹，二人分服下去，修养三日便可增加不少功力等语。

二人都是心急，隔了一日便即起身，赶到土窑村寻见胡老，方觉对方所说的话内有许多做作，山家勤俭，老早便睡，先向人借这大半碗灯油，并无用处，话也唠叨，窑外只得尺多宽一条坡道，方才所见山民相隔颇远，来去两路俱都无人，如其有为而言，又

不应提起左近隐伏的大盗姚三虎被山中贼党勾结，山头派有两处守望，夜间便出放哨，生人入山便有危险之事，方自不解，忽听门外嗤的一笑。二人以为踪迹被人看破，偷听了去，大惊欲起，胡老已摇手止住，当先赶出，身法快极。同时瞥见胡老虽然面色微变，口角上却带着一些笑容。心中一动，随听胡老在土门外面低语道：“我早猜是你，果然不差。你虽机警，长于应变，到底还是谨慎些好。”跟着又听那人低语回答，语声由近而远，似在旁边土崖之上，霎时停住，一句也未听出。

二人忍不住探头门外，往上一看，才知土崖上面有不大一条裂缝，外面被树荫遮住，左右前面都看不出，须立洞口遥望才能见到，仿佛有半条人影一闪，胡老也未拦阻。那崖洞共是一排三间，除当门一间有门有窗外，下余两间比较宽大，深藏崖腹之中。二次进门，胡老便将二人引到最里面一间，先指点了食宿之处，然后取来许多竹条松枝，命二人先扎好几根火把，提前吃饭，睡上一觉，到时自来喊醒，别的不必多问。二人见他满面都是喜容，问他却不肯说，只得谢了指教。大家动手，吃了一饱，同往外面稍微乘凉，胡老便令二人归卧，也未见其走进，料定半夜还要起身有事，胡老必有成算，否则不会如此。另外虽带来一封信，上面只有“面交”二字，也未写出收信人的姓名，始终不知第二位老前辈是谁。胡老方才一出，业已看出他的身法轻巧，功力甚深，不在自己以下，断定也是一位隐姓埋名的前辈高人，且喜自从相见便执前辈之礼，不曾疏忽，对方也以尊长自居，口气也极关切，略微低声商谈，便各睡去。

夏日夜短，天气又热，寻常本难多睡，二人仗有胡老事前嘱咐，回洞时天只刚黑，所居土窑冬暖夏凉，又经胡老打扫干净，并为二人铺上一张竹席，凉阴阴的，睡在里面反比门外乘凉舒服清静，加以一路劳乏，不曾睡好，等到决计先睡，把眼合上，当时

便自入梦。睡得正自香甜，猛觉身边有人在推，惊醒一看，窑门已闭，炕头上点着一盏油灯，剔得甚亮，老人手里拿着方才所结火把和一包干粮、一柄铁钩、两把板斧，立在炕前。虽然还是日里那身装束，人已换了一副神气，二目睁合之间隐蕴威棱，身也笔挺，动作尤为轻健，与日里所见年老力衰、行动迟钝的驼背老人，直似换了一个，如其换上一身装束，改在别处相见，稍微疏忽，决认不出是他。

二人方要开口，胡老已摇手止住，随将手微指，令二人穿好衣服，随他同行。好在热天，无什衣服可穿，随身兵器又都寻常，郝济还有一口乃父遗留的双折两刃刀，龚勤以前更只有两种暗器密藏身上，新近才经郝济送了一条链子鞭，扣在腰间。二人力大，这两件兵器，好坏还在其次，均不称手。来前单鸢曾说："暗器还可，兵刃无须再带，索性装作两个少年村农反更稳妥。"后因老方丈智明劝说："此行多是荒山野地，所经大一点的村镇，又经指明不令投宿，万一遇到狼群猛兽之类，手有兵器较易应付，何况刀乃金标昔年特制，连那皮鞘均可折转，藏在包袱里面，和软鞭一样看不出来。"单鸢方未阻止。二人路上谈起，均觉此去非但报仇除害，须与强敌拼斗，事前多半还要深入虎穴，就是目前功力较深，有了兵器到底方便，师父如何要我们空手前往？后来虽未阻止，看那神气也似不以为然，当时想不出道理，以为仇敌耳目太多，恐带兵器，被其看破之故，谈过也就拉倒。这时看出胡老外表安详，内里似乎紧张，先又不肯明言，语声极低，多半均打手势，仿佛戒备甚严神气。等到匆匆结束，穿上布鞋，要取兵刃，忽被止住。如说不带兵器，另外却又给了两把板斧、一柄铁钩。斧虽寻常樵夫所用，看去尚还锋利，铁钩乃是一根粗通条弯折而成，不过二尺来长，除钩掘东西而外，毫无用处，如何能当兵器使用？

龚勤人颇稳练，经历较多，虽不明白什么用意，闷在心里，还

未开口。郝济年纪既轻，人又口快心直，看出胡老戒心颇重，行踪如此隐秘，分明此去颇险，再说深山荒野之中不带兵器，凭自己本领，遇见敌人猛兽虽然一样应付，到底费力得多，匆促之间，所带那两件兵器均可紧藏身旁，胡老也许还不知道，忍不住低声悄语。刚说得一个“这”字，胡老已微笑摇手低语道：“你两个只跟我走，到了那里自往前进，不必多言。你们这两件兵器不必带走，如能从此不用才好呢。”说时，二人见胡老背上染了一些黄土，因其说完匆匆转身，已不愿人再问，只得跟了就走，便未多说。火把共是三枝，扎得甚是结实，拿到手里，才看出上面涂得有油，用鼻一闻，带有一股煤气和松子香味，才知日里那半碗灯油并非常用之物。走前室中油灯已被老人吹灭，火把并未点燃，由龚勤一人拿住，另一手拿着一根铁钩。郝济腰插双斧，跟在后面，暗忖：当日已是十二夜里，月虽未圆，但颇光明，休说练就目力，年纪又轻，便是常人走路，这样好天，也用不着什灯火照路，胡老把这三根火把看得比兵器还要重要，是何原故？人已走了出去。

这时夜色已深，日里虽然炎热，山风甚大，土人均早入睡，月光如昼，一面重山峻岭，高耸在左近一带，巨灵也似，明暗异态，气势雄伟。一面对着大片远山，宛如一片银灰色的深浅岚痕，浮涌在天际月光云影之间，当中却空出大片林野、田地坡陀之类，到处静荡荡的。胡老人已先出，先立洞口，往西北方看了两眼，一面止住二人，不令赶出，等两面看过，见无动静，再借外面树荫遮蔽，招呼二人同出，先指西北方，令由树缝中朝前窥探，跟手便将窑门带好。二人这才看出西北峰腰危崖上有一点火星闪了两闪，才知左近不远果有守望埋伏。胡老随命二人贴着洞壁绕到右侧裂缝之下，当先往上窜去。二人借着树荫遮蔽，施展轻功，跟踪掩上。连经两个转侧，向上斜行约有五六丈高远，斜缝忽然展宽，形势更险，下面黑洞洞的，仿佛是条大深沟。

三人一同附身右侧峭壁之上，由暗影中攀援纵跃，轻悄悄往前急进，又上下曲折，顺着裂缝中的陡坡前进了六七丈方始停住，末了半段裂缝，有两处均可透顶，月光虽只照到对面半崖腰上，暗中走来仍可借以辨路，尽头又是一片六七尺宽的平崖。胡老停步以后，便命二人稍微等待，讨过双斧，自往那齐如刀削的上半危壁窜去，人在暗影之中，宛如一条大壁虎，略一闪动便即不见。

二人才知此老功力之深大是惊人，比初见时的猜测更高得多，决不在师父以下，同时看出立处土崖紧附危壁，乃昔年地震时未曾崩塌、孤悬向外的一片大土块，通体虽有六七尺方圆，厚只二三尺，稍微载重或是用力一踏，便非整片崩塌不可，下面又是一个深沟。郝济悄取身边灯筒往下一照，黑沉沉也不知有多深，又见靠壁一面相连之处业已现出裂痕，越看越险，正在低嘱龚勤贴壁而立，暗中戒备，以防这片突崖忽然崩塌，稍微疏忽连人也坠将下去，忽听崖壁内有了响声，心中惊奇，侧耳一听，隔着崖壁，声甚沉闷，听不出是什响动，但那势子又猛又急，相隔甚近，就在来路侧面土崖脚下，因胡老走前嘱咐，人不回来不许随意言动，只得守在旁边静以观变。隔了不多一会，先听一阵急响之后，突的一声，一大块泥土忽由崖旁响声来路的峭壁上崩裂而出，坠落下去，方才响声立止。

二人心疑壁内有什奇怪东西快要窜出，当地狭小，又无道路，虽练有一身极好的轻功，多么陡峭的崖壁，虽能攀援上下，到底可虑，正各拿了暗器，想用灯筒照看，忽听旁边壁内胡老低喝："你们不可妄动，转眼就可走进来了。"说罢，响声又起，这才听出那是胡老用手中双斧将崖壁由内攻穿，开出一洞，以便由此走进，忙即低声应诺，守在那里。郝济暗忖：土窑中铁锹现成，如何不用，却用双斧斫开洞壁？还有此老既能走到里面，必有上下出入之路，我们都会轻功，尽可随他走进，偏要费这大事？心正

不解，接连又是几次土块崩落。胡老由里钻出，壁间业已开出一个三四尺方圆的土洞。

刚一见面，胡老便说："天已不早，你们越快越好，到了洞中，照我木片上所画途向往里寻去，走到中途土洞之内，再将我身边这张纸条取出观看，自知走法。斧已无须带去，那根铁钩不可失落，否则到时便要费事。到了尽头，天如未亮，无论外面多黑，休说火把，连你身边灯筒均不可露出一点光亮。详情无暇多谈，便我纸上所说也不详细，你们相机而行必能如愿。这条秘径，我还是新近半个多月才得发现，由此入山，省事不少，并还免去许多顾虑。照你师父来信，本应多加指点，只为我已深知虚实，你们只当无我相助，没有成见，冒失走去，全照你们本心而行，反更有益。一切均等功成归来再作计较。你们今夜睡后，我已来此两次。日前早料你们要来，可惜先未想到这么走法，以致稍微耽搁，否则你们天明前便可到达，更为稳妥。

"我送到洞中，走进不远便要回去。这里土人平日情厚，决不会坏我的事，而你二人日里来时，正赶上轮值的贼党家中有事，又知这下半日不会有人由小路经过，以前从未发生过事，上次杀害的猎人和一个路客，均因多疑冤枉，本相已露，骑虎难下，惟恐传说出去杀以灭口，并非真是他们敌人。这两个小贼洗手多年，觉着日子过得颇好，何苦又做强盗，和小函谷在一起？背后常时咒骂气愤，本就不愿轮值，再一有事，非但偷懒离开，并将日里和前半夜防守的事托给两个和我相识的土猎户。这两人恰是我的徒弟，所以贼党并不知道来了生人，土人也都经我招呼。

"你们由此深入贼巢，一去不归，我均无虑，不过我不便随你们同去，事情却要晓得。一次自然更好，如能回来，我那窑洞地势十分巧妙，有那两株大树遮住，外表看去十分明显，毫不使人注目，实则人立洞口，往右略偏，便被那树遮住，无论远近都看不出，裂缝出入

之路更是隐秘,至今还无什人晓得,经过十年前一次地震,这类大小裂缝,山内外到处都有,更不会引人注目。你们只管放心来去,回时就被人看出,也不会是敌人一面,就此走吧。"说完,便将纸条木片递过,一同钻进壁洞之内,再将火把点燃。

二人一看，壁内洞径全是昔年地震时留下的残迹，大小宽窄不等，多半高低错落，崎岖难行，如非火把粗大，涂得有油，火光强烈，决难走快。二人共只一个灯筒，将来用处甚多，又系金标昔年特制之物，虽然远近均可照到，面积却小，胡老改用火把便由于此。三人一路纵跃上下，由那险阻丛生的乱土堆中觅路前进。连经过四五处曲折岔道，胡老喊住二人，快要分手。郝济因听胡老说开那入口早经下手，想起来时，胡老背心上所染的土痕，无意中提了一句，想代去掉。胡老闻言，面色立变，始而目射精光，两道寿眉同时往上斜飞，面上似有怒意，忽又哈哈笑道："好的，好的，居然连我老头子也开起玩笑来了。"说罢，脱下那件粗麻布短衫，朝上面泥痕看了一眼，又似有什醒悟，更不多说，转对二人道："你两弟兄果然真好，你们的事我已能够知道，便不回来通知也不相干，索性不再回来，免被贼党发现生人，虽然无关，无故受他盘问也是讨厌。真有什事必须相见，我也自会往寻，无论你们藏在哪里，均可寻到。不必多虑，就此去吧。"

二人见胡老说完，不容回答，匆匆持斧走去。回忆前后所说，均未明言，末了口气并还改变。此来原是请他指点，另寻一位前辈高人，并求一粒金刚大力丹，但听所说口气，又似前面还有危险，寻人与对敌兼而有之，内中并似有事发生，再三嘱咐，临机应变，样样均要机警小心，偏又不肯先说，料知事关重大，为防万一疏忽，误了时机，遥望胡老，人已走到来路险径之上，彼此不能望见。郝济心急，就着火光，先将纸条打开，与龚勤同看，上面所说,除却出口附近要道如何走法和时候早晚的去留隐现而外,

均和前闻多半相同，只有几句略示机宜，也未说出什么道理，深悔昨日不该说二人都念过书，以致几句最要紧的均是隐语，仅能推出一点意思，为了内中还有防敌的话，越多戒心，兵刃偏又不曾带来，连那两柄板斧均被取走，手内共只一根铁钩，如遇贼党，还要空手迎敌。那洞深居山腹之内，只是昔年地震崩塌陷落的一些裂缝，纵横交错，歧径上下，蛛网也似，一路走来，连一两丈长一条平坦的所在均未见到，隔着这么深而且厚的土层崖壁，决不会有人听见。

郝济越想越怪，便和龚勤谈论起来，先将胡老所说议论了一阵，最后谈到："听师长说我们武功遇见强敌虽未必胜，稍差一点的对头已不是我们敌手，今年又学会了空手入白刃的手法，大鹏十八式擒拿手更早练成，没有兵器，到底仍可应敌，美中不足是个缺点，我们家中，父亲所留虽有几件，均不合用，几次请问师父，托他物色，代买两口好剑，或是画成好图样，另请良工打造，师父均说，这类好兵器最难物色，又非当时可能打造成功，老是到时再说，走时连那两件寻常兵器均不令带，如今时期越近，直非空手迎敌不可。这样多的强敌，没有称手兵器，岂不讨厌？日内难免深入虎穴，我们必须多留点心，看贼巢中有无称手兵器，先取它两件来用，省得一双空手，多高本领，也是费力。我们的手又重，就算贼党，也有首从之分，全下杀手未免太过。"

龚勤虽觉胡老必有深意，对于郝济所说，也是同样心意，一路说笑，不觉到了胡老所说中途稍停观看纸条之处。那地方乃是靠近地面、深藏山腹中心的一个洞穴，约有两三丈方圆，地势宽平，并还不似前段来路土腥气重，不时有风吹动。二人因纸条业已看过几次，胡老又有越快越好的话，不想停留，便照木片所画途向，打算一直觅路走去，到了尽头出口左近再作计较。忽见第一根火把快要点完，便将余烬去掉，重点一根，又往前走。快要

穿洞而过，走上一条窄径，忽然发现一个土堆，可容一二人坐卧，先未留意，人已由侧走过，因觉来路所见大小土堆多得不可数计，十九残缺崎岖，尽管土性坚凝，和石块一样牢固，似此方正整齐从未见过，又在靠近前面宽阔之处，四面都是空地，高只尺许、形如一块大的方砖，没有一面不平得和镜面一样，仿佛当初本是一座寻常土堆，经过人工，将四面连顶一齐削平，并还加以打磨，同时发现土块角上放着一卷豹皮，相隔不远土壁下还有一些干柴和火烧焦过的树枝之类，鼻间隐闻焦香。

龚勤也自看到，忙同回身，仔细用火光照看，并将皮卷打开，乃是三四张豹皮，连在一起，裁去边角，用针线缝成一张皮褥，与土块大小方圆相同，每面宽出三四寸，铺在上面，刚巧合适，似此从无人迹的崖腹深处裂缝洞穴之中，怎会有人在此居住，并还生火？细看土块，果是刀剑削成的土榻，再用铁钩一试，那一带地方，土比石头还要坚固，不是二人练就神力，休想动它分毫，洞中人竟能将其整片削平，五面方方，没有一点残缺痕迹，非但所用刀剑不是寻常兵器，手上功力也可想而知，越发惊奇起来，认定洞中藏有异人，并还心思细密，极爱干净。不过这洞中有此本领高强的异人，胡老既然深知地理，并曾往来多次，方才指定走到这里稍微休息，看完纸条就往前进，仿佛各不相干，未免不合情理。对方如是自己一面，胡老事前固应通知，过时如其遇人，应与请教。否则更应早作准备，以防遇敌或是发生别的误会，偏是一字不提，令人难测，为防疏忽，生出枝节，郝济从小又受乃父之教，深悉江湖上的过节，首先朝龚勤打了一个手势，将豹皮卷好，仍放原处，再将手一拱，连打了两次招呼，均无回音，再用火把仔细照看，除这一床皮褥和壁角一些干柴残余灰烬而外，只寻到一个装水葫芦，别无所有。

互一低声商计，觉着洞中人不分敌我，胡老不会不知，也无

不说之理。细想前后所说口气，均不似有人在此居住光景。他既常时往来洞中，也许兽皮便他本人所留，所以才有在此稍歇的话。虽然只有这等想法才合情理，到底不敢十分拿稳，洞中黑暗异常，没有灯火，决难通过，只得暗中戒备，不再高声谈论，手中火把也不再举起，互相戒备着再往前进。

这条洞径共只三四里来长，但是时高时低，上下绕越穿行，路要多出两三倍不止。二人初次经历，照着纸条所开途向标记而行，也不知道路程远近，前半歧径又多，虽有图说指明，仍难免于走错。中间一段险阻更多，常时误入岔道，遇阻折回，多费了许多心力，好容易寻到相隔出口不远的一条夹弄，侧身踧足通行过去，再往前走，便是大小两条并行的通路，虽是一曲一直，中间也有好些天然洞穴，像来路那样的岔道歧径已不再见。照纸条上所开，无论走哪一条，均可寻到出口左近的一个大洞穴内，路也比较平坦，土块石笋虽多，毫无阻碍，洞壁也都石土互见，可以随便行走，不必纵跃钻行，这才松了一口气。重取纸条对看，沿途标记一一见到，并未走错，相隔出口也只里许光景，除前面洞口左近有一两处奇险外，余均平地，知将到达。沿途留意，并未见到有人往来和遗留的痕迹，越以为前料不差，皮褥果是胡老所留，并非别有异人隐藏洞内。照胡老所示机宜，只一走近出口便可发现此行用意，但要格外谨细，疏忽不得，更防踪迹被敌人看破等语，几次寻思与猜测，均似此行还是寻访那位异人占多数，一面却要留神贼党，以防看破，今已快到，铁钩不知何用，看得那么重法？

郝济断定洞中无人，忍不住又谈论起来。二人正说："前途还是可虑，难免遇到敌人，一个踪迹被其窥破，事便讨厌。"忽听嗤笑之声似由身后传来，与日里初到时土窑中所闻大略相似。二人心动，立定再听，笑声已止。冷不防掩往回路一看，发笑之处共有两个大小洞穴，大的一个乱石甚多，不易搜寻，经此一来，断

定有人暗中窥伺，又连打了两次招呼，均无回音，举火四照，并还分途搜索，赶回好几丈，把这一带寻遍，连脚印也未找到一个。正在低声谈说，第二根火把已用去了多半，胡老吩咐必须留下一根以作归途之用，不可一次点完。又恐耽搁时久，万一误事，还是出洞要紧，同时觉着对方虽然暂时不肯出见，不似怀有恶意，否则初到时，此人曾在土窑外发笑，胡老闻声追出，自己跟在后面，还曾见他背影，后和胡老分手以前，两次探询发笑人是谁，是否也在洞内，俱都摇首未答，照眼前所闻所见，必住在此无疑，许连自己来意俱都知道，无须再有顾忌。心方略定，待要起身，遥闻前面转角又是吃吃两声，笑声似在近顶一面传来，由近而远，往前驰去，其势甚快，尾音入耳，相隔已远。

二人忙同追去，哪有人影？举火一照，洞顶离地甚高，火光不能照见，上面土石相间，累砢下垂，不似下面平坦，另外还有裂缝，先见两洞，顶上也是如此，离地却低，仔细一想，忽然醒悟，料知那人轻功甚高，必是发笑之后，人已上到洞顶，然后施展轻功，贴着顶壁往前驰去。先未留意上面，所以不曾看出，师父原命上来重在寻那一位老前辈，此人必与有关，也许因见自己停步搜索，心生疑虑，故意二次发笑在前引路，以防延误时机都不一定。念头一转，均觉有理。

郝济心中有事，更觉那人笑声奇怪，急于寻踪，连催快走。龚勤恐他冒失，加以年长几岁，从小随师历练，识得深浅利害，不似郝济，虽因乃父从小指教，仅知江湖上的规矩过节、外面人心险诈，还不深知贼党的凶狡狠毒往往出人意表，何况人未见到，隐藏暗处，用心难测，万一对方仗着地利，把来人当作网中之鱼，一面隐伏暗算，一面发笑诱敌，作弄示威，岂不是糟？胡老有许多话不肯明言，却令照他所说走去自会发现，师父曾对他来信重托，自己是两个年轻后辈，郝济更是本领虽高还未成年，初次经历，走此奇险黑暗的

山腹之中,他却连路都不引,径自回去,也于情理不合,也许昨日那人是个对头,故意借我二人诱敌,他却暗中跟随在后,事尚可虑,如何可以大意,连形势也不细看,一味往前乱闯?忙即追上,刚把郝济拉住,低声嘱咐,说了几句,又走一段,相隔出口越近,已快到达最后一关险地,忽听前面又有响声隐隐传来。

郝济认定那是自己人，刚要出声呼喊，被龚勤一手拉住，低喝:“师弟，你怎如此大意!”紧跟着便听一声冷笑，前面暗影中两点寒星一闪，两支暗器已接连打来。龚勤知被料中，果有仇敌隐伏暗算，郝济不知厉害，丝毫没有防备。急怒交加，刚把郝济顺手一推，正待发话迎敌，口方喝得一声，伸手想将暗器接住。说时迟那时快！就这寒星乍现、时机瞬息之间，丁丁两声，那两支暗器似被暗影中的石角挡住，还未飞到二人身旁便自落地，同时对面便有三个贼党扬刀大喝，纵扑过来。

二人暗器本来握在手上,不知来敌多少,又是初次经历,走到这等黑暗危险的山腹深洞里面,骤遇敌人,难免心慌,不等近前,已各将手中暗器相继发出,刚看出后面又有二贼跟踪赶来,本领均似不弱,发出去的暗器丁丁乱响,多半打飞,不拿火把看不见,有了火把,变成敌暗我明,容易吃亏,来贼又极狡猾,每人手上本持有千里火筒之类,因见二人手有火把,竟都隐去。二人初经大敌,龚勤虽然比较有点阅历,像当时这等形势也是初次遇到,觉着贼党这多,不论胜败,自己踪迹均不免被仇敌看破,正在暗中叫不迭的苦,贼党忽有两个连声怒吼,翻倒在地。料知所发暗器打中面门要害,业已透脑而过,否则不会死得这快,不由精神一振。

未死三贼，似比死贼本领更强，来路地势又极宽大平坦，想因同党伤亡，看出二人暗器厉害，防御甚严，各舞着一身刀花，寒光闪闪，猛扑过来。二人手无兵器，虽练有极好功夫，不怕刀枪上身，五官要害到底可虑，共只一柄铁钩，非但无用，反而不如

空手。龚勤因觉自己是师兄，郝济又正拿着火把，匆匆打一手势，口中低喝：“三五鼠贼，不堪一击。二弟持火观战，留神鼠贼无耻暗算，待我空手杀敌。”边说边将铁钩随手抛下，一声大喝，纵将上去，准备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给迎面三贼一个厉害。谁知来贼共有十来个之多，先听响动，便是贼党在前面峰后到处搜索，所用均是千里火筒之类，火光只照一处，又有转角崖壁遮断，二人又未想到当地会伏有一群贼党，一时疏忽，不曾看出，恰巧另外五贼在暗影中发现火光，当先掩将过来，这一动手喊杀，立时惊动，连隔壁那几个也纷纷赶到，遥望同党受伤，怒发如狂，同声厉吼，赶杀过来。

这原是同时发生，先后不过两三句话的工夫，双方最初相隔又只三丈远近，如非当头五贼乍见二人年轻，又未拿着兵器，上来骄敌，后被暗器打中两个，再一惊退迟疑，这么一纵便可到达之处，早已杀在一起。这微一耽搁，后面贼党也自赶到，一共还有八个。龚勤见贼党越来越多，后面不知还有多少，越发情急，上来便施杀手，一纵老高，就着后面未动手的两贼用千里火筒向上照看之时，双手往外一分，再往胸前收转，头下脚上，盘空而下，准备给贼党一个下马威，上来便用师传大鹏十八式擒拿手先打倒两个，问明来历，真是贼党一面，便以全力施为，如能全数打倒自是绝妙，否则再相机行事。

哪知他这里正由群贼头上飞过，准备抢往前面连下杀手，带断贼党归路，忽听连声怒吼急叫，百忙中瞥见当头又有两三个贼党倒地不起。龚、郝二人虽然年轻胆大气盛，均经父师指教，不把来敌认明不肯先下杀手，虽知山内盘踞的均是贼党，无一善良，对方刚一照面，一言未发先下杀手，稍有人性决无如此凶残强暴，仍恐万一误伤，做得太过，所发暗器均是来贼的下三路和肩膝等处。后见当头二贼倒地，龚勤尚觉郝济手黑，如何来历还未问明

先下杀手？这一来成了势不两立，胜还不说，一个寡不敌众便自讨厌，心还不以为然。及见贼党越来越多，非但个个凶恶，头上并还带有标记，所说的话也极明显，这才勾动杀机。初意贼党人多，打算先打倒两个，看其能否镇住再作计较，没想到就这人往下落、晃眼之间，又被暗器打倒了两三个，当时不曾看清，人又快要落地，无暇他顾，瞥见后面两贼业已举了刀棒，大声怒吼，斫杀上来，忙将手往外分，一面施展内家气功，右手朝持刀的一劈空掌打将下去，左手想将另一贼的铁钩抓住。谁知持刀贼本来作势纵起，刚刚离地两三尺，双方还未接触，首先闷的一声往斜刺里一歪，仰翻在地。

持棍的一个纵得较先，龚勤眼看稍微下沉便将铁棍捞住，那贼也是一声怒吼，随同一股急风过处，中途翻倒，落地便死。龚勤竟抓了个空，相差只得两三寸，铁棍竟随那贼一同倒落，不曾抓住，心虽惊奇，觉着二弟暗器怎打得这样好法？因还剩有三四个敌人，无暇细想，脚刚沾地便自翻转，正想抢了死贼铁棍反身迎敌，忽听郝济惊呼之声，双方相隔已有三四丈，忙即侧顾，目光到处，吼叫声中，下余几个贼党不知怎的纷纷重伤倒地，只有最后两贼，本朝郝济身前纵去，还未落地，微闻呼呼两响，宛如急风吹过，二贼也各翻倒地上，先后十一个转眼全尽。龚勤暗忖：二弟暗器无论打得多好，看贼党来势均非弱者，决不能全都伤中要害，莫要受伤未死，乘隙暗算？耳听郝济连喊“大哥”，口虽答应，并未当时赶过，先朝死贼仔细查看过去，多一半是被暗器打中，伤在头部，东西不大，全都深陷入脑，无一能活，最奇是内有两个身上并无伤痕，不知怎会断气送命？方觉不像郝济所伤，心中奇怪，郝济已持火把由身旁急匆匆赶过，看意思是想往转角那面搜寻贼党，神态甚是匆忙。龚勤连喊：“二弟且慢，等我看清贼党死活再说。”郝济仿佛有什急事，连话也顾不得多说，只答：

"大哥快来。"仍往转角那面赶去。

龚勤猛想起靠近出口这一带乃两条通路的会合之处，当中隔着一座似峰非峰、高约六七丈的石壁，左右两旁均可绕向前面，形似一座大洞广场，当中立着一座与顶相连的石峰，郝济方才呼喊时，正有两贼追扑过去，他却不曾在意，目光注定对面转角一带，面上神情也似惊喜交集，这时忽又改朝侧面转角驰去，仿佛迫不及待。贼党死得如此奇怪，必有原因。心中一动，也就不暇细看，仗着身边带有灯筒，匆匆晃燃，跟踪急追。转角那面果是一座大洞，只怪石林立，疏密相间，不似后半平坦空旷，龚勤遥望前面暗影中火光闪动，往前急驰，火头已成平行，流星过渡也似，走得极快，惟恐那些乱石丛中藏有贼党，无意之中受到暗算，忙喊："二弟留意石后埋伏！"郝济仿佛情急万分，头都未回。料知有事，多半还有逃贼，见势不佳，当先溜走，郝济恐被逃到外面，将大群贼党引来，抢往前途断他归路，才会这样情急。只得施展轻功，加急追赶，方想：二弟到底年轻冒失，逃贼在前，洞中这多怪石，随地可以隐伏，我们初来，不知地理，手中还持有火把，随时随地均易被人暗算，这等追法，岂不可虑？心中寻思，前面已到出口不远横崖之下。

二人功力虽差不多，郝济起身在前，加以情急太甚，一味以全力狂奔，不似龚勤心细，还有顾忌，非但不曾追上，相隔倒远了一些，正怪二弟如何这样粗心大意，遥望前面火光所到之处，隐闻郝济似正与人问答，人也停在那里，跟着又听郝济说了几句便往回走来，但不似先走那么快法，迎上前去一看，郝济已不似方才那么兴奋，仿佛有什事情不曾如愿，略带失望神情，猛然触动平日所想的事，笑问："二弟，你是发现逃贼，不曾追上么？"

郝济和龚勤亲逾骨肉，情份最深，平日无语不谈，闻言先是呆了一呆，不曾回答。龚勤知他人最诚厚，不肯欺骗，更不会说

假话，疑有难言之隐，也就不再追问，刚刚用别的话岔开，商计贼尸如何处置，准备回到原处仔细查看，连那几个未受伤的也都不能再活，再作计较，忽见郝济不住留神查听，东张西望，又将自己拉住，不令走回，同往出口那面进发，自己所说的话也似不曾理会。心中奇怪，想要设词探询。

郝济已忍不住凑近身旁，一面并肩同行，先低声说道："大哥不要怪我不说实话，我想早晚自能知道。此时我因受人嘱咐，不便多说，业已向他答应，就是背后无人，也不应说了不算。前途还有一事须要往办，事成之后，我们所寻的人也寻到了。"跟着语声转高，又笑说道："大哥，你当那些鼠贼还能活么？这出口所在天生奇险，近数日来，连今朝已有两起贼党来此送死，只一下来，休想活了回去。头一起乃是巡山的贼由口外经过，相隔还有半里多路。本可无事，偏要多疑，来此搜索，以致自投死路。今日这十一个贼党本领较高，因头一起来贼全数失踪，无一回转，奉命在这一带搜索，也只疑心附近藏有毒蛇猛兽之类，并未想到别的，不料又与我们狭路相逢，全数送终。外面时有大蟒出现，洞口更像一个蟒洞，又深又黑，地势更是隐僻，只半里外有一危崖，还要走到崖角边上才能望见这里。否则全看不出，不是有人故意诱其入阱，决寻不到这里来，只管放心。有两件事均出胡老前辈意料，路过贼党他便不曾想到，我们暂时还不应走往口外，且到出口左近查看一遍再打主意。一个不巧，也许还要在此住上两天才出去呢。"

龚勤人甚机智，业已听出郝济已得对方指教，虽然不曾先说，但他这等说法，一听而知，全都显露出来，不知郝济为人忠厚，既不肯食言背信，又不愿意隐瞒良友，最后和人商量，对方又未回答，所以这等说法，意欲两全。龚勤方在笑他老实，忽又听到左近石后嗤的笑了一声。

# 二二

# 古洞飞尸　初惊异事

龚勤听出笑声与前两次所闻一般无二，越发醒悟，见郝济表面装不听见，神情颇窘，故意笑说："二弟对敌应变虽极机智，人却忠厚诚恳，我所深知。以下我全照你意思去做，不必再说了吧？"郝济本极为难，巴不得龚勤暂时不要探问，连答："这样再好没有。出口那处奇险，想等大哥同往查看，方才虽然相隔只一两丈，我还不曾到过呢。这里决无外人，洞口一带平石甚多，左近还有一个小洞，坐卧方便，住在这里好处甚多，无须顾忌，我们随意行动便了。"

龚勤见他和自己一样，初来的人，只在前面和那人谈了不多时，所说地方均未去过，却是那么熟悉，分明无意之中又走了口，暗中好笑，刚刚应诺，前闻笑声又起，相隔较远，仿佛有什可笑的事，忍耐不住，故意避开当地，去往无人之处笑上一阵，不料空洞传音照样传来，有意发话叫破，请其出见，但恐对方另有用意，万一引使不快，话到口边又复忍住。郝济因已得到那人指教，知道洞中还有耽搁，此时无须走出，不似来时心急，行动也慢了下来。

二人且谈且行。龚勤一路留心，笑声已止，照末一次所闻，也许人都离开，便将前念打消。一同走到入口之处一看，果是形势天然，奇险无比，如非知道地理的人，休想随意出入。同时发现贼党入洞，用套索结成的绳桥凌空横贯在那里，尚未去掉，看意思，不是中人诱敌之计，便是走到洞口见此奇险也必退回，如非用心仔细查探，便那连系两崖、钩挂索桥的所在也必难于发现，冒险深入更谈不到，就这样，来贼还要武功真高才能飞渡，否则也走不进。暗忖：来贼本领不能一样高低，洞中虽有十一个死贼，万一还有几个本领不济的贼党畏难退回，或是久等无音心生惊疑，逃回贼巢报信，岂不讨厌？

正和郝济谈论，忽听卜通两声巨响，似有重物落水之声音，探头往下一看，洞口朝阳斜照中，天已大亮，接连两条人影都是头前脚下，由脚底半崖腰上手舞足扎，断线风筝也似，往下面深潭中坠将下去，跟着又听水底卜通了两声，虽未看清出现之处，末了一条人影头上带有贼党标记和那落时形态，分明又是四具贼尸无疑，所以连声都未出便自下落，细看壁上，怪石错落，苔藓肥厚，贼尸落处，上半光景黑暗，不是洞口宽大，旁有阳光透进，连影子也看不出，就这样，阳光也只照见两三尺宽一条，贼尸正由有光之处下落，才得发现，料是未进洞的四贼也为异人所杀，不知怎会附身下面半崖腰上，这时方始下坠？二人仔细看了一阵，也未看出那四具贼尸是由何处坠落，只得罢了。

这座山腹崖洞形势奇突，二人来路一面，十之七八均是土层，中间断落坍塌之处甚多，形成无数裂缝，虽有大小一二十处洞穴，极少平整之处，二人便和虫蚁一样通行其中，崎岖险阻，难走已极。快到尽头里许来地，形势大变，先还石土相间，便那深藏地底、凝结多年的土层，也因年代久远结成石质，不细心观察已不大看得出来。到了遇敌之处，已差不多通体皆石，难得见到土堆

土壁之类，由此往前，直达出口，非但全是石洞，并有许多奇峰怪石森列其中。出口这一片，地势越发高大，景更奇绝。

二人立处，乃是一座天然石峰，约有十多丈宽。靠里一面均是天然生就的峰峦，并有坡道可以上下，玲珑剔透，和人家园林中的假山一样，高只五六丈，峰头离开洞顶最高之处，上下相隔只有两三尺宽空隙，最宽之处也只六七尺，稍一伸手便可摸到洞顶。向外一面却是其深莫测、直插到底的大片削壁，下面乃是一个宽约五丈、长与峰壁相等的绝壑，隐闻壑底水声呜咽，看去黑沉沉的，也不知有多深，峰壁上面布满绿油油的苔藓，休说是人，便是条蛇，也难在上停留。中间虽有不少突石凹洞，但都极浅，势又向外倾斜，险滑已极，上下无路，人类决难在上立足，对面洞壁也是削立到底，但是怪石颇多，暗影中看去，还有几处突崖，因那整片洞壁均向前倾，似往峰壁这面压到，形势更险，光景黑暗，火把灯筒至多照见靠近洞口一带，再往下照便看不清楚。山洞出口，宛如一张巨吻嵌在壁上，并还往上斜起，深约丈许，宽达两三丈，高却只有数尺，稍微高一点的身量，便须低头俯身而过。每日只有朝阳初起时片刻之间，阳光由口外斜射入洞，方始得到一点光亮。为了外层洞壁太厚，内里地势又是那么宽大高深，越发显得光景黑暗，景物阴森。

二人初来，不知洞外地势高低，是何光景？照眼前所见，不知地理的人，即使无意之中走将进来，也必当是一座水洞，前面大片峰壁便是尽头，决想不到峰后还有一片奇景和这么多而且深的洞穴与山腹险径，再说中隔好几丈宽的绝壑，就能发现峰顶空隙，也是无法飞渡。这等隐秘的所在，不知怎会被前两起贼党看出，掩将进来？再见贼党用来飞渡绝壑的索桥，乃是三根极长的套索并到一起，一头系在出口里面怪石之上，一头系在立处侧面离开峰顶约有丈许的一个尖石角上，绷得甚紧，尚还留在那里不

曾取下，也不知开头系这索桥的人是怎么过来的。

看意思，群贼似由出口走进，先为洞壁所阻，为了事前发现可疑形迹，不肯就退，四处用灯筒火光查看，最后发现峰顶上有空隙，才由一个本领高的贼党用套索将峰壁上石角套住，援索而过，再加两根，两头拉紧，群贼才得相继由索桥上渡过，到了石角之上，再用套索攀援，越峰而过，后那四具贼尸必是把守退路索桥的人，遇见强敌，一齐除去，死尸抛下时，被壁上石块挂住，隔了些时，失去平衡，内一贼尸的首先滑坠，余者也相继坠入绝壑之中，多半为数尚多，还不止这四个死贼，否则四具贼尸做一连串相继下坠，对面壁上如其有人，怎么也能看出一点影迹，怎会声影全无？再如有人上下，或是壁上藏有洞穴，苔痕不会这样完整，多好功夫，也必留下一点痕迹，何况崖势那样前倾，下面又是无底深壑，峰这面有的是干净整齐的洞穴，住在里面一样不怕被人看破，何必住在这么险滑阴晦的洞穴里面，自找麻烦作什？

想到这里，龚勤尚觉四具贼尸坠落得可疑，这类异人都具特性，又只一二人在此，恐被仇敌看破，峰这面石洞虽多，到底可虑，还不十分稳妥，如在对面壁上潜伏，非但出人意料，就是贼党疑心，这等奇险所在也无法下去，是否那位老前辈隐藏对面壁上还拿不定。郝济却因方才那人有事完出洞相见，在此两三日内须照胡老所说仔细探索，能由二人自己发现更好的话，断定对面壁上没有藏人的洞穴。见龚勤照看了一阵，想将残余的一小团火把抛将过去，借着火光飞堕再看一眼，忙即拦住，说：“我知道对面壁上不会有人，此是先死的贼党被石子挂住，刚刚坠落，我们恰巧遇上，并不相干。洞中如此黑暗，我们共只剩了一根火把，如今不能去往洞外寻取松枝山藤，虽有两个灯筒，也不能点多少时候，以后用火之处也许甚多，省一点是一点，这火把虽只剩下尺多长一段，但扎得粗，胡老前辈又涂得有油，如其将它拆散改小，

也可多点些时，何苦糟掉？反正成功有望，这位老前辈迟早可以相见，不必在此多用心思。出口形势业已看过，胡老前辈所说斜对洞口那一个洞穴虽未寻到，由峰顶朝出口那面越壑而过，上下相差比较艰难得多，难得贼党代我们备好这样索桥，一滑就可过去，比由所说峰壁上小洞飞渡更加容易，留此无用，还是回到峰下去寻另一处地穴为是，如早寻到，便可另作打算，岂不是好？”

龚勤本因胡老纸条曾说：“快到出口必被绝壑阻住，暂时无须设法过去，靠近峰脚有一小洞，可以透穿出去，但极低窄，前半曲折高低，人须蛇行而入，洞口较宽，因在危壁之上，外面没有立脚之处，但与对面出口斜对，相差不过丈许高下，又是两壁相隔最近之地，对面虽然偏在出口旁边，但有一块突出的怪石，古松一般伸出向外，相隔峰壁最近，如换常人，自然无法由此起落，二人均有一身极好轻功，并还练会大鹏十八式擒拿手，能够提气轻身，就空翻侧，盘旋而下，再稍远一点也能过去。过时人立洞口里面，蓄好势子，向空纵起，纵得越高远越好，到了空中，仗着师传身法，作一弧形，‘飞燕穿林’，朝对面怪石上回翔飞落，再往旁边一纵便达出口。此虽奇险，以二人的功力，并不甚难，到时必须先将此洞寻到，看准起落形势，人却不要过去，另朝峰左一个乱石堆积的小洞中仔细搜索，必有发现，再照各人心意去做，一切均可如愿，不过末了一洞又低又大，许多地方连身子都立不起来，地最隐秘，怪石又多，许多使人不耐，你们必须细心耐性，仔细发掘，才能寻到。”底下便是勉励的话，也未明言底细。这时听郝济一说，忽然动念，想了想，笑答：“二弟之言有理。今日之事看去奇怪，实则内有深意。我本意寻到峰脚小洞，施展轻功，去往对面出口试上一试，并将贼党所留套索取下，以防又有贼党寻来看出破绽。现在一想，这位老前辈既将留守群贼除去，如无用意，怎会将这套索留下？仍以不动为是。有此索桥，往来容易，如

非二弟得有高人指教，不令我们此时出口，现在便可过去了。既是这样，索性一切听其自然，先去寻那石洞，看看到底有无发现也好。”

郝济早已经人指点，知道此举为了何事，无奈答应在先，不便明言，暗中早就打好了主意，闻言笑诺，一同往峰左寻去。到后一看，当地乃是左面峰脚的尽头，地面上立着十几块怪石，高约丈许数尺不等，哪有什么石洞？因知胡老决无虚语，郝济更因方才那人隐语指点，福至心灵，明白了一多半，非将洞口寻到才罢，因那许多怪石多与洞壁相连，疑将洞口遮住，意欲搬开查看，连试几处，石根均与地面相连，多大力气也难搬动，再不，便是离壁颇远，决无隐蔽之理。正在失望发急，以为不在当地，欲往别处查看，因火把所剩有限，残余的小半枝业已拆开，分成三小根，急于将洞寻到，每人点了一根，在乱石丛中到处搜索，左壁十几块大小怪石全都试遍，均未见有洞穴。

郝济正说：“火把太少，这枝小的已快点完。”一面转身，想贴着左壁往来路一面寻去，忽听龚勤惊喜之声，说是“在这里了”，忙即赶过一看，人还未到，便见龚勤业已起立，正在笑语指点。立处平地突起一座大石笋，一面连着峰脚，离开左壁约有五六尺的空隙，方才曾经看过，并无所见，这时忽有亮光映在地面之上，似由石笋脚下透出，并非龚勤火把的亮光，再照所指之处仔细一看，那块怪石约有丈许高大，形势奇特，上丰下锐，正对左壁这一面，有一处往里凹进，紧贴石脚地面上现出一条裂缝，约有一尺多宽、两尺来长，因有石角挡住，这一带地势又较崎岖，不知道的人，便走近前也看不出。先又注意洞壁一面，所以不曾发现，这时裂缝中竟有火光外映，方始看出，回忆胡老纸条所开，正是左面峰脚的尽头，断定不差，料知所寻的人多半在内，特意点了灯火接引入内，全都惊喜起来。互使眼色，略一示意，先恭恭

敬敬一同发话致意。满拟对方既用灯光接引，必肯相见，连说两次，均无回应。

龚勤觉着没有灯光外映，就是走错地方，还可推说事出无知，这一有了灯光，分明有人隐居在内，如何冒失走进？还待请求赐见时，郝济猛觉身后被人推了一下，转顾无人，回忆前情，忽然醒悟，且喜事前商定，样样都要谨细，不可随便开口，以防生出枝节，发现灯光之后，虽都往好处想，语声却都不高，忙将龚勤止住，低声说道："此时不宜多言，大哥容我先下如何？"龚勤见他突然改口，连使眼色示意，料有原因，便答："这位老前辈也许不愿多说，就此同下，当面请教也是一样。"说完，郝济当先，龚勤在后，一同试探着钻将下去。

因那地缝甚窄，往外弯斜，并非直通到底，由上望下，只见亮光反映，看不出下面景物，郝济仗着本领高强，身软如绵，上来便弯着身子钻到石凹里面，把全身缩成一团，然后双脚朝上，把头朝下，顺着石缝往下钻去，钻进四五尺，刚把身子顺直，石缝忽然加大，往下折转，人也到了石缝尽头。探头往下一看，与初下时所料全不相同。当地乃是一座两丈方圆的小洞，除两座六七尺高的小石笋和四五尺方圆的盘石而外，空无所有，正对上面缝口的石笋顶上放着一盏灯，灯芯却有四个，全都点燃，灯碗甚大，又是六七根灯草结成的灯芯，看去刚点不久，灯光甚亮。

龚勤也由上面跟踪纵落，一见有灯无人，先颇奇怪，后才发现，左壁那面还有一个洞穴，高只三尺，深达两丈，与胡老所说相符。先不敢妄动灯光，点了火把，钻进一看，内里果是一个石洞，怪石甚多，高只数尺，许多地方均须俯身而行，看去十分凌乱，除却大小石块狼藉满地和洞顶上面崖石崩落后的残缺痕迹而外，比起外面小洞还要显得荒凉残破，连三数尺平整地面都没有。

二人心理各有不同。龚勤以为郝济业已有人指点，此来必有

遇合，只是暂时不曾发现，也许对方还在故意相试。又因那盏灯光点得奇怪，断定洞中藏得有人，有心接引，惟恐失言，虽未开口，心情却极紧张，随时都在留意搜索。郝济一则痛心父仇，急于报仇除害，又因方才遇见那人，喜出望外，自知不久便有遇合，但是朋友情长，惟恐龚勤落空，恨不能使其先有所得才对心思，上来把事看易，故意让龚勤走在前面，及至满洞搜索了一阵，什么也未发现，更无别的出入门户，刚有一点失望。忽见龚勤还是那么起劲，除却生了根的大石，到处翻动，从未停歇，猛想起初到之时所见所闻，这里如无所获，那人也不会用灯接引，同时想到未下以前被人在背后推了一下，想必又是先遇那人知道此行关系重要，见我二人寻不见入口，一面点灯接引，又恐随口发话被旁人听去，彼此不便，暗中拦阻，外洞油灯又大又亮，定是为我而点，否则点那许多灯芯作什？这里地方既大，乱石又多，我们只凭双手翻动，再拿着一枝火把，许多不便，这三枝小火把又快点完，莫如承情到底，将灯取来，我和大哥一同下手，比较容易一些。

心方一动，忽听外面叭的一声，似有石块滚落，出外一看，并无所见，隔了这些时，灯油还是那么丰满，便把手一拱，低声谢了几句，将灯端进内洞，放在一块平石之上，喊住龚勤，取出干粮吃了一些。互一商计，认定洞中乱石虽是昔年洞顶崩落，原有生根的极少，但听胡老前辈口气，此举关系那么重要，师父又叫我们来此寻人，方才忽然发现地底灯光，跟着人便下来，人却不见一个，分明此洞还有大门户，便非那位老前辈平日出入之地，也必与之相通，四壁已仔细查看，均无异状，也许是在乱石下面。这大一片地方，十九查看过来，如非上来凑巧，不是暂时可以寻到，难得有此油灯，正好下手，于是看好洞中形势，一片接着一片翻动过去。

二人先想：地下石多，又恐随意抛掷响声太大，惊动对方，生出别的枝节，好在动作轻快，不怕劳苦，一个抛一个接，等将那片实地空将出来，见无异状，再往别处翻动过去。忙了一两个时辰，只查看了丈许方圆地面。二人年轻气盛，非但不曾心烦，反而更勇，虽觉那位老前辈对于自己既有好意，胡老师执至交，更不必说，何以这等诡秘，使人莫测？忙了一日夜，始终不知为了何事，心甚不解，但都认定内中必有深意，心情始终不懈。尤其郝济更是坚定，不将全洞查遍，看个水落石出，不肯罢休，满拟再有一两天工夫，也未必能将这多石块全部翻动，谁知事情凑巧，翻着翻着，忽然看出有异。

二人原是轮流倒换，翻动搜索，先是龚勤翻了一遍，底下改为郝济去翻，龚勤接放。刚把一堆大小不等的乱石抛交龚勤转放先翻空地之上，郝济因嫌油灯相隔渐远，打算移往近处，身旁偏又乱石狼藉，不易放平，离地又低，许多不便，拿着油灯，想寻地方，见离身两丈来远，立着一幢平顶怪石，高约七八尺，像是半段石笋矗立乱石丛中，但是四外乱石较少，因其方圆约有三四尺。这类石笋断桩，靠近出口一带时有发现，先当生根巨石，谁也不曾留意，地广石多，又在靠近洞口一面，二人也未寻到那里，这时为了石顶平坦，可以放灯，便由乱石丛中持灯赶过，刚刚放好要走，灯光照处，忽然发现那半段石桩，有一半石面上附有许多干枯的苔藓，下面乱石堆上也有散落的枯苔，猛触灵机，暗忖：这些乱石均由洞顶崩落，石色灰白，十九相同，这段石桩如何长有苔藓？石色又是如此温润，像是近水的崖石被人移来此地，是何原故？试用力一推，郝济本来力大，这一推，立时试出石桩并未生根，用力可以摇动，仿佛嵌在石地上面，忙告龚勤。

二人合力，先将四围散碎石块移开，刚空出石旁一圈地面，石下一个两尺方圆的洞穴便自出现，这半段石笋便插在里面，果是

封闭洞穴之物，不禁惊喜交集，精神大振。虽觉这等形势，决非那位前辈高人所居之处，如其有人住在下面，不会封闭年久，苔藓枯干不算，四围还有那么坚凝的沙土，下面必定藏有东西和机密之物。再一回忆来时，单鸾不令携带兵器和这类寻常兵器毫无用处、将来自有遇合之言，昨夜来时，胡老也是同样口气，越想越觉这两位师长所说有因。仗着二人都是力大，略一商计，便将灯放开，合力抱紧石桩，试探着摇了几摇，觉着下面一段颇长，再猛力往上一拔，居然应手而起，放在旁边，用灯仔细照着，下面果是一个井形小洞，深只数尺，石笋并未一插到底，同时看出那是人工所开，四面甚是整齐，但是空无所有。

郝济方说："我们莫要徒劳无功，内里东西业已被人取走了吧？"龚勤正低头朝下，用心查看，不曾回答。郝济瞥见灯光照处，洞底似有一圈黑影，还未开口，隐闻外洞有人微咳了一声，回忆前情，不顾多说，忙即追出，人已不见，石桩上却多了一个木制的烛台，上点半段残烛，旁边放着龚勤对敌时抛去的铁钩。下来以前还曾提到，因觉出口就在前面，想不起那钩的用处，相隔又远，不曾往取，想起洞底黑影，铁钩恰在此时送来，知道又是那人所为，本就醒悟了些，跟着又发现钩柄上绑着一个小包，还有一张纸条不曾打开，心先怦怦跳动，原来先遇那人，果是日夜思念的一个，纸包上面画着一小燕子，因被烛台暗影挡住，先未发现，匆匆打开一看，越发喜出望外，刚喊得一声"大哥"，便听龚勤低声急呼："二弟快来！洞穴下面多半藏有东西。"

郝济看完包中所附纸条，业知就里，忙即赶进，见龚勤刚刚下面纵起，料已发现藏珍所在，只还无法取出，见面笑说："大哥先不要忙，看完这张纸条再说。我真高兴，这位女侠姊姊不等与老伯父相见，便说你人甚好，无须隐瞒，东西你也有份，什么话都可对你说了。"龚勤见他拿了铁钩纸条走来，不等说完，先就明

白了几分，说完笑答："我早料定二弟先前所遇是那位女侠，师父叫我们寻访的老前辈，便是他的父亲师长，果然不差。这太好了！"跟着接过小包纸条一看，不禁大喜。

原来郝济初遇贼党以前，因觉暗影中的笑声耳熟，又和前遇少女一见钟情，时刻在念，正在寻思：暗中发笑的莫就是她？跟着便遇贼党扑来。龚勤匆匆应敌，只当群贼疑为郝济暗器所伤，还未看出。郝济因未纵起，瞥见来贼相继倒地，并非自己暗器所伤，龚勤人又纵起，觉着奇怪，心中一动，仗着一身本领，空手应敌可以无虑，非但没有上前应敌，反而往后略退，索性停手留神查看。就这龚勤纵起晃眼之间，群贼又倒了好几个，内有两点寒星径由上面斜飞过去，紧跟着便有二贼舞刀扑来。立时将计就计，往旁一闪，看看暗中相助的人是否出现，果然二贼还未落地便相继翻倒。因已打好主意，不顾来贼死活，反朝侧面仰望，目光到处，果见一条人影在侧面峰腰上一闪，正要追去，彼时虽觉那人身材眼熟，暗影中不曾看清，还拿不准是否所想的人，方想招呼，不知怎的，那条人影已和箭一般沿着峰腰到了前面。龚勤对面赶来，正在查看群贼死活，竟未发现。那人面目虽未看真，身材步法越看越像，再一回忆师父平日所说，断定十九是她，惊喜交集，心里一急，立时跟踪追去。刚刚绕过峰角，瞥见前面火光一亮，果是少女，穿着一身短装，肩插双剑，貌相身材比初见时还要英秀，满面笑容望着自己，把手一招，火光立隐。

郝济平日老成，虽然时刻想念，真见本人，反倒面嫩，本还不好意思追赶，见状越喜，恨不能当时赶上，飞驰追去。到了出口左近峰崖前面，少女忽在暗中发话，说："我父女师徒三人，对你甚是看重，只为爹爹昔年性情古怪，非但没有深交的几位老前辈不愿与之亲近，便是昔年几位至友，除师父外，也都不以为然。前受仇人暗算，受尽惨酷，几乎送命，虽得逃生，人已疯狂，又

受这多年的苦痛，便由于此。令师和胡老前辈引你前来，便想见他一面，并还为了一事。你如先将那事办完再往见他，更好得多。近日左近时有仇敌踪迹，你们照胡老所说，事未办完以前不可出洞。还有胡老所说，于你二人颇有益处，因恐我爹爹固执成见，谨守昔年的话不肯通融，故未明言。来贼已被我父女全数除去，不必多虑。我因爹爹近来病起，人更沉默，有许多话不敢多问，不知他的心意是否与我相同。虽然对你甚好，终恐突然寻来，见我事前泄机，心中不快，所以暂时不能多谈，就要离开。你们只照胡老所说去做，必有好处。还有一件为难，我知你那龚大哥为人极好，和你交厚，理应有福同享，无奈爹爹恩怨分明，疾恶如仇，他那师父智明，曾与仇敌同谋，虽然被人利用，临时悔悟，爹爹心终不免芥蒂。此时所说不能告知，且等师父回来，由她老人家探明爹爹心意再作计较，勉强帮他，无益有害。照着昔年师祖誓约，此事非要来人自己办成不可，便我暗中相助，也难为力。你须格外细心查看，丝毫疏忽不得。如能不等师父回转，早就见我爹爹，那就好了。我也知你忠厚义气，不会说谎，但在误会未解以前，实是无法。见你龚大哥，切不可提我父女一字。”

郝济见她口气坚决，说完连声催问，刚一应诺，人便隐去，跟着龚勤追来，虽守少女之诫，无奈人太忠厚，还是露了口风，早就想到洞中许有藏珍或是金刚大力丹便在里面，自己不便明言，欲使龚勤先得到手，免被这父女二人见怪。发现地穴时正在盘算，并盼早与少女相见，不料心上人竟会寻来，非但暗中杀贼，用灯光接引，送还铁钩也她所为，并还说起乃父病愈之后性情大变，平日沉默，实是后悔以前刚愎太甚，并无他意，对于智明无心之失，本未放在心上，刚刚师父回来，更说起两小弟兄和他父女同仇敌忾，业已寻来，龚勤人已还俗，拜在单鸢门下等情。少女见父神色甚喜，并还夸赞二人，乘间告以前事。乃父笑说：“洞中藏珍虽

因师祖遗命，来人不论多深交情，也须由其自取，不应在旁相助。好在单、岳二位老友心思细密，业已几面想到，只管指点他们来此取宝，始终不曾明言。照你所说，岳半斧所开纸条，这两少年俱都机警胆勇，性情强毅，断无空手之理，乐得使他们自取到手，以应前言，成功再见也是一样。”少女听出乃父意思，好生欢喜，因宝未取以前，不应与二人相见，知道铁钩有用，中途失落，又知郝济为难，方才和龚勤问答时许多支吾，想起好笑，而那藏珍所在封闭甚固，不易取出，急于与郝济相见，特意带了一些解药，偷偷写上一张纸条，连铁钩一齐送往洞内。先恐乃父见怪，还不敢把药放下，到后掩身探看，二人业已寻到藏珍所在，心想，事成八九，稍微指点取法，不过省点气力，不算违背昔年誓约，就这样，仍恐乃父知道见怪，故此不肯相见，将开宝穴的解药放下，略微低咳了一声，便自退去。

二人看完，才知胡老便是大师伯老侠岳半斧，怪不道长辈自居，毫无客套，本领那等高强，好生欢喜。郝济更因少女信后燕子上面写着：“玉燕”两字，父师名字均未写出，又因信上所说，地穴底层乃是纯钢封闭，坚固非常，须用所赠解药围在封口之上，用火点燃，等其熔化，再用铁钩拔起，省力得多，但要半个时辰才能成功。难得龚勤同样被人看重，真个喜事重重，高兴已极，急于想知前在善法寺所遇男女二老侠的来历，两次想要开口，均因平日思念少女被龚勤看破，自己虽无他意，恐其多心，不好意思出口。龚勤早知郝济和对方一见倾心，无形中种下爱根，这时更看出他的心事，不等探询，便先笑道：“二弟，你想知道老少三位英侠的来历么？”郝济含笑点头。

龚勤随道：“方才这位女侠，因和二弟相交在前，样样蒙她关切照顾，就我弟兄有什么疏忽，也还不致见怪。前住庙后那两位老前辈却是动作如电，行踪飘忽。男的一位，以前脾气最是难测，

他和智师又有误会，稍一冒失便要贻误全局。最重要是他和小函谷为首凶孽仇深恨重，势不两立。二老本领虽高，一则仇敌人多势盛，又是老奸巨猾，机警绝伦，如知此老尚在人间，疯病已好，不是潜踪远扬，再也寻不到他的下落，便是想尽方法阴谋暗算。在未和仇敌对面以前，他那踪迹必须隐秘。近数年来，只有二位师长看出他的来历，就这样，先也拿他不准，直到他旧病复发以前半月，方知所料不差。事前二位师长还在担心，后来想起这老少三位英侠，如非看准智师昔年无心之失，早已悔过，并与恶贼绝交多年，必要先防一步，怎会来到庙后久居不去？甚而是想借着智师隐蔽，好使仇敌出于意外，以便隐迹，为将来复仇之计都不一定。仇敌任是多么狡猾，也必以为此老性情刚愎，前对智师曾经切齿咒骂。虽然智师发现阴谋，与之绝交，错已铸成。对方受此惨毒，如未疯狂而死，前仇定必难解，为防泄漏踪迹，隐避尚恐不及，如何住在我们附近？此举不是有人泄机，决想不到。后来庙中发现失瓜之事，你送去的礼物也都照收，越知所料不差，二位师长才放了心。为了事关重大，为首凶孽如不除去，将来不知祸害多少生灵！难得昔年首恶又与小函谷贼党合成一起，双方同仇敌忾，再妙没有。彼时虽不知他如何下手，又不便与之相见，只得代他紧守机密，所以一字不提，你连姓名来历都不知道。连我也是在你未来以前，因见智师日常忧疑，探询得知，并不详细，因奉二位师长密令，二弟人虽谨厚，不到时机仍以不提为是，我也不知此来寻的是他，所以不曾明言。

“你初到出口时和人谈话，后来相见，满面喜容，又是那等口气。我早疑心你平日心心念念想见的三位剑侠，已有一人相遇，在未发现藏珍洞穴和送还铁钩、看到纸条以前，仍恐万一疏忽，说错了话，就你问我，也不便说。照此时情势，非但彼此成了一家，便二位老前辈走来，也不至于见怪，连这整座洞府，都在他三位

权力所及之下，外贼休想飞进一步。如我料得不差，敌我双方已快短兵相接，便说出来也不妨事，外人也决不会听去。此事说来话长，那惨痛奇险和中间的离合悲欢，简直可做一部小说，暂时决说不完，比你我与贼拼斗的经过紧张十倍。现在共只个把时辰光阴，也无法多谈。二弟虽是名武师之子，像这类隐迹二十年的老辈剑侠，便在以前，也是隐迹风尘，只管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所交往的都是穷苦人民，非但富贵人家从来不与交往，连江湖上的镖客武师、绿林中人，也都心存轻视。如对方为恶行凶，他固不肯宽容，否则他也不肯理睬，所以常人固不会知他来历，便是义父也未必深知底细，否则义父并非不知你在庙后那段遇合，多少总可听说一点，二弟不会全无所知了。”

郝济见他说了一大套，尚未落在本题，与平日说话不同，同时又似目注外洞，侧耳倾听，语声颇高，外表从容，神情似颇紧张。忽然醒悟，料是有心试探，还不敢一脱口便说出来，接口笑道：“我从小便听爹爹说起，昔年江湖上那些异人和一些老辈剑侠，像师父和岳师伯以及昔年苏门诸位剑侠的来历便曾说过，另外还提到几位，都是二三十年以前的有名人物。新近病好的这位老前辈，仿佛与爹爹那年说过的一位剑侠相似。因爹爹说时再三嘱咐，说是此老曾受凶人暗算，身受惨痛，后来虽有逃出的消息，从此便无下落。爹爹本听一位至友密告，想起寒心，觉着这样剑术高强的好人尚被凶人惨害，他那仇敌反得善终，可见天道无知，并不可信。又是不平又是寒心，决计归隐，一半也由于此。我当时听过拉倒，后来年底回家，因听师父口气，这位老前辈的仇人乃是诈死，本人又由九死一生中逃将出来，便曾疑心这位便是前数年爹爹所说的那位姓聂的老剑侠。刚一开口，师父便即变色止住，并还说了我一顿，大意小孩子家不知底细，不可随意猜测，以防万一走口，引出祸事。

“因我曾听师父口气，好似尉迟天生便是那诈死的凶贼，并还说那凶贼诈死才十多年，阴谋害人虽然远在十七八年前，但未诈死以前，江湖上还不时有人传说，而那尉迟天生至多是个本领高强、坐地分赃的大盗恶霸，自来潜伏祁连山中，就有往来，都在西北沙漠草地之间，中土的人从未见过，以前也无一人传说，怎会是他？一面叫我专照师父所说行事，连对你也不要多问，用功要紧。由此我便不再探询，此时回忆前情，实在可疑。尉迟老贼是否是那异派凶孽虽拿不定，他那平日举动和与小函谷贼党勾结的情形实在可疑，尤其那高本领的人，非但中土的人不知他的名姓，连靠近祁连山的府县村镇也无什人晓得，人都说他是个从小隐居祁连山的大山主，又像拥有大群牛马的部落酋长，既是向来不与中土相遇，为何小函谷为首诸贼能够将他寻到，并还一拍即合，当时勾结一起？恶道石凌霄的踪迹那么隐秘，怎又是他多年老友？

“照我二人此时功力，虽还不到火候，并不算差。今春来的八个恶贼，爹娘只凭一双空手尚能与之拼斗，我弟兄只有一人在场，就不全胜，也不至于受伤送命。大鹏十八式擒拿手，内家真力尤为厉害，本来讲究空手应敌，带上兵器不过方便一点，并非没有兵器便难免于伤亡。师父先说奇珍难得，一面却又加紧传授剑术。走时，我们觉着此去深入贼巢，兵刃暗器自不能少，师父始而不令携带兵器，后因智师劝说，虽未阻止，但有带也无用之言，一面却令拿他书信，先寻化名胡老的岳师伯，再经指点，寻一前辈高人求取丹药，并说此丹服后精力越强，真气也越凝练，再能得到一口好剑，所习剑术便可应用。果然在此发现藏珍，下面是否藏有兵器还是丹药，回忆前情均有深意。我真疑心这位老人家，便是那年爹爹所说的聂老前辈呢。”

# 一二

# 燃灯取宝　再戮凶顽

龚勤闻言，立现惊喜之容，笑答：“二弟真个聪明，想不到义父业已知道，必因我们年轻，恐怕走口，不曾明言，你怎么听说的呢。”郝济见龚勤业已回复常态，虽不知他用意所在，但知料中，接口答道：“详情我未听说，只知这位聂老剑侠外号三耳子，人最刚直义侠，只是疾恶太甚，所杀恶贼凶人甚多，本领又高，无人能敌，终于受了仇敌阴谋暗算，身遭惨祸。爹爹谈时已极愤慨。因我年轻气盛，听到聂老前辈这样好人，会有那身受之惨，心中激怒，再三打听他那仇敌姓名，并说此贼如其未死，我长大学成之后，定要为世除害，代他报仇。爹爹见我火气太大，不肯再往下说，并还再三警告，因此我只知道姓聂和他平日为人的义侠。人都说他脾气古怪，我却认为善恶邪正宛如水火对立，决不并存，理应和田里拔恶草一般，见了就要除去，不会存留，才免蔓延开来，损害我的庄稼。杀的只要真是恶贼，并不为过。

“他老人家为人铁面无私，不讲情面，而一般人又都有那妇人之仁，和我爹爹一样留下后害，惹出杀身之祸，悔已无及，这才说他刚愎不近人情，但他老人家本领太高，未免自恃，只管终年

救济穷苦，平日交往也是这一类人，他只存有救济同情的心意，并未和这数不尽的人们连成一起，同道和平辈之交虽有不少，又因各人心意不同，他样样都似天马行空，自去自来，不能向这班人说明他的心意，多结交些帮手。反因性刚不能容物，落落寡合，表面上受人尊敬，尤其受他救济的苦人对他感激，可是他不会用人，人不知怎么才能为他所用，无形中成了孤立，以致受到那样惨祸，否则照爹爹所说，他在受害以前，先后曾经得到几人劝告和帮助，他都不听不用，始终自以为是，才几乎送了性命。这些虽是他的缺点，如论他的心性为人，那真再好没有。”

还待往下说时，龚勤原因深知这位前辈剑侠的来历心性，又和郝济同学一年，知其心性刚直，对于这男女三位异人向往甚切，又和少女玉燕一见钟情，听平日口气，此时拿话一引，所答必都是好听的话，一面料到三耳子一向心高好胜，脾气古怪，一语投机便成莫逆。这男女三侠，对于郝济这样关心看重，分明二位师长背后密谈已将应验。为友心热，意欲更深一层，使郝济多得对方欢心，故意这等说法，但因平日常听乃师智明告诫，成见太深，为恐弄巧成拙，前半所说还在暗中留意查听，一面设词试探，先不明说姓名，一面留神暗中有无人在窥听，相机而发。郝济人本聪明，乃父金标见多识广，竟知道这位老侠的来历，只为谨细机密，不令泄露，父子二人并曾因此事愤激，生出同情，欲为报复，无一句不与所想相合。正代郝济高兴，觉着这些话如被听去，双方情份只有更深，没想到郝济年纪虽轻，颇明事理，平日心直口快，越说越起劲，竟将对方的短处也说了出来，照平日所闻，此老性情那么刚愎古怪、自以为是，决不喜人说他短处，何况又是他那痛心的事，惟恐生出反感，正要拦阻，拿话解说，刚使眼色，口说得一句：“不是这等说法。”

郝济猛然醒悟，觉着自己有了语病，略一迟疑，便听外洞有

一老人口音笑道:“郝济所说一点不差,这好的少年人,我真难得见到。龚勤不必顾虑,你那意思我全明白,但我以前便不是那样量小的人,今当大难之后,更不必说。我很喜爱你们,一切放心。大力丹业已准备停当,此时并非暗中窥探你们言动,实因想见郝济不是一日,我又天生心急,想在藏珍未取出以前暗中看他一看,并无别意。此时虽还不便对面,相见已无多时。你们只管随意说笑,外面放有饮食,等我父女走后,来此吃饱,宝穴封口钢汁也被药力熔化了。”

二人闻言大喜,话未听完,对方不曾现身,不敢冒失过去。龚勤更知对方来历称谓,听完,知道此时还因昔年誓约不肯面见,忙朝郝济一拉,一同恭身礼拜道:“后辈不知老前辈驾临,多有失礼。谨遵老前辈之命,取出藏珍,前往拜见便了。”底下不听回音,料已走去。郝济心急,想要赶去,被龚勤暗中止住。又停了一停,见穴中点燃的火药业已成了一圈银色火焰,知道封口钢汁快要熔解,三耳子既命吃饱下手,也许还要费一点事,便同走往外洞。果然石上放有一瓦壶山泉和一木盆干馍蔬菜,另外还有两大块刚烤好的鹿肉,尚是热的,好生感慰。

匆匆吃饱,回到原处一看,藏珍地穴底部是片钢汁熔成的厚铁板,那包解药不知何物所制,点燃之后火光甚亮,照见铁板当中还有两个形似古钱的小洞,微微向上隆起,四面围有两圈凹槽,解药便填在内。穴中石质甚坚,光滑异常,仿佛涂有一种油漆。看那意思,不将钢汁熔化,如用铁钩穿向中心古钱眼里,真要力大,也许可将嵌在穴底的那层钢板和那藏珍拔将上来,只是要难得多,底下形势也看不出,解药十分奇怪,这时竟和钢铁融合,燃成里外两圈寸许高的火光,其亮如电。火光照处,看出铁板上有机簧,关合十分精巧,当中钱眼也越烧越大,这才悟出铁钩用处,便守在上面,静等火灭收功。为时无多,主人不久相见,全神贯注穴

底，也就没有再谈。

隔了一会，穴底发出澌澌之声，火花一闪，光灭声止，因那钢铁凝成的穴底业已烧得通红，仍可看出，见那藏珍之处形如一根尺许来宽、半尺多厚的铁条，插在一个好几尺的铁筒之内，本来通体凝结，上有铁盖封闭，当中古钱便是机关所在，合口之处经火熔化，里外两圈当中现出一圈空隙，刚烧熔的钢汁纷纷流下，下层穴底已可望见。二人见古钱下面铁条直立穴中，四面皆空，上下相隔颇深，虽还不知底细，料定藏珍是在铁条里面，试将铁钩插向那尺许方圆的泉眼里面，俯身穴口，摇了两摇，猛力往上一提，铁条立时应手而起，拔了上来。龚勤在旁用灯筒一照，穴中只剩插铁条的一个尺许长的深槽，余者空无所有，同时看出下半洞壁均用钢汁浇凝，合成一个桶形洞穴，厚约数寸，坚固已极，再一回身细看，不禁大喜。

原来那铁条虽是钢铁浇成，和古钱连在一起，旁边却横着一条长缝，并有钩搭，分明是个存放宝物的铁匣，不等热退，取出身边镖弩将钩挑开，稍微一拨，立分两片，目光到处，越发喜出望外。原来里面端端正正就原有形式嵌着三件兵器，当中一柄宝剑，与常剑大同小异，只是剑柄较长，还不怎样。另外两件虽是剑形，尖头上却附有两寸来长的弯钩，都装在剑匣之内，剑身也比当中一口略弯。照情理说，这样弯钩决插不进，心疑那是装点，再不，便是剑匣，也可当作兵器使用。忙即取出，就着灯光仔细观看，见这三口宝剑各有异处，剑匣上面刻有古篆和蛟龙蟠绕的花纹，单那外表已是古色古香，雕刻精工，一望而知为非常古物。再握剑柄试探着往外一拔，玱的一声，剑锋出匣尺许，眼前倏地一亮，宛如一道寒电，光鉴毫发，冷气逼人。再拔双剑一看，初意宝剑不会带钩，剑匣虽弯，宝剑仍是直的，否则怎能随意还匣？等到通体拔出，非但剑身略弯，剑钩也是形如一弯新月，竟与剑

匣形式一般无二，通体湛碧，寒芒射目，锋利无比，而那前面弯钩更是能刚能柔，出入剑匣毫不费事，最奇是这单双三口宝剑虽比常剑稍长，并非沉重的兵器，拿在手里却是发沉压手，颇有斤两，看去不重，舞动起来，功力稍弱却是不行。

二人练就真力，觉颇称手得用，高兴自不必说。分带时节，龚勤见郝济以双剑相让，忽然想起一事，说："这类带钩的兵器我不大喜欢，我要那柄单剑吧。"郝济本就爱那双剑，也就不再推，便和龚勤对换，插向肩上。刚同往外走出，忽听上面有人奔驰之声由附近驰过。郝济急于与聂玉燕相见，以为藏珍到手便可晤谈，开口想喊。龚勤忽然听出有异，忙将郝济的嘴掩住，把灯头吹灭了三个，移向暗处，悄声说道："此事奇怪。照我心意，此洞至多聂老前辈他们三位，不会再有别人。你听上面脚步之声又轻又急，去路颇乱，似有三四人时东时西分途急驰。如非空洞传音，我们耳力较强，又在下面，决听不出。这里临近贼巢，又有两起贼党来此失踪，事情可虑。莫要聂老前辈父女恰巧离开，被贼党由索桥上面掩将进来，生出变故不成？事情难料，上面的人如是我们一面，此时走上必可见到，何必太忙？还是谨慎些好。"

话未说完，郝济也听出来人有好几个，果在上面往来急驰，似在搜索神气，并有亮光连闪两闪，由出口石缝中透将下来，也自警觉，侧耳静听，奔驰之声业已不再听到。方料人已走远，猛又听远远呼喝了两声，似由昨夜发现贼党的那一面隐隐传来，越料来了强敌，忙各纵上昨夜下来的石缝，轻悄悄弯着身子钻将上去。到了上洞，掩身石后一看，全洞静悄悄的，哪有影迹？一想方才没有听错之理，立处正在峰脚左近，如有敌人侵入，到了前面必要折转，是否贼党也还难定，略一低声商计，便由黑暗中往峰顶走上。到了峰崖上面，就着出口微光仔细一看，前见索桥业已无踪，洞口左近苔痕凌乱，仿佛有人来过神气，料有变故发生，正

要赶到下面，掩往昨夜对敌之处窥探，遥望前面乱石丛中有火光连闪，跟着便见火星移动，似有数人往洞口这面驰来。

二人初到不久，又听玉燕说过贼党寻不到此，只一侵入休想活命，并未说起当地是否还有别人。先因来人奔驰有异，还有一点疑心，及见对方举火驰来，觉着聂氏父女那高本领，另外还有一位前辈女侠，不容贼党来此猖狂，怎会任其自行来去，置之不问？念头一转，决意等其走近看清再说，如非看出来人地理不熟，在前面石笋丛中分路乱窜，几乎想要迎上前去。郝济先未想到，这时竟比龚勤还要小心，觉着峰下一带地势平坦宽大，容易施展，新得到一双好剑，如是贼党，正可拿他试手，便将龚勤一拉，同往旁边石后隐起，准备居高临下，相机行事。正在留神窥探，见前面共有四五点火光，所用都是千里火筒，飞驰往来，明灭不定，忽然全数隐去，仿佛有什警觉，藏向一旁，隔了一会，见无动静，重又发光驰来。越看越奇怪，经过半日光阴，昨夜那些贼尸不知是否还在那里，聂氏父女离开地穴不到半个时辰，如是外人来此，怎不出面？

正在低声商计，拿不准这伙人是何来历，离峰不远忽然发亮，定睛一看，郝济首先怒从心起。原来峰后二十多丈长一条，为全洞最宽大的所在，所有奇峰怪石都在两旁近壁之处，当中宽达七八丈，一直通到相隔二三十丈的来路乱石丛中，方始往里收缩，这时离开峰脚五六丈立着一人，对面暗影中又奔来一个壮汉，双方各用灯筒照看，已快会合。那壮汉的打扮装束，正是去年初往新蔡寻师、中途遇见的双刀小白龙大盗白强，经此一来，断定这伙人全是贼党，不知怎会被他们隔着绝壑飞渡进来，聂氏父女不知何往，忙告龚勤，想要下去杀贼。龚勤方说：“洞中黑暗，贼党人多，就此动手，许多不便。我想聂老前辈决不坐视，还是再等片刻看明群贼来意，等其走近，上来便下杀手，先打伤他几个再作

计较，比较稳妥。好在既有白强在内，决无好人。杀之无亏，怎么动手都行。”

郝济还未及答，忽听下面两贼厉声喝道：“小狗男女！约好在此相会，一拼死活，怎不出见？莫非缩了个龟头藏在石堆后面，便可活命了么？”连喝骂了两次，均无回音。二人觉着左近头上似有飕的一响，只顾留神下面贼党动作，也未在意。前面还有四贼，也自赶近，与先二贼会合一起，都是手持兵器灯筒，神情狞恶。

白强骂完，便有一个老贼接口道：“五弟，你真老实，休看去冬小狗男女那么骄狂，到底他们人少。如在前两年，也还不去说他，如今小函谷那两位朋友势力越大，离此甚近，隔着一条横岭便是他的山口要道。以前他们踪迹隐秘，只守住小函谷一带，有无心入山或由当地经过的人，只不露出敌意，他们也都假装山民，听其自去。由去年起，已是越来越紧。近将太清观主石老道长约去，他那地界越推越远，势力更强大。我听姚三虎说，连前山土窑村都包括在他禁地之内，如何能容外人涉足？我们多少和他们有点渊源，并还打好投奔的主意，就被他们的人看见，也有话说，自然不怕。小狗男女根本是他对头，岂有不知厉害之理？我料小狗男女也非说了不算，必是去冬订约时还没想到蒙山大寨会与小函谷合并，石道长也被请去，后来晓得，业已寻不到我们，准备借个题目另改地方，过不多时必有信来。人不在此，多大火气也无用处。我看连你在途中所闻洞中藏有奇珍之言，恐都是骗人的话呢。”

白强答说：“洞中藏珍，许是前日所遇两人说的鬼话。许天星这厮虽然年幼无知，人极骄狂，断无说了不算之理。我只奇怪，这厮明知我们人多势盛，他偏说出无论多少人，只他两夫妻来此赴约，决不多请帮手。还未对敌，自己先就把门封住，许多不近情理，洞口又放有索桥，分明人已先来，也许洞中还有他的同党。这

断素来说到必做，莫要倚仗这里以前来过，知道地理，隐身暗处，想闹鬼吧?”话未说完，忽听侧面接口笑道：“无耻狗贼！居然知道你小爷言不二价。你们准备如何打法，快说出来吧。”贼党当时一乱，同声喝骂，散将开来，各持灯筒，朝语声来处照去。

郝济听出许天星夫妇与群贼在此订约相见，心中一动，跟着便听发话，正想聂氏父女如何还不出手？似此光景黑暗，天星夫妇人少，岂不吃亏？又听澌的一声急响过处，眼前倏地大放光明。这一来，敌我双方均出意料，全都吃了一惊。定睛一看，由峰腰上起，两边各有一条形似火绳之物，分两旁伸出，连向左近崖石之上，和火药引子一般同时点燃，照得峰前一带甚是旺亮，火光与方才熔化钢铁的解药相似，旁边石上还有两根火绳悬在那里，光色也都相同。再看发话之处，乃是靠近峰旁的一座丈许高的怪石，先见火绳便有一根连在上面，看得毕真。发话人果是许天星，正指群贼喝骂，待要纵起，乃妻庄淑玉并未同来。下面群贼本在发威叫阵，因那火光来得奇突，面有惊奇之容。二人因是藏身石后，群贼尚未发现。

郝济见天星孤身赴约，群贼那么猖狂，越发激动义愤，二次想要上前，被龚勤拉住，低声说道：“此事奇怪。我料你那朋友必与主人相识，否则小白龙本领颇高，同党也非庸手，内中还有一个道装的，腰挂葫芦，决不是什么好相与。也许聂氏老前辈用以诱敌，二弟慢一步。许天星既敢孤身赴约，必有成算，我们看清再说，以免冒失下手，生出枝节。”郝济也觉有理，决计静以观变，天星真个寡不敌众，再行下手。刚将暗器取出，准备待机而发。

天星业已一个燕子飞云纵，随同手中宝剑，宛如一条人影带着一道寒光，落向群贼面前，单手背剑，戟指问道：“小爷在此等候多时。本来约定午前相会，到时不见人来，心想昨夜不曾睡好，打算先睡一会，午后无人，我再去寻你们，不料你们将我吵醒。似

此区区六个鼠贼，用不着我夫妻同时上前。我知你们一向以多为胜，有什本领，就施展出来吧。”白强大怒，喝道：“无知鼠辈，休要发狂！你自己孤鬼一个，约不到朋友，谁在以多为胜？太爷今日先要你的狗命！”话未说完，扬刀就砍，似想借着说话时出其不意，猛下杀手。

谁知天星深知白强心黑手快，早已防到，口中笑骂：“无耻狗强盗！连在我手下败了两次，还不知道进退，以为带得人多，恼羞成怒，便可乘隙暗算，岂非作梦！”说时，左手宝剑反腕一挡，玱的一声，将白强右手刀架过，人便跟踪而起，剑已顺向右手，同时白强右手刀也被宝剑就势荡开，几乎刺中前胸，受了重伤。旁一老贼早知白强不是敌手，手舞钢拐，悄没声纵将上去，扬手就朝下三路扫到。天星身法虽是极快，无奈这老贼钢拐共是两截，形制奇特，可以分合弯转，发时长达八尺。天星如非身法轻快，凌空翻落，几被打中腿上。

郝济见眼前已是两打一，旁立四贼也是剑拔弩张，跃跃欲试，转眼就要一拥齐上，本就按捺不住怒火，忽然瞥见两个贼道，一个手按腰间葫芦，一个手伸革囊之内，似想取用暗器。平日曾听父师指教，这类打扮的人，身旁大都藏有毒药迷香，此时聂氏父女一个不见，恐天星被人暗算，心里一急，更不寻思，扬手先是两支小钢镖，照准贼道和那葫芦打去，克喳一响，当时爆炸，火光四射中，贼道业已丢下葫芦纵身而起，跟着一片爆音，葫芦全数点燃，炸成粉碎，才知那是一个毒药火器。另一贼道发现同党腰间葫芦炸成粉碎，人还几乎受伤，急怒交加，手中毒药火筒刚刚取出，不料接连两件暗器飞来，人还不曾看清，先被打中手背，滚落地上，负痛怒吼，还想将那火筒抢起时，龚、郝二人已一声大喝，由峰腰上纵身飞落，盘空而下。

原来龚勤看出天星独斗群贼，形势可虑，心疑聂氏父女恰巧

离开。本已改变初计，只觉那两根火绳亮得奇怪，还在举棋不定，及见恶道手按葫芦革囊，知道不是毒烟便是毒火，又见郝济手发暗器，更不怠慢。二人恰是不约而同相继出手，将敌人暗器打落便各飞起。群贼原有三个能手和两个会放毒火的贼道，都是白强约来，一见敌人来了帮手，虽出意料，因觉二人年轻，打落火器又出不意，哪知这两位小侠的厉害？龚、郝二人近两三月才将剑术学成，新得宝剑，急于施展，上来故意不用兵器，先将师传大鹏十八式的身法施展出来，临空下落，离地已只丈许。

群贼除白强和另一老贼正在夹攻天星而外，下余四贼都被激怒，无形中成了两对一，迎将上来。内中只有一贼看出来敌身法有异，不是寻常，生了一点戒心，还有三贼竟欺敌人身子凌空，又是一双空手，想占便宜，加以龚郝二人纵处又高又远，上来假装冒失往前猛窜，本来的剑术身法，表面全未施展，群贼又都手疾眼快，不等二人落地，分头抢上。那两个贼道更因火器为敌所破，并还受伤，咬牙切齿，照准郝济一人，分头纵身迎去。

郝济本心想用师传擒拿手，试试不用兵器是否能够空手对敌，百忙中瞥见贼道手中兵器也是宝剑，猛然心动，惟恐贼党也会剑术，更不怠慢，回手将新得的带钩双剑，就着下落之势拔将出来，往下一挥。

这两个贼党本是异派余孽，连人带剑均非寻常，一则怒火头上吃了轻敌的亏，郝济又是空手下击，突然变计，新得双剑更是前古奇珍，有名利器，稍差一点的宝剑一挥就断，加以事出预料，这等打法从来所无，二贼道恰又同时纵起，朝上砍去，吃郝济“拨浪分波”，双剑左右一分，人随剑下，再将身子一拱，双足一蹬，一个“浪里钻”的身法，斜窜下去，只听琤琤两响，隐闻左近有人喊好。二贼道一个首先剑被斩断，连肩带头枭去半边，一声怒吼翻倒在地。

另一贼道起得较后，本领也较高，刚刚拔剑往上要斫，猛瞥见敌人头下脚上朝下飞落，忽然双手往肩后一搭，刚看出身后带有两口宝剑，心中一动，两道上附新月的寒光业已随手而起，便知不妙，忙将身子往后一侧，想要让避，一面用剑去护面门，业已无及。琤琤两声过处，同党剑被斩断，重伤倒地，自己剑尖也被撩中，削去了尺许长一节，不禁大惊，还当正面来势业已避过，只要翻落地上，就非敌手，也不至于怎样，做梦也未想到敌人剑术身法那等奇妙，竟和鱼鸟一般，就势把剑反腕一翻，仍走中心斜射下来。贼道身子还未落地，只觉眼前寒光如电，闪得一闪，连念头都不容转，吃郝济“鱼鹰掠水”斜飞过去，一剑杀死，就势一腿踢倒，人也翻落地上，回身朝那老贼杀去。

他这里刚一照面便将两个贼道杀死，龚勤又用擒拿手伤了一个，剩下一个最厉害的恶贼，虽因稍微见机没有冒失纵起，一见同党连死伤了三个，龚勤落地之后又将宝剑拔出，不必动手，单兵器已先吃亏，刚朝老贼喊得一声“风紧”，一面准备迎敌，郝济已口呼：“许大哥，小弟在此，鼠贼已入死地，休想逃生！”人也跟踪纵过。天星认出郝济，自更胆壮高兴。这一来变成一对一。

下余三贼，除白强天性凶恶，自知无幸，业已情急，准备拚命而外，另外两贼俱都打着逃走主意，又看出敌人宝剑锋利，心中胆寒，接连几个照面，均是闪躲，不曾回攻。龚郝二人方想索桥已收，来贼决难逃走，持拐的老贼本和郝济对敌，冷不防忽然纵身一跃，往峰崖上窜去。郝济口中喝骂，跟踪追上，耳听一声清叱，崖腰上忽有寒光一闪，老贼身子凌空，还未纵上峰腰，便被来人暗器打中面门，一声惊叫，翻滚下来。

郝济目光到处，峰腰上现出两个女子，一是心上人聂玉燕，另一个正是许天星之妻庄淑玉，未容开口，耳听呼喝怒吼之声，侧顾白强和另一贼，已被许、龚二人同时杀死。二女同赶将下来，郝

济因和天星久别重逢，又是第一次交到的好友，彼此投机，看出玉燕和许氏夫妻相识，越发高兴，不便先朝二女迎上，正要转身和天星叙阔，忽见龚勤赶来，低声说道："我料得不差，许兄和聂老前辈果然相识，我们不该冒失出手，也许不该这样呢。"

郝济回忆前情，呆得一呆。二女刚到峰下，似已听去。玉燕首先笑说："龚、郝二兄不必多疑，此是许兄无意之中得知我父女踪迹，想见爹爹一面，以前为了掘取藏珍又来过两次，故意和群贼订约相见，没想到爹爹未报仇以前非但不管闲事，也不与外人相见，对你二人虽是例外，如非同仇敌忾，前又见过，也未必肯就见面。二兄如不仗义相助，到了许兄众寡不敌之时，我父女虽必出手，爹爹也只令我一人上前，许兄夫妇仍见不到。我和淑姊一见如故，方才恐她人少吃亏，代她挂了两条火绳，爹爹还在说我多事，就你们不动手也不相干，我未奉父命，只看了生气，正想和淑姊下去，你们已先发难。这样再好没有。我已备有酒食，还打到一只肥鹿。爹爹有事就要出去，少时可以大嚼一顿。洞中藏珍乃昔年师祖亲手封存之物，便是爹爹深知底细，也从未敢妄动。这些年来，虽然知道的人不多，先后也来过几次人，均未寻到，连我也是新近得知。爹爹和师父隐居本洞，一半是因地势隐秘，离开贼巢甚近，样样方便，一半也因藏珍在此，恐怕外贼盗去之故。没想到你们机缘凑巧，今日竟会手到成功，可喜可贺！如今离黑尚早，我们难得相见，爹爹、师父方才曾说有事他往，我们先将贼尸抛向地洞里面，再到我那小洞之中谈上些时，吃点烤鹿肉。许兄、淑姊暂时照我方才所说行事，先不与爹爹相见，只将那事办到，洞中藏珍虽已先后两次被人取完，将来爹爹和你二人相见，也必有物相赠，不知许兄、淑姊以为如何？"

天星夫妇原因无意之中得知三耳子尚在人间，又因去年冬天巧遇玉燕师徒，师门本有深交，二女又极投机，前后见了两次，结

为骨肉之交，天星恰与白强结仇，听一前辈高人指教，借着订约为由想要求教，就便掘取藏珍，事前也未和玉燕商量。当日到后，才知三耳子对他之来大非所愿，幸而玉燕再三解释说，天星夫妇为取藏珍，在他父女师徒三人未隐居洞中以前便曾来过两次，乃是无心巧合，因去年相遇，双方师门交深，恩师看出他夫妇人好，露过口风，今又会见自己，方始动念求见，并非故意，否则三耳子还有见怪之意。此老性情古怪，不便违抗，本想当时告辞，后见玉燕意诚，又因郝济分别才只一年，竟有这样惊人本领，心中敬佩，意欲就此结交，这才留了下来。

二人初意必在大侠三耳子所居相聚，先前又有出洞相见之言，地点也必是在洞外。及至掩埋完了贼尸，并将六贼所带干粮金银取下，随了玉燕同行，才知地在峰腰一个形似人家假山洞穴之内，入口甚是窄小，身材稍高便难起立。二女拿了灯筒在前引路，高高下下曲折穿行，进约十来丈。初到的四人见玉燕走得极熟，正觉峰腹夹缝低窄气闷，沿途都是尖锐的石角，一不小心便要撞上，地势好似越走越低，前面二女业已停住。灯筒照处，左壁有一石角往里缩进一块，约有半人多高，边沿崖石甚是光滑。方料那是一洞，耳听吱的一响，玉燕伸手抓住石角，往里一推，便有灯光射出，走到里面，乃是一间丈多方圆的石室，靠近外壁有一天然平石，高只尺余，旁边放着三块尺许方圆的山石作为坐具，另外一个竹榻和一些锅炉用具，均是主人亲手制成，竹榻石块上铺有兽皮，墙上挂着两盏油灯，灯芯甚多，进门之后全数点燃，照得整间石屋甚是明亮。

郝济见外壁之上有两三处洞眼石缝，估计似可望到外面，刚由圆石前面绕过朝外窥看。玉燕山居日久，忽然来了几个情意相投的嘉宾，高兴非常，一到便将灯加亮，忙于款待，室中样样齐备，待客的酒食也均准备停当，正加炉中炭火，见郝济向外张望，

忙即放手赶过，凑在身旁笑说：“你嫌这里闷气么?”郝济业由一处洞穴中窥见外面白影，仿佛对面就是出口所在，只看不清楚，打算另换一处窥看，全神注定前面，不曾留意，闻声把头一偏，不料玉燕紧靠身旁，立得甚近，郝济身材稍高，石缝比人较低，猛一回身，起势太快，二人几乎撞个满头。

郝济骤出不意，正撞在玉燕的脸上，当时只觉凉滑滑的，在鼻尖上拂拂一下，本来面嫩，人又规矩，不禁又惊又愧，本恐玉燕怪他，一心想要道歉，不料情急心慌太甚，又因平日苦恋玉燕为时已久，忽然久别重逢，并还看出从此可以常时来往，满心欢喜之中。为了男女成见太深，面皮又薄，惟恐旁人笑他，虽不敢过去亲近，那双眼睛却偏不听主宰，只要是在一处，便由不得要多看两眼，这时去往壁间窥探，一半是想借此避开，免得多看人家，引使旁人多心，没料到心上人会凑近身来，铸此无心之失，照着平日所闻家教，少男长女授受不亲才算正人君子，似此两肩相并，鼻尖触到人家脸上，这还了得！加上初次与女子肌肤接触，又是心心念念所想的人，当时面红心跳，起了一种极微妙的感觉，越发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连说了两个“我我……”，底下再也说不出来。初意对方一个未出闺门的少女，被男人在她脸上亲了一下，必要大怒发作，也许从此反目绝交，不再理睬，正急得心里怦怦乱跳，脸涨通红。

不料玉燕只将身略往后让了一让，一双黑白分明的妙目先朝身后三人瞟了一眼，望着郝济窘状，反似有些好笑，略停了停，见郝济说不出口，嫣然低语道：“你这样呆头呆脑作什?又不是成心。”跟着语声放高，又道：“外面便是斜对出口的峰壁，这片石壁可以推开，中间还有一层。你只把旁边突出的一块崖石往外一推，便可走出，非但出口可以望见，也省得气闷。天热时来此午睡，再将入口石门拉开，两面都有凉风，才爽快呢。外壁深藏崖缝之中，

地势阴黑，阳光不照，由暗看明，入口有无动静均可望见，来人却看不到我们。并有丈许长一条石廊平台，上有崖石挡住，真个形势天然，再妙没有。听说你力气甚大，能够举牛过顶，可代我将它推开如何？”

郝济万想不到对方说笑从容，并无丝毫嗔怪之意，语音又是那么清婉，入耳醉心，当时闹了个六神无主，不知是惊是喜，只觉舒服已极，也不知如何回答，只是连说“好好”。随听淑玉笑呼“燕妹”，玉燕便自含笑走去。经此一来，心神陶醉，侧顾玉燕背影，兀自不舍，也忘了去推那块石头。正在发呆，忽见天星夫妇正帮主人收拾烤肉铁架，并取各种用具。方想走过，忽见龚勤走来，料被看见，还未开口，龚勤已先笑道：“二弟怎不将壁上大石推开，呆在那里作什？”

郝济闻言，脸更发烧，忙即回身，刚看出那是半人多高，离地三尺，嵌在壁上微微高起的一块大石，石边上还有两个小洞，似新凿成不久，知供拉关之用，忙照所说用力往外一推，果然吱的一声便自推开，这才看出上下均有接笋之处，和寻常木门一样，外面缺口之处并还粘有苔藓，便人寻到也看不出，门外果是一条天然平台，和人家楼廊一样，只是下有一道天然石栏，高约两三尺，上面又有危崖低覆，人立廊内，正可望到峰外危崖全景，又与出口平行斜对，连口外那片野地均可看到，敌人不等入洞，便自警觉，真个形势天然，掩蔽巧妙。洞中本就阴凉，石门一开，更加添了凉意。

郝济口和龚勤应答，心情颇乱，越想玉燕越爱，一面却又警告自己，此后必须格外谨慎，免得失礼被人轻笑，还要误事，后又想到亲仇未报，大害未除，如何见了美色便无把握，这样想念不已，岂不该死？何况人家女中剑侠，自己哪一样都配不上，不应胡思乱想，念头一转，心方一冷。

忽听龚勤低声说道："二弟，你生长农家，义父人又方正，有许多话，恐你年轻血气未定，多半还未明言。凡是剑侠中人，英雄豪杰之士，都是磊落光明，言行如一，没有大户人家的那些扭扭捏捏，口是心非，表面装着正人君子，寻常男女交谈便认作是大逆不道，他却穷奢极欲，甚而连明带暗尽量酒色荒淫都是理所当然，最可笑是他那男女授受不亲，全是自己贪私，专重在他一面，丝毫不合情理。诸位老少男女英侠决不计较这些细节，你只大大方方从容说笑，用不着什么拘束。男女都是一样，只要情投意合，日久自然亲近，各人都有所喜，此是一定之理。你如随时存有男女界限，或怕旁人多心，非但样样拘束，自己难受，反显小家子气，被人轻笑，何苦来呢？我二人比骨肉还亲，决不会笑你，只要于你有益的事，知无不言。就你有什心事，也可代你筹计。方才你本无心之失，窘得那样神气。幸而天星夫妇不曾留意，如被看见，岂不笑你？你只认定该如何是如何，只要合理而又自然，问心无愧，只管大胆做去便了。二弟聪明人，我如不是看出你将来样样美满，恐你虽然出身田家，却因义父常在外面走动，哪一类人都有相识，难免染了世家大族的习气，你从小听那一些不合理的话，将你原有天真诚朴的好性情无意中套上一层枷锁，使你遇事顾忌，不得不违背本心，反而因此延误，也不会这样说法了。"

郝济知道心意全被看破，好生感激，但一想到心上人共只见到两三面，看去虽然投机，如何便作婚姻之想？心中成见也还未消，不好意思回答，刚红着脸将头微点，许天星忽然钻出。先前三人在外面谈了一阵，连龚勤也成了莫逆之交，同在石廊上谈不几句，二女也同走出。玉燕一说此地形势和移居洞中经过，才知这间峰壁上的石屋乃是玉燕当年开辟，专供长幼三人平日纳凉和窥探来敌之所，三耳子所居并不在此，不经许可也不容人走进。男

女五小侠略谈了一阵，遥望口外夕阳西下，天已不早，屋中酒食早已准备停当，便同走进，将竹榻拉向石旁，围坐在圆石旁边，当中生好炉火，支上铁架，随意烤吃，彼此谈笑风生，兴高采烈。

天星夫妇虽因藏珍无份，三耳子人又他出，不曾见到，难得交到三位同辈好友，也颇喜慰，便告玉燕，说白强这伙贼党人数颇多，另有十来个业已投奔小函谷，因有两个恶霸吃过许氏夫妇苦头，心中恨毒，此去与贼勾结，决不甘休。先不知三耳子和单鸢、岳半斧诸位老少英侠也与小函谷贼党势不两立，正觉人单势孤，准备寻到两位师长作一斩草除根之计。去年冬天，第二次与双刀小白龙相遇以前，遇见玉燕师徒。乃师女侠公孙四妹本是天星之妻庄淑玉的师叔，幼年初从师时，曾经见过两次，隔了十多年，匆匆路遇，方觉面熟，头发又是白色，便告丈夫，尾随到了无人之处，公孙师徒果然转身相见。因是本门师侄，又知他夫妇为人，便告以隐居善法寺后，为了照料疯人，受尽苦难，刚刚病好，便得到仇敌二次出山的信息，知其凶狡机智，巢穴又多，恐被识破，又因崤山冷泉洞乃昔年三耳子师父玉泉先生隐居之所，留有藏珍，地势隐僻，里面洞穴甚多，地方广大，不知底细的人，便知人藏里面也寻不到，尤其洞中藏珍奉有遗命，非但自己人不许往取，并不许转告旁人，许多禁忌。爱女玉燕虽知取法，本身已有师传宝剑，不应贪多，至今仍藏洞内。乃师本意，这两件利器均系当初峨眉遗物，被他借来，意欲物归原主，曾有两封密柬留下。不料形势变迁，人选难得，新近反倒泄漏出去，已有人往发掘。虽因藏处隐秘不曾寻到，终恐落在恶人手内，为此重返故居，就便照看藏珍，免落恶人之手。天星夫妇闻言惊喜，意欲一举两便，一时疏忽，没想到三耳子隐居洞中另有原因，以为贼党虽多，三耳子决不坐视，又想照着师祖遗言，只是往取藏珍的人，谁都可以自行发掘，意欲一举两得，便和贼党订约相会。如非四娘师

徒再三分说，三耳子非但不见，反有嗔怪之意。

郝济早想打听这老少三位剑侠的来历，便龚勤也只知道一个大概，均想探询，只恐对方暂时不愿人知，正想如何问法。玉燕已早看出二人心意，笑说:“此时天才刚黑，爹爹、师父均要半夜才回。许兄夫妇此时上路也有不便，不如在此住上半夜，天明前起身，赶到前山镇上，正好避开贼党耳目，就是爹爹早回也不相干。我知龚、郝二兄还不晓得我家的事，便许兄夫妇也未必详细。等我仔细说出，就知这个该万死的凶孽有多可恨了。”

四人闻言，同声喜诺。郝济并说玉燕长两三岁，该是姊姊。玉燕自和郝济久别重逢，本就喜他诚厚天真，人又英俊，越发增加好感，闻言笑答:“我自问明你比我小，便想改口，以后就算我的兄弟吧。”郝济看出心上人对他格外亲切，也更欢喜。玉燕随说经过。

# 一三

## 绝处喜逢生　甫得知音　又飞劳燕

原来三耳子聂郢从小孤苦，被外婆家收养，从了母姓，先名王引儿。王家全家会武，乃母也是会家。因父早死，随母寡居娘家，帮助耕织，挑些野菜，勉强度日。引儿到了十五岁上，当地发生一种奇怪瘟疫，全家老少死亡殆尽，只有一个表弟王标从小在外从师，准备学成与人保镖护院，不在家中，没有波及。

好容易经人将死人埋葬之后，引儿也染上瘟疫，眼看快死，病中想起这次瘟疫十分厉害，接连两次均是死了不少人，快要收场，忽有一个邻人未愈，或是初起重又传染开来。自己留在村中，看神气早晚必死，还要连累上一大片，加以全家死亡，心情悲愤，性又刚强，一时激动义愤，意欲弃家逃走，去往深山之中，免累旁人遭殃。走时，因觉平日习于勤劳，帮人做事最肯出力，留有极好人缘，如被村人发现，定要搜寻他的下落，一个死不成还是害人，何况日前又曾露过口风，一面觉着生机未断，父母两家只剩他和表弟王标，想逃到山里再说，也许和别人一样，仗着年轻力壮，死里逃生岂不也好？于是略变初计，半夜里起身，先将居室四面放火，假装烧死，一面挣扎着往山里逃去。

这时引儿身染瘟疫，人已衰弱不堪，虽仗着底子还好，离山又近，到底隔有不少的路，四肢无力，怎能赶到？上来凭着一股勇气，走未一半，人便不支，身边又带有一点干粮衣物，想要丢掉，又恐被人发现，正在为难，勉强连爬带滚又挣扎了半里来路，实在无力行动，月光照处，瞥见旁边便是山口外面的一条深沟，暗忖：这等苦痛，生不如死，如被寻回，还要害人。一时心情悲愤，知道深沟下面山泉颇深，壁上还有毒蛇出没，决计自杀。勉强挣扎爬上坡顶，月亮恰被云遮，也未细看下面景物，哭喊了一声“娘”，便滚了下去。当时只觉周身被崖上石块荆棘刺伤不少，奇痛钻心，还未到底，人便晕死过去。

隔了些时，醒来一看，月光如水，身上虽有一些发痛，但颇温暖，仿佛仰卧石上，头上还枕有东西，不像是在深沟里面，离头不远还有大片树荫。再往两旁一看，当地乃是一片山野，花木甚多，风景清丽，以前不曾到过。同时觉着胸前舒畅了许多，只是伤痛颇重，料由崖顶滚落时所受的伤，不动还可，稍一转侧便痛不可当。以前所居本是黄山脚下一个山村，山中虽也常去，并未深入，不知怎会来到这里？身上衣服也都脱去，盖着一床夹被，身下还填有褥子，甚是温暖舒适，两腿却和断了一般，痛得更甚，不能转动。回忆前情，宛如梦境，心正奇怪，目光到处，忽然吓了一跳。

原来身旁大树上挂着一条蟒蛇，约有茶杯粗细，长达两丈，横搁树干之上，头尾俱都下垂，尾部还有一段拖在地上，头却钻在树下一个大竹筒中。乍看那蟒，似在筒内吃什东西，地上还洒着一些血迹，离开身旁只两三丈，山风过处，奇腥扑鼻。先颇发慌，吓得想要纵起，无奈周身骨痛如折，稍一用力，奇痛难忍，同时瞥见那蟒悬在树上，丝毫不动，想起这样大蟒，怎会和长索一样挂在那里，蟒腹又向着外面，和死了一样？定睛一看，果是一条

死蟒，下面竹桶如非套有蟒头也早侧倒，再见地上斑斑点点均是蟒血，连自己身上也染有奇腥，缓缓伸手一摸，腿腹上也似染有蟒的腥涎污血。

这才想起，先自杀的深沟里面，时有大蟒出现，并有一处蛇窟，必是悲愤头上一意自杀，不曾想到，刚一落下便被蟒缠住，眼看送命，被人将蟒杀死，救来此地。滚落时本就身染重病，又被石块树根擦伤，痛昏过去，落到下面，再被蟒一缠，受伤更重，所以周身骨头和断了一般，跟着，又闻到一股药香由被中透出，越知所料不差，暗忖：近日病势越重，非但头昏眼花，四肢绵软，胸前更是终日发烧，烦渴难耐，痛苦非常，如何死后回生？受了这重的伤，反而觉着神志一清，以前烦热心慌全都解去，是何原故？这蟒少说也有两丈，寻死时虽然月被云遮，但那一条深沟，两面均极陡峭，下有蛇蟒窟穴，人由附近往来，均有戒心，从无一人敢于下去，这位恩人怎会知我寻死？并还将蟒杀死，救来此地，岂非怪事？

心正不解，忽见一个年约十四五岁的白衣少女，由侧面飞驰而过，先到悬蟒的树下，捏着鼻子看了一看，匆匆赶回，中途发现引儿醒转，便即走过，见面笑说：“你已遇救，不要心慌。这次死中得生，样样凑巧。你由崖上滚落时，我娘虽然看见，但是到得稍迟，你业被蟒缠紧。虽然抢救得快，将蟒杀死，又蒙友人相助，连人带蟒一齐运回，但你受伤太重，昨日给你灌下保命的药，伤药也都敷上，一面以毒攻毒，用那蟒的毒涎污血将你染的病毒去掉。为恐醒来伤痛难忍，特意设法将你迷昏过去。预计她往始信峰后采药回来，你也快醒。你经过一日夜光阴，也快醒转，用药正是时候。因那蟒可以强身健力，将它挂在树上，下有竹筒接那蟒血。本由我和大姊轮流守护，方才她因友人来访，约她去天都峰后寻人，并还说起你那来历姓名和寻死用意，果如娘和我所

料，对你越发看重。因防始信峰那枝药草被人采走，算计蟒血已将收干，娘也快要回转。急于想你复原，恰巧所访的人藏有这类灵药，意欲抽空往取。她二人走后，我见月色已高，娘还不曾回转，来此看望。你已醒转，此时想必苦痛非常，娘不回来，我也无法。你如不动，还好一些，请先忍心守候，如想饮食，只管开口。像你这样能够舍身救人的好人，年纪又轻，我娘先就喜爱。如非为了一事不再收徒，你反正孤身，能拜在他的门下，和我们常在一起，那才好呢。”

引儿见那女孩，年虽不过十岁光景，生得眉目如画，言动天真而又诚恳，由不得心生喜爱，又受人家救命之恩，万分感激，连声谢诺，加以病了八九天蛇皮瘟，水米不沾，遇救一日夜方始醒转，腹中病毒又被对方解去，当然腹饥思食，先还不好意思，答说：“多谢姊姊好意，此时还不想吃。”一面请问恩人姓名，怎会遇救，昏迷了一日夜还不晓得。

少女笑答：“我叫四妹，没有名字。我娘复姓公孙，单名一个红字，说出来你也不会晓得，你们村中瘟疫，全是新近沟中窜来这条毒蟒引起。你们不知村旁溪水与沟相通，才染上这类蛇毒。你已多少天未进食物，再经昨日药力一打，本来贼去城空，恐连说话都无气力，全仗药力培养。你那腹中早已空虚，经过的事说来话长。我们已代你烧好稀饭，还是吃上一点东西再谈吧。”说罢，不俟答言，匆匆走去。月光之下，觉着少女头上发亮，头发好似白色，也未在意。一会少女端粥走来，还有一些腌菜，用汤匙一口一口喂与病人，又代将被盖好，不令轻动，关切已极，引儿自更感激万分。公孙四妹喂他吃完，方谈经过。

原来公孙红乃是隐居黄山的一位女剑侠，丈夫也是一位剑侠，本领更高，现往海外采药未归，带走一子一女，只公孙红母女三人隐居黄山，不时出山访友。新近回转，得知瘟疫流行，十分厉

害，黄山内外好些山村均受传染，地方都在那一片，业已疑心，细一查访，只一染上蛇皮瘟的人，都是心中烦热，饮食不进，前后胸长有多少不等的癞疮，蛇鳞也似，只一流出黄水，人便无救，好人只一沾上病人的脓血黄水，立时传染。最后发现刚得病时急速避往山外，延医诊治，虽仍要病上些日，受上不少苦痛，多半却可痊愈，如其染上瘟疫，恋家不走，或是无力远出求医的，简直必死无救。近来村人虽已知道趋避，人已死去不少，因听说连起两次均在十五左右，往往好几家人头一天还是好好的，忽然同时病倒，不多几天便蔓延开来，越料中了什么毒气。十五快到，又是七月中旬天热时节，便约了近山隐居的两位好友一同商计，一面查探病源，搜寻近山一带有无瘴毒和具有奇毒的虫蛇之类，一面备好解毒的药，准备医治。

这日，问出先染瘟病的人十九身死，所剩只一两个，村人已知传染厉害，除却至亲的人，谁也不敢近身，出山求医的也都病愈回转。方想寻那两个病人医治，黄昏以前由山口经过，忽然发现山沟下面有大蟒蟠过的痕迹，再取溪水和沟水一试，均有奇毒。无意中又由一个樵夫口中问出沟中近来出了大蟒，因沟太深，先不知道，上月因见天气甚好，到夜才归，无意中发现那蟒蟠在沟旁崖石之上，伸首沟中，先吸上许多泉水，再和水龙一般，昂首朝当空明月喷去，激射起好几丈高下，那蟒又长又大，动作更快，也未看清，便吓得逃了回去，跟着又见过一次，均在原处，照样昂首向天，但未喷水。如今村人俱知沟中有蟒，胆小一点的均改道而行，不敢再由当地经过等语。公孙红一听，断定那是喷毒所致，当夜恰是十五，忙即赶回，约好同伴，带了应用之物，和二女公孙玲、幼女四妹一同赶去。还未到达，便见前面有一少年挣扎着爬上崖顶，看那神情十分苦痛，事前原知村中还有两个病人，因觉那蟒月圆才出，恐误机会，病人至少要经十多天才会送命，暂

时不至于死，意欲除了毒蟒再去救人，方想此人极像是个病人，深夜之间爬上崖顶作什？本就疑心对方怀有死志，刚催快走，少年果然往下滚落，同时瞥见浮云蔽月阴影中，沟底盘石上有两点蓝光闪动，暗道不好，忙同赶下。

那蟒正在对月嘘气，待要吸水喷毒之际，引儿由上滚落，恰巧压在它的头颈之上，当时激怒，长尾一卷，便和转风车一般，刚把引儿缠上三四转，猛张毒口待要咬去，上面老少四侠已相继飞落。公孙红当头一剑先将蟒头斩断。引儿本就痛晕过去，虽然加了重伤，腿骨几被束断，人却无觉。公孙母女和那同道友人，看出引儿正是日里村人所说王家那个孤儿，业已十分怜惜，等把人救到山中，发现那蟒用处甚多，可用来以毒攻毒，蟒也同被运将回去。

公孙姊妹因往前山去救另一病人，得知王家昨夜起火和引儿事前向人所露口风，颇有舍身救人之意，归告乃母，越发喜爱看重，非要把人医好不可。由昨夜起忙到当日午后，先将人浸入蟒血之中，再用煮好的药汤周身洗涤，拭去污血，上好伤药。因见伤势太重，虽然灌下止痛定神的药，醒来仍是痛苦难当，恰巧头一天在始信峰后发现一株药草，上结果实，当日正可成长，此是专治跌打损伤的内服灵药，名叫子母当归血，功能补益精血、强身健力，止痛安神更有奇效，但那药草开花一昼夜方始花落果熟，非要算准它的时刻，在旁守候，等其自落，否则功效便要减少，应在当日夜里成熟，虽然生在峰后绝壁之上，野兽无法上去，终恐别的蛇虫侵害，老早便往守候，尚未归来。乃姊又被一个同道姊妹约去，已剩四妹一人在旁看守。

引儿之母本是名镖师之女，丈夫也是一个武师。引儿幼得家传，颇知一点门道，觉着当地乃是文笔峰后峡谷之中最隐僻的所在，地势这样广大，又当春秋草木繁茂之时，四妹孤身少女，留

守在此深山函谷之中，旁边还挂着一条死蟒，词色那么从容，毫未在意，问完经过，越发惊奇。先当对方比他年轻，再一请问，才知生来矮小，真年纪比他大了好几岁，只是从小隐居深山，虽然常随乃母出游，所去都是名山大川，沿途行医救急、扶危济困均是一班苦人，又都乃母出面，二女只在一旁帮助，事完即去，穿得又极朴素，走到外边无人理会，她母女也极少与人交谈来往，所以言动还是那么天真诚朴。

二人越谈越投机，眼看月上中天，四外那些大树清影重重，映着月华，吃山风一吹，各泛起层层光彩，白云在天，碧霄如染，夜景清绝，先出去的公孙母女尚无一人回转。引儿笑问："姊姊，我因每日帮人做短工，拔青，砍柴，抽空还要去到邻家读一点书，虽然住在黄山脚下，只有秋后随人打猎，到山里来过几次，平日无暇也未深入，山中云海却常远远望见。今夜天气真个好极，你看这样深碧色的天空，除却月亮和几十颗疏星而外，只有一两片比雪还白的云在月亮旁边移动。我真难得见到这好景致，莫非这里天气都是这样么？"

四妹笑答："你们种田人家老早安歇，就有好的景致也难得见到，偶然遇上，也因生活穷苦无心领略。我姊妹平日谈起，常代不平。为了有人说你们不读诗书不知风雅，无论处境多么幽美，俱都无觉，仿佛人一穷苦，连风景美恶都分不出来似的，真个气人！照你这等说法，不也含有诗意么？"引儿还未及答，忽听一少女接口道："四妹又在背后说什么呢？"跟着便见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少女由头前树下绕来，料是四妹之姊公孙玲。引儿身子不能起坐，见那少女长身玉立，生得十分美艳，头发却非白色，忙喊"大姊"，并谢救命之恩。

公孙玲慰问了两句，便说："母亲业已回转，药也采到，并还劝告近山各村的人，在此一月之内不饮溪水，另取山泉应用。一

面将下流溪沟堵塞，把崖前毒水放向无人的沟壑里面，一月之后再行开放，以免饮了毒水又起瘟疫。一面借着这条毒蟒和各种药草制成两种灵药，以防万一，此后已可无害。但你筋骨受了重伤，又当大病之后，毒虽去净，贼去城空，必须内外兼治才可复原。总算运气，这条毒蟒的精血不曾十分糟蹋，正好合用。你底子又好，出于我们意料。

“今有两种治法随你挑选。一是十天之内便可医好，伤痛痊愈，人却无什大用，虽可免去残废，想要做什事业，体力却是不济。一是在我这里静养三月，由我们代你细心医治，一面传你武功，比前反倒更好。不过最难忍受是上来必须服那蟒血，这类奇腥之物如何能够下咽？即此已非常人所能忍受，服后周身发胀，眠食不安，口渴异常，周身均要鞭打，前后须要经过半个来月，才能将这难关渡过。起来气力虽然大增，还要养上一两个月，人是好了，比起以前强健得多，可是一身蛮力，没有高明指教，仍无多大用处。明路虽有一条，照我们在前村访问来的实情，你虽可以蒙他收录，也要由你自愿才可引进。为此把话说在前面。

“照昨夜救你时情景，本来还要隔上两天才能定准，后知近山村人勤俭耐劳，为了常时入山打猎，全都练过几手，你家更是祖传，体质又有这等好法，只等母亲把药配合，明日便可开始医治。蟒血难于久存，虽经母亲用药和好，埋藏地下，为日太久到底可虑。索性将它和药浸入酒内也还罢了，偏要生吃三次，故此越快越好，这样便可少却许多顾虑。事情由你自愿，到底你要走那条路呢？”

引儿天性刚强，又因乃父早死，母子二人寄养外家，生活穷苦，时常受气，心中悲愤，越发养成一种偏激之性，老想立志做人，为母亲吐气，离家远出别谋生计已非一日，昨夜悲愤自杀以前，为恐传染旁人，又将王家房屋一火而焚，将来表兄弟们回来，

不知自己为好，必要见怪，事后想起，已是愁虑，不愿回去。难得主人待他这好，这两姊妹又是那么美貌投机，生平除亲娘以外，第一次受到这样温情，越发心生依恋，不愿分别，闻言更未寻思，脱口便答："多么苦痛，那也不怕，只请恩人不要顾虑，使我不致做个无用的人。再蒙收留，就更感恩不尽了。"随又连说自己多力耐劳，种地樵采，拔青打猎，哪一样都来得，能够采荒自给，无须要人供给衣食，病中所费将来也必设法补偿，只请将他留下等语。

四妹几次想要开口，均被公孙玲止住，一面查看引儿词色，一面静听，听完笑道："后面这些话都用不着，我母女均不是你所想那样的人，谈不到什么感恩图报。既有这样志气，再好没有，不过这头三天服那奇腥的蟒血，周身肿胀，酸痛头当，这罪孽太不好受。本来你的身体还要暴胀，只为母亲怜你心志高洁，天性纯善，想使你将来多做点救人的事，格外成全，不惜多费心力，上来便借药力人力，使你真力真气先就凝练。此举虽然多受点苦痛，得益却是不少。话虽和你说明在先，你也有这样好的志气，到底说来容易，做时太难，一经开始，又无法中止。少时我们先试一试，你也仔细想想，只在未下手以前，一声招呼便可改用前法，你病好既早，人也少受许多痛苦，不过将来不能十分用力罢了。"

引儿这时业已想过，决计走第二条路，急道："姊姊放心，我已拿定主意。人生世上，没有气力，和废物一样，还不如死呢。"说时，隐闻附近有人赞好之声。公孙姊妹随令引儿静卧养神，并说："由此便须服上三天蟒血，不能再吃别的东西。"说罢作别走去。引儿胡思乱想了一阵，也就睡熟。天明醒转，见人已移卧石洞之中，方觉奇腥刺鼻，令人难耐，忽想起昨夜公孙玲走时小试之言，索性深深的呼吸了两次，腥气果然减少许多，方想：那蟒血不知多么难吃，心志已定，多么艰难痛苦也须熬过，能在这里

久居，再能拜她母女三人为师，学点本领，那是多好！忽然闻到一股清香，奇腥立减。

外面奔进一人，正是四妹，见面笑说：“引弟，你真运气。蟒血腥秽，看人都要恶心，如何能够下咽？无耐你筋骨均受重伤，非此不可，否则暂时用药医好，至多保得一二十年寿命，一遇天气不好，周身还要酸痛。你能不怕苦难，自然是好，可是这东西如何下咽？我正代你着急，不料机缘凑巧，天都峰有一老前辈，隐居峰腰已有多年。此老姓戎名二水，外号玉泉先生，你复原之后，母亲代你引进的便是这位老前辈。因听她女儿紫蟾妹子说起，昨夜来此看望，将你的话听去，当时称赞了两句，回去命蟾妹送来两种灵药，一种专解腥秽之气，另一种于你更有益处，并还附有一粒迷药，服后人便麻木，只心里还有一点明白。这样医治起来，许多苦痛，均在不知不觉之中度过，但他虽听传闻，说你人好，不知到底如何，来书嘱咐母亲，还要设法，试你半日，非要看准你的心志坚定，才肯收录，否则，病愈之后，还是不肯收你为徒。后来经我和蟾妹商量，只将死蟒，放在洞内，看你醒来，是否厌恶，生出悔意，并未全照所说去做，我更不等人醒，乘你昨夜被我用药，昏卧未醒之际，匆匆将你解醒，再去告知母亲，说你醒已多时，心意十分坚决，请他来此医治，一面打发蟾妹复命，如今正在准备，不久就到，我们等你病好，再相见吧。”

引儿刚刚谢诺，感激非常，四妹已转身走去，隔不一会，进来一个貌相清奇的中年妇人，知是公孙红，刚喊了一声“恩娘”，公孙红笑道：“难为你了。你遇救详情，想已听我女儿说过，如今为你医治，本有不少苦痛，因你舍身救人，善念难得，竟将天都峰戎老前辈感动，他非但是位剑侠中人，并还是位神医，我夫妻的医道，多半是他所传，每年救人不少，方才送了药来，服将下去，七日之内，周身麻木，只有心里明白，此可免去不少痛苦，一

切均等人好再谈吧。”说罢，先将药丸用清水送下，令将双目闭上。

隔了不多一会，引儿便觉五官失去效用，不闻不见，周身也不再知痛痒，口里似有汤水灌进，隔上些时便有一次，人也时睡时醒。末了一日，眼也能睁，看人似在云雾之中，仿佛见有两条人影拿了棍棒之类，正向自己满身敲打，但无一毫痛苦。又隔了些时，觉着身上发胀，伤痛全消，耳目也都回复视听，口里有人在喂米汤。睁眼一看，公孙姊妹同了另一少女并立身旁。人已清醒过来，一问经过，已是第八天的早晨，说是功成八九，已可随意起身。为了引儿是个男子，身又强健，快要成长，当地都是妇女，并还由别处请来一位同辈少年，相助洗涤全身，清除污秽，就这样，还是满地狼藉，如非烧有香草和避秽的药，常人几于无法立足。好在此洞本非住人之用，引儿一好，便连死蟒一齐掩埋，所有遗留的破衣竹床均须弃去，也就不去管它。三女因知引儿当日病好，底下便是调养，特意赶来看望，并还送来两身干净的布衣草鞋，令往溪中沐浴更换，回来便去左近松林之中相会，不必来此等语。

引儿闻言，自极感谢，方要起身礼拜，三女业已避出洞外，这才想起周身衣服早被脱完，如何见人？一看衣包放在旁边，恐有污秽，旧衣已不能穿，周身结疤，还有不少蛇鳞也似的碎皮不曾脱光，想了想，只得把面上一床夹被围在身上，照三女所说，走往谷尽头小溪土坡之下。泉水竟是温的，还有硫磺气味，天又暖热，阳光甚好，忙将全身浸在水里，洗了一个极爽快的澡，觉着舒服异常，周身碎皮残疤也都脱净，通身光滑，自觉筋骨比前健强，也未想到别的，换好新衣，穿上新草鞋，去往松林赴约。

三女业已先到，并还备有酒食，虽是山崖笋蔬和所猎野兽之类，但极丰盛整洁。三女一同起立贺喜，引儿本想拜谢，被四妹拉住，一同坐定，边谈边吃。引儿又见公孙红不在，意欲前往拜

谢。公孙玲笑说:“我娘昨日业已离山他往,如非你已复原,连我姊妹也都跟去。此是父亲命人带来急信,令我母女三人速往海外相见。我姊妹把事办完,不久也要起身。本定留你在此调养三月,再将你引进到我三叔门下,不料爹爹在海外发生急事,我娘业已带了许多药物连夜赶去。事出意外,恰巧连日蟾妹均在这里,戎三叔虽然出山行医未归,她也可以作主,又有我娘所留亲笔书信,事前三叔并曾默许。虽然他那地方比我们这里还要清苦,山高风寒,云雾又多,且喜蟾妹知你要去,已为你在峰侧收拾出一所崖洞,并在外面搭有一所小茅篷,足可栖身。今日之会,便为谈说此事。至多再有六七日,你将母亲所留的药服完,便随蟾妹移居天都峰下。你病刚好,体力虽比以前强健得多,内里元气尚须补养。照我娘心意,本想传你一点内功,就着调养期中打好一点根基,再往三叔门下引进。虽然事情中变,不如意料,这一分手,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相见,好在你的禀赋不差,所投又是明师,将来一样成就,不过稍慢一点罢了。听你初次醒来所说想拜我娘为义母的话,业已代你说到。我娘最喜你这样忠实少年,但她不愿这类称呼,行时留话,你算是她记名弟子,将来遇机相见,便以师徒相称。我两姊妹算你师姊便了。”

引儿闻言,惊喜交集,想起公孙母女救命之恩和相待之厚,感激涕零,先因恩人不得面见,心颇难过,后经三女劝说,得知隐居黄山的这几位男女剑侠,平日不是济困扶危,便是专为穷苦人们医病,往来民间,行踪无定,偶然分别,向不放在心上,只要此后从师努力用功,将剑术医道全数学会,能够常时出外救人,便算同道。非但早晚相见,并可随时来往,朋友越交越多,所交也均剑侠中人,不必这样依恋,方始放开。一面听说新拜这位师父剑术甚高,医道更好,和种种救人的奇迹,越发心生向往,高兴非常。三女都是落落大方,没有丝毫儿女子态,公孙四妹对于引

儿更是一见投缘，分外关切，吃饱之后，又传引儿一些入门口诀、基本功夫，一面各将剑术武功施展出来，令其观看。引儿才知三女虽然生得那么美秀，本领比他高得不可数计，同时发现自己气力比前大出不少倍，越发惊奇，心志也更坚定。

当地原是一条隐僻弯曲的山谷，共只一条出口，虽只尽头十来亩方圆一片盆地，但是花草繁茂，溪谷幽深，水平明瑟，景物清华，崖洞有好几处，均极高大明爽，先医病的小洞偏在半崖坡上，业已准备封闭，因两家大人日前分别离山，索性连紫蟾也留在当地，把以前公孙红住的一间让与引儿居住，紫蟾与公孙姊妹同住，日常相聚，情份越深。

这日早起，引儿洗漱之后，知道三女日内便要起身，想起四妹对他好处，心中不舍，独坐石上正在出神，忽听旁边有人笑语道："你想什么呢?"回顾正是紫蟾，引儿脱口答道："我是在想二位姊姊日内要走，不知何时相见?四姊今在何处?"紫蟾抿嘴笑道："你看四姊好么?"引儿到底年幼天真，脱口又道："四姊真好极了!我受恩师和二位姊姊救命之恩，不知将来能否稍微报答呢?"紫蟾又笑问道："四姊果然不差，可惜长了一头白发，本来有药可以医治，她偏不要，莫非年纪轻轻，一头白发，也是好么?"

引儿对于公孙母女感恩入骨，对于四妹更甚，笑答："只要人好，白发有什相干?何况她那头发白得那么干净，又明又亮，仿佛生在她的头上只更好看呢。"紫蟾方笑说道："你一个男孩子，留心人家头脚，不怕羞么?"引儿心直口快，素来面嫩，不大和女孩子在一起，只为绝处逢生，所遇均是女子，又都少年英侠，没有拘束，虽然为日无多，业已有些同化，随意说笑已成习惯，当时冲口而答没有在意，闻言立时警觉，少年天真，虽无别念，但却无话可说，面涨通红，不知如何是好。紫蟾见他窘状，笑说："我逗你玩的。我真奇怪，天下的事偏有许多缺陷，否则这是多好!"

引儿不知紫蟾所说是何用意，正在寻思，忽见公孙姊妹各自挑了一担药草，穿山越野飞驰而来，二人忙同迎上。引儿见紫蟾似向公孙玲使一眼色，便各走向一旁，低声谈论起来。因四妹满面笑容，似有话说，这两日来，心更爱好，也未理会别处，相对一谈，才知那多药草均要制成药料带往海外，备作救人之用，业已晒了好几天，二女多留这十来天，一半照看引儿的病，一半便是为了这些药料，并说走时改作男装，还要绕道去往别处寻人，后日中午便须起身。谈了一阵，紫蟾、公孙玲也同走过。大家均因分手在即，好生惜别。三女忙制药料，有的磨成粉末，有的煎膏和丸。紫蟾又赶回天都，把乃父所留现成的药料取来添上。引儿虽是外行，人既聪明，又极勤快，跟在旁边忙出忙进，帮助三女下手，做了不少的事。因和四妹格外情厚，不知不觉成了形影相随，常在一起。中间引儿又见紫蟾和公孙玲背人低语，一个并还望着自己这面摇头叹气，心中生疑，也未探询。

光阴易过，不觉深夜，紫蟾提议，再隔一日便要分手，最好弄点食物，作一长夜之谈。引儿却认为大家连日制药辛劳，公孙姊妹远去海外，万里跋涉，水陆并进，更是辛苦，再要熬夜，精神吃亏，力言不可，第一必须养好精神才能上路。紫蟾微嗔道："你虽爱人以德，是番好意，共总一两夜不睡，有什相干？你看得我姊妹太无用了。"引儿因听公孙四妹昨日说旧病复发全仗自家有药，否则又和那年一样一睡好几天，岂不气闷等语，两次问她什么旧病，均不肯说，再问便有不快之容，虽然不敢多问，心却悬念，听紫蟾这等说法，脱口说道："四姊昨日曾说旧病复发，刚刚服药不宜熬夜，反正一早就可见面，何必多此一举？"

紫蟾朝公孙玲微笑看了一眼，转问引儿："四姊的病，你怎知道？你要是关心她，大可无须。实对你说，我们姊妹有时出山，好些天不眠不休是常事，何况二位姊姊虽然此去路远，在我们看来

并不十分辛苦，两夜不睡毫不足奇。如其你自己疲倦，不愿熬夜，各请自便，不要管人闲事。不是看你和她姊妹情同骨肉，惜别心盛，我还不会说这话呢。我三人同居一室，便是通夜长谈，十天不睡，你也不会知道。”还待往下说时，四妹早知引儿关心自己，见他被人问住，忍不住接口道：“蟾妹不要欺负老实人。就算他是为我而发，也是人情。本来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人生遇合无常，自有相逢之日，多此暂时聚首并无意思。你和大姊只管作那长夜之谈，引弟不必多言，各自回房安眠，明早再见，我也先去睡了。”说罢，不俟答言，转身就走。

引儿心方一喜，瞥见紫蟾正朝公孙玲使眼色，又觉不好意思，红着张脸笑说：“二位姊姊不要见怪，也请睡吧。”紫蟾笑道：“你四姊已睡，管我们呢！”引儿越发不好意思，僵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公孙玲随将紫蟾一拉，笑道：“蟾妹，你还是那么淘气，逗他作什？留神四妹口不让人，少时向你还敬呢。”跟着，又向引儿道：“引弟只管安歇，我们姊妹说笑已惯，决无多心。我二人还有一点事，明早起来再相见吧。”引儿巴不得能够下台，应了一声，便各转身，隐闻紫蟾笑道：“你看，此时他走得多快，真个可惜。不知那药能否……”底下似被公孙玲止住，没有再说。

引儿回意前情，始终不知何意，越想公孙四妹越好，一面觉着紫蟾本领既高，人又美艳，只是人太刁钻，仿佛不大投机。师父不在山中，此去孤男少女同在一起，剑侠中人虽不拘束男女形迹，到底言动谨慎些好。忽又想起自己年已渐长，像四姊这样好人，又是少年女侠，我曾受过她的救命之恩，她对我更好，如能常时相聚永不分离，那是多么好的福气！偏又刚刚病好便自分开，越想心越烦，一夜不曾合眼。

估计外面天已快亮，正想起身出看天色，忽见一条人影飞将进来，刚认出是公孙四妹，便听低声急语道：“引弟不可出去。外

面正有强敌寻上门来，大姊、蟾妹业已上前迎敌。此时几个异派凶孽十分厉害，事出意料，又隔了两年的事，不知怎会被他寻到？又探出爹娘和戎三叔不在山中，想杀我们姊妹泄恨。如今胜败难料，你决不是他们的对手，御敌的兵器你先没有，就有，此时也不会用。我本前往相助，恐你无知犯险，特来嘱咐。千万听我的话，不可出去，否则我就不理你了。快跟我走，先藏起来，以防万一。”边说边拉引儿走出，掩往洞旁一个从来无人出入的崖夹缝内，令其往外窥看，如有不测，照着所说，急速逃避。

要知全书结束，后事如何，均在第四集中分解。

# 酒侠神医

# 一

# 风雪单骑

这时天才申初，隆冬时节，本就天黑得早，天气又有一点变化，西北风一阵接一阵，越吹越猛，吹得刘场坝临河的一行衰柳呼呼乱响，起落如潮。

田家早已收获，冬麦还在地里，没有出土，田野中空荡荡的，只现出大片方块，内中隔着一条条的浅沟，由河边起，一直延到镇后面的乌龙山脚，由下到上，散列着一层层的梯田。山南是片坡形，虽然石多土少，但那山地，由山脚起，快要到达山顶，稍为平坦之处，都经过土人们的开垦，连山径南边倾斜之处也无隙地放弃，不是一片片的柑子树，便是一丛丛没有斫完的包谷杆。

隔上一片山地，便有三两家茅篷，里面虽然住满了人，因天太冷，家家门前都是冷清清的，看不见一点烟火与人的影子。偶然发现一条狗，缩着个头，夹着尾巴，蜷伏在墙角背阴之处，看见生人，有气无力地刚把头抬起，“汪”得半声，被那凛冽的寒风一吹，又缩回去，身子成了一圈，盘得更紧，仿佛自顾不暇，也就不再代狗主人耀武扬威，多管闲事。

日头早已隐入阴云之中，在风沙满天之下时隐时现，看去只

剩昏蒙蒙一团，淡白影子。风力越吹越猛，空中不时传来狂风激起的异啸，尖锐刺耳。风吹到人面上，刀割也似，逼得对面喘不过气来。一股接一股的冷气，由人头颈袖口之中猛灌进去，透体生寒，手冻足僵，没有丝毫暖意，上下牙齿兀自战个不停。走路的人不敢与风力相抗，便把身子侧转，倒退而行。田里残余的包谷杆，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哗哗乱响。败叶残枝，随风满地乱滚，触目都是荒凉景象。

山前河坝镇上只有一家酒店，门前挂着一幅又厚又重的风帘。偶有个把人冒着寒风匆匆进出，余者家家关门闭户，路断行人，天气真个冷到极点。

再往镇东头一看，相隔里许来路，倚山面水的斜坡平野之间，却现出大片园林。外面一带寒林萧疏整齐，里面假山楼阁有十好几处，占地甚大，由平地起直达半山，均有一列围墙隔断，也估计不出地方多大，一望而知是当地风景最好之区。风沙尘雾迷漫中，相隔又远，看不见内里人物动静。只见大小数十条黑烟，由各处楼台顶上向空冒起，被风一吹，满空乱滚，随散随起，老喷不完。那风暂时也没有停止之势。

就在这风烟飞舞中，一匹川马载着一人，突由镇东头小路上，绕着那片园林，冲风驰来。马并不算甚快，看去筋骨却甚强健。马上人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年，穿得并不甚厚，身上背着一个包裹，像是身有急事赶长路的，也看不出是何行业。

当地虽是山角小镇，因离江口甚近，河面又宽，往来舟船甚多，平日虽不停歇，遇到风浪，船家都喜来此暂避，就便歇上些时。为了近日天干水浅，河面两旁业已结冰，已无船家停泊。由陆路走的人，除非附近山村赶集，或往县城有事经过，再不，便是镇东头飞鸿庄主人的亲友，生人一向难得见到。

酒铺主人向老好，人最和气，他是飞鸿庄主人刘廷魁所用奶

妈的儿子，在镇上开了十多年酒店，酒菜均制得好，价也公道。船家喜停当地，一半绕道避风，一半还是喜欢吃他酒菜和红油抄手（即馄饨）。当日虽是奇冷，小小里外两间客座也被坐满。吃酒的多半是刘家所用仆人，抽空来此买醉，再就是左右开店住家的邻居。彼此全都相识，正在高谈阔论，互相恭维说笑，忽听门外马蹄响动。

向老好巴结生意，知道这等天气不会有什外人，两位少庄主喜吃自己抄手，有时家中厨子做的点心吃厌，偶然也来照顾，近来为一个姑娘来得更勤。这位二相公刘翰，年只二十缘上，业有一妻一妾，人最聪明，文武双全，十八岁便做秀才，由曾祖父起便是仕宦人家，到他这一辈，族中弟兄更多，有文有武，有的还在外面做官。只他和兄长刘庠，因乃父刘廷魁在同族中官做最大，人又多才多艺，性喜风雅，自从在江南任上被参回来，便将多年积蓄的宦囊，在东山脚下建了大片园林，本名小观园。因园中地方广大，花木繁多，倚山临水，具有泉石之胜，主人所居飞鸿阁，更是园中精华所在，地方上的官绅和往来的贵客，都喜来此登临游宴，主人又最好客，乐于应酬，于是人都叫飞鸿庄，"小观园"三字反倒少人晓得。主人年已六旬，最会享福，建成之后，便带了亲属好友在内纳福。园中春花秋月，各有它的妙处。消寒避暑，更有极好设备，四时之佳景无穷，而主人的兴趣与兴建也与年俱增。好在家中富有，山上下的土地都是刘家所有，那豪华富丽之景，一时也说它不完。

主人自从隐居园中，终年在内吟风弄月，赏花玩雪，饮食起居无不讲究到了极点。刘氏弟兄从小生长在这享受无穷的富豪舒服的环境中，看见老的隐居家中这样舒服，也都受了传染，觉着求名求利，风尘劳碌，就能成功，先要受上许多艰难辛苦，没有家里舒服。尽管乃父日常告诫，文武两途俱都请有名师，并说：

“我能有今日这片家业，也是由于在名利场中奔走得来。你们叔伯太多，真正祖产我并未分到多少，不是我肯下功夫用心，共只一两千担租，如何够用！你们如不照我所说求取功名，非但不能使财产增加，将来必难能保守，还易受人欺侮。你曾祖在时便淡于名利，深知宦海风波，仕途险巇，中年便自退隐，但他留有遗训，说后世子孙，第一步先要读书习武，无论家多富有，必须先把功名求到，方可回家享福，但是做官至多做到二三品为止，不等人家眼红便要知足退休。财与名万不可没有，但决不可太大，以免名高见妒，财多遭殃。另外还留下许多秘诀，叫子孙如何读书习武，如何求取功名，揣摹风气，应付上司下属同了亲友，甚至男女奴仆和所用佃户、贫苦同族、邻里土人，均有他老人家多年心得，作为传家之宝。照此作法，非但能进能退，并还荣而不辱，富而无忧，名利兼收，决不会有什风波之险。就是子孙聪明不够，也能保得这片家业和自身的安乐岁月。自曾祖起，不算你们，业已四代，谁人不说我们书香世族，又富又贵？尽管各房分居，不是年节婚丧喜寿，轻不往来，在外人眼里，那是何等有声势的阀阅大家！这多年来，只不违背祖训的，非富即贵，你们算算人才出了多少！纨袴膏粱子弟，也是一样的人，他们的父兄又多才智之士，如何他的子孙都是废物，老的一死，不消数年便倾家荡产，自身贫饿，连带先人也受人家笑骂，这全是他父母在日溺爱不明，自身只贪享受，不知进取之故。其实，我们富贵人家的子孙见多识广，样样方便，读书学武，全都比人容易，直比那些寒士酸丁、苦人穷汉求名谋生容易得多。只要稍为像个人，便那散布朝内外当道门生故旧的人力照应便用不完，哪有败家之理？全是自己太不争气罢了。你们学我的样，只能守成，我也一样喜欢。但是守成比求功名更难得多，还要时常受人欺侮嘲骂，说老的找了造孽钱，子孙才会成了废物。如其不愿受那风尘劳苦，有这一片家业，作

个少年公子老封君，也非不可。第一书要读通，多少先弄一点小功名做保护身家的招牌。再借着这大片园林风景和我家饮食起居之美，无论在朝在野的文士官绅，只看出他稍为有点起色，一体分别高低，应酬接待，使来的人都承我们的情，我却自命清高，专以文酒游宴与之周旋，决不承他的情，使交情越放越多，从不轻用，家居一样可以养成极大名望。就有什事请托，也乘对方常时来访，或是借故请客时从容说出，他们平日承情太多，我又轻易不用，从不出入公门，自然一言九鼎，哪有回报？再说，常人见我常年车马盈门，冠盖往来，吓也将他吓倒，怎会有什逆事发生？即便事出意外，你弟兄文武都全，由上到下的官府又是一说就灵，自然永保平安，万无可虑了。你们如不读书，弄点功名，休说人家看你不起，就舍得应酬，也都当你铜臭，再者自己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外行，有了贵客也应酬不来，气味先不相投，如何结交？你弟兄最要紧把书读个一通半通，至少也入学中举，不是白丁，再将诗酒琴棋等杂艺，照着各人性情学上一点，好在这类东西都有家传秘本，一学就会，并不太难。说句不好听的话，稍有一技之长的帮闲蔑片，尚还能够依草附木，到处受人欢迎，我们有财有势、书香仕宦的望族大家，再将帮闲的本领学会，不惜金钱，来作主人，你看人家对你恭维，那是什么光景！不消数年，你们立成管领名山的雅人高士，到时冠裳如云，众望所归，偶然失于检点，也不会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再将我这一套传于子孙，能进取的更好，不能，也使人越多，家业越大，永远比谁家都强都富，都有名望，不是好么？”弟兄二人还是我行我素。

廷魁虽爱二子，更爱刘翰，小时管教却严，尤其应对宾客和各种诗文琴棋、骑马舞剑杂技，更有随他多年的宾客，各以技能，专心教授，因此小小年纪都有了文名。长子刘庠，二十五岁中了举，便推名山侍父，诗酒颐情，每日召集一些官绅游士，赏花赌

酒，对月吟诗，跟着乃父作那富贵隐士，不再作那功名之想，今已中年，因其天性奇懒，自托疏慵，除却真有地位的达官显宦、父执贵交还能尽礼承迎外，对于寻常亲友，非但迎送全废、婚吊不往，见了人身都不抬，连衣服的钮扣，都限定姬妾美婢代扣。身又奇弱，终年高卧飞鸿阁上，楼都不下，日久成习。亲友平交都贪他家豪富和吃得好，自来自去已成习惯，也都不以为奇，只要踏得进门，便可照他对客等第，各随其分。刘家饮食样样精美，全家均贪热闹人多，只管随同享受，决无人问。如其贫苦求助，却是免开尊口，园门先就踏不进去。刘翰性情却与乃兄相反，因是廷魁中年所生幼子，最是聪明，文武都来，最得父母偏爱，入学之后，虽和乃兄一样，不愿受那贡院中矮屋风檐的苦辣，却喜挥霍，人又任性，小小年纪，便喜结交江湖中人，朋友甚杂。廷魁年老，刘庠太懒，无形中作了一家之主，从小养成一种怪脾气，刚愎自恃，喜怒无常，谁也不放在眼里，好在家业虽多，廷魁尚在，人又工于心计，所有产业均有专人管理，方法严密，财产日多，从无不足，又有严命，儿子只管挥霍，但决不许远出。刘庠人虽极懒，比廷魁还要精明心细，每年出息，怎么也用不完。人情习惯无奇，转生厌倦。

刘翰终年锦衣玉食，老是那样，便觉着没有意思，想出种种方法消遣取乐，常时自恃胆勇，孤身骑马出外走动，一犯脾气便要生事，全仗财势太大，无人敢惹，告到官府，也是不理，就此阴消过去，连闹过几次事，非但不改，反更任性。总算手松，用钱如水，有时也肯施舍几个。往往家中正设盛宴，高朋满座，忽然独自骑马，去到镇上买些点心酒食自吃。镇上店铺对他虽极恭顺，但有一件为难，所到之处，哪怕满堂吃客，一见他来，均要起立，必须等他吃完人去才敢归坐。有那貌相粗蠢、衣服肮脏的土人船夫，被他看得一不顺眼，还要打骂出事，耽误生意，尽管

钱给得多，人都当面恭维，背后盼他不要光降，免得多担心事。

上月有一条小渔船，像是母女二人，来向老好家吃抄手。刘翰看中少女美貌，当时还顾身份，自己不曾出面，只命下人借口不曾起立向其盘问。对方先是冷笑了两声，置之不理。下人见她们吃完要走，上前一拦，被老的伸手一挡。那渔婆看去年将七十，衰老无力，这一挡也并不重，不知怎的，挡的人腰间会岔了气，痛得周身冷汗。因是刘翰防人知道，只命他一人来探口气并问住处，未带同伴，眼看少女巧笑嫣然，从容走去，奈何不得，等到想起托人去追，小船业已走远不见，回去养了半个多月才好。由此刘翰常来向老好店中吃抄手。向老好知少女好人，常时为此愁急，幸而不久封冻，河面结冰，刘翰问知不会有船停泊，已多日未来。刘家男女下人连同花匠园丁有两三百，食客教师还不在内，隆冬严寒，这些不得宠的下人，连那许多冬来清闲的花匠，做完了手边的事，均喜来此吃抄手，闲谈说笑，吃向家白酒熏腊之类。这时在座的，十之七八都是这类酒客，另外还有几个镇上开各行店铺的邻居，人已坐满，只剩半张小桌，堆着一些盆碗酒壶。

向老好一听门外马响，只当二相公又来吃抄手，忙向众人把两个指头一伸，一吐舌头，便慌不迭赶将出去。满堂吃客围在火盆旁边，有的高谈阔论，有的划拳比酒，热闹非常，见状立时鸦雀无声，争先肃立。一连串板凳响过，众人均想：他家那多厨子，要多好吃的东西，也是口开手到，当时送来。这样冷天，二相公何必还要出来？如其避开，他还有气。坐又不敢坐。他一高兴，就许一坐好些时，我们却在旁边罚站。能讨得喜欢，酒账不用会，还有银子拿，否则，被他打骂上一顿，岂不冤枉！正在提心吊胆，耳听向老好向来人问答。那冷风由门帘缝中往里直灌，方才暖气已被扫光，方觉这位太爷怎不进来，忽又听向老好笑呼道：“诸位请坐，不是二相公，这样冷天，我原说他不会来的。”话未说完，来

人业已走进。

众人吃了一个虚惊，本就不快，又见是个年纪不到三十、其貌不扬的少年，所穿衣服又颇单薄，由风沙中驰来，满脸俱是风尘之色，越发轻视。内中两人年轻气盛，想起来人扫兴，刚才忙乱起立，被冷风一吹，刚要来的抄手业已半冷，不禁火发，互相发话讥刺，打算挑衅。少年因无坐处，进得门来，先将包裹放在半桌旁边，自往门角无人之处打扫身上尘土，好似外路人不通当地语言，一任众人嘲笑议论，全如不闻。

向老好为人忠厚，最怕打架，又觉少年孤客，这样寒天还在赶路，此时多半饥寒交迫，这班酒客多是飞鸿庄的豪奴，人多势众，年轻人脾气暴，稍为忍耐不住，被打一个半死，岂不冤枉！一面同了妻子，忙着把半桌腾开，寻来一张竹椅放在旁边，一面乘着来客转身掸土，分向各人桌上低声急打招呼，连说好话。好在这班豪奴都知他是主人奶妈的儿子，平日虽极善良，真要闹事太大，把他老娘搬出，去向老主人告上一状，却是谁也当他不住，又见来客仿佛知道厉害，避向小门后面掸土，众人这样笑骂，一言不发，既然胆小害怕，晓得自己威风，也就把气消去，业已无人再说闲话。

内中一个名叫袁梧的，原是刘家远亲，父母死得太早，把家业荡完，无处衣食，再三托人，想到刘家当下人，做点杂事，混碗饭吃。他父亲在日，原和廷魁同窗八拜之交，往来极密，无话不谈。廷魁觉着故人之子，又是亲戚，用作奴仆，必要招人议论，自己天性只管挥金如土，但都用在有益的朋友身上，该用的钱，一掷万金，向无吝惜，像这样无用子弟，给少他不够用，多少也是糟掉，这类不该用的钱，分文也不愿用，始而拒不见面。袁梧谋生本领虽然没有，人却十分刁狡，便把乃父在日和廷魁来往的信件说帖裱成册页，当古董沿门叫卖，但又不肯脱手，只做幌子。廷

魁因那许多书信上有好些背人的话，虽承袁梧的情，凡是不可告人的均未取出叫卖，照此下去，早晚仍要出现。双方都是世家大族，这类光棍，又不犯和他硬拚，知其有意敲诈，想丢自己的人，几次命人往买。袁梧答话极妙，说:“先父生前虽有文名，今已过去，成了朽骨。刘老姻伯名满天下，我不是为了吃饭，真个当它连城之宝，一个字也舍不得拿出。今虽迫于无奈，有人要买，也须值得。”来人听他狮子大开口，当初主人与乃父来往书札又多，如其买完，少说也要好几千银子，无法还价，只得回去。廷魁先还想多少买回一点，免得丢人，哪知价钱太高，商量一回加一回，最后竟说那是他的衣食父母，如其日内，不得善价，便要去往省城或江南诸省求售，早晚终有识货的人。一面却把廷魁的道德文章、诗词书画恭维得古今少有，不说一句恶言。

廷魁闻报，仔细一想，忽将袁梧喊去，说:“我是你老世伯，并非不念亡友，不顾全你的生活，只为你一开口便说得那样下作，明明世交老辈，我和令尊那深交情，你却甘为奴仆。我实在气你没有出息，表面不问，实想借此磨练你的志气。不料你等不及，知我昔年与令尊有一两件背人的事，借此要挟。以我之力，休说全数夺回，便要你的性命，也易如反掌，本心想用力来成全你，你偏不知好歹。看在令尊分上，虽不计较，但我向来不喜废物。你能用这样奸巧心思，已不怕没有饭吃，不过年轻心急，出息不大而已。我们都是仕宦之家，做我下人奴仆，万办不到，对不起你令尊。从今天起，搬在前面镇上，做我粮店副总管，兼管粮仓和每年催粮收青的事。我那规矩，你也知道，只不作弊，包你有吃有用，有得钱多。那班佃户，都极狡猾，像你这样有心机、能用软功的人才，我这里只少不了。闲时常来见我，包你只有好处。”袁梧早有准备，不等问话，先将所有书札全部献出，跪说:“小侄实是迫于无奈。姻伯既赏饭吃，此后终身便是姻伯所有。如有私

心，天诛地灭！”廷魁随将下人喊退，密谈了几句，双方分手时都是面有喜容。

袁梧做了粮总师爷，不消两年，便由副而正，日子越过越好，房也盖起，田也买下。为对佃户土人刻薄，廷魁每年收粮之后，必要将他喊去大骂一顿，可是第二年照旧一样。廷魁恨他不听话，说是世交亲戚，别无大过，办事认真，由于对主忠心，不便深责，有时虽将强逼去的租谷退掉一些与佃户，或将预欠卖青钱免掉，却不肯换他职务。内有一次，还几乎逼出人命。本地方人，均说老庄主厚道，只他可恶，取了一个诨名，背底喊他“刻薄鬼铁算盘”。

袁梧到了中年，比前吝啬得多，心机越巧，刘家一年比一年田产增多，他也跟着一年比一年富有，本来轻易不肯上酒馆。自从刘庠中举之后，家中食客越多，袁梧贪刘家酒美食精，近年主人越发信任，可以随便出入飞鸿阁上下主人父子所居之处已有数年，除却收租最忙之时，照例风雨无阻，早晚两顿，均往刘家吃完再回，有时连妻子也带了去。这类赶饭吃的常客刘家常有，何况袁梧又是总管收租的亲信人，人又随和，上下不分，所有刘家下人，连花儿匠都是弟兄相称，那些不得宠的下人，也一样说笑招呼，端的上和下睦，除却佃户土人骂他“铁算盘”、“没有牙齿的毒蛇”，虽不咬人，被他缠紧，照样把人毒死，不肯放松，余者都和他说得来，又想他向主人面前说句把好话，偶然到向老好那里吃些点心酒菜，都有人会钞。可是袁梧嫌向家酒菜只得几样，没刘家多，还要花钱，主人有命，对向老好只许多付，不许稍欠，赖债的人极少，凭自己的身份，不能白吃，底下人的情更不好承，不是真忙或催逼欠租期间，轻易不去照顾。

当日原因刘翰看中少女时，他恰在旁，但未理会，事后得知，想起那渔船少女，上半年收租时曾经见过两次，有一少年同在一

起，穿得虽然朴素，并非渔家打扮，因其貌美，多看了两眼。过不多日，有一个佃户先卖了青，欠了柜上五担租谷，到时无力交还，本人不在家中，只有老母妻子，照例送官押追，母子全家跪地哭求，快要锁走之际，少女恰巧走过，朝旁人问了几句，匆匆走去，一会喊来同伴少年，用银子代还租谷，记得还多算了她两成，对方也未计较，看神气像两兄妹，因此记得她的相貌。到了九月，听说刘庄银库失盗。那些银子深藏地窖之内，每年添仓，都将银子熔汁，使其结成一体，休说暗偷，便是明火打抢也拿它不走，不知怎的，门窗户壁一点未动，银子会被人用刀斫掘去了一二百斤，并只老庄主一人知道，自往银库看了一看，也未报官。第一日刚听随同入库的人谈起，次日那人便说："酒后醉话，并无此事。"一直都在疑心，刘氏弟兄和那几个武师虽无一人提起，这类事也不便过问。可是到了十月底边，庄中便添了三个有名武师，至今安静，无什信息，自己却是始终疑心未退。

这日原听人说，刘翰在对面吃抄手，袁梧欲往讨好，进门便见渔婆母女同坐，别人见了刘翰纷纷起立，不问不敢开口，一呼百诺，这一老一少仍是从容饮食，毫不惊奇。仔细一看，认出正是去年所见少女，心方一动，刘翰业已起身，忙即跟出，见他只带得力下人章鸿，正在低声耳语，未便过去，事后才知刘翰看中那渔家少女，便留了心。相隔又近，听向老好说，那渔家少女还同有两个少年，近两三年，每到镇上或是经过，必来吃他抄手熏腊，向不多口，不知是否一家？每次都是步行，自驾小舟，渔家装束尚是初次，来往均无定时，不论冬夏，吃完就走，只去年代完欠粮，似在镇上停了一日，次日才走等语。

袁梧越想越奇怪，暗用心机，常往店中走动，转眼隆冬，均未遇上，见离年近，料知对方不会前来，已有数日未去。这日下午，见天太冷，家有病人，不愿再往庄里去，想饮两杯，便由斜

对门粮柜走将过去。在座的人都恭维他，正在说笑有兴。向老好见酒客多，格外讨好，又添了一只火盆，加了好些新做好的“欢喜团”（过年所用炭基），刚把火生旺，忽听马响。

袁梧心细，对面还坐有一个比较管事的豪奴和一家小客店的店东，早听出那马未钉蹄铁，蹄声有异，与刘翰所骑那匹高头白马蹄声不同，心想：这样寒天，刘翰怎会来吃点心？眼看众人惊慌忙乱，有意取笑，也不说破。后见来人面生，对众笑骂，只是不理，并非胆怯怕事，去往门后掸土，实是久在面走动，不愿使人厌恶的意思，更非真个避人。心想：此人可疑，恰巧对坐两人刚刚吃完，有事要走，那张半桌所堆东西太多，急切间还未搬完，一不小心，将碗又打碎了两只，向妻正骂那小伙计。

少年掸完了土刚走过来，袁梧立时乘机笑道：“向老好，叫你那小幺师（川语店伙船伙，均喊幺师）莫搬了，把这位酒客让到我这一桌来，不就好么？”老好一面称谢，一面便请少年少停，等将杯筷换过入座。少年朝袁梧看了一眼，笑说：“多谢这位老人家好心。”等那两人一走，便把包裹拿过，坐了下来。袁梧见少年穿得平常，所要的酒却多，菜只一样，抄手之外，还要了一大碗担担面，食量颇大，酒饮更豪，口到杯干，吃得甚香，但又不露丝毫寒相，吃不两杯，便似觉热，把外面穿的一件短只过膝的薄棉袍脱下。这样寒天，在座的人都穿重棉，豪奴更多穿戴着皮衣皮帽，虽然生有两只火盆，仍挡不住那寒气，少年外穿薄棉，内里只穿一身紧身夹袄裤，反倒嫌热。

旁坐豪奴，借题笑骂：“穷骨头发烧，贱骨头发热！”被袁梧暗使眼色止住，少年也不理会。袁梧问他姓名来历，说是姓白，往山中访友，由此经过。答话简单，永不回问，使人无法多口。人却和气，面上常带笑容，看去像个本份药夫子。问他行业，却说是南方人，流落成都左近，代人家管点杂事。仔细观察，并无异

处，包裹只有一尺多方圆，看去颇有分两，少年放在桌旁，并不注意，又不似带有金银兵器，口音也与前见还租男女少年不同。正觉白费心神，便宜这厮一场打骂，早知如此，还不如让众人打骂一顿，看个热闹，还好一些。心虽暗笑，不该多疑，对一个不相干的穷汉费了好些口舌，忽然看出少年手指甚长，这样冷天，还是那么润泽，并还刚劲有力。

袁梧以前学过武功，虽不高明，刘家养有好些名武师，常听谈论，颇有一点见识，于是重又留心。正想借话探询，忽听酒客呼喝："幺师讨嫌！不该无故开门出进，放进冷气。"原来向妻因觉那匹马系在外面，恐被左近苦人偷去，命店伙常往查看。靠门的两桌酒客嫌冷，纷纷喝骂，连少年也骂在其内。袁梧刚在暗中摇手，少年忽然走向门外，转了一转进来，笑说："本来这冷的天，不能为我的马使众人受凉，难怪诸位有气。我已将辔头取下，由它去吧。"向老好忙问："马丢掉了怎好？"少年笑道："此马从小喂熟，最认主人，别人骑它不上，到时自会回来，丢了与你无关。"说罢归座。众人虽未再骂，也无一人理他。袁梧刚想起那马如何奇怪，未钉马蹄，猛瞥见少年归坐时，腰间似有亮光一闪。定睛一看，少年腰间束有一条板带，上附尺许长一片皮套，内里好似插着六七柄二四寸长的小刀，打磨极亮，宽如柳叶，本有夹袄遮住，板带又宽，看不出来，想是取马辔头时，被风一吹，襟角被刀柄挂住了些，匆匆进门，没有在意，露出一点刀锋。正自寻思，此刀这多，必是暗器，料非寻常过客，少年似已觉察，随手将衣角拉了一下，依旧饮食，若无其事。再往下面探询，少年已快吃完，忽然把筷放下，面色微微一沉，似要发作。想起此人定是江湖中人，万一翻脸，岂不吃亏？仗着人多胆壮，正在暗中戒备，少年已往门口赶去。

原来外面大风已止，天近黄昏，越发阴沉，门外钻进一个面

黄肌瘦、年约十三四的贫女，手拿一个破瓦壶，冷得周身乱抖，正向店家讨点热水，说是家中有人生病，想吃一口开水，赊一块锅魁。向老好业已把壶接过，切了一块锅魁，连水快要递过。贫女好似喜极，正在连说好话，极口称谢。忽由侧面小门内，走出一个穿带整齐、年约六旬的老妇，劈手先把锅魁抢去，手指向老好大骂道："你娘费了多年心思，才讨得老太爷的喜欢，给你挣下这片家业，又是田地，又是酒店。我们将本求利，如今年月不好，这些下力脚板（川语对农人一种嘲笑的称呼）都不安好心，天天装穷，也不买我们抄手，时常还要装病讨水，欠锅魁吃，不要这样，就要那样。你这没良心的，只会做滥好人，也不想想老娘这点家私是容易得来的么！"说完，将壶水夺过泼掉，朝贫女怒骂道："我们将本求利，就是一碗白开水，也有我们本钱，不是偷来抢来，一个白拿，个个白拿。我们满堂的客人，自己还不能够用呢！你看你那脏壶，害得我白糟掉一碗开水，想倒回去都不行。一碗水有啥子，不能破例回去对他们说。从今天起，哪个来要开水，莫怪我狠！狗啃的婆娘，打嫩尖的小骚货，再不夹了你的狐狸尾巴，跟我快滚，想挨两火钳么！"

贫女先颇害怕，急得要哭，忽然面现惊喜之容，想朝少年这面奔来，口刚一张，喊得一个"七"字，忽又止住，往后倒退，眼却望着前面，已无惧容。向老好正朝老妇低声赔话，老妇立逼要将贫女逐走方肯回房，尚在争论怒骂。少年闻声，已赶了过去。

袁梧先未留意，后才听出，那老妇正是向母，少年时有名的"一街香、菜花西施"，因乳水多，人又灵巧，有两分姿色，在刘家做了二十年的奶妈。小主人业已长大成人，主人还不肯放走，她也不愿回家，丈夫早已气死。以前听说老庄主非她服侍不可，连往江南做官都带了去，直到将近五十方始回家，开的虽是小酒店，主人赏赐的金银田产却非少数，听她醉后口气，内中似有好些隐

情。人最精明刻薄，打小算盘，所居共有两层房舍，并还用有丫头，每日在里面念佛烧香，因在富贵人家多年，颇讲礼节享受，她那内院里面，卧室佛堂的陈设，寻常中等人家都难见得，饮食起居更极考究，却喜逼着儿子媳妇开那酒店，并令自家照顾，只用一个小伙计，连人都不许多用。嫌老好夫妻忠厚，越是大雪寒天，越要出来查看，见老好常喜把些残汤剩菜送与左近苦人，特意多喂了两条猪，惟恐他夫妇把剩东西送人，一被撞见，必要吵闹。

她儿子媳妇，觉着自家产业比寻常小财主还多，共只老少几口人，每年租谷，一小半也用不完，老主人年节喜寿还有赏赐，有时还要前往硬讨，仿佛主人有什把柄在她手中，乃母偏引为得意，外面传说却不好听，一想起心就难过，打算向邻舍亲友多结一点人缘，省得人家背后笑骂，非但做生意不计较，并还暗将钱物偷送苦人。虽是小恩小惠，日久成习，觉着人要大方一点，谁见了都带三分喜气，背后谈起，便有什事，也有原谅，实比袁梧那样除刘家那班人讲得来外，余者见面就躲、背后就骂高明得多，因此在镇上成了有求必应，人都叫他“老好”，极少再提乃母的事。好在苦人求有限，只一开口，从不拒绝。乃母却是恨极，此时为了有人求热水，又起争吵。

袁梧刚想起那贫女正是去年欠粮人家之女陈幺姑娘，少年已赶到面前，去时，明见他面有怒容，见人忽改笑脸，先朝向老好说：“这位老婆婆不要生气，这小姑娘方才曾经代我看马，我许过她好处，想是寻我不到，向你们讨些吃的。那边半桌还有空处，今日天气太冷，容她吃上一饱，再将锅魁热水和别的酒食由她挑选，拿回家去。我累她在寒风中忙了一早，走时太忙，忘了招呼，真个对她不起，不管吃多少，由我来付好了。”说时，向母方怒说得一句：“你会大方，我们没见过钱？”已被向妻连拉带劝扶了进去，微闻向母在房中说：“天下没有这样好人！这个也像下力脚板，不

是什么好东西，你们还要留他的神。”底下便未再说。同时，少年仍恐店家疑他穿得单薄，不大放心，又从身边摸出两许银子，令店家吃完再算。彼时物价便宜，斗米不满百钱，冒儿头（四川昔年苦人买饭，先用大青花碗盛满两碗，合为一碗再卖，名曰“冒儿头”）才卖两个制钱，小笼粉蒸肉共有四大片，才卖七八文，当然不消此数。

向老好假装接过，说了几句敷衍的话，一面催贫女快吃，悄声说道：“我娘年老心痛钱，请你老兄不要见怪。幺姑娘她家实在可怜，他哥哥为了把人打伤，逃亡在外。他爹见种的谷子交完租就不够吃，出外谋生，渺无音讯。剩她母女，还带着他兄弟幺娃，年才九岁，本来将就过苦日子。也是她娘太老实，去年见儿子病重，急于求医，借了卖青钱，连本带利，越滚越多，交不上来，眼看要坐班房挨打，幸而遇见救星，有人代他还帐，刚刚渡过难关，偏又遇上天干，所种山地，收成不多，人又累病，昨天听说业已断粮，本来就想送点与她，我们自己家乡的人受难，却叫老兄下江人破费，问心不安。我看她家过惯穷苦日子，吃一顿好的也不济事，老兄将银收回，我将开水锅魁多给她一点，彼此的心都可尽到。老兄真要周济，不如分出几钱银子，让她家多买些包谷红苕（川语山芋），还能多过上两月，挨到明春田里庄稼长成，免得饿死，比请她只吃一顿不更好么？”少年笑说：“你说得对。我虽非有钱人，但我包袱内还有几吊钱，足够用的。这点银子全送与她。我向来说出必做，业已请她，不能收回。你送你的，我请我的，这点银子送她娘用，请客是为还她看马的情，吃完，另外算账好了。向老好笑说：“要得，老兄真是好人。”刚把大拇指一伸，幺姑娘业已垂泪说道：“多谢二位恩人好意，但是我娘和兄弟病在床上，由昨早起便水米不打牙，天气又冷，我一个人，怎么吞得下去？容我带回家去同吃吧。”少年方说：“抄手、面冷了不好吃。”

忽又改口道："这样也好，苦人一样有嘴，索性请店老板做点好事，将那把儿罐卖我一个，连抄手带面尽多的装，再将卖不完的熏腊随意包上一些，由她带回，省得弄脏了东西不好还，大家爽利。"向老好看出来客固执，说话坚定有力，别具一种英锐之气，连旁观诸人虽是久在富贵人家，一个穷汉打扮的人有此慷慨举动，也都惊奇，减了许多轻视，方才又经袁梧暗示，谁都不再嘲骂。老好夫妻便忙着下抄手和面，又包了一大包熏腊。幺姑娘坐在灶前小板凳上烤火，自是满脸感激之容。

袁梧见贫女始终未向少年叩头，只谢了两句，一言不发，眼望少年，仿佛遇见亲人一样，越发疑心，当时未说。等抄手面下好，贫女乘热拿走，行时少年已早归座，朝向老好谢了又谢，朝少年只望了望，欲言又止，略一迟疑，便转身往外走去。众人正在纷纷议论，并说："这狗丫头！人家不是有钱人，送她银子和许多东西，走时连头都不叩一个，必是饿疯了心。"少年忽似想起一事，也起身披上衣服，朝外赶去。

# 二

## 剖瓜解渴　小侠女村肆儆凶人

袁梧早就看好，隔座四人，一个是刘家花儿匠，另三个是老教师马尚、尹凤山的小徒弟，都是年轻力壮、胆大气粗的人，方才领头笑骂也最激烈，不是自己拦阻，早已吵出事来，忙即上前，悄说："这厮可疑，可告大家留意，不要乱骂乱吵，看我眼色行事。等他回来，我再盘问。稍有不合，便将他绑起交与地保，送官拷问。我先试试他包袱里面什么东西这样重法，如是金银财宝，这厮必是一个偷儿。我们白打他一顿，还有财喜，地保多少给他几个，他还敢怎样？你们却不要露出是我作主。"众人都知他是老庄主的红人，本就恭顺，又觉这事有趣，也许还有油水，全都心动，纷纷交头接耳，转眼传遍全屋。

向老好虽是一个开小酒店的，因乃母能够直接去见老庄主，大相公又是她从小照看，吃她的奶长大，因此谁都不敢得罪，早觉袁梧口甜心苦，阴险刻薄，不是好人。这班豪奴虽不在他店中生事，常时在外欺压乡民，任意打骂，每次催租，送官打人穷凶极恶，无所不为，尽管老庄主常时告诫，租子的事都由袁梧一人去办，不许过问，更不许无故打骂乡民，袁梧偏喜利用他们助威，每

到缴租时节，常时打得男号女哭，老老小小跪满一地。

向老好早看不惯这类行为，无奈人微言轻，乃母又在背后警告，说："老头子和管粮柜的袁老五做的是活套，你一开口，两面不讨好，老头子知道，表面不说，暗中恨你。我在他家多年，老少主人的脾气早已摸透。不是有问心不过的事，他还不会那样信佛呢，连老娘起早睡晚、吃斋念经也是老头子教的，他说，多大罪恶，只要念经信佛，便可减轻免罪。尽管平日官府向他募捐，做起好事来，一出手就是上千上万的银子，这些田地却是他的命根子，常说聚沙成塔，水滴石穿，一家放松，家家放松，情愿造了孽再做好事，互相抵消，也决不能放松一个。这些话，你娘亲耳听见不止一次，他向大众佃户乡民说的那些好听话全是假的。他向人卖好，却叫袁老五领头，和那些账房师爷、催粮的常差去做恶人。袁老五也明知招恨，但他本身也有许多好处，他父子人又精明，才装忠心，一狠到底。你这个老实娃娃想抱不平，莫说你娘不会把你这些话去告诉老头子，自找无趣，你更见他父子不到。就能把话传到，仗着你娘腰杆硬，老头子知我不是好惹，又有多少年的交情，不能把你怎样，暂时无事，早晚也必吃人的亏，你是何苦来呢！"

向老好越听越不像话，只得闷在心里，每一想起，便觉不平，这时，见少年孤身行客，一个好人，无故要受众人欺凌，还要当他贼办，不由发了戆性，暗忖：人家漫说不是偷儿，就是偷儿，也比你们这些只披一张人皮的疯狗要好十倍，正想主张公道。

袁梧看出少年不似寻常，又听武师们说，越是这类独脚强盗，孤身汉子，越非好惹，恐其回来看破，忙赶回座，一面看好外屋门帘，一面伸手，将少年的包裹一摸一提，觉着里面有两团东西，均用油纸包紧，极像人头，另外还有尺许长、四五寸宽一排好似叠在一起的铁器，因其包扎甚紧，急切间不能解开，又恐少年赶

回看破，越摸那两个圆球越像人头，料定地方江洋大盗，同时又想起去年庄中银库失盗之事，心中一动，正朝同党打手势示意：少年一回，便由那三个会武的上前喝问，先给来人一个下马威，迫令将包袱打开。如有人头在内，自无话说；如其冤枉，无心路过，包中并无值钱之物，随便借个题目，拷问一阵轰走，以消方才他独装大方，周济贫女的气愤。刚把主意打定，忽听门外又一少女口音，娇呼："三哥，想不到雪下这大。这家抄手好，我又爱吃他的烧腊，七哥不知何时才来，我们进去吃些抄手酒菜，挡一挡寒可好？"

袁梧听出少女像是川东一带口音，对面那人业已走往前面，正在雪中大声疾呼神气，心想本镇不当官驿要道，除却水涨风大之时，过路客人来此饮食，偶然遇到几个妇女，大都中年以上，稍为体面一点客人，都把酒菜抄手喊到船上去吃，年轻少女难得见到，这样寒天，怎有女子来下酒馆？偏头一看旁窗，就这几句话的工夫，天已下了大雪，因是室暖人多，水气蒸腾，向老太婆里院虽极讲究，外面一层，并排两间，连小灶房，因向老好不喜铺张，收拾虽然干净，墙窗用具仍是乡村风味，窗户都是纸糊，连明瓦都未用，只后窗有两块尺许见方的小玻璃，还是刘家下人所送，吃热气一蒸，一片水雾，不细看已看不出来，笑说："想不到风住之后，会下这样大雪。"

外屋门帘起处，走进一男一女，都是头戴斗笠，肩披一领斗篷，身后各有一个小包，女的手上还提着一个斜长条，外有青布包裹，长达三尺，形似船桨之物，看去颇有分两。这时，是刘庄来的人，都想看热闹，连吃完要走的也都转身回座。本镇几个街坊邻居都是本分商民，一听说要捉强盗，包中还有人头，恐受牵连，去做干证，又见雪势忽大，均慌不迭赶回家去，有两个胆小的，刚叫了碗抄手，都未吃完。向老好先还想说公道说，一听包

有人头，也被吓退，见众散避，心虽暗骂："人家就是杀人，也比你们这些披人皮子没有人心的好，何况看这人的神气，杀的必是恶人，至少也和你们一样。要打不过人家，白吃些亏，我才舒服呢。"却也不敢冒失出头。忽听门外笑语之声，走进两个少年男女，因来人头有风帽，满面雪花，先未看出形貌，偶一低头，瞥见少女穿着一双薄底快靴，虽然式样瘦巧，材料坚好，但非小脚，猛想起连日所虑的事，抬头仔细一看，果是由前年起，先后曾来店中好几次的少年兄妹，不禁大惊。回顾里屋袁梧，一双三角鬼眼正朝这面注视，便不往里让，低声悄说："今天这里有事，我先给人家包有几碗抄手，还有两大碗面，我屋里人业已将它下锅，你两兄妹吃了走吧。"

里外两间已各空出一两张空桌，那男的是个英俊少年，刚将斗篷取下抖雪，还未开口，女的目光已朝四面瞧了一下，只将浮雪抖了一抖，并未脱下，令同伴少年坐到横头，自己背向里屋坐下，笑说："向老好，承你照顾，但是人有先来后到，我们又是在此等人，还要多停些时，肚皮也并不饿，你自己照顾生意，先给人家把要的东西端去，只送一壶酒，切上大盆烧腊、熏鸡、抄手面，都听招呼，杯筷却要三副。这张桌子由我包下，等的人如其不来，多付酒钱，决不耽误你的生意。"少女品貌极好，说话爽快，声音更是好听，向老好不便说出心里的事，只得强笑答道："我是见天气不好，雪下太大，怕你两兄妹想赶路，既要等人，请便坐吧。"来人便未再说。向老好原因这两少年男女，正是刘翰、袁梧上月打听的人，料其不怀好意，心想：早点给人家吃完，一走了事，不料还要等人。又见袁梧正朝这面注视，内中几个豪奴也全转过面来，知这些人多半奉命窥探少女踪迹，想起乃母之言，心虽代人捏着一把汗，不便多说，只得一面把所要食物送上，一面乱想主意，想催二人吃完快走，偏又想不出说什话好。等把酒菜

送到，见二人快要转身，忽听少女笑道："我看那边桌下的包袱像是七哥的，如何不见他人？"心方一急，又听少年接口道："那包袱果是七哥之物，好似还未吃完，刚刚走开，我们叫店家将他移将过来如何？"少女方说："三哥莫要看错人家东西。"少年已将老好喊住，问知方才骑马少年形貌口音，笑说："想不到七哥果然在前赶到，比我两人还快，这太好了！他包袱里有东西，莫要落在别人手里。"末两句语声较高，袁梧全神均贯注在这来人身上，听得逼真，见这两人也与骑马少年一起，想起前事，刘翰又对少女十分关情，一面想着主意，一面暗中喊了一人，速与刘翰送信。内一豪奴，以前奉有密令："如见少女，速往禀告。"本来要往讨好，闻言，立时抢前溜出。

向老好只顾说话，没有看见，还以为当日太冷，以前几个奉命窥探的豪奴，当日一个未来，心中暗幸，一面盘算如何设词警告，一面走往里屋，代将包袱拿来，果然沉重异常，一个不满两尺的包袱，提在手里，竟有好几十斤，由外摸去，只薄薄几件衣服盖在上面，底下除了两个像是油纸包袱的圆球，还有一些凸出在外，硬帮帮的又像铁器、又像金银之类，想起袁梧所说人头，越发心惊，人也快要走到。

少女回顾，看出他面有惊慌之容，起身接过，放在桌上，便要打开，少年方说："七哥不在，是不是他的还拿不定，如何动人东西？"少女笑道："怎会不是？他的包袱上面还有我留的记号没洗去呢。我没到山西去过，他回来这快，倒看看他日前所说到底真假。"随说随将包袱解开。

里屋诸人均听袁梧暗告，内里包有人头，见少女似不知道中有何物，全都紧张起来。袁梧更是关心，觉着这三少年男女形迹可疑，又疑与去年银库失盗之事有关，心想：这丫头果然长得好看，难得没有外人在旁，如其开出人头，借此挟制，只要刘老二

真个迷上此女，便可于中取利，得到许多好处，便使眼色，令众勿动，自己假装往门外解手，缓步走了过去。目光到处，见包袱业已打开，里面除几件寻常换洗衣服而外，还有半尺多高、一尺来长、宽约两寸一叠，外有布套，极像好些金银条块叠在一起。那两个圆球，和人头差不多大，外面也有布套，内中还包有油纸，白布套上染有一片红色。少女先是面有喜容，忽然回顾自己在旁，朝少年低声说了两句，气愤愤把包袱重又包上。

袁梧看出那两个圆球外面还有血水沁出，越知所料不差，又知少女认得自己，恐被识破，好在对方尚未警觉，抄手刚刚下过，骑马少年，不知何故，去了盏茶光景也未回转，料其暂时不会走开，故作从容，喊向老好再下一碗抄手，等他解手回来再吃，一面撩起衣襟便朝外走。出门一看，雪下越大，眼前只见雪浪翻花，雪片比拇指甲还大，休说远看，连对街的房舍都看不出，地上的雪已有好几寸深，冷倒减了许多，方才那一人一马，也不知走往何方，暗忖：事情业已十拿九稳，这厮也许有点警觉，看出不妙，乘机溜走，却令同党遭殃受累。好在刘老二心爱的一个人在此地，这小狗年轻任性，刚刚入学，人最得宠，说一不二，不知他的心意如何，就许迷上这小强盗婆，我如冒失下手，一个弄巧成拙，还要遭恨，方才业已命人往请，不如等他人来，问明之后再作计较。有这两个人头，稍为威胁势诱，不怕她不乖乖的听话，只要这两个男的不是她的老公，事便好办得多。一旦成功，他一个大家公子，诱奸窝藏强盗之女为妾，事关重大，他脾气多不好，对我也要格外敷衍。正想未来好处，忽然一阵雪风扑向脸上，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惟恐受寒，忙即缩退回去，当时觉着门帘一动，因雪太大，又起了风，身上热气已被冷气逼光，冷得周身发抖，急于回屋烤火，也未理会。

隐闻哗笑之声，入内一看，少女人已不见，桌上放着一个切

碎的西瓜，红瓤黑子，业已熟透，向老好立在一旁，正和少年说笑，旁坐的人，见十一月底天气还有这好西瓜，均觉奇怪，纷纷赶过，观看谈论。袁梧见包中圆球少了一只，西瓜也少了半边，才知方才误会，布包上红水乃是瓜汁，又好气又好笑。这一来没有题目，众人也都想起好笑，不似先前紧张，且喜不曾冒失，心疑少女必乘风雪无人，去往外面野地里解手，也没细想，西瓜刚刚切开，怎会少了半边？便装惊奇，立在旁边。

听少年和向老好一说，才知骑马少年乃这两兄妹的好友，新由山西赶来，约好当地见面，同往成都。瓜乃晋北大同一带所产，当地西瓜要到八九月才熟，会藏的，能放到年底，西北天山路上，更有“早穿皮棉晚穿纱，抱起火炉吃西瓜”之谚，隆冬吃瓜不足为奇。骑马少年，便为偶然谈起此事，和少女说笑打赌，恰有山西之行，特意带了两个回来。瓜并不大，其甜如蜜，有一种冰瓜，外表难看，更是甜美多汁，为解热圣品等语。少年见众称奇，便将西瓜切成小片，送了几块与向老好，并告众人：“包中还有一个，乃好友赠与舍妹之物，须留与她。风雪寒天，我也不敢强动，哪位想要一尝，请各随意。”

内有两个好奇的，见那少年一脸英锐之气，人甚豪爽，词色却极谦和，又见所包不是人头，不由消了恶意，一面说笑，拿起一尝，果然甘凉震齿，酒后入口舒服已极。老好连日心中烦热，吃了更觉舒服，自己吃了一半，下余两片，交向妻与乃母。

向妻一会走出，说：“这东西最解冬天烤火的热毒，再好没有。前日到园里去，老太爷正患热病，能有这样好西瓜送去，必有重赏。婆婆叫对客人说，还有一个，千万不要糟掉，快些送去，包有好处。婆婆在老太爷身边多年，走了不少地方，晓得它的来历用处，如在平日，也还无关，难得机缘这样凑巧，非但客人有好处，大家也可连带沾光，可惜糟蹋了一个，要是成双的送去，还

更好呢。”

少年闻言，微笑未答，不置可否。剩下来的西瓜，一人说好，大家都要，业已分光，少年正吃抄手，一任众人议论纷纷，互相怂恿，力夸刘家财势，并说：“向家婆以前在老太爷身边多年，最是得宠，每日吃的燕窝、白木耳、人参、鹿茸和五更鸡，都非她老人家亲手端去不肯吃，近年告老，回家享福，老太爷还舍不得，飞鸿阁差一点的官老爷官太太都走不进，只有我们家婆，不管黑天白夜，随时均可出入。老太爷生病已十好几天，家婆必是昨日探病回来，亲耳听说。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财喜，还不快些吃完，跟我们回去么？”

余人有的随声附和，有的便要抢往报信。老成胆小点的，便说：“你们莫忙，先托老管家打听一下，再去请示。这样风雪寒天，老太爷金枝玉叶的身体，一天吃到黑的参、茸还补不过来，这样凌冰一样的西瓜，就是煮来吃，到底也是凉心，要吃不得呢，这千万斤的担子，哪一个挑得起？何况人家还有人未回来呢，这东西又不是她的，就说他们交情深，这样关系重大，一个斗了头，要把老太爷的病医好，就算他们苦哈哈出身，当不起绅粮，三头二百银子的赏号十九有望。这银钱不在少数，本主人还没和他兄妹见面，要是回来，听说有这多钱，莫说是他那样下力脚板，请问谁个不红眼？业已糟掉一个，我们问三不问四，他两兄妹倒得了赏号，人家辛辛苦苦，几千里路弄来，怎么甘心？不害人家打破脑壳么？再说，我们这些下三层的人怎么见得到主人？就帮他们点忙，想老太爷病早点好，得点欢喜钱，也要把话想好，再托老管家往上回才行呢。你们这些年轻娃娃，见了风就是雨，不把事情打听清楚就乱吼，一个不巧，好讨不成，拍马屁拍在马脚杆上，那才糟呢！这样事人人有分，由我们到上面还有好几层，哪一位大管家不打到招呼，莫说山西来的西瓜，就是天上来的仙丹也送

不到，稍为大意，挨上一顿臭骂是便宜。你当我跟老太爷几十年是容易么？哪一样规矩过节我不知道？不是脾气不好，爱灌几杯，胆子又小，早爬上去发了财了。”说话的是个老头，名叫蔡升，先在旁边冷笑，最后来了这一套顾虑周详的名言至理。说完群喧顿息，面面相觑，只偶然耳语了几句，均说：“老蔡说得有理，我们都听他的。”争论之声才小了下来。

少年原因袁梧走后，忽想起好友带来的西瓜，外观极像人头，布包上面又有那日妹子遗留的血痕，众人均在注意自己，交头接耳，纷纷议论，暗忖：对方到底人多势盛，这样风雪寒天，何必显露形迹？妹子性刚，万一惹出事来，虽然不怕，也是讨厌。便借口渴为名，刚把西瓜当众切开，忽听窗外有人低语，说：“有几家穷人染有热瘟，请玉妹把新切西瓜拿半边来。里面这些狗奴才甚是可恶，此时无暇理他。病人都是刘家佃户，听说病势一样，传染颇快，我知西瓜一吃就好，此时不愿进去，还有一只，也准备留来救人了。”

这骑马少年正是隐居岷山的大侠白通，后来兄妹二人也是一路人物，一名彭涛，一名彭玉澜。因上半月玉澜说起喜吃西瓜，可惜冬天没有，否则良朋相聚，酒酣耳热之时，用来醒酒解渴，岂非绝妙？白通幼时曾随天山大侠神医马玄子数年，天山南北路和甘、凉、秦、晋一带均曾往来多次，又随玄子行医济世，医道颇好。后奉师命隐居岷山，与彭氏兄妹交情极厚，玉澜更是他心目中的爱侣，知其不曾到过西北诸省，为了一句戏言，想博玉澜欢心，恰巧奉有师命，要往山西阳高左近有事，便拍了胸脯，说回时准带两只西瓜送她，以证前言，另外还有一事，约定当日准在镇上向家酒铺相见。

玉澜常时化装出游，挟危济困，去年曾和乃兄往镇上吃抄手，代一穷苦农人交还欠租，跟着便偷了刘家一笔藏银。刘氏父子精

明机警，财多势盛，本身文武两面都不外行，又养有几个名武师，表面无什大恶，人却阴险已极，比寻常土豪恶霸更加高明厉害，讲究杀人不见血，所行所为仿佛入情入理，实则又贪又狠。因其官私两面均有极大势力，恐兄妹二人吃他不开，特意又约一位老女侠，假装渔家母女，去往窥探了两次。因觉对方失银之后戒备越严，新请到三个名武师更是高明，内有一人，与乃父彭扬并还相识多年，先不知刘家父子罪恶，业被请去，见主人只是服用器具奢侈太甚，平日欢喜结交官绅游士和江湖中人，并未见到为什大恶，老的人更风雅好客，气味极好，初去不久，看不出什别的，因此宾主也颇相得。人尚在彼，投鼠忌器，事又太难，未再下手，不料末次到镇上去，被刘翰看在眼里。

玉澜还不知道，这时一听白通喊她，料其先来了半日，否则，不会一到便知当地发生热病，当时拿了大边西瓜，便往外走。袁梧正往里进，恰巧一先一后，雪花迷目，没有看见。玉澜性刚疾恶，早认出他是去年强迫苦人还那高利卖青钱的粮柜上总管师爷，想起那日倚势欺人，定要将人全家送官追缴，那重利息，分文不让，有人仗义代还，还要多算好些，不是兄长能够忍气，说：“此举无异暂存，不消三日，便要叫他百倍奉还，何必生气？”非再三劝阻，早已上前动手。方才见他一脸鬼笑，望着自己，不禁勾动前愤，本想乘机给他吃点苦头，猛觉侧面雪花飞舞中，人影一闪，一看正是白通，挥手催走，想起所说，必有原因，不顾再寻袁梧晦气，便跟了去。

彭涛少年沉稳，因前来过多次，听众一说，料知老贼年老荒淫，所服参、苓、鹿茸之类热药太多，当年由七八月起，天便干旱，难得下雨，必是冬至之后发了热毒，西瓜正是对症灵药，方想：“这些奴才，要我送他西瓜讨好，岂非作梦！”想等妹子和白通回来问明，热瘟传染的人如多，一只西瓜料不够用，好在自己

家中藏有好些灵药，白通也有不少，均是前年打猎时采来，内中还有好几枝羚羊角，足可应用。正自寻思，恰巧抄手端来，便不再答理众人。偶一抬头，瞥见方才说话的老头，中等身材，塌鼻驼背，年约六旬，形貌猥琐，人却自命不凡，正和那獐头鼠目的粮柜总管袁梧低声说笑，不时眼望自己，二人都是满脸奸狡之容。暗骂："这班猪狗一样的奴才，怎么生的！"忽见门帘启处，一个头戴风帽的少年恶奴，满头是雪，似由远路奔来，匆匆赶进，朝里外屋一看，刚要开口，便被袁梧抢上，拉往一旁，咬了几句耳朵，一同往外赶去，走时又朝同坐老奴耳语了两句。

彭涛见这两人来去匆匆，神情鬼祟，目光不时偷觑自己，方才发话的老头，又把旁坐恶奴点手喊过，交头接耳，面上都有惊喜之容。向老好过去听了两句，面上却有愤色。想起去年还粮盗银之事，心中惊疑，假装望雪，踱往门前，探头一看，一顶小暖轿刚刚放落，袁梧和恶奴迎往轿前，说了两句，内里走出一个头戴大红风帽、身穿红缎子狐皮斗篷的华服少年，随行还有七八个年轻恶奴，穿着华丽，身边各带兵刃，前后围拥，由袁梧陪着，走往斜对面刘家粮柜大门里面。认出那是狗子刘翰，看神气好似直奔店中而来，被袁梧一拦，连轿子也未再坐，便由众人拥护，打着伞，踏着满街的雪，往对面大门走去，转眼走完，轿也搭进。等了一会，不见动静，也未见人走出。积雪已高尺许，风雪交加，天气甚冷，恐众生疑，正要走进，忽听身侧白通低语道："大兄请回，等我代玉妹寻好地方，便给这些猪狗苦吃。"

彭涛深知白通和妹子一样，疾恶如仇，对方势力太大，不是好惹，自己共只兄妹三人，万一闹翻，就能脱身，也易露出形迹，只要上次盗银之事不致败露，暂时能忍则忍，风雪隆冬，何必多事？恐他二人闹出事来不好收拾，一把未拉住，再看雪花飞舞中，人影一闪，已不知去向，雪下太大，不知走往何方。方一迟疑，猛

瞥见袁梧兴匆匆由对街打了把伞踏雪而来，知其还未看见自己，忙即退回，入门便见向老好立在身后，欲言又止，也未理他。刚一归座，向老好又跟过来，只得笑道："从来难得见此大雪，天已快黑，恐还难赶路呢。"向老好忽然变色急道："村上没有住处，这时起身还来得及。"袁梧已掀帘走进，直到彭涛面前，双手一拱，连声"恭喜"，说了好几句，见对方正吃第二碗抄手，微笑相看，一言不答。

袁梧上来认定骑马少年形迹可疑，去年银库失盗，主人虽说没有此事，极似有心隐瞒，失盗又在少年男女代还欠租之后，照着平日观查，料知前遇两兄妹不是寻常人物，心有成见，又误认包中带有人头，正想逞能邀功，刘翰上月盼望的少女忽然走进，与骑马少年竟是一路，刚发现所包乃是西瓜，刘翰已得信赶来，心想："他来势这急，分明迷恋此女，如能从中作合，并将西瓜献与老的治病，岂非一举两得？"立时赶出献计，初意想用势力强迫，推说这三个少年男女，来路不明，诬良为盗，先用一个下马威，将他吓倒，再探口风。

哪知刘翰不喜这样作法，并说："老太爷现患极重热病，群医束手，均说他老人家平日所服参、苓、鹿茸太多，年纪又老，今冬热瘟到处流行，天气不好，因此病势越来越重，年老体弱，好些大凉的药，不敢妄用，后将真医生请到，也只保得暂时无事。前昨两日，真医生说，最好此时能得到一个西瓜，挤了汁水，吃下就好。但是隆冬天气，哪里寻找西瓜？就有产地，也缓不济急。昨日业已命人骑马，分头赶往成都、重庆和近处城镇中，出了重赏，到处访问，哪怕好的得不到，便是烂的，或是只剩一点瓜皮，均有用处。即使他是寻常苦人，只能医我父亲重病，也应好好和人商量，何况照你所说，他们均像江湖中人，形迹可疑，人家无心路过，彼此无仇无怨，也不应树敌招恨，为何倚势欺人？此时只

可好好商量。你这张嘴最会说话，心思更细，我的心意，你也想必知道，不管他是什么来历，只将这两件事为我办好，少说也送你几百银子。你如将他们吓走，或是办得不好，莫怪我不念多年交情!”

袁梧深知狗子喜怒无常，高兴时节，不论什事，都以平等相对，稍一忤意，立时翻脸。上来虽碰了一鼻子灰，总算事情仍交他办，还有重赏，暗忖：“这小爷最难说话，莫要求荣反辱。”料定三人，当地必有相识人家，方才贫女，多半相识，记得此女姓陈，不知家在何处。想好主意，匆匆辞出，因刘翰立等回话，忙将自己粮柜上几个心腹爪牙喊来，密令窥探骑马少年和少女所去之处，一面冒雪赶往店中，进门连恭喜了好几声，对方一句不理，心头奇怪，因彭涛面带笑容，不知这位少年英侠，有名的笑狮子，比白通性情还要温和，不到急时，轻不发作，误以为方才走后，有人告知来意，欢喜太甚，反倒无话可说。心想：“这三个虽不像苦人，决非富有，无意之中，一个得到千金重赏，一个能把妹子嫁与这样有钱有势的少年公子，自身当然要沾不少的光，喜极无话，也是常情。”接口又笑问道：“老弟今日机缘凑巧，天降财喜，立时便要平步登云。你大概只听到一两句，还不知底细吧?”

彭涛两道长眉微微一动，笑问道：“我还不大明白，你可是说我好友送的那两个西瓜么?”袁梧见旁坐的人，已有好几个走将过来，越发得意，摇头晃脑，摸着那弯曲见骨、突出向外的下巴上面短络腮胡笑道：“老弟，你晓得敝东刘廷公么?他早先做过封疆大吏，告老归林二十年了。他和我还是亲戚世交呢，现在真称得起是我们全川诗坛盟主，一时人望，道德文章，冠冕群伦，常人想望门墙而不可及，门生故旧遍于天下，不论文武两途，孤寒之士和风尘中未得时的英雄豪杰，一经品题，身价十倍，稍为一纸八行，便可使其平步登云，致身富贵，这样好机会，真个千古难

逢，不想竟会落到贤兄妹的头上，岂非天上掉下来的喜事么？”

彭涛先未想到妹子也与此有关，见他说着说着，忽然发了酸性，摇头晃脑，满口抛文，实在俗不可耐，看去讨厌，妹子和白通又一去不来，本心不愿惹事，先还由他乱说，不去理睬，后见旁边人已围满，别人只一张口，便被摇手止住，由他一人吐沫横飞，酸气冲天，说之不已，正在又好气，又好笑，听到末句，忍不住脱口答道：“你说了这一大套，贵庄主就是大富大贵，有财有势，与我们过路人什么相干呢？”

袁梧照例酒后话多，又在刘翰面前拍了胸脯，以为十拿九稳，再见对方笑容始终未敛，正越说越得意，忽听这等说法，虽觉口风不对，无奈利令智昏，方才受人恭维，酒吃过多，被来去两次冷风一吹，不由有些糊涂，专往好处去想，那么阴险奸狡机警的人，竟未听出对方语有深意，忙接口道：“事情在你们身上，怎说不相干呢？”彭涛何等聪明，越听话越不对，强忍怒气，微笑答道：“我和你家主人素昧平生，实在想不出个道理。”袁梧笑道：“以我们敝东刘廷公老封翁和他两位少君的身份，常人休说望如云霓，高不可攀，想要望见颜色，都是几生修到！事出意外，难怪老弟惊疑。好在令妹和贵友还未回来，不妨等他一会，稍安勿躁，等我慢慢讲来。”彭涛答道：“我和你素昧平生，不要老弟老弟的，有话快说。”

袁梧也未看出对方词色已含怒意，仍一面卖着关子，吞吞吐吐，转弯抹角，先把刘氏父子财势说得天下少有，人又文武双全，举动风雅，如何好法，吹上一大套，最后才到本题，慢条斯理道：“你兄妹大喜的事，暂且留在后面来说，先说这西瓜吧。敝东刘廷公，是我敝老世姻伯，自从由江南藩台任上告老还乡，因其平日忧国忧民太甚，一向体弱，老年东山丝竹，怡情声色，身边姬妾又多了几位，成了财旺身弱，平日所服参、茸都是上千银子买来，

力量大了一点，今冬雨雪太少，热瘟流行，于是染了热疾。听医生说，能找到一个西瓜，当时就好。这样隆冬，哪里找西瓜去呢？想不到天下真有巧事，令友会由山西带了两个回来，方才不知，糟掉了一个，真是可惜！”

彭涛先听袁梧狂吹刘家财势和宦囊之多，想起对方这许多财产，不是江南人民的脂膏，便是当地农民的血汗，心中气愤，早已不耐，又见天色将晚，雪还未住，两屋十余个恶奴将自己这一桌围满，内有几个并将另两面的座位占去，无一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一脸酒肉俗恶之气，越听越心烦，意欲往寻白通、玉澜，不愿再留，有意抢白，省得多听这类卑鄙无耻的话，忍不住脱口答道：“听你的意思，想我把这西瓜拿与你们主人治病么？真对不起，此瓜乃我兄妹好友不远千里送来，又是自家喜吃之物，不愿送人。我们山野小民，富贵二字向来无缘，也未在心上。我还有事要寻他们，多谢你的盛意，改日再见吧。”

话一出口，众人大出意外，当时便乱了起来，多说：“这人是疯子。”老一点的便说：“年轻娃不懂事，放着眼前富贵，就可发财，他偏不要。西瓜有什么希奇，哪一年都好吃，难得天赐良机，硬要错过，简直该死！”内有两个凶暴一点的恶奴，便说：“老太爷等用这东西，既然知道，就该孝敬，才是正理。袁师爷好好和他商量，还许他好处，偏死不要脸，真个不知好歹！管他是哪个的，个老子他想拿走，就是找死，简直休想！莫说拿走，只敢把西瓜换个地方，不把他狗脚杆打成两截才怪呢！一个下力脚板，明知老太爷要这东西，硬敢拿走，简直没有王法了！乖乖听袁师爷说，叩头赔礼，把西瓜送上府去，如真合用，多少赏你几个，等把病医好，发下赏号，这里人人有份，没有我们，你怎么知道呢？这龟儿子真要不知好歹，我们硬把他西瓜拿去，不对头，送到衙门，再打他一顿屁股，包他妈的舒服，就样样好说了。”

彭涛见众人七张八嘴，其势汹汹，越说越激烈，先不理睬，只叫向老好算账，也不再和他们争论。众人看错了人，当他好欺，因袁梧为人阴刁，奉有狗子之命，不许硬做，虽恨对方不知好歹，一面想令众人示威，喝骂出气，却恐把事闹大，刘翰不愿意，暗中禁止，不令动手，准备由众人骂上一顿，将人吓倒，然后上前分说。哪知这班恶奴向来倚势凶行，欺凌善良成了习惯，虽被袁梧暗中示意止住，没有动手，话却越说越难听。

彭涛因以前来过几次，知道向老好人颇善良，不愿在他店中出事，一面盘算主意，把账算好，见向老好愁眉苦脸，立在一旁，又不敢开口神气，方想劝他两句，告以无妨，忽听众恶奴口出恶言，越骂越凶，正要发作，伸手披上斗篷，待要拿那包袱，旁边几个不知厉害的恶奴，见他似有行意，已互使眼色，有了准备，同时伸手怒喊："龟儿子，个老人子的！你敢拿走，要你的狗命！"两人去夺包袱，一个当胸便是一把，想要将人抓住。

袁梧始终测不透对方心意，见他任人笑骂，一言不发，又像胆怯，又像倔强到底，暗忖："这类粗人都是死心眼，不如让他吃点苦头，我再来作好人。"心中寻思，假装劝解，方喊："有话好商量！这位老弟是实心人，不知这里厉害。多么贵重的东西和多好看的女人，只要老太爷和二相公看中，如何能拿得走？不如恭恭敬敬献上，要好得多。硬强的事要不得，白送性命，事情还是要办，那才冤枉呢！还是坐下来，听我们老年人的话……"末了一句还未说完，彭涛已付账起立，刚把包袱拿起要走，为首三恶奴也同时抢上，余人齐喊："打这断龟儿子的手脚杆！"袁梧想要唤止，已是无及，只听叭哒克叉，连声响处，吃来人振臂一挥，当头三恶奴首先应声倒地，跌出老远，椅子板凳压倒跌碎了两个。

众人越发暴跳，正同声怒吼："快叫地方来捉强盗，送他衙门里去，打死这龟儿子！"一面抢了通条、火钳、木棍、板凳之类，

一拥齐上。袁梧想起刘翰嘱咐，刚急喊："二相公有命，这样要不得!"猛觉后背心上好似中了一把钢钩，痛彻心肺，耳听少女娇叱："你这老狗，先不是人，今日便宜你们!"刚惨嗥得一声，人已跌向一旁，同时瞥见门外纵进一男一女，正是少女和骑马少年，因先将门挡住，被少女夹背一把抓脱一旁，前三个恶奴还未爬起，后扑上去的几个，已吃这男女二人，一手抓起一个，朝人丛中横扫过去。

就在众人纷纷倒退之中，白通、彭涛见玉澜把袁梧和另两人推向一旁，门已让开，便将手中恶奴往人丛中一抛，各人拿了包袱，朝外纵去。等到袁梧负痛挣起，带了众人情急追出，这两男一女已不知去向。天空中雪花飞舞，对面不能见人，天已黄昏，地上积雪已有一尺来厚，天冷雪深，无法追踪，但又不能就此罢休，只得和众人把话想好，赶往对面粮柜，去向刘翰禀告，各挨了一顿臭骂，重又分人四处搜索不提。

# 三

## 奇侠神医

刘廷魁这一面也得了信，听说庄西头刘场坝有过路人，由山西带来两个西瓜，正是治病妙药，不知怎的，人家不卖，还打了一场架，人被打伤了好几个，带了西瓜逃走。廷魁原是老来酒色荒淫，多吃补药，中的热毒，因有一名医说他体弱，如用凉药去治恐有不妥，此时如有西瓜，吃上一两个便可痊愈。刘氏父子以前两次重病，都是由这名医医好，新近费了许多事，才把人请在家里，奉如神明。廷魁的病已非朝夕，由前数年起便肝阳太盛，性情暴躁，近更成了重病，发作起来，寒热交作，神志昏迷，前数日又染了一点热瘟，病势越险，但有清醒时候，得信时寒势刚退。

富贵中人，十九贪生惜命，尤其年老多金、名利双全、姬妾成群、儿孙满堂之时，哪一样都舍不得丢下，把命看得更重，休说这样重病，便是寻常感冒，伤风咳嗽，也当作天大的事，闹得全家上下提心吊胆，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可是平日无病之时，偏要想尽方法造成病根，老想自己千年不死都不够本，于是乱吃补药，并还越贵越好，尽管对于贫苦亲友一毛不拔，佃户农工锱铢必较，买起补药来，只要卖的人说得巧妙，不管多贵，从无吝色，

一面还要到处托人物色，大量积蓄，任其腐朽。对于五谷菜蔬养身必须之物从来不肯多吃，人生现成的补品从不重视，一面拿那山珍海味、肥浓油腻腐蚀肠胃之物，从早到夜一连串往肚子里装，使五脏神疲于奔命，一面却用这些鱼皮、兽角、草根、树皮，甚而丹砂、钟乳之类含有热毒的东西来作补品，等补得肠脉偾兴，仿佛精神健旺，再去酒色荒淫穷奢极欲。这等常年侵蚀消耗搜精刮髓，便是铁人也禁不住。一面要想长生不老，一面却专做那戕伐身心短寿促命之事，以为有了几个臭钱便可万能，酒色上的亏损可以用药力补益，不知脂膏已竭，灯尽油干，草木之物，算它能有灵效，也敌不住终年终日永远想法自杀的力量。

这类达官贵人、土豪富绅，每日只管无恶不作，但他们心里比什么人都明白利害，一旦病倒床上，想起自家所行所为，自知平日戕贼太甚，根本大亏，人似风中之烛，已禁不起一点摇动。眼看末日将临，数十年心血，巧取豪夺，贪污剥削，聚敛而来的亿万财产，美人珠宝，都将化为乌有，休说堆积如山的金银财货，便那平日心喜之物，连一丝一粟之微也无法带到阴间。悔恨痛惜自不必说，而这班人老来十九佞神拜佛，迷信极深，既觉亿万家财与妻妾子女难割难舍，又想生平所行所为，眼前大片财产和子女玉帛，无非造孽而来，晚年虽然佞佛，想作一点好事，打算将功折罪之外，或许为了信佛诚敬，得蒙我佛慈悲，本放下屠刀之义，来生再使投到富贵人家，少年公子老封君，比今生还要享受，就是升官发财以前迷了本性，功成名就之后仍可求佛解救，反正佛法无边，到时只能求佛保佑，多念点经，多吃点素，永远轮回循环下去，仍可作宰官身，现寿者相，哪怕为恶多端，只要放下屠刀，多造点庙，多布施点和尚，所有刀山、油锅、烈火、地狱均非为我而设，永远轮我不到。哪知事情没有这样简单，未来的实在渺茫，念头稍为一转，必想到自己读书数十年，作官数十年，穷

奢极欲，尽情享受又是多少年，几时做过一件好事？细想所行所为，实在只有暗室欺心，并无一善可取。老来有时虽然也想作的好事都有作用，不是好名，便想于中取利，充其量，无非造了两座庙宇，布施了许多和尚，做过多少佛事，实际上并未救过一人，而那些贫苦的大众根本看了讨厌，连话都未和他们说过一句，几时念头转到他们身上？为了贪污、暴虐太甚，反使所管理的人民受了无穷怨苦，佛菩萨如其有灵，必讲情理，未必肯为受点贿赂，便用佛家法力发出万丈金莲将我保护，使那大片被我害死的穷苦冤魂不敢近身，再要真有神灵而讲情理，像我这样人，第一个先不肯放过，地狱又似专为我辈而设，此去受那刀山、油锅、锉骨扬灰之惨，如何得了？不由心胆皆寒，周身都是冷汗，求生不能，死后不是渺茫，前途便是无量恐怖。所以富贵中人老病之时，心情最是苦痛忧惶，日夜不安。眼前富贵万分难舍，转眼就来的阴司地狱，又觉哪一样惨刑，自己都是十足不扣，足够资格，平日烧香念佛，那些只知巴结鬼神，无益人世的举动，越想越无用处，轮回之说再如虚妄，乃僧道骗人的说词，并无其事，那么平日养尊处优，枉有那大富贵，转眼心机白用，仍归黄土，多少金钱也挽救不了有限生命，空自痛心断肠，莫可如何。因此处到这样境地的病人，心情往往反常，只要说那东西能够买命，便是一个疯叫化子拿着一团狗屎，也当他是仙佛显灵，天神度化，至少也当上宾看待，一任对方穿得多么穷苦，决不丝毫轻视。又以死期将至，万事成空，此时除非真个天性吝啬的守财奴，稍为聪明一点，尤其是有知识的富贵中人，哪怕叫他倾家荡产，只要保得他一人性命，也都愿意，并还想起来日苦短，命在旦夕，顶好机缘凑巧，来上几个无衣无食、就要投河的苦人，由他随便花点钱救上几个，以便死后去向阎王抵账。虽然生平害人太多，但救过几个穷人的命，用那专管善恶的天秤一秤，虽是一念之善，薄薄一张纸条，竟

将他堆得比房子还高的恶迹压倒，非但免罪，还可投生富贵人家，再去无所不为。可是天底下没有这样巧事，刚刚病得快死，就有人要投河上吊，等他来救，岂非笑话！何况平日不肯做好事、帮人的忙，一向高高在上，与众人隔离，就算有这样巧事，休说是看，听也听不到，休说将功折罪已无机会，是否一善可抵万恶也是问题。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恶人到了临终，往往天良发现，其实此言并不一定靠得住。这类人早已没有天良，更谈不到其言也善，他那死前善念，甚而真个作了一点善举，不是惜命贪生，想要求福，便是迷信太深，觉着黄泉路近，地狱门开，想要借此脱罪，正是他平日为恶太甚的表现。天上真有神佛，也讲情理，要是神佛受贿便可包庇恶人，富贵中人有的是钱，哪怕万恶滔天，只要到时烧香拜佛、多做功德，非但今生为所欲为，来生也可照样升官发财，享受下去，哪有这样道理！

病人也并非全不知道于理不合，无奈罪恶太多，此外无路，人心护短，专往好处去想，无论平日多么穷凶极恶，到了病势沉重，尤其是在生机未绝以前，忧疑顾虑最多，心神也最痛苦，对于家人子女只管肝阳太旺，性情暴戾，对于外人反好得多，并因平日纵容爪牙，显自己的威风财势，虽不过问，这时往往明白穷人所受的苦痛遭遇，认定下人想要倚势强夺人家西瓜，才有此事发生，否则人都贪利，何况穷苦，如真说出千金重赏，不加欺凌强夺，断无不卖之理。再一追问，对方只有三个少年男女，将一二十人打倒，从容而去，竟会追他们不上。自己非有西瓜不能解毒医病，居然有人由几千里外带来，本是路过，又落在自己人的眼里，天底下哪有这样凑巧的事？越想越奇怪，身边姬妾再一纷纷附会，说连日如何求神许愿，越说越玄，竟当至诚感召，神仙默佑，有为而来。后竟疑心这三少年男女是神仙的弟子，否则，三个生得并不起眼的少年男女，怎会二十来人拦他不住，还被打倒。人被随

手抓起乱推，开头人又那么老实忠厚？内有几个得宠的恶奴，听主人口风是怪下人不该欺人误事，再故甚其词，由身边几个美婢辗转传说。

听到廷魁耳中，越发情急，大骂众人狼心狗肺，丧尽天良：“明知我老太爷身染重病，非此不医，见了那三人，便是人家不肯卖，也应全数跪求，将他们请来府中，好好待承。这是什么时候，还要拿出平日势利狗眼，也不查看人家来历，先就倚势欺人，以致错过良机。如不将这三人设法请回，我的病稍微反复，便拿我的名帖送到衙门，打你们的狗腿。”一面又将袁梧喊去大骂，说：“我把你当成心腹，你也在场，如何任凭他们胡闹，这还了得！”

可怜袁梧也是快老的人，吃玉澜一抓一推，受伤不轻，先受小东家一顿臭骂，衣食父母又怪他没有天良，如非平日善于勾结，那些被打的恶奴都是不得宠的下人，见了主人，除去诺诺连声，向例不敢开口，轻易也见不到，几个得宠的心腹一听口风不对，一面代他掩饰，一面命人通知，把事情都推在那几个出手打人的身上，说他得信赶去，人刚逃走，虽只骂了几句，并不厉害，因其工于心计，却责成他将这三人一同请来。那西瓜更是命根子，多少钱都肯买，千万不可切开。

刘翰虽然骄狂任性，无所不为，因刘氏家教别具专长，与别的大家世族不同，由祖上起就善于领会子女心理，父子之间照着也闹权术。这样豪奢富有人家，能够传了好几世，并能以孝友传家作标榜，科甲仕宦，代有名流，世族绅富，传为美谈，便由于此。刘氏兄弟对于乃父，非但每日问安侍疾均有定例，能够敷衍故事，从不脱节，并因乃父做过显宦，向有声名，弟兄只得两人，刘氏祖传秘诀便有对付子女一条，平日口头上固以孝悌忠信作为教条，但不似那三家村老学究的说法，首先说明互相仇视之害与彼此扶持标榜互助之益，一面从小便想出种种方法为双方拉拢，表

示友爱，做父母的再作为无心发现，加以奖励，对于财产利益，老早便使分开，各有所掌，不使稍为偏差，再在暗中主持运用，使其财富平均增加，越来越多，挥霍吝啬，各随所喜，从不过问，必须遇到真个太难，才轻描淡写劝上两句，自己再把着一部珍宝古玩贵重之物，准备将来平分，也有记载，弟兄二人从无利害冲突。又因一个太懒，一个浪费，人都聪明，均觉着老的多活一天便有一天好处，单他留在外面的交情便用不完，多此一人，只增加许多威势，非但不似别家纨袴之子，恨不得老的早死，可以承继家产，放浪挥霍，为所欲为，反倒彼此投缘，能将大家人的规矩一一尽到，老的始终没有失却威权，习惯自然，虽无真的感情，表面仍极恭顺。刘翰人更奸狡，几个得宠的姬妾美婢都是他的耳目，因往镇上扑空，听了袁梧的话，连心上人的面都未见到，外面天又太冷，暴跳了一阵，刚刚由外赶回，便得了信，忙命人向袁梧警告，并向乃父讨好献策。

那名医来历也颇奇怪，本是一个游士，困倒成都客店之中，偶往青阳宫替一苦人医病，手到痊愈，不消数月名满全川，无论多么疑难重病，经他一看就好。常年着一件白布衫，名叫真布衣，轻易不收诊金，遇到富贵中人，开出口来便是巨数，转手却去送与贫苦的人。冬夏常青，只是那件干净白衣。刘廷魁一个爱妾和长子刘庠，两次重病垂危，都是他当时医好。刘家亲友经他医过的甚多，无一不灵。但是性情古怪，不易亲身上门，有病均须往求。先后虽被请到刘家来过三次，都是孤身一人住在园中静室之内，由一书僮服侍，除看病和索取重金而外，别的话从来不谈，也不与人同桌饮食。廷魁前年冬一场大病，也是他治愈，第一次便看出他是异人，每次接来待若上宾，从不违背他的意思。

真布衣以前每喜孤身出游，也不要人作伴，随身只带一个小药篮，回来篮中总是空的。问他是否与人治病，不是不理，便说

天下的人都在生病，我一个人也治不完。再问便无好气。众人因主人对他最是敬重，不敢得罪，只得听之。去年来时便告廷魁："补药不宜多服，否则犯起病来，我也救你不了。"廷魁年老荒淫，又最迷信忌讳，恨人说他病死二字，闻言老大不快，面上并未露出，第二日真布衣便不辞而别，果然隔了半年，便现病象。廷魁也明一点医道，业已觉着不妙，彼时还是时发时愈，忙即专人往请，先未寻到，好容易访出人在峨嵋游山，寻到之后，偏不肯来。刘翰想博孝名，亲身两次往请，俱都不理。最后还是一个名叫林烟的书僮，自告奋勇，居然一去便请了来，见面便说："此病难愈。前日看病时谈起，此时如有好西瓜，还可消去热毒。我的药虽也灵效，只能暂免病人寒热苦痛，另外虽有灵药可以却病延年，但非你们所能得到，我也不能为力。"问他药名，何处可买，听口气却和仙丹一样，不是人力所能求到。

袁梧酒已吓醒，深知关系重大，办得不好，全家老小都要怪他，又看出那三少年男女不是金银可以打动，万一将西瓜吃去，非糟不可，忙寻真布衣打听，是否非此不可。真布衣常说："我只管医病，你们这些人，习惯性情和我不同，最好不要交谈。只是问病，我必明言相告，否则休怪不便。"本来见人，照例几句话说过便完，谈到别的，理都不理，及听袁梧说起有人由山西带来两个西瓜，便问经过，听完笑说："贵东所服春药太多，积有热毒，太凉的药又不能吃，以免老年体衰，贼去城空，第一步非用西瓜清火不可，服后至少也保一半年平安。遇到机缘，人再看开一点，也许能好。"

袁梧一听，越发愁急，当日雪又太大，一直未停，雪积已有二尺光景，知道非此不可，伤痛未止，心慌意乱，虽觉医生问得仔细，对那三人似极注意，也未理会，慌不迭便往外走。真布衣拦道："你们打算如何去寻人家？这西瓜恐他们不肯卖呢。"袁梧

心中一动，忙说：“开头业被这些龟儿子们搞糟，老太爷非此不能医病，只有跟人家叩头礼拜，说好听话，还有什么别的法子？你先生如肯照应我们，不要说得西瓜那样灵效贵重，也好一点。”真布衣冷笑道：“你如软求，也许能够求来。第一告诉你们二相公，莫要乱打人家姑娘主意。第二要多少，给多少，莫要心痛银子。去早一点，也许还有指望。我和林烟，也许能帮你们找去。如见到人，总比你们好商量些，你且去吧！”

刘翰早就疑心袁梧闹鬼，所说不实，仗着会点轻功，打算同了两名武师，借着代父寻找西瓜下落，出外探访，因雪太大，从来未有，那两武师又说：“这三少年男女多半江湖上人，不可轻视，带上雪具前往，方便得多，路也好走，否则这深的雪，天还在下，他们固未走远，我们如何往来？”所说雪里快，本无人会做，幸而这两武师，恰有一个在北天山左近住过两年，知道雪里快的做法，仗着人多手快，又有木匠，当时打样，打造起来。全庄上下，和反了窝一样，到处交头接耳，纷纷议论，谈说前事，有的越说越奇，有的更表示忠心义气，关心主人的安危，装着一副苦脸，同声埋怨，愤慨不已。向家酒铺打人的那些恶奴，在奴才中本无地位，平日在外狐假虎威，欺凌善良，狂吹乱吵，非打即骂，固是威风，回到园中，当时便矮了半截，见人连大气都不敢出，再听自己闯了大祸，袁梧又把事情全推在他们身上，虽被三侠打伤，哪敢再提一字？一个个吓得垂头丧气，面无人色。

这位二公子又和老大不一样，有时高高在上，下人答话声音稍重，便要打骂，有时却又喜欢向手下恶奴谈问，向无常性，因雪具尚未赶造成功，惟恐心上人吓跑，无处寻访，又想查问方才酒店中实情，不时将那十多个恶奴喊来盘问，一时火起，便踢上两脚，正想命人，去喊向老好来问，忽见袁梧由窗外走过，心想：此人老奸巨猾，所说未必可靠。便偷偷掩了过去，一听所说与前

大同小异，业已走开，忽想起这位医生人最古怪，和谁都不投机，照例十问九不答，还要使人难堪，今日怎会问得这样仔细，并还说要亲出寻访？上月名武师神弹子罗天标和鲁、杨二名师，均曾说他形迹可疑，并还暗中跟随过几次，后来查出所去都是贫苦人家，除将存药送与那些穷病人外，并将看病所得重金救济穷苦，别无他异，也看不出功夫深浅。但那几个武师，均说此人决非文士，借着行医隐迹风尘，本领还不在小，这类人决不肯和主人交友来往，平日又是那样落落寡合，必有原因，恐含别的隐情，必须小心戒备等语。这日偶和父亲谈起，却说："我早看出此是异人，但他就与我父子心性不投，也决无什恶意，何况先是我们慕名请来，并非自己上门，人又清高，现在还要靠他治病，可告众武师，千万不可多心，再在暗中窥探，就有什么看出，也装不见，越恭教越好。"这才没有问他，他也难得出去，现听所说，对那三人非但注意，口气并还偏重一面，又令袁梧警告自己，医生也常往来江湖，也许与此三人相识，便留了心，改变主意，打算先借买瓜为名，与这三人结交，索性降低身份，等成了朋友再相机开口，凭自己的人品家业，女的只一见面，无不投机之理。念头一转，便赶上前去，将袁梧喊住，说："你和真先生所说，我已听到，事情不能怪你，但那三个决非常人，非但不可硬做，更不可露出我的意思，日里如其把话说错，务要设法挽回，无论要多少钱我都给，老太爷嫌多，由我暗补，以尽孝道，不问成败，你只好好寻到下落，先送你一百两银子，再要把人请到家来，加倍酬劳。要是把那姑娘给我吓跑，你那总管就做不成了。"

袁梧闻言，惊喜交集，知道这位公爷（川语对纨袴子弟的称呼）挥金如土，今已迷上那少女，只将人寻到，便可于中取利，诺诺连声，走到前面一看，才知沿途不曾留心，往来之处，有人随时打扫，还不觉得，外面雪深二尺，如何走法？且喜这样大，人

必不曾走远，又觉事情有望，既想发财，不能怕艰难，无奈年老体弱，少年时虽练过武，丢荒多年，养尊处优已惯，第一次见到这样大雪，看去实在害怕。想要请人帮忙，但是这些大爷二爷们，都和他一样，享惯了福，又不比手下那些爪牙可以随便呼喝，费了好些事，连刘家夜饭美餐也无心吃，刚用私情寻到两个轿班子，刘翰吃完夜饭，同了几个武师恶奴也拿了灯伞走出，见他还没有走，张口就骂，后听分说，一看那雪实在太深，先前奉命寻访的恶奴一个也未回来，这才发了善心，恰巧木匠和一园丁讨好，多做了几副雪里快，又代刘翰做了一个雪撬，人可坐在上面，在雪里推走，命他同坐上去，一到镇上，便要分头寻访，仍非亲身挨家查问不可。前听向老好说过，那两兄妹和他投缘，常往照顾，意欲先往向家赶去。

这时雪比方才稍小，目光仍被雪花遮往，刘翰居中，身披狐皮斗蓬，屁股底下垫着极厚的皮褥，上面还有一个小布篷，头戴风帽，冷气一点透不进去，前面还有几个武师下人，穿着雪具开路，左右身后，也有好些人追随，只由一人坐在后面，用竹篙撑地，从雪面上滑将过去。刘翰独坐前面，见灯光照处，雪花飞舞中，沿途园林房舍全都成了银色，前面数人都有一身好功夫。各踏着一双雪里快，其行如飞，时往时来，卖弄身手，飞驰积雪之上，轻快已极，自己坐在撬上，周身均有锦绣包围，内里全是厚皮重棉，轻软非常，感不到丝毫寒意。方觉今夜之行，真是多少年难得遇到的奇景怪事，有趣已极。忽听袁梧凑在身后说道：“其实我们无须这样费事，只要传话给那些下力脚板，叫他们分出地头轮流打扫，共总里把路便到镇上，多深的雪也必打扫干净，留出道路，省得二相公万金之体，为了孝父至性，在雪上飞驰犯险。”

说时，刘翰瞥见道旁土坡上有几间土房被雪压倒，屋中似已有人压伤，男女老少五六个正在号哭忙乱，拚命想将屋顶浮雪去

掉。这样寒天，穿得那样单薄，除大人有两柄铁锹外，下余妇孺均未持有什么应用的东西，急得在风雪中乱跳乱喊，此呼彼应，忙成一团，都是摸黑下手，连一丝灯火也没有，方想穷人真个可怜，撬行如飞，晃眼滑过，一听这等说法，冷笑答道："袁老五，你还说呢！爹爹为了病重，想起每年卖青的事，虽说本意是为佃户土人方便一点，但是我们利息太大，收割之后，他们多半还不上来，不送官追缴，我们吃亏太大，等一送官，他本身的债还没清，又加上许多衙门的费用，常时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儿啼女号，实在太惨。几次想要停办，将法子改过，均因你说他们都是贱骨头，不这样不行，一直迁延了多少年。想起我们贱放贵收之法造孽太多，提起就后悔，还叫大哥对你说，今冬太冷，可挑那些无衣无食，真个穷苦的人，每家赏他一点钱米，为他老人家求福，又恐善门难开，叫你偷偷去做，不可使多的人知道，更不可弄成定例，又说，我们每年兴建房舍，都是指派壮工轮流出力，只每月打两次牙祭，并不给他工钱，也不合理，以后须要改过。方才未走以前，曾派好些下人去往镇上查问他三人的下落，他们见雪太深，怕冷偷懒，本已传话全山佃户，每家出上一人扫雪开路。我在无意中漏了一句，老太爷便气得乱骂，说他老人家病还未好，这是什么时候，还要为他添孽，黑天半夜，强迫他们苦人，冒着冷风起来扫雪，连我弟兄，事前不曾禁止，也挨了骂。你还当是平日那样，随便一句话，要做就做的么？他老人家人又精明，讨好的耳目更多，稍为一点事都知道。在他病好以前，你还要小心一点，非但那些苦人不可打骂，能够放宽一点才好呢。你如不信，那些还不出卖青钱的欠户，你做一个好人，将借据租单烧掉，只说此举，为他老人家求福免灾，定必高兴，决不会像那年收不齐卖青钱，说你作弊。"说时，似听道旁有人冷笑之声。几个武师走在前面，那些下人平日舒服已惯，第一次冒着风雪，半夜出来走动，如非去的人

都会一点武功，早已寸步难行，就这样还滑跌过两次，只管身着重裘厚棉，还是暗中叫苦连天，除强打笑脸，去向主人讨好而外，哪有心肠管这闲事？刘、袁二人因正谈说，也未理会。

袁梧听刘翰一说，觉着老头子反常，自己却添了财路，此事大有甜头，心正高兴，一面说土人佃户如何穷苦可恶，此例一开，将来事更难办，以及平日如何任劳任怨等语，忽然斗大一团雪块当头打下。

别的富贵人家，大都二三十年光景，老的一死，子孙不肖，便衰落下去，转眼风流云散，昔日的楼台亭阁，化为荒丘，以前酒肉征逐，豪华歌舞之场，也都鞠为茂草。惟独刘家，一传好几代，从未衰败，故家乔木，照样繁茂，因门前两头，均与水陆要道相通，廷魁刚被参归隐之时，又喜巾车策杖，从容出游，不时纡尊降贵，与三五农夫，其话桑麻，料量晴雨，一半表示他的志在山林，已无仕宦之意，以免在朝敌人忌恨，作那明哲保身打算，一半是因自己出身膏粱，转入仕宦，尽管拥有良田万顷，对于耕稼之事一窍不通，加以胸怀大志，觉着大丈夫不能极贵，便要极富，祖宗更有遗训，不论多么富有，如不能逐年增加，只有一年稍有亏损，便是衰败之兆，子孙多么浪费豪奢也不要紧，重在每年能有盈余。人都自私，未必可靠，用的人多坏无妨，越坏越有才干，重在善于驾驭运用，自己要是外行，如何主持？于是借着深入民间的美名，暗中考查，等把田里收成年景全数得去，然后选用心腹，分别管领，果然大收成效，财产越来越多。他也借着文酒之会，专与冠盖往来，只和几个心腹爪牙，乘着每年青黄不接之时，苦用心机，重利盘剥，把事情全推在管事人身上，恶人由手下爪牙去做，绝口不谈烟雨躬耕、求田问舍之事了。本来这条路便有两行大树，因他接连两三年，说要出访故乡父老子弟疾苦，虽然由第三年起，在他巧妙心计之下，当地土人越过越苦，许多拥有

少数田产的农民也都成了他的佃户，想要衣食无忧，终年不闹饥荒，除有特殊关系的，百不得一。因他常时往来，点缀风景，种的那些花树，却随同他的家业，一年比一年壮大起来，到了春夏之交，繁花盛开，绿荫如海，千行杨柳，万树桃花，围拥着一片金碧楼台，风景之好自不必说，便在这隆冬时节，这两行大树也是疏枝挺秀，老干叉丫，仍有一种萧疏淡远之致。因树太多，树上都有积雪，看去真和琼林玉树一样，千枝万条齐放银花，雪光反映之下，再有不几盏大灯笼一照，美观已极。雪撬原由这些树下经过，树枝太密，当中道路本被遮满，如当夏热，宛如行于翠弄之中，华衣欲染，人面皆绿，这时业已全凋，雪难多载，一路均有零星雪块由枝上坠落。

袁梧本来带得有伞，坐定之后，见撬当中搭有布篷，刚将刘翰遮住，自己坐在撬后，还有一个撑撬的人，原是土人，名叫林大，因欠了卖青钱，田被粮柜上折去，成了赤贫，觉着种田太苦，仗着心思灵巧，被刘翰看中，许他带了兄弟去做园丁，乃弟便是书僮林烟，想起前事，最恨袁梧，表面却不露出，这时见他挤在身后，先说这撬只坐两人，多上一个，轻重不匀，恐要翻倒，屡次借故挑剔。袁梧知他灵巧能干，最得刘翰欢心，雪撬便他听教师一说，当时和木匠建成，刘翰业已两次夸奖，不敢得罪，嫌伞碍事，又不敢和刘翰挤坐一起，实在无法，只得把伞去掉，和林大一同倒坐，和刘翰谈了几句，觉着扭着身子说话吃力，林大又在低声埋怨，恐真翻倒，担当不起，刚把身子坐回原位，不料那雪块忽然打下。这类刚下来的浮雪，内里虚松，就打在头上也不甚重，再说树枝软弱，不禁重压，稍为一多，便要坠落，也不会有这大一块，不知怎的，那雪块竟似实心，虽不像石块那样坚实沉重，这一下也是不轻，如非头有皮帽，业已连头打碎，袁梧怎禁得住，“哎呀”一声，当时打闷过去。

## 四

# 隐名大盗夜飞儿

前面武师均料当夜之事决不简单，那三少年男女并非易与，也许有意前来，还有恶念，因此格外小心，一听惊呼，纷纷赶回查看，见袁梧已被打到头青面肿，晕死过去。

内中一个名叫金钩二郎杨长保的，为新来三武师之一，最是机警，见那雪块，还有酒杯大小一团落在撬上，用手一捏，竟是实心，便明白了两分，忙问林大，说由身后第三株树枝上坠落，忙往查看，树上积雪甚多，除老叉丫上较厚，余者至多只有三四寸，好些树枝已被压折，休说这样大团积雪承载不起，也不可能有这大一块，为恐记错，又退回去，连看两株都是如此，用灯一照，除树当中雪撬和雪里快滑过迹印而外，并无人的足迹，情知有异，急切间看不出来，回见袁梧已被救醒，正在呻吟，有心想劝刘翰回去，知必不听，只得和同伴商量，前后保护，一同前进，不再走远，一面留神戒备，好在里把路的远近，转眼便到，到了镇上，先送袁梧回家，再作计较。

这几个武师均非庸手，觉着自己在旁，这多的人，会被敌人打伤，未免难堪，刘翰又是一门心思，劝他小心，反被看轻，便

不再开口，和将全副心神注定前面，沿途树木山石又多，稍为觉有一点可疑便自戒备，兵刃暗器已全暗中取在手上，准备敌人稍现形迹，立时抢上，以后总算未发生事故。为首二武师，终觉那雪块又大又紧，决非偶然，再听日里向家动手之事，断定不是寻常，一个不好，便有极大乱子，主人平日这样厚待，便是寻常，镇上发现可疑的人，也须查探明白，何况对方这种举动，多半有意而来，不是偶然，小主人不同出来还好一些，偏要同行，又是一个二百五，多出许多顾虑，正在暗中商量，万一有事，如何应付，刘翰色迷心窍，丝毫不以为意，反恨不能一到便将人寻见，才对心思。

依了为首二武师，先到袁梧住家的粮柜，请刘翰坐等，等将三人下落寻到，查明来历，是否江湖上人，再与相见，刘翰却以为自家少年英俊，文武双全，对方如是江湖中人，必看不起花花公子，亲自见面，既显本领，又显礼贤下士，对父孝心，好些便宜非但坚持同行，并还要卖弄一点本领，表示自己也是行家，说什么也不听劝，到了向老好门口，便令下人，先送袁梧回家，一面由撬上纵起。哪知积雪太深，起劲过头，所练功夫又不到家，再穿着一身华丽臃肿的衣服，蒲刺一声，下半身立陷雪中，业已过膝，冷气透体，行步皆难，这才知道雪中行走不是容易，难怪下人怕冷畏难。

随从的人不料他如此冒失，连忙抢前扶住，一个便去打门，一个正用手中兵器去铲门前积雪，忽听旁边又有笑声。后面杨长保心想，此时路上怎会有人？立朝笑声来处，滑雪赶上，正想喝问，忽听刘翰急呼："杨兄快来！"同时闻得笑语之声由向家门内传出，问了两声，没有回音，方才好似听错。向家门已大开，灯光由内映出。一同赶进一看，越发奇怪。

原来室中灯光甚明，真布衣不知何时先到，业已吃醉，伏在

桌上，面前酒菜甚多。林烟似与同吃，因听主人喊门，同了向老好夫妻赶出，刚把人迎将进去。为首二武师都在江湖上奔走多年，眼亮心明，一见便知真布衣酒已吃了不少，因其性情古怪，平日只和林烟守在所居静室之中，饮食与共，见人不大说话，酒量甚好，但不与人同桌饮食，醉后必睡，向不许人惊动，就是老东家有事请教，也要候到醒来再说。想起吃晚饭前还见林烟走过，大家忙着制造雪具，制成就走，和林烟分手才只个把时辰，这样难走的雪地，如何半夜三更来此饮酒？最奇是这两人均无雪具，真布衣的鞋还有一点水湿，林烟脚底竟是干的；越想越觉可疑，再听向老好说："日里三人打架走后便未来过，以后雪下越大，对面粮柜上人四出寻访，并还来问过两次，也无一人见到。带西瓜的骑马少年初次看见。那两兄妹这两年中虽然常来，每次都是来吃抄手，不多说话，也未见他们周济什么苦人。共只去年，为了一家佃户欠租受逼，恰巧他们带有朋友托办货物的银子，代还了一次欠租，那家母女两次向他们谢恩，请问姓名，俱都不理，虽是这里主顾，先后两三年，来了不到十次，好像后山深处，有两个采药人与之相识，每次均为山中访友经过。女的也有坐船来的时候，但只两次，她哥哥均未同来，只同一个老婆婆，好似专为吃抄手，吃完便坐原船转去。别的均不晓得。"

二武师见问不出所以然来，一看林烟，正和乃兄林大立在门角无人之处低声说笑，心中一动，暗忖：主人全家，把真布衣奉如神明，今夜形迹虽极可疑，偏是不便盘问，眼前放着一个书僮，如何忘却？又听向老好接口说起："真先生刚来不久，因吃了两三斤急酒心烦，想睡一会，不许人喊。"越知有异。杨长保便先走过，把林烟喊在一旁，问其何时来此。

哪知林烟甚是聪明，似知来意，一开口便笑道："杨教师，你是觉着这大雪天，真先生带我来此，我连鞋都未湿，有些奇怪么？

我和真先生正吃夜饭，他说今夜雪大，明早野地里，一定有个看头，又想吃这里抄手熏腊，顺便打听那带西瓜的人，要我同来。我见那雪有我半人高，不好走，还有点害怕。再说天已不早，向老好早已收市关门，也未必能吃得成。他说无妨，和向老好有交情，医过他的重病，有一阵差不多每晚都去，因嫌人多，又怕有人假充内行，被什暗器打伤，求他老人家医治麻烦，所以每去都在两三更天无人之时，不管多么夜深，也不怕没有吃的，雪大无妨，他会变戏法，叫我闭上眼睛，用块手巾把头一包，喊一声开，人便到了这里，我竟不知怎么来的。向老好正烧腊肉，想明天待客，人在里屋，并不知我二人在外，还吓了一跳。我说这话，教师爷也许不信。你看我鞋袜未湿，不算希奇。你们来时，门口想必堆有极高的雪，看见脚印没有？不瞒你说，你们未到以前，先生早就知道了，因他酒醉，不许人惊动，并说后面来的人，还有一个被雪块打伤，那是他刻薄苦人的报应，他连药都不给。小人本来不敢放肆，这些话都是先生叫我说的。先生向来说睡就睡，一睡就不容易醒。你们敲门以前，他还醒着，叫我转告诸位教师，今夜天气太冷，胁孔底下容易招风，小心一点，省得生了病，你们人多，他一个招呼不来。他虽想收我做徒弟娃，一则还没有叩头拜师，只学一点点医道，决不够用，二则这大的雪，我不会变戏法，如何能够追去给诸位医病呢？”

说时，另一武师火云镖鲁冲也早跟了过来，听林烟所说好些离奇，明知不实，细查神气，却是一本正经，越想越怪，暗忖：刘园这些同事，不是有名武师，便是江湖能手，主人武艺虽差，人颇内行，寻常花枪花拳骗他不了，便以前那些旧人也非寻常。为了主人礼贤下士，家中姬妾虽多，均非强抢而来，除每年买青放账利息较重，所用下人不免倚势凌人而外，并无大奸大恶，因此连成多年的名武师罗天标都被请来，真要有什江湖上人来此扰闹，

如知底细，怎么也敌得住。这位医生，平日形迹已是可疑，说他江湖中人，主人那样厚待，理应归心，如不投机，看出对方防御严密，也应知难而退，偏借医病为由，勒索重金，不是一住多日不去，就是说走就走，现又说出这些怪话，分明敌我双方虚实用意他全知道，并还借话警告。照他所说，对方暗器定必厉害，但是想来想去，照日里三人那样面貌打扮的绿林中有名人物，全都不像。川东一带虽有几位少年英侠，家颇富有，不似这等行径。主人居官多年，颇有名望，鲁冲心疑老头子在江南任上结有仇家，寻来报复。主人声势，对方不会不知，既敢前来，必不好惹。正将林烟遣开，低声密计，均觉真布衣必是江湖中极有本领的人物，听方才口气，也许还是好意，如能问出对方底细，便可无妨。无奈此人孤傲寡合，无法亲近，平日看他可疑，稍为一提，便被老东家止住，难得相见，从未交谈。如其喊醒，必遭无趣。意欲分出一人守候在旁，等他醒来，以礼求教，先打招呼，再探口气。

鲁冲刚想起有两位少年英侠，正是一兄一妹，未及开口，刘翰忽然走过，要和众人，分途去往所有人家查问那三人的下落。鲁、杨二人，知道主人父子虽是当地首富巨绅，毕竟是读书人，尽管荒淫豪侈，尽情享受，但极好名，与别的土豪恶霸仗着财势无法无天、任性为恶者不同，另是一种作法，平日只在兴建房舍、各种杂役上，强令土人佃户为作苦工，并无一定统率。地方又大，山内外二三百里方圆的土人，都是他的佃户，这样大雪寒天，深更半夜敲门打户，必多骚扰，其势不能专走一路，非分头出发不可。自己带这几个徒弟还能听话，那班豪奴享受已惯，心中难免怨恨，尤其粮柜上那些打手和顶着刘家名目、主人私底雇用的粮差，一向仗势横行，与土人佃户均有仇怨，雪深路滑，差事太苦，难免将怨气发泄在这些苦人身上。那三少年男女如其寄居民家，照他们日里所为，一个不巧，人寻不到，还要惹出事来，而有本领的

几个，又须保护小东家，不能全数离开。常年受人礼遇供养，刚一遇事，便吃人亏，如何交代得过？明知兆头不妙，还不好意思劝阻。

鲁冲比较心直口快，一听对街人来报信，说袁师爷到家便传严令，因地方太大，非但将柜上粮丁已睡的人全数喊起，并还在本镇上召集了几十个精强力壮的小伙子，连本柜粮丁共有二百多人，拿了灯笼火把，准备分途往山内外查访这三少年男女的踪迹，只等二相公令下，立即起身。刘翰见袁梧受伤不轻，还肯这样卖力尽心，连声赞好，便命分头出发。鲁冲忙喊：“请慢一步！”抢先奔出。见外面雪已小了许多，人聚了二三百，满街灯火通明，觉着这等行为，只更容易引起误会，暗中叫苦，又无法可想，只得高声向众宣说：“来者是客，那三位朋友路过本地，我们实是为了老太爷病重，非那西瓜不可，日里下人们言语冲撞，已多失礼，二相公孝心，亲自出来寻访下落。这样大雪，料他三位不会走远，必在左近人家投宿。此去见了他们，必须好言相商，如蒙相让，无论田地金银，随他挑选。如其为了日里下人无礼，执意不让，也不可稍为勉强，一面将二相公的孝心婉转告知，一面命人速来报信，由我们陪了二相公亲往商量，千万不许再有冒失举动。这样风雪寒天，还要劳动你们将这三位远客寻到，自有重赏，便是扑空的人，明朝也有酒肉犒劳，年下由我向主人说，多给赏钱。只在我们未到以前得罪了人家，二相公就不答应了。”

说时，街上雪已扫出一段，另有好些冒寒喊起的土人，正在有气无力的打扫过去，看意思，是奉袁梧之命，先开出一条路以备行走。对面立着二三百个壮汉，凡是柜上粮丁，都是身着重棉、头戴风帽，手里拿着刀棒和开路的器具，内有十几个为首的穿得更好，装束大都一色。临时喊起来的一些壮汉，衣服已现单薄破旧，内有二三十个拿钉耙扫帚的，简直衣不蔽体，由睡梦中喊起，

在大雪寒风中冷得直抖。这班人又无什么秩序，这里大声发话，他们依旧交头接耳，此呼彼喊，仿佛要去和人打架神气。

鲁、杨二人都是成都名武师，本心不愿做豪门鹰犬，为了朋友的情面，再三拉劝而来，因人正直规矩，虽有本领，不肯与盗贼同流合污，家又太穷，方始答应。到后，见刘氏父子比别的土豪恶绅高明得多，并无那些倚势霸占、强抢豪夺之事，就是田产随时增加，也都公买公卖，出于自愿。粮柜上为了催租追欠，虽然横暴，但是卖青之时，均出农人自愿，非但不曾强迫，每年年终，并还借着公众会集，派人晓以利害，劝人勤俭兴家，借钱专为救急，能够不借最好，所说的话，无一不是合理好听。先还觉着主人真有道理，及至住了一年多，暗中查访，当地出产甚多，农民却是越过越穷，每年至少也闹一两次饥荒，每当收成开始、谷贱之时，主人定必倾仓出卖，到了青黄不接之际，却用重价收购，于是谷贱伤农与谷贵缺食相对循环；就这一往一来之下，主人越富，土人越穷，那卖青钱竟是每年非借不可，表面上利息并不甚重，但在粮柜操纵之下，农民稻谷以贱价卖出，度那灾荒，账还不曾还清，粮价又贵了起来，细一计算，不满半年，便达两三倍以上，越是遇到天干水旱，得利越重，这才恍然大悟：富欺贫，贵压贱，重利盘剥，乃是一定之理，并不须要他们表面上如何作恶，已将千万人的脂膏吸尽，去供给他一家一族，连同附生的亲属、手下的爪牙挥霍享受。非但本人认为所得理所当然，于心无愧，连那许多被害的人，只有怨天尤人，怪自己命运不好，与对方无干，偶然得点小恩小惠，还是便宜，从来不想这等苦痛境遇因何造成，累数千年相延至今而不知自拔，而富贵中人却反认为我那富裕生活，多半也是将本求利得来，至少也是我的心思才力，未偷未抢，我有福命，享受应该，决无一人能想得到他满口仁义道德，万抵不了本身所作的孽，无形中的重利盘剥，弱国害民，已是为祸无

穷，再要工点心计，倚势欺人，更是厉害刻毒到了极点。像刘氏父子那样表面风雅宽厚，决不无故欺凌乡人，就是催租逼欠，也是有借当还，不算为恶，何况全是主管粮柜的手下人太凶一点，主人山林颐养，诗酒陶情，这类俗事向不过问，也与他本身无关，却不知道富贵人家每兴一利，中间必定含有百千万人的悲哭怨叹之声，不过刘家父子做得巧妙，又有达官绅耆、名流雅士好些招牌做幌子，有点地位声望的人和那些自鸣风雅读书种子，均被分别结交。这些老实忠厚、不识事的农夫，有苦都没处诉，都没法说，便说也难说出道理，也不曾有人知道连自己这样比较明白的人，都被他这礼贤下士、富而好义的八字真言蒙蔽过去，认为他们与寻常俗宦势利土豪不同，甘为效力，从没想到他那平日对付苦人的小恩小惠，万分之一也补不过他那自然而然、无形中的罪恶，何况内有好些还是有心之恶。无奈上了贼船，迫于朋友私情，受了人家许多厚礼，就此一走，朋友面上说不过去，老打算遇上点事，稍为交代便脱身而去，省得被那几位老辈英侠嗔怪，说自己只顾个人私情，为这类奸恶富人作爪牙，太已不值。

先疑心真布衣是个善于行医的独脚强盗，有为而来，连查看了两三次，每来行医，定必暗中戒备，后来觉出，除性情奇特而外，并未显露别的形迹，好似利用富贵中人心理，专一明索诊金，所用的药贵得出奇，从未强讨，药更真灵，手到病除，主人当他活神仙一样，不许丝毫轻慢，就是将来出事，也有话说。刚刚把心放下，想不起还情主意，忽然发生此事，料定来人是三个江湖好手，十九有意而来，也许还与真布衣是同党，否则主人刚生重病，隆冬风雪，医生说非西瓜不可，不满三日便有人带西瓜走过，并还当众吃了一个，天下事哪有如此巧法？因此格外慎重。后见粮柜上人招摇太甚，心想：都是饭桶，人多无用，惹出事来便不在小，这等大举，对方必已得知，方才袁梧挨了一大雪块，便是

信号，多半人在暗处，一生误会，事更难办，对方如全为财而来，还好商量，否则事便难料。把话想好，打算把招呼打在前面。正说之间，忽又听有人冷笑之声，仔细查看，似在对面那些人的身后。这时，刘翰业已跟出，众人喧哗之声虽好得多，还是那么交头接耳，乱轰轰的看不出何人所发。等到把话说完，仿佛听见有人接口道："等他们一到得罪人家，冒失一点就无妨了。"

鲁、杨二人听出末后语声似在左侧暗影之中，那里也有八九个土人正在扫雪开路，互相一使眼色，便请刘翰仍坐雪撬，带了原来的人往西寻访。二人先往东南山口里面分途查看，如无踪影，再赶回来会合同寻。忽听门内喊道："那地方要不得，留神毒蛇咬你！"一问是真布衣在说醉话，业已睡熟。刘翰人颇聪明，方才对真布衣也有疑心，连呼数声未应，知其性情古怪，急于往寻心上人，匆匆赶出。林烟原是刘翰书僮，忽要跟去。刘翰说他年幼无用，又恐真布衣醒来要人，不令同往。在场二百多人，只为首两武师看出兆头不妙，心中戒备，余者不是兴高采烈，想贪赏号，便是怕冷畏难，心生怨恨。鲁冲早命得力门徒小豹子童踏雪赶回，暗告为首武师罗天标暗中戒备，速派几个得力同事赶来相助。众人也经分配停当，共分五路，分向山内外土人家中查问过去。

刘翰先还恃强，走出不远，便觉积雪松浮，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甚是吃力，如等乡人开路前进，走得太慢，雪里快又踏不惯，只得坐上雪撬，由几个小武师保护同行，拿了灯笼火把，往东南山口驰进。走了一两里路，连同十几家佃户，多说从未见这三人走过，有的更是一面不识，方想起这条山路通往父亲避暑的别庄，沿途人家不多，并还是些领有赏田的老仆和几家亲戚，向不交租，全山的人，只这二十多家富足，外来穷人决看不起，如有可疑生人投宿，早已暗中禀告，何况来人还带有西瓜。方才二武师曾经劝阻，必是轻视自己本领有限，又恐为了心上人惹出事

来，知道来人不会来此，故意支开，不禁有气。

正要回身改道，忽见两个粮丁同一下人拿了火把踏雪赶来，因追不上雪橇，在后急喊："二相公快回！"停住一问，说："黄昏前便有人奉命查访那三人下落，到处打听，因风雪太大，所问人家均说闭门怕冷不曾看见。夜来相公到前，才有一人因在酒店挨过打，受了点伤，被相公一骂，不敢开口，在袁家厢房中养伤，忽然想起先拿西瓜的骑马少年，曾送陈幺姑娘许多食物，后便走去，双方好似相识，并还替他看过马，回来正遇双方争吵，三人一起，将我们的人打倒逃去，疑心尚在人家。前往查问，那丫头先不肯说，后来连哄带吓，方说那三人均不知姓名，但最喜帮苦人的忙。谁家断粮，只要不是懒人，他都肯借。内中一个女恩人心肠更好，以前至多一月必来一次，打扮都不一样，那一带的穷人，都感激她，本来和骑马的说好，雪如下大，便住陈家，后来女的忽来送信，说在酒店闹事，恐怕连累他们，业已改了地方等语。后又问出，山前山后的苦人，连那未见过的，都当那两兄妹是福星，今年欠卖青钱有一百多家，也他兄妹代还。连问几处，比陈家还不肯说实话。末了去一家，又用言语恐吓，说我们对他三人并无恶意，只那西瓜关系重要，非将这三人寻到，买下不可，无论何人，只敢隐匿不报，事后必加重罚。说完走出，方才正在挨家打听，骑马的一个忽然走来，把去的人大骂一顿，叫老太爷拿一万两银子出来做好事，并免一年出租，便将西瓜奉送，否则，他西瓜业已送了朋友，山中又正传染热瘟，要拿它治病，不是有人送信，已早用掉，如今看在来人份上，西瓜可以出让，所要价钱，却是毫无商量，无故也不和我们为难，如其倚势欺人，到处骚扰，他们决不放过，还说了许多无礼的狠话。去的人气愤不过，方想动手，后面恰有我们的人追来，说奉相公和二位教师之命，不许得罪，问他住在何处，可否与二相公见面商量，或是约地相见。他哈哈大

笑，说：‘我白通家住岷山，向不怕人。这西瓜本想用来救人，可惜事前不知，糟掉一个。害热瘟的人太多，又都穷苦，再多几个西瓜也不够用。幸而有人帮忙，所差是钱，和你们东家交换。他多活上一两年的老命，我们用他的钱，可救不少苦人，倒也一举两便。事情过了明日中午便作罢论，我们另想法子救人，他也莫想病好。本来连这个也没有商量，还是有人相劝，我们才答应的。如不见你主人，还当我们怕他。快回报信，说我弟兄，今夜子时前后必往他园中相见，如有什么用意，听他的便，要是公平交易，最好叫你们那三个新教师出头，免得我们脾气不好，把话说僵，西瓜留来自己吃，病就好不成了。’说完转身走去。跟着又来两人，内中一个是鲁教师的徒弟陈炳，说这位朋友今夜必到，不许跟踪。等人走远，才指我们往看。所行都是山路，新下的雪地里，只有极薄一点脚印，经他指点细看，还看不大出。如此分头送信，请二相公急速回家等候，并说这三个均是剑侠异人，本领不在诸位武师之下，不能以常理应付，对他越谦恭越好，见面说话更要留神，西瓜还在其次等语。”

刘翰也颇机警，心虽爱极那少女，一听对方这好武功，与平日所闻踏雪无痕草上飞的轻功完全相似，不禁大惊，本心早想结交这类异人，何况还有一个心爱的人在内，总算事前不曾倚势逞强，二武师的话也说得好，忙即传令速回，准备盛宴待客，因防对方有人在旁窥探，一路说着好听话。刚刚走过山角，忽又有人两次急报，说：“二武师和后去的几个同伴均被人打伤，一个并还重伤残废，不是真先生在酒馆中醒转，解救得快，几乎送命。鲁教师命人来请相公随时小心，急速回庄，有话见面再说。真先生已走，向家酒馆不可再去。”说时，为首武师罗天标已带人赶来保护，前呼后拥，往庄中走去。刘翰心想：这三人说得好好，他们江湖上人都有义气，为何将我教师打伤？越想越气，几次想向随

行武师探询，刚一开口，便被摇手止住。罗天标独自当先，听刘翰询问对方何故欺人太甚，并还特地赶回，悄声嘱咐，说："今夜事情奇怪，好些都出意料。我也刚刚得信，未与鲁、杨二人商计，真先生更未遇到，二相公有话到家再说。"

刘翰急怒交加中，见众武师，神情紧张，满脸愁愤之容，坐一圈把自己围在当中，兵刃暗器也都取出，大有剑拔弩张、如临大敌之势，因所做雪里快不多，人数太多，好些脚上都无雪具，一路跳纵前行，戒备周密，心想：这些都是有名武师，本领也都见过，怎会如此胆怯？对方志在得财，也不应面还未见便先示威，看此形势，人还决不止三个，素无仇恨，何故上门欺人？莫非父亲财大名高，引来大群强盗不成？这等大雪，离城又远，城里官兵，还不如这些武师和手下人有用，真有强盗造反，如何派人去往省里求救，一面设法自保？猛一眼瞥见林烟也跟在前面几个武师当中，猛想起这娃儿和林大，弟兄二人无家无业，甚是穷苦，我见他生得灵秀，前年收作书僮，又叫他哥哥林大当了园丁，平日都极能干，后命服侍真先生，便不大看见，这大雪天，方才他和真先生同往吃酒，也忘了问，此时怎又和教师们走在一起？意欲喊到身旁询问，真布衣这样大雪，他一文人，怎能随便往来？还未开口，忽听前面哈哈一笑，暗影中似有寒光一闪。

罗天标刚喝："哪路朋友？请来相见，不要暗箭伤人！"说时迟，那时快！林烟正走之间，忽往旁边雪堆上纵去，同时，铮的一声，寒光似被打落，往斜刺里飞去。林烟手中似拿有一件兵器，口里说了两句，也未听出，隐闻一个"好"字，底下便没有了声息。众武师闻警，一半赶回保护，罗天标同了三个徒弟，本朝寒光来路追去，及听双方发话，忽又退了回来。事情转眼安静，罗、林二人低声说了几句，林烟便朝前面飞驰下去。

罗天标似知刘翰要问，命人来说，今日才知真布衣乃隐名异

人，林烟是他弟子，自从前年一见，便拜了师父。此人性情奇特，相公暂时只作不知，等今夜来人到后再作计较。事关重大，我们蒙主人厚待，必以全力与敌相拚，但是今夜来人，不是深仇大恨，也有原因，内中无一庸手，千万要听我们的话，否则稍一疏忽，多大势力，眼前也吃他们大亏，甚而死伤多人均在意中。并非我们胆怯无能，不是有一异人暗助，照敌人那样厉害，我们这些人，能否全数安然回去，都不一定等语。

刘翰平日尽管少年气盛，骄狂任性，江湖上情形却知道几分，尤其这几位新旧武师，都是费了好些心力才聘请到的有名人物，今夜竟会这等口气，可见来敌厉害，越发惊疑，忍不住重又问道："家父早已告老归隐多年，与人无怨，因何这样为仇？"说时，罗天标也赶了过来，接口答道："方才事才稍为分明，如今对头业已退去，暂时已可无虑，且等见了那三位，相机应付吧。"说时，人已回到园中。

刘翰和众武师边走边谈，觉那三人既想用西瓜换取万金重价，怎又伤人？罗天标方说："我也奇怪，尤其鲁、杨二兄人最谦和，敌人不向相公行刺，却去暗算他们，这类敲山镇虎，专打帮拳，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好似有心示威诈财，不是有什仇恨呢。"话刚说完，便听走廊顶上接口笑道："此言有理，但只料到一半。"罗天标忙喝："哪位朋友？请留贵步，容我一谈。"声随人起，便往房上飞去。

刘翰见众武师又有两人纵上，年轻胆大，一时好奇，探头外望，见正面房顶上，有两条人影一闪不见，隐闻罗天标称谢之声。鲁冲正由对面房中迎来，见面悄说："今夜事出意料，日里三人，算起来虽和我们是对头，尚无恶意，没想到还有别的枝节。那少女之事，相公千万不可再提，稍一疏忽，便有身家性命危险。相公如其不纳忠言，我们只好告退了。"同时，罗天标等数人也各纵

下。

刘翰见他面带惊喜之容，未容开口，天标便说："请到里面再谈。房上这位乃我好友，本是路过来访，无意之中发现对头，赶来送信，为大雪所阻，慢了一步。我们得信稍迟，几乎误事。他和日里三人一样，与府上不投缘，便我们在此护院，也非所喜，看在朋友义气，敌人又太凶恶，特意来此通知几句，留他不住，业已走去，暗中也许还肯出力，且自由他。如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公最好听诸位兄台和我主持，那位真先生更关重要，等把话想好，再求他相助，此公非但不可丝毫怠慢，连那书僮林烟也须另眼相看，又到时候不要问他，鲁兄刚见，经过的事还不深知，相公先请到里面禀告尊大人，就说西瓜必能得到，但非重价不可，对方所说不妨明言，只不要提起伤人之事便了。"刘翰原因鲁冲为人方正，自己迷恋少女，想要强纳纳妾之事，只对罗、杨二人背后提起，并还再三嘱咐不令人知，不知怎会晓得？因觉形势严重，不大放心，意欲略问经过，看了伤人，再行入内禀告。

天标只得陪他同到平日聚会谈武的大厅之中一看，只一小武师，被敌人不知用什东西打断一臂，鲁冲手腕上皮划破一块，余人都为暗器所伤。说是师徒六人，前后两起，正走之间，因鲁、杨二人先就发现警兆，问了两声未答，看出前途脚印，雪还没有扫开，不是土人所留，正在暗中戒备，跟踪赶去，不料敌人隐身暗处，一言不发，便加暗算，杨长保先被打伤。鲁冲正想一人应敌，后面四个徒弟恰巧赶到。哪知敌人凶狡非常，三面埋伏，并未出面，等将六人连用暗器先后打伤，鲁冲喝问，对方不理。正在进退两难，林烟忽然赶来，手拿一物，也未看清，朝前面一扬，喊了几句，并未听清，跟着后面便有人来，把伤人搭往向家，也是林烟来时所唤。真先生业已醒转，用他伤药止血定痛，虽只一个重伤，余均不重，有的只打了一个小孔，但那暗器有毒，不是真

先生的灵药，决难活命。有几句话不便明言，少时再说。刘翰便问："日间三个少年男女，有何仇恨，为何暗算行刺?"鲁冲忙道："相公还当来贼是那三位少年英侠么?今夜事情太大，先请相公不要多问，便由于此。"随对天标道："罗大哥，可知这三位的来历么?"天标答道："我也才听说起，详情并不深知。鲁、杨二兄先到镇上，并曾与敌人交手，听林烟说，日间先来那位骑马的，是小江神白通，后来一男一女，乃川江路上的彭家兄妹。鲁兄和老侠彭扬老前辈是忘年之交，上月我们还曾提起，这两位号称兄妹双侠，鲁兄想必相识，不知方才见到没有?"

鲁冲笑道："彭家兄妹虽喜除暴安良，取富济贫，你当今夜暗算的事，有他三位在内么?来贼好不阴毒!非但不讲江湖上情面义气，并还因为这里人多，颇有能手，上来便想用他独门暗器毒蛇钉，将我们先打倒几个，再向主人连明带暗，双管齐下。如不是白老弟赶来得快，向恶贼警告，说了几句，林烟又拿了七巧环赶来，照他那么阴毒的埋伏和暗器，连我也未必能保无事呢。"

天标忙答："我原料到今夜来人甚多，因听何六兄匆匆一说，他又不肯下来，虽拿不准来人心意，但知决非一党，怎会疑他三位与贼同谋呢?听鲁兄如此说法，这厮非但凶毒异常，并还胆大包身，明知七巧环主人在此，还敢放肆，我们归途，又用暗器暗算。我回时看那意思，不是打人，仿佛心中不服，有意挑战，打个信号。林烟虽早防到，抢在前面，用七巧环将暗器打落，但他奉有师命，不敢多说。这位小兄弟，拜在异人门下业已三年，功夫颇有根底，我们事前从未见他用功，直到今夜才得看出，真个惭愧!他挡那暗器时，偏在我的侧面，仿佛早就知道贼党要由右面坡上暗算一样，所以敌人暗器刚发便被打落，人也跟踪纵上。当时只听他说，诸位莫来，由我传话，随朝暗器来路纵去，微闻他只递了一个信号过去，那贼回答了两句，不曾听清，他便回来，说

是要到右侧土坡后面，和贼党交谈几句，无事最好，否则，他必回来通知，叫我暂时不要对二相公说，人便跑去，脚底甚快。跟着便遇何六兄，因他只说今日来此，本想命人约我和鲁兄同到外面一谈，不料风雪交加，天气太冷，又在路上，发现离镇不远有一客店，形迹可疑，当地离官道颇近，特意回身前往打尖，假装要顺官道到别处去，为风雪所阻，刚到黄昏，便见几个贼党匆匆来去，内中一个，以前并还见过。人走之后，仔细查探，才知为首的人，竟是昔年纵横江南的巨贼神偷夜飞儿，所带徒党个个厉害，那客店也是专为做他们落脚存赃而设，此次入川，看中的富家共有好几十处，连明劫带暗偷，这半年内，他们已做了八九次，全都满载而归。为首恶贼夜飞儿，向无名姓，也不露他本相，差一点的手下徒党，都见不到他真面目，虽然专偷富贵人家，并不伤害事主，对于我们这样保镖护院的人，却是一见就下毒手，本领越大，他越不肯放过，上来尽量残杀暗算，狠毒异常，手下徒党，如有一人为教师所伤，必要杀人全家，鸡犬不留。开头照例不问情由，先用他那独门毒蛇钉突然暗算，将保护事主的人打倒几个，然后分人，一面明抢暗偷，一面去见事主，软硬都来，说这些保镖护院的都是饭桶，要他们无用，不如把每年所用的钱送他，还保平安，再把主人阴私不可告人之事说出两件，或将把柄偷去，以作要挟，勒逼重金。对那当官有势力的主人，并还明说：'我是盗贼，以害人为职业，你们富贵中人也不是什好东西，所有钱财多是害人而来，不过我们没有做官，手中无权而已。一样害人，你们只比我们害得更多。但是你们无妨，我们如被捉住，却是任凭毒刑拷打，无法说理。这太冤枉，也不公平。我这行业，得财容易，和你们做官一样，决不舍得改行。与其互相成仇，不如讲和，彼此有利。如今你的把柄落在我的手中，如肯合成一路，非但所抢金银珠宝可以还你，永不相犯，双方还有好处。'人都怕死

贪财，这厮装束得和鬼怪一样，形踪飘忽，来去无踪，谁也敌他不住，事前又曾几次示威，并将主人把柄得去，或是探知几件阴私之事，身家性命连名誉都在他的手中，吓也吓死，自然乖乖低头。他等对方答应，才说：‘我也出身富贵人家，吃惯穿惯，把家业败光，无力谋生，仗着从小好武，练有一身惊人武功，才能作此行业，要论本领心思，几于无人能敌，只是没有权柄。徒弟十来个，虽然选了又选，但是徒孙人数不少，内中贤愚不等，无一能赶得上我的机警神速，一个不巧，阵上失风，被官府捉去，熬不住刑，本人吃亏，还要误事，连累同党。为此商量，彼此勾结，仗着你的势力人情，来作我们耳目，常时帮忙，从此我便不再侵犯，每年还有厚礼。只你真个遇事尽力，哪怕万一事情弄糟，或是你的力量不够，我们也决不怪。稍有欺骗取巧，不消多日，便可查出，那时你就把金山堆在面前，也休想换得全家性命。我那徒子徒孙中人才甚多，并不限定都是武夫，遇见机会，须为他们保举功名。我的势力越大，你也沾光，保得本身财产不算，连有人欺你，也可暗中代你除去。’事主始而迫于无奈，勾结一长，渐觉对方说话算数，每年均有好处，于是成了他的死党。这厮神通势力，自然越发广大。可是这厮机警聪明到了极点，这类党羽并不甚多，取才极严，所勾结的人，无论在朝在野，第一要有名望，人情更是要宽，还要有胆有识，做过大官，作恶越多，容易取得对方把柄的，他越看中。那些被杀的人当中，大都寻常武师，就有几个本领高的，因其动作极快，照例都在事前准备停当，先装常人，隐居附近，费上好些天的心力，看准形势，方始突然下手，最快时不消两个时辰，便要全部办好。性情更是刚暴残忍到了极点，出手就毒，本人先被打死，几个无用的同事打手，不是同时一体遭殃，便已被他暗中警告，心胆皆寒，哪里敢谈报仇二字？有的还想在他谅解与主人支持虚门面之下混碗饭吃，连实话都不肯

说，主人再一怕事，极力嘱咐，等家属赶来，人已入殓多日，全当真个病死，主人有钱人家，宾主相得，万无暗杀所用教师之理，手脚见证，全都做好，伤礼恤金更极优厚，只有感激，不会疑心，决想不到是为贼所杀。就有住得最近的，看见死人伤处，但他吃的是这行饭，贼由外来，主人如何知他姓名来历？自家本领不济，主人又送了厚礼，自然认命，也无话说。内有几个子女门人，也曾想为父师报仇，无奈这厮行事隐秘，手脚干净，除却几个心腹同党，连手下徒子徒孙，不奉召集之命，都不知他下落，也无姓名，如何寻他报仇？真要到处查访，露出形迹，照样被他暗杀，甚而全家送命。他在绿林中自成一派，平日除杀人劫财外，专与大奸大恶的富贵中人勾结，因其常年勒索那些人的金银，逼得许多土豪恶霸格外为恶，以补所失，他连汗毛都不动人一根，并还暗中护庇，对于靠功夫苦力气为人保镖护院换饭吃的朋友，不管是镖客教师，只要被他看中，一不顺眼，必加残杀暗害。似他这样恶贼大盗，休说一班英侠之士，便绿林中人提起来，也是人人咒骂，恨之入骨。无奈这厮师徒狡猾异常，动作如鬼，不可捉摸，自来不露姓名本相，聚散无常，受害之家，不是吓倒，便与之勾结，成了一党。又有好些徒子徒孙做着文官武将，极易掩藏，他又不是十拿九稳出手必中从不轻发，所以一连二十来年从未失风，人却被他害了不知多少。听何六兄说，他不满二十，先做独脚强盗，财产业已积了不少，后来收了徒党，声势越大，各省通都大邑都有他的田产商店，有好些代管经营的人，连正主人的面都不曾见过。性最好色，但不强奸妇女，十九买来，性却喜新厌旧，不满一年，不是杀死，便是弃去，始终无人知他名姓，连夜飞儿之名，也是他做了十多年强盗方始传出，知道的人仍是极少。这些事都由他一个逃走出来的爱妾向人泄漏，想除他的能人不知多少，树敌遍于天下，却无一人能奈他何。直到六年以前，才听人说，中

了仇家美人计，已被一网打尽，可是他那仇人全家，隔不多日，家中忽然起火，全数烧死，只有一人由火中勉强逃出，刚说不几句，人也死去，他被仇人暗算之事，也由这人口中传出，万想不到尚在人间。看那意思，必因今日雪大，这里不当官道，主人所居是所独家庄园，与土人贫富悬殊相隔太远，最近的刘场坝，也有里许来路，雪深二尺，天还在下，常人无法往来，可以为所欲为，这才提前下手，否则，照何六兄所知，他照例不布置停当一举成功决不下手。园中上上下下二三百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不算，单是我们同事师徒带伙计也有好几十位，并非易与，如何这样冒失？虽然夜飞儿十七八岁就出道，今年不过四十光景，仇家暗杀之事未必可靠，今夜所为，与他以前也有好些不符，不是别有原因，便是冒充，那毒蛇钉，恰又与他所用一样，真个奇怪！为了这厮奸猾太甚，又生就一张利口，不知底的人最易上当，因此先疑彭、白三位无意之中或许受他愚弄，现在越想越不像。就算人未见过，彭老前辈以前曾经几次亲往江南，想为民间除害。因有人说他专与富贵中人作对，以暴易暴，虽然好色，并不强奸强抢，何必这样痛恨？彭老前辈还向那人大骂，说‘此贼非但勾结有财势的官绅，狼狈为奸，并还逼迫许多土豪恶霸，加倍欺压善良，尽情盘剥，以供他一人和手下徒子徒孙的挥霍享受。性更骄狂，专和那些镖客教师为仇，这些人有的虽做豪门鹰犬，也多为了衣食，真正丧尽天良、助仇为虐的，多半无能之辈，因肯向他低头，从不加害，反与勾结，所杀武师，就算是富贵人家爪牙，也是专杀帮凶，不诛首恶，出身又是一个花花公子，并非为了饥寒所迫，实是极恶穷凶，万无可赦。’随又约了几个老辈英侠，四处搜寻，末次去在江南住了一年，刚访出一点线索，便听他师徒遭了恶报，死得极惨。先还不信，当是故意放的谣言，亲往查访，又往各省分途打听，非但是每年生日以前必要抢得十万银子做寿礼的旧例没有举动，连

那好些受他挟制，每年必献重金以及互相勾结的人家，都经诸老侠明查暗访，始终也无一点动静，方始中止回家。彭氏兄妹不会不听说起。这厮虽然不露形迹，也许自不出面，另命徒党，和他三位拉交情，但他们每人身边，都有一面上画黑色人影的信符，装束也都奇特，尤其出手之时一望而知。他三位不是得有师门真传，便是家学渊源，怎会被他瞒过？也许事情太巧，双方无意中凑在一起，或是这厮有什诡计，就难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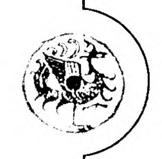
鲁冲心中想事，先未开口，停了一停，忽然惊道：“我真奇怪，七巧环既然在此出现，正是他的克星，为何你们归途还会有人暗算？还有七巧环的主人曾听说过，是位女侠，虽也精通医道，论年纪已在七十以上，真先生是个男子，貌虽清秀，至多三十以内，决非本人，此环又是林烟拿在手内，并将毒钉打落两次，贼党却被惊退，当然不假，除真先生，断无别人，是何原故？真先生性又奇特，他不赐教，未便冒昧明问。再说他师徒也未回来，据林烟说，彭、白三位，子时以前必到。此时天已亥正，我想请二相公先见老太爷，专说西瓜之事，由我三人在此等候。他如愿与主人相见，再命人请如何？”说时，厅内外各路口，连同廷魁所住飞鸿阁，均有武师专人埋伏，暗中戒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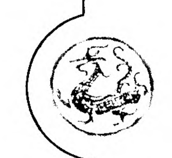
刘翰听出形势这等危急，又见众武师忧急之状，虽然还想面见来客，闻言已不再坚持。正在想走不舍，先是外面走廊上有一武师，瞥见侧面廊顶上有黑影飞过，因都是久经大敌的行家，一毫未慌，只轻轻打了一个暗号。罗天标跟踪纵出，一看黑影去路，由内而外，身法绝快，人已不见，方恐后面有事，忽见一人如飞驰来，满面惊慌之容。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编校者按：本书仅出一集。



全集终审　崔元和
全集责编　张彦彬　姚　军
终　　审　刘秀斌
复　　审　姚　军
责任编辑　张彦彬　苏　彦　张兴国
设　　计　谢　成
责任印制　董建设　丁国英　李　林
责任发行　王东风　王锦飞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酒侠神医 拳王 白骷髅

（全集第39卷）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发行·版权所有（太原并州北路69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16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ISBN　7—203—03716—9/G·1590　定价：20元

山西人民出版社
社长　宋富盛　总编　崔元和

北岳文艺出版社
社长　总编　马森彪

责任编辑　张彦彬　姚军
装帧设计　谢成
责任印制　董建设




ISBN　7—203—03716—9
G·1590　定价：20元

